



溫瑞安神州奇俠系列（外傳）

血河車

（台灣）溫瑞安 著

第二十五章 大漠仙掌

只听膝雷回喝道：“臭小子，敢偷听咱们说话，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方歌吟径自急道：“快说，费杀在哪里？！”

邓归怒笑道：“凭你也出动四爷？让我打发你吧！”只听他全身骨骼一连连响，正聚起“一串鞭、二串炮、三串炸山轰”的奇功。

原来这“一串鞭、二串炮、三串炸山轰”的功力，是邓归在昔日古隆中惨败后苦练得成的，普通人能练成“一串鞭”，已十分不简单，邓归却更上一层楼，练成了“二串炮”，又在三弟邱瘦被迫风剑萧河所杀后，练成了第三层境界：“三串炸山轰”。

邓归的武功，也因而激进不止五倍。

“一串鞭”的内力，一旦接触，可震杀对方；“二串炮”却相反，自身并不输发内力，而藉别人的内力反震；“三串炸山轰”却又包含了一阴一阳的内力，亦就是“一串鞭”和“二串炮”中的自身的加上别人的力道，一齐回击，力道之巨，形同崩堤裂岸，决涌而出，哪有人可以抵御得住？

这就好似人生里的境界：先是“见山是山”、“见水是水”，再来是“见山不是山”、“见水不是水”，后来是“见山仍是山”、“见水仍是水”一般，只是在第三层境界中已包含了第一层和第二层，不再只是第一层的执迷，和第二层的否决，而是一种觉悟了。

方歌吟一踏出来，那少女脸露喜色，满眼都是言语，又苦于说不出话来，方歌吟向牛头和尚喝道：“放了她！”

牛和尚愕然，他迷恋那少女已久，眼看到手，怎肯放弃，当下退了两步，摇手结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但满脸惊戒之色。

方歌吟心中大是厌恶，怒道：“在你身为五台山弟子，居然做出这等龌龊事。”又叱道：“你放是不放？！”

那牛头和尚被骂得脸上无光，受辱不甘，回骂过去：“你清高么？想的也不见得有什么好事……”

方歌吟大怒，一个箭步掠去，一扬手，“啪”地在那牛头大师脸上掴了一巴掌。

此刻方歌吟的内功、速度，何等之高，出手、轻功，又何等之快，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方歌吟已打中牛头和尚，众皆失惊，牛头和尚也错愕当堂。

方歌吟一长手，已解开那少女的穴道，那少女坐起，凄然哭了起来，第一句就道：“他们……要害我爹爹。”

方歌吟点点头，拦在少女身前，尚拍魂等已知道来了劲敌。邓归本来只想随便出手，杀了来人，后只图快速解决，以便全力对付头号敌人，本只运起“一串鞭”，而今一见方歌吟出手诡奇，便已聚起第二层功力“二串炮”神功！

方歌吟猛听那邓归的骨节由“格格”作响变“啪啪”作响，知道此人内功，已登堂奥，忙凝神应付。

就在这时，膝雷突然出脚。

他与邓归的双手，俱被萧河与祝幽所破，故痛下苦功，邓归练成惊人内力，膝雷却练成一双铁脚。

别看膝雷人矮腿短，但是跃将起来，足迅劲疾，“呼”地踢了出去，看似一腿，其实在一刹那，已攻出了四腿！

方歌吟本来是面对邓归，全神戒备，哪里来得及应付滕雷的暗袭？

但方歌吟最清楚不过。十年前萧河、祝幽就曾饶这“三色天魔”不杀，结果对方恩将仇报，险遭暗算，方歌吟一直都对他们提高了警觉。

就在滕雷跃起、踢足时，方歌吟没有回身，一剑就削了出去！

金虹带过！

“血踪万里”！

这是天羽二十四剑中杀气最大、杀伤力最强的一招，尚拍魂变色叫道：“金虹剑！”“呼、呼”二声，滕雷两条腿齐膝断落！

就在这时，邓归的“二串鞭”，已升至“一串炮”，听尚拍魂叫声“金虹剑”，以为是“三正四奇”中的人，全力以赴，已祭起“三串炸山轰”，如排山倒海。力发千钧，全打了出去！

这一下巨力铺卷涌至，方歌吟右手剑向后斩出，左手一格，已封住邓归的攻势。

但邓归惊天动地的力道，也发了出去。

一开始邓归大占上风。

他感觉到对方有三股力道冲来，但很快就被他压制住了。

然后对方又有第四道劲道反撞，他也压抑住了，正奇怪对方劲道怎像用不完似的，第五、六两道功力又撞了过来。

邓归好不容易，才又扣压住了，这时已平分秋色，但对方又一先二后，连同撞回来三道犀利无比的劲道。

这时邓归想撒手，已来不及，方歌吟想松手，也无能为力，原来天羽奇剑宋自雪的“九弧震日”，先三道功力，就似是“见山是山”，后三道功力，可拟作“见山不是山”，再下来三道劲力，就如“见山仍是山”更上一层楼，又取代了原先二层境界，既先“执迷”，然后“顿悟”，再下来仍是“不悔”！

这一下，是邓归内力中所无的，被震得四肢百骸，骨散肉离，全身一下子湿透了，冷汗、鼻涕、沫液、粪便齐泄，而方歌吟的“九弧震日”最后一震，如江河而下，终于发了出去！

邓、大叫一声，声音中断，全身瘫倒，如一团泥一般，骨肉皆震离了架构。

方歌吟连杀两人，全不能自制，实因心里怀恨十年前邓归、滕雷等之鄙行，加上他服食“毒龙丸”后性情乖离，药性冲激以及念及沈悟非横死之仇待报。众人才惊悉“天羽奇剑”的杀势凌厉。

尚拍魂的脸，当堂变了色，对方居然就在他面前，举手投足间连杀两人，只怕“三正四奇”也不过如此，牛头和尚顿时吓得牙关打战，“噗”地跪倒下去。尚拍魂在黑道中，份位极尊，绝不在费杀之下，一时进退不是。

方歌吟冷峻地道：“尚拍魂，萧秋水大侠十年前饶你一死，你还敢胡作非为！”说着眉心红气一闪，比杀气还凌厉。

尚拍魂陪笑道：“是，是，老朽该死……”说着一拍牛头和尚，叱道：“还不快叩谢大侠不杀之恩！”

说着，他自己也跪了下来，露出口黄牙笑道：“大侠请饶老朽一命，老朽绝不敢再作恶生事，请高抬贵手，”

以“鬼手毒王”尚拍魂之名声，居然不战而屈，向自己求饶，顿令初涉江湖的方歌吟踟蹰。他暗一运力，先扶起受人利用好像个傀儡的牛头和尚，道：“十年前，萧大侠饶你不杀时，你也是如此说，叫我如何才信你呢？”

尚拍魂一见方歌吟出手如此高绝，而且处处为萧秋水说话，便认定此人与萧秋水有关，哪敢硬拼？当下哀求道：“老朽作恶多端，罪不容诛，萧大侠近年未出江湖，老朽妄加猜测，以为他老人家已然仙逝，却未知令师遣少侠代行天道，老朽又怎敢再生事端。”

方歌吟皱眉道：“我与萧大侠素未相识，并非萧大侠门人，但对他甚是仰慕。”顿了一顿又道：“你怎可因为萧大侠不出江湖而毁然诺的呢！”

尚拍魂一旦得知这青年与萧秋水并无渊源，心中大喜，即站了起来，狞笑道：“你既不是萧秋水的人，我为何要怕你？”

方歌吟怒道：“你这反覆无常的小人——”话未说完，忽然一晕，只觉天旋地转，指向尚拍魂怒道：“你——”

尚拍魂阴森森地笑道：“饶是你武功高强，犹要倒在我脚下——”阴恻恻一笑又道：“我岂止反覆无常，简直是防不胜防。”

方歌吟知道自己已中了毒，想挥剑力拼，又已无力，连剑都差些掉落，忙紧紧握住，宁死不放。那少女十分惶然，见他摇摇欲坠，便不顾礼俗，扶住了他，尚拍魂阴险地一笑又道：“我在牛头身上一拍，已布下了毒，毒不发作，到你手上，才即时送命——”说到这里，牛头已全身发痒，杀猪般嚎叫起来，用手上上下下，抓个不停，抓得皮破血流犹未心甘，尚拍魂怪笑道：“这叫‘五痒散’。华陀制‘五麻散’，是救人；我造‘五痒散’，却是来害人。中我此毒，先脱力、后发痒，犹如千虫啮咬，万蚁噬心，痒死为止。”

牛头和尚先中奇毒，所以也先行发作，想来尚拍魂本来想对少女父亲下毒手，又答应牛头不伤那少女，都是假的，想来令人心寒，尚拍魂得意至极，又道：“你以为我真求饶，嘿嘿嘿……你在扶他起来的时候，已沾了我所布之毒……”

方歌吟本自忖活不长久，倒无所谓，但见牛头被毒得如此惨状，也不寒而惊。他内功强，毒性一时并未发作，但已浑身无力，连自我了断也颇难，又生怕自己死后，那少女也定遭毒手，所以力图挣扎。

尚拍魂狂妄至极，一步一步迫近，笑道：“凭你这两下三脚猫功夫，也敢来撒野！？你金虹剑哪来的？！宋自雪是你什么人？！快说，否则要你后悔到世间来这一趟……”他嘿嘿怪笑又道，“就算萧大侠萧秋水现在来，我尚拍魂也好像拍一只苍蝇一般，把他毒得个——”

就说到这里，尚拍魂的脸色变了。

变得十分诡异，似笑非笑。

然后他的眼珠子“突、突”地掉了出来。

鼻、耳、嘴都溢出了血。

然后他全身骨头都似散了一般，都连接不起来似的，当然也撑不起他身体的重量，“哗”地瘫了下来，比邓归的躯体溃得还要彻底。

没有叱喝，更没有风声。

好像静如沙漠。

更奇怪的，在这严冬之中，居然让人感觉有种燥闷焯热的感觉。

尚拍魂倒了下去后，就可以见到他后面站了个人。

他身材并不高，眼神森冷，全身上下，都用一种蒙古式的装束，完全包裹住。

这时他慢慢收回手掌，发出时完全没有一丝风声，收回时才“刷”地一声。

“刷”声响起时，他的手已完全像没动过一般，垂放在腿侧，完全回复到自然状态。

完全不浪费时间、生命、体力，好似一只骆驼一般，在沙漠中，不必食物、喝水，也能撑过最荒凉的大地，极热与极寒。

这时方歌吟已感到奇痒，他收敛心神，以功力强自压住，他早就在传闻中听说过这个人，这个人的装束、这人的作风、这人的出手、这人的一切……这时他后面的少女已叫道：“爹！”

那汉子点了点头，迅速地出手，熟悉地从尚拍魂尸体的衣襟里摸出一件东西，快捷地拔开塞子，双指抓住方歌吟下颌，却不往口中倒进去，而是往他鼻孔里一塞，方歌吟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，“哈嗽”一声，激起了那汉子手心的药物，散得一头一脸都是。

奇怪的是，方歌吟立时觉得不痒了。

那少女一脸关切之色，道：“爹，他救了我，那‘鬼手毒王’，原本是要害牛头师兄——”想把经过情形，和盘说出，那汉子截道：“我都知道了。”

汉子声音粗嘎，但极是威严有力。

这时又一阵衣袂之声，有四人前来，前一人是年长僧人，国字口脸，肤色铁黑，鼻梁、颧骨高耸，颈前念珠，呈火红色。牛头和尚惨叫之际，一见到他，全身发抖，咬破了唇，也不敢再叫了。

方歌吟于心不忍，道：“谢前辈救命之恩，……请前辈高抬贵手，也救了他吧！”

汉子冷哼一声，道：“饶不饶他，有长门上人在，我们都作不得主。”

方歌吟斗然一惊，原来来者老僧是大名鼎鼎佛光寺的长门上人。只见长门上人向那汉子深深一揖，甚是恭谨，随即道：“牛头，你才下山入俗，已经犯了多少戒了……”

牛头大目淌泪，道：“徒儿——”

长门上人叹道：“我跟车施主都瞧见了，你不必分辩。”说着缓缓闭上双目。

牛头和尚“噗”地跪下，长门上人旁边还有一名长脸和尚，忽也流下两行泪，淬然一掌劈下，就劈在牛头和尚天灵盖上，牛头和尚立时毙命。

方歌吟又吃了一惊，长门上人又睁开双目，向那汉子指了一指方歌吟道：“可是此人？”

汉子冷哼一声，没有说话。在他背后也有两人，一人是中年美貌，浓眉凤目，身材极是妖娆，配上藏式纱服，虽裹全身，但婀娜多姿。另一女子甚是年轻，美而刚强，竟有几分与自己所救的少女酷似：不过一个柔弱，一个清扬。只见她一双大眼睛，不住往方歌吟身上瞟，忽然道：“看他样子，不像。”

那原先的弱质少女也道：“他不可能会欺负小娥姊姊的。”

那中年美妇冷哼一声道：“女孩儿家，懂得什么！”两少女都住了口。

两个少女说话，那中年汉子似甚是不悦，缓缓解下脸纱，满腮胡虬，双目冷如闪电，盯住方歌吟。方歌吟犹如丈二金刚，摸不着脑袋，听说起桑小娥，忙道：“桑……桑姑娘她……她怎么了？！”

那汉子自不理睬他，道：“要不是我暗中观察，此人不似败类，我早把他杀了，替娥儿报仇。”方歌吟听得又是一震。两少女却似放下了心头大石，笑颜逐开，欢欣莫已。

长门上人观察片刻，知方歌吟心中大惑，有意释疑，当下道：

“少侠姓方？”

方歌吟忙答道：“晚辈方歌吟，拜见上人。”

长门上人淡淡一笑道：“方少侠不必多礼，现下少侠已名震武林，据说还尽得宋大侠衣钵真传，不知确然？”

方歌吟惶然道：“家师与师伯确悉艺相传，惟晚辈天资鲁钝，未得其中百一，深感愧对师门长辈……”

长门上人一笑，口气已和缓得多了：“少侠能在短短数月内连败‘铁狼银狐’、严浪羽、铁庸、天音大师等高手，自有一番惊人艺业，不必过谦，若少侠真只有令师百一而已，那令师则不是天下独尊了？……少侠可知你眼前的人是谁？”

方歌吟摇首。长门上人道：“这位出手救你的，就是大名鼎鼎、扬威天下的‘三正四奇’中‘四奇’里的‘大漠仙掌’，车占风车大侠，这位是他的夫人，亦是武林中有名的‘瀚海青凤’，旷湘霞，其余两位是他们掌上明珠，”长门上人向那弱质少女一引道：“莹莹。”

又转向那清胜少女道：“晶晶。”

微微，一笑又道：“她们姊妹在江湖上，合为‘塞外双灵’，也是大大有名。”

方歌吟逐一向他们见礼，车晶晶顽皮，“噗嗤”一笑，车莹莹则敛衽回礼，红了脸蛋儿。方歌吟仍是念着桑小娥，忍不住问道：

“不知……不知桑姑娘……”

车占风猛地喝了一声：“你还好问她！她已因你虚掷一生了！”

这一下犹如晴天霹雳，把方歌吟震呆当堂，雪又开始飘落，落到方歌吟身上、脸上，方歌吟全不知觉。

车莹莹见了不忍，轻轻地道：“我们受桑伯伯之召唤，中原有事，故自塞外赶来，赶到少室一带，遇见小娥姊姊，和恒山派的清一师姐一道；小娥姊姊神情憔悴，我们细问之下，才从清一师姐口中知道……”

车晶晶接口坚脆他说：“知道你欺负了小娥姊姊，清一师姐也很不忿，私自托爹爹找你算帐，然后带小娥姊姊返恒山去了。”

方歌吟黯然。他听得桑小娥竟为他如此，一时方寸尽失，心头大乱，也不知如何解释。车莹莹一双可怜眸子尽是问号，轻声道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

方歌吟苦笑一下，也不知怎样回答是好。车占风重重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方才我一直观察你，要不是见你所为，并非无耻之徒，否则我早就出手宰了你，现在你要解释，也不必对我们说，自己赶上素女峰恒山派去吧！”

方歌吟心里一凛，他眼见车占风出手，虽是成名前辈，但下手暗袭，不留余地，若是刚才自己对车莹莹稍有不敬，或与尚拍魂等同流台污，早已死无葬身之地。

其实车占风为人，甚是孤僻，他观察所得，方歌吟绝非无行浪子，便也不欲知人隐私，只遣方歌吟去追桑小娥解释。无奈方歌吟心中凄然，暗忖：桑小娥既对自己伤心欲绝，也只好如此，才让她不再理睬自己，免得空留遗憾。当下心意已决，道：“车伯伯，这……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”

车占风瞳孔收缩，道：“你不去？”

方歌吟点点头，车晶晶禁不住骂道：“看你一表斯文，没料是负心无情的人！小娥姊为你这样，你尚且不去追还，你……你是人不是……？！”

方歌吟木然。瀚海青凤旷湘霞叹息道：“现下江湖中年少一辈，莫不是登徒子、负心郎，小娥这次真是看走了眼。”

车占风目中杀机已现，方歌吟依样愣愣然。旷湘霞道：“你杀了他，也救不了小娥的伤心，且由他去吧！赶快告诉桑帮主，才是道理，或许还有挽救之法。”

车占风点点头，车晶晶瞪了他一眼，啐了一口，随父母行去，方歌吟却因旷湘霞最后几句话，听得大惑，心里一惊：难道……难道桑小娥出了什么事，且跟自己有关？……当下他叫道：“车伯伯，请留步……”

车占风等自不理他，施展轻功，径自向前奔去，踏雪几无痕印。惟有车莹莹一面缓走一面回头，水莹莹的大眼向他瞟了瞟，又垂了下去，蚊似的细声道：“你……你真不知道……”

方歌吟喊道：“知道什么？！小娥她怎么了？！”

只听旷湘霞远远催道：“莹儿，快跟上！”

车莹莹应了一声，举步急掠，方歌吟因男女有别，不敢阻拦，跑了几步，车莹莹停住，雪光映照下脸颊一片白，她咬了咬下唇道：“小娥姊姊……她为你到恒山去削发为尼……”

说完她就往前奔去，车占风早已停了下来，不耐地回头等她，方歌吟一听之下，如风雪焦雷，一下子五音尽消，五色尽灭，人也好像埋入了千里万里的冰窖地底之中，耳边里嗡嗡着只有那一句话：她为你……削发为尼！

第二十六章 血河再现

方歌吟可以死，但却不可以消解这句话。

他本来想以狠起心来拒绝了桑小娥的深情，但桑小娥竟为了他削发为尼。

——这怎可？！

——这万万不可！

他在风雪之中，呆了半晌，想追出去，但天地苍苍，白雪茫茫，他该往何处去？！

然后他心里才依稀有个明晰的理念——他一定要在桑小娥未落发前，阻止这件事。也就是说，马上要赶到恒山。恒山在哪里？恒山在浑源城外，号称北岳，雄掠一方，他必须赶赴恒山。

恒山，恒山。恒山！

方歌吟心无别念，此刻虽万死换得一见，也不足惜。近月来他恍恍惚惚，不知所以，纵学武亦是力求度过余日而已，也尽可能不去思念桑小娥。如今一旦决定找寻她，便精神大振，判若两人，心中焦急无限、生怕自己一死成永憾，只求苟活片刻，见着桑小娥一面也好。

他长身而起，几乎撞到一个人身上。

那人冷哼一声，一闪就避了开去。

那人原先在他浑浑噩噩时，至少可以杀死他十次，但那人原想逼问谁人杀死尚拍魂等，故迟迟未下手杀人，见此少年老儿悲，一会儿振起，如此失魂落魄，绝不会是杀精似鬼的邓归、滕雷等人之凶手，为了要问明这里曾发生什么事，又心存轻敌，故并未出手暗算，猛见方歌吟如盲眼苍蝇撞来，闪身避过，心里却开始惊叹这少年身法的快捷，不觉暗自留心了起来。

这是一个白发老人，脸色红润，状若童子，常眯起眼睛要笑，像个小孩一般。

方歌吟险些儿撞着了，心中歉然，恭敬地道：“对不住，老丈……”

“客气。”那老人笑道，突然出手，双手右扣方歌吟“肩贞穴”，左抓“神封穴”，龇齿冷峻地道：“你是谁？因何来此？！”

方歌吟猝不及防，那人出手如电，便被制住，他急于追截桑小娥，怒问：“你是……”猛地心念一闪，想起尚拍魂等人所说的话，只听那老人问道：“他们……是怎么死的？！被谁杀的？！”

方歌吟变色道：“你是严一重？”

严一重目光闪动，看了方歌吟背挂的金虹剑一眼，变色道：“宋自雪是你什么人？！”

宋自雪剑法饮誉天下，以精奇剑术，闯荡江湖，“金虹剑”之名，早已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而且就算未亲见过金虹剑的人，也因别人的绘影图声，对金虹剑形状早有认识，严一重一见金虹剑，知天羽派一门，剑招凌辣，出手迅急，只要不让对方拔剑，便不足惧；当下以“大力王擒拿手法”，紧紧抓住，贴身顶拿，绝不放松。

他想向方歌吟追问这里的事和车占风的下落。方歌吟也想问他追问弑父的仇，费四杀的踪迹，他一急，根本不理睬已受严一重所制，一掌拍了出去。

严一重本以臂膀紧贴方歌吟身躯，方歌吟出掌，根本不可能沾得上他，可是方歌吟的手腕，似自行扭转一般，一下就击向严一重的小腹。

两人相距极近，严一重惊觉时，已来不及，他是“忘忧四煞”中的老大，在黑道中，身份可说是数一数二的高手，昔年暗杀萧秋水一役中，四煞里的董二绝、尉迟迟、费四杀都出动了，结果董绝、尉迟死，费杀重伤，他却幸未与役，逃得一死，这十几年来，在武林中的地位，已高到骇人听闻的地步，只要点一点头，黑道、白道、镖局、武局的金银珠宝、财库银票，都端送到他面前来。

这次他之所以要与尚拍魂等谋刺车占风，乃因蒙藏、大汉一带的商旅路线，最不买他情面的，便因铁脸无私的车占风从中作梗之故。另一方面，严一重也希望暗杀车占风，他可以跻身于“三正四奇”之中，以他三十六大小开碑少阳手，以及七十二看到就抓擒拿手，名列天下七大高手之中，吐气扬眉，威震天下，武林中又哪有人敢不从？

而今来到此处，只不过迟了一步，车占风影踪全无，尚拍魂、邓归、膝雷、牛头，全遭毒手，心里如何不气？

方歌吟骤然出手，严一重何许人物，情形一不对劲，擒拿手变开碑手，猛运力劈下，先要方歌吟一只手臂折断脱臼。

“喀喀”一声，方歌吟手臂一转，变成时向前，然而并非脱臼，反而挣脱了严一重擒拿手的控制。

严一重心中大惊，另一只手，发力和抓，他自小练擒拿手，可在池中抓握游鱼，也自幼习开碑手，一掌击碎卵石，可是方歌吟肩膊一转，肩头完全转向，肩膀又脱离了严一重的控制。

严一重此惊非同小可，方歌吟已出剑！

“怒屈神剑”！

“嗡”地一声，剑甫屈反弹，剑芒大炽，剑气激射，剑气飞袭了一半，竟改为天下第一攻招：“王石俱焚”！

严一重大叫翻出，犹如夜果，划过雪地长空，地上一行血迹，鲜明得令人惊心。

方歌吟想待追赶，但念及桑小娥情势，无暇追赶，就在这时，他蓦然听到一种声音。

一种奇异的、也是熟悉的；甚且是陌生的、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。

一下子天地无声。

雪落无声。

人无声。

倏然八马齐嘶，犹如神兵天降，血光大现，怒鼓金兵，滚涌而近！

血河车？！

血、河、车！

血河车又出现了！

——桑书云、严苍茫等人在不在车上？

——那白衣人是不是任狂？是不是还跟血河车在一起？

方歌吟心念闪动，杀父仇人，在不在车上？找桑小娥，来不来得及？

（血河车已在三十丈内！）

方歌吟心念剧转，先夺此车，以觅仇人，还是在有生余日里，先找到桑小娥？

（血河车已在十丈之内！）

方歌吟心意已决，先登此车，察看仇人踪迹，且驾此车赴恒山，更可缩

短行程时间！

血车已在眼前！

方歌吟大喝一声，一招“漫天风雪”，化作剑花，护住全身要穴，抢掠入车！

此时他的剑法、内力、轻功、杂学、基础，经宋自雪、严苍茫、桑书云、宋雪宜、祝幽、沈悟非等之调教与玉成，皆臻武学高峰，但“武林孤子”任狂若在车中，以上次他随手夺剑的声威而论，方歌吟如此抢登，只怕还是凶多吉少。可是，意外的是，这一回，他居然平安无事，落在车中，放眼一望，车外血光隐动，车内黝暗一片，声色全无，不再有那一双狠辣炽热的眼睛：

任狂竟不在车上！

——他去了哪里？！

——血河车上藏有武功，任狂没有理由不护车的！

——就算他武功高绝，不贪图血河派武功，但血河车亦代表武林中权威，决不可能无故放弃的。

——若说任狂本已学成血河车武功，又为何不毁去此车？有谁，可以逼走任狂？还是任狂自己因为重大事故，而任由血河车放辔中原，驰骋血河？

为什么？

方歌吟不知道。

但他在血车之中，只觉一阵又一阵的惊然。

他感觉到血车之中，有一股逼人的恐怖，而血车外的鲜红赤色钱雕，映在雪地上，更有一种吞人的气势。

马嘶、狂驰，雪花自轮轴溅起，雪泥飞扬。

方歌吟却像在每一个转弯放蹄之际，俱看到近百年来的武林高手，忠魂冤魂，在血车过处，洒血、仆倒、浴血、惨嚎的恐怖景象！

马狂驰，似永不疲乏，既不需也不容人驱使。

谁使宫们狂奔不已？

——魔还是神？

方歌吟觉得不寒而栗。

但他没有离开血河车。

他不是为血河派的武功——他甚至没有去搜索，车上有没有血河派的武功。

——他乘坐此车，只求能早一日赶到恒山。

恒山的大错不能铸成。

桑小娥不能落发。

马急驰。

这是武林中公认的至宝，也是极高的权威，然而随时都会死去的方歌吟，却驾着它奔赴他心所属的人儿那里去。

不为什么——只为不造成一个遗憾。

生要能尽欢，死要能无憾。

穷发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者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，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、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

于是经过了太原古城，到了五台山下。

山西五台，是唯一见于佛经的名山，历代出过不少显、禅、密“三宗的

一代大师，以及译经大家，和来自全国各地高僧的朝礼。

五台山在山西东北，周围五百余里，五峰高耸，顶少林木，故称五台。五台是佛教圣地，有各式各样的寺院，如望海寺、法雷寺、显通寺、大孕灵鹫寺、五廊庙、碧山寺、菩萨顶、镇海寺、龙泉寺、塔院寺，盛时五百余寺，现尚存近百。

方歌吟到了五台一带，他当然不要也不想上五台山，只是想取道龙泉关，以上恒山。

但他就在此处，被人追赶。

他在道间急驰，陡地小径处策马冲出一人，吆喝一声，打出一把暗器。

血车骏马宛若神物，骤然加快，沙尘滚扬，暗器打了个空，那人一勒辔，策马追赶，血车已与之拉了五六丈的距离了。

那人锦衣白马，鞭马急追，赫然就是“无情公子”严浪羽。

严浪羽瞥见车中人居然是方歌吟，也大为震讶，一呆之下，血车已拉远了七八丈距离。

严浪羽怒吆狂追，但一方面亦心中暗自畏惧，他座下的白马虽快，又怎及这八匹黑马的神勇，便已愈落愈远去。

正在此时，忽然“的”地一声，方歌吟耳目灵敏，即刻回头，只见一只手，筋肉贲张，已搭住了车沿，眼看就要藉力扳上来。

在这一刹那间，方歌吟本可出手，但他没有出手。

他心中不忍。

——这人是谁，他还不晓得，但在马车急奔如此时出手，那人一旦被迫落车下，不死也重伤，又何忍于此？他一错愕间，那人已“飏”地荡了上来，“嘿嘿”一笑，得意至极。

那人看见车上的居然是方歌吟，也觉惊讶，随后心头一宽，笑道：“给我追踪了半个月，总算是这着了……我既上来了，你就得下去。”

方歌吟横剑望定他，血车仍然飞奔。

那人就是严苍茫。

严苍茫怒叱：“你要自己下去，还是要我动手？！”他知道方歌吟武功虽高，但仍不是他对手，他这十几天来追逐血河车，出尽法宝，用尽心机，绞尽脑汁，使尽诈计，终于摆脱了桑书云，自己抢先截到了血河车，又见方歌吟从中作梗，居然先占了血车，于是杀心大盛。

要是别人跃上血车，方歌吟也许还不计较，但见是严苍茫，越发温怒，横剑当胸，冷冷地道：“我不下去，你下去！”

严苍茫纵横江湖数十年，几曾被人如此责叱过？当下怒极，虎吼一声，一掌拍出。方歌吟也不回避，一掌反拍了出去，两人双掌相交，各自一晃，方歌吟大喝一声，又攻出一掌！

严苍茫顿感神摇心悸，血车急奔，景物飞逝，这与他三度交手的少年，竟似天神一般，哪像昔日之时，在洛水江被自己一掌借物传力便击伤了人！

“蓬”地一声，两人又硬接一掌，各自退了半步，严苍茫因站在车尾，一退之下，已近车沿，十分危险。

原来方歌吟受宋自雪灌输内力，又得“百日十龙九”之助，突飞猛进十倍，后又学天下武学杂艺，与长空神指运功法门，功力精进，自非吴下阿蒙，而这几日人在血车之中，受血河车阴寒精铁之助，元气继续精纯，掌力更加浑厚。

严苍茫知道自己再要是大意，就得一败涂地，当下运起全力，双掌推出。

方歌吟又劈出第三掌，这下严苍茫已运起十成功力，一接之下，严苍茫只震退一步，方歌吟却连退三步。

但严苍茫虽只退后一步，却踏了一个空，人往下掉落，他毕竟曾经过大风大浪，涉死还生，机智应变，无一不长，当下猛提一口气，身子不落反升了起来。

但是血河车何等之快，他人甫往上升，未及落下，血河车便已驰出丈外，他一落地，足尖在雪地上借力一点，但在后面欲趁车中人相搏时急起直追的严浪羽却骑着马，当头踩到。

严苍茫武功，何等之高，百忙中既不能反手出掌，拍死马匹，又无及逃避，他吐气开声，居然在马蹄踢起来踩落的刹那，抓住马腹，往上一举，一时间竟将白马与严浪羽高高举起，啐喝：“去！”“呼”地一声，把人和马一齐甩了出去。

但就这么阻得一阻，血河车已驶出三、四十丈开外。

严苍茫怒叱一声，拼力相追。

严苍茫一身轻功底子，自然极好，但血河车的奔势奇急，后劲极韧，严苍茫使尽气力，俱无法赶上。

严苍茫怒不可遏，挥舞拐杖，舞得“花花”作响，拼力追来。

方歌吟知道自己非严苍茫之敌，急策驰驱，一时不择道路，眼前地势渐高，山势雄浑，意态深秀，景色美得娇婉，又雄胜一方。时杂花满岩，犹如锦绣，岚光照云，时呈异彩，清流澈石，远震雷音，正是心静神治，启发灵奇之所在。远山远谷尽铺皑皑白雪，血车所过，异为奇景。

方歌吟心中大奇，但不知此处为何地，但见山间、对峰，尽是寺庙，心中诧异，此时血车与严苍茫的距离，已越拖越远，人之长力，毕竟不如马匹，尤其此八匹神骏！

但就在此时，一声梵唱，一句佛号，袈裟翻动，僧衣一闪，血河车八马齐啸，骤然而止。

硬生生刹住！

因为车辔在一个人手里。

他一手把住，急驶中的血河车即动弹不得。

势无可挡的血河车捏在他手里，就像双指捏住一只蜻蜓一般稳。

只听那人长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给我滚下来！”

那是一个僧人。

太阳穴高高鼓起，双目炯炯有神。

眉髯皆白，长而密集。

白僧衣，高大，傲岸。

他身边有左右两个人，一个是方脸铁色，正是佛光寺长门上人。另一人年逾花甲，矮小精悍，胡子垂及地上，双目却十分慈祥，也是个和尚。

在中间僧人背后，也有一壮硕颀长的和尚，这和尚方歌吟一见好熟，猛醒起：

这人就是少林寺中一掌把自己震昏的——天龙大师！

只听天龙大师喝道：“方歌吟，见着少林方丈，还不下车拜礼？！”

方歌吟大吃一惊，难道这白眉白胡的白衣僧人，就是闻名天下，又名列“三正四奇”里“三正”之中的天象大师？！

方歌吟一呆，天象大师见方歌吟居然不下车行礼，心中愠怒道：“半月前来寺中捣蛋的可是这浑小子？”

天龙大师垂首道：“是。”

方歌吟啼笑皆非，万未想到名震武林的少林方丈，竟出口伤人，只听天象大师道：“擒下他，交寺监发落。”

原来那次方歌吟误以为洛水渡中狙击桑小娥者乃是少林铁肩，故赴少林，援救桑小娥，大闹少林寺，毁伤人、物无数，其时天象大师恰好不在寺中，名是上五台山清凉寺与癫证大师印证佛经，实是互磋武技，岂知发生这等大事。

天龙大师是少林首席高手，行事却未够老练，他震昏方歌吟，即私行决定把他倒吊树上，听候方丈回来发落，岂知中了辛深巷的调虎离山计，被曹极等人将之引出寺外，救走方歌吟。天龙大师因此大怒，亲上五台山，走报天象，天象个性秉正刚烈，一听之下，有人敢攫少林虎威，十分恼怒。

五台山四月解冰，七月见雪，深谷之中有经暑不消之“万年雪”，故又称“清凉山”，清凉寺便在此处，天象大师右侧的人，便是清凉寺住持癫证大师。

方歌吟此时才定过神来，先向长门上人一揖，才向天象大师等拜见，天象心中甚是不悦，只见一人自血车之后赶来，白袍大袖，样貌豪迈，当下合十道：“原来严岛主也来了。”

严苍茫一呆，见天象大师已至，心头已凉了半截，左首是长门上人，右首是癫证和尚，而且背后还有达摩堂首席天龙大师，不禁十分颓然，但外表依然不动声色。要知癫证、长门二人武功已十分了得，少林天龙，武功更高，加上他身后的少林十八罗汉，只怕难以匹敌。

方歌吟见严苍茫赶上来，居然脸不红，气不喘，对他一身内外修为，也十分佩服。半晌又有马蹄声，原来是严浪羽咻咻的赶至，严苍茫脸色一变，猛一挥手，严浪羽一见，便勒缰止辔，调转马头，往来路回奔不见。天象大师等以为他害怕儿子武功远不如人，来了只有献丑，所以即时遣返，也不以为意。

只听严苍茫笑道：“原来是老相好的，失敬，失敬！少林乃白道宗师，却也对血河车这等凡尘俗物起念，实是难得，难得！”

天象大师脸上不禁一红，原来他确也有希望擒住方歌吟，夺得血河车之意，当下也不否认，道：“血河车是公物，人人均可得之，据悉血河车上有绝世武功，老袖正想开开眼界。”

严苍茫冷笑道：“东海劫余岛虽非武林正宗，但对血河车也有兴趣，亦有独占奇宝之意，只不过就不似少林来得自以为是，光明磊落而已。”他把“光明磊落”四个字，说得特别重，天象脸上下禁又是一红；他的红脸与银发白须相映照，真是奇趣。

严苍茫又脱视众人，一个一个地看下去，道：“不知清凉寺东佛光寺的出家人，有没有得窥天物的兴趣？”

长门上人生性淡泊，与大漠仙掌车占风私交甚笃，当然也想一见奇物，但自知技不如人，早存罢念。清凉寺癫证神僧对佛经之兴趣，大于武艺，这次与天象相晤较技，癫证自度不能抗衡，不肯应战，对血河车亦不想争夺，故双双对望一眼，癫证神僧道：“佛门本是一家，少林乃武术之宗，又是佛门圣寺，由天象师兄得之，自然众望所归。”

长门上人也接道：“血河车乃神物，无缘不可得之，老朽自度无缘。”

天象大师喜道：“既然二位大师如此说，不在是少林艺友。”

严苍茫冷冷地截道：“少林僧人，贪婪如此，真不知羞！”

天龙大师怒道：“你要怎样？！”

严苍茫转念一想，对方人多自己势寡力单，不宜力斗，当下冷笑道：“听说天龙，是佛道俗中三大青年高手中的佛家表表者。”

天龙忽听他如此称赞自己，倒是一怔，稽首道：“不敢。”

严苍茫用拐杖点点雪地，道：“可是有个人出来之后，你们佛、道两家的高手，都给比下去了啦！”

天龙怒道：“是谁？！”

严苍茫用拐杖遥指车上的方歌吟，道：“是他。”

天龙大师瞪了一眼，发出雷轰似的大笑，道：“是他？！我一掌就擂倒他了！”

天龙大师确在少林寺中，一掌击倒方歌吟，但是那时方歌吟已力战数场，连受重创，且与现时的武功，也大相径庭，天龙大师虽一掌震眩方歌吟，实则此说亦甚不公平，天龙武功直追“三正四奇”，故狂妄自大，不把方歌吟看在眼里。

这下严苍茫不再接话，笑吟吟的望向方歌吟。

一时间少林、清凉、佛光各寺门徒的眼睛，也落到方歌吟身上来。

第二十七章 恶斗天龙

方歌吟苦笑一下，也不答话。

谁知天龙大师想先声夺人，立威在先，便得寸进尺，喝道：“小子，你给我下来。”

方歌吟只想快些乘车赴见桑小娥，眼见恒山不远，怎肯弃车，正想答话，倏然“刷”、“刷”两声，左右掠落两条人影，黄中橘衣者正是“雪上无痕草上飞”梅醒非，白衣劲装者正是“全足孙腹”辛深巷。

此两人一至，先向方歌吟点首招呼，才向众人抱拳作礼，天象、严苍茫二人看了都大是不悦，心忖：长空帮如此看好这小子，定是为了血河车，长空帮声势如此浩大，得车更如虎添翼，今时今日若不强取豪夺，那还得了！

只听梅醒非笑团团地道：“帮主有令，咱们要保卫这位方少侠安危，万请诸位大师高抬贵手，有什么事，在下可以担待一二。

梅醒非说请“诸位大师高抬贵手”，分明相激严苍茫，不把他摆在眼里之意。严苍茫气量奇狭，自是怒极，但他自来狡猾，道：“哦，哦，长空帮一来，少林派不让也只好让了；什么高抬贵手，是场面话，客气话而已，哈哈，啊？哈哈！”

天龙大师勃然变了脸色，沉着脸道：“少林派的事，长空帮少管。”

梅醒非毕竟也是成名人物，而且他在长空帮中，身份十分重要，天龙大师这一声吆喝，颇令他难以下台，当下冷笑道：“出家人对人呼来喝去，为啥不当官去？！”

天龙大师怒不可当，大步踏前，向梅醒非招手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梅醒非悠哉游哉负手仰视乌穹天苍，偏就不望他一眼，道：

“你没有脚吗？”

天龙大师在少林地位十分尊贵，几曾被人如此抢白过，大喝一声，一掌拍出。

这一掌拍出，初无异样，但掌至半途，力量、速度，俱一齐加快，十借不止，而且五指钩如鹰爪，手腕偏前，梅醒非一侧身，一掌还了过去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天龙微微一晃，梅醒非却退了三步，把住桩子，但不意又退了一步，足踝深深没入雪地之中，方才卸去大力，梅醒非变色道：“好个‘穿山掌，！’”

甫接触之下，自知真力与之相差甚远，但自恃轻功高强，仍可一拼，但轻敌之心，早已全去，天龙大师冷笑道：“还有‘排云手！’”

只见双手双袖，如山一般，罩向梅醒非，众人暗叫要糟，却见梅醒非，忽地斜里飞起，轻轻避过一击。

天龙大师冷哼一声，登时千手万手，尽向梅醒非攻到。

梅醒非却仗着轻身功夫，腾挪闪躲，天龙掌影密如天网，他都能在间不容发躲了过去。

两人打了五十来招，只见雪上两种脚印：一种深入雪土之中，每一步踏出，至少临至膝，足可见天龙大师内力之浑；另一种足印简直如惊鸿踏雪泥，轻如飞鸟淡淡一触，才知梅醒非的轻功也着实了得。

五十招一过，梅醒非已尽落下风。他是“长空帮”中，除桑书云外的第一高手，今番遇着了劲敌。天龙的脸色也不好看，他自恃武功高强，原准备在今年“三正四奇”会战时，加入一份，望能跻身当世八大高手之一，而今

与梅醒非已对拆五十来招，仍未制敌，大感脸上无光。

天龙招式一变，掌心透背而红，右手肿大至一倍，方歌吟见过这等掌法，失声道：“大手印！”

天龙也不打话，“大手印”一出，梅醒非无论游走飞跃，仍无法脱出凌空掌力的追击，甚是凶险。

打到一处，天龙陡地住手合十，梅醒非一怔，以为对方已占上风不想再折辱自己，先行收招。当下收招谢道：“佩服……。”

方歌吟却识得这是少林派的“佛心功”，他当日与铁吾大师在少林过招时，就差点着了“佛心一拜”的道儿，即叫道：“梅兄小心！”

回头一看，辛深巷却已不见，心里大是纳闷，又是担忧。

梅醒非被这一提醒，始觉暗劲袭来，忙全力抵御，“砰”地一声，跌出九步，双足恰好陷于天龙双足所踏出的雪沿之中，“嗤”地一声，一时竟拔不出，天龙一掌拍下，朗声道：“接我‘袈裟伏魔功’！”

大袍一扬，便就压下，梅醒非双臂正被震得麻痹不已，别说挡架，连闪避也不可能，“袈裟伏魔功”是少林七十二技之一，天龙先后已使过“大手印”、“排云手”、“穿山掌”等技，现今在梅醒非占尽下风时，再多使出一技，无非是逞逞威风，再出言数落一番了事。

那边方歌吟以为再不出手，梅醒非非死即辱，当下不管一切，“霍”地越过血河车，低马一蹲，险至极间左手一翻，“啪”地托住天龙大师掌下一击。

这双掌交击，天龙陡被震起，飞跃三尺，方歌吟只觉一股无匹的力量往下压，竟由足沉下雪地一尺余深，两人大感惊佩对方内力之强。

天龙喝咤道：“好！你出阵来，省我的事！”他力大招沉，又发了一记“大手印”。接着一记接一记，漫天都是血手掌的影子。

方歌吟不敢轻慢，施展祝幽所授天羽门拳脚招式，勉力对拆，十招一过，已力不从心。

他立即改用“武学秘笈”中的杂学，一会是华山派“破玉拳”。

一会使龙游派的“铁门门”，一阵施昆仑“十八甩手”，一阵用武当派“十八长拳”，千变万化，驳杂繁复，天龙大师甚是惊讶，这两人一个武功正宗精纯，一个杂学渊博，斗得个旗鼓相当。

四十招一过，天龙大师掌法一变，双掌虎虎作声，打出去的掌风反激回响，更是洪洪有声，天龙大师整个人，也变得如铜铸一般，掌影便把方歌吟围得似铁桶一般，方歌吟心道不妙，知是少林七十二技中的“大金刚手”。金刚手一出，精纯深厚，方歌吟对各家杂学，仅有涉猎，并非精通，全仗繁杂变化乱人耳目，一旦遇上“大金刚手”如此沉厚的掌力，莫不为之辟易，方歌吟心念一动，竟使出少林“五祖拳法”。

少林五祖拳法，是少林派基本武功之一，拼得五、六招，自是不敌，又改用“佛心功”，天龙“噫”了一声，加紧攻击，七、八招一过，方歌吟又占下风，忙使“大手印”御之，又四、五招后，占尽劣势，天龙狞笑道：“看你还使出什么法宝！”

方歌吟一低头，“铁头功”撞出，天龙猝不及防，猛吃了一撞，退了五六步，“呀”了一声，脸上烧辣辣起来，自觉给一后生小子撞退，是奇耻大辱，当下左手施展“穿山掌”，右掌却打出一种淡淡的白芒来。

方歌吟左手施“青城九打”，右手使“韦陀掌”格去。“青城九打”与

“韦陀掌”，一是青城派秘技，一是韦陀门绝招，本不分轩轻，但“青城九打”尚能缠住天龙大师的“穿山掌”，“韦陀掌”跟天龙的右手一碰，完全尽落下风。

方歌吟只觉自己给一种极大极强，至韧至柔的劲力所制，一时如落万丈深崖，根本无法抵挡，“韦陀掌”力道顿失，对方功力涌来，幸亏他服“百日十龙九”护心功力发挥，便挡了一挡，才不致立被震毙。

方歌吟脸色大变，知这是佛门中极难有人练成的“小般若神功”，危急中以“九弧震日”反震了出去。

“九弧震日”是宋自雪的奇招。宋自雪一生精研剑法，内力未如天象、大风、雪峰等人精纯，但亦自有一套奇门异功，“九弧震日”便是以九次不同的力道，消解对方劲力，或以九次连发内力，摧枯拉朽地击毁对方元气。

方歌吟刚好连发三道力量，才稳住对方掌力，后三道劲道，扳转上风。再来三道劲气，眼看可以摧毁对方，但天龙大师何许人也，方歌吟只觉一股极大的力道反弹过来，要再不收掌，会承受不住这无终无极的压力，只好陡然收掌。

这一收掌，后三道掌力，便未能发出去。

这一下等于天龙大师与方歌吟拼和。

天龙大师哪能忍受这种战果？大喝一声，双臂粗了一倍余，手掌膨胀，双掌运满“小般若神功”之力，要摧毁方歌吟于一击。

方歌吟双掌一翻，硬接过去。

树无风而摇，草条猎猎飞晃。

天龙大师运十二成功力，矢志要将方歌吟毙之于掌下，他这两掌，无疑已拼了全力。

就在四掌眼看交击刹那，天龙大师猛觉右掌一疼，他心中大惊：天下哪有可破的技法，莫非是对方使用暗器？

这时只听“嗤”地一声，原来方歌吟拇指微屈，食指一弹，一缕指风，已打入他的掌心。

天龙大师失声道：“长空神指！”

长空神指专破内外两家、佛道二门气功，在黄山、华山之役冲，天象曾与桑书云一战，几吃大亏，“小般若神功”，也同样未能制住长空神指的攻击。

天龙大师心下一凛，但另一掌眼看就要和方歌吟手掌相碰时，在极不可能的情形之下，方歌吟手腕一翻，竟扣住了自己脉门，这一下反手奇招，使天龙大师赫然叫道：“你是东海劫余门的人？”

话未说完，手腕一麻，已被扣实，挣脱不得。原来十年前、七年前各一战，严苍茫也曾对武当大风道人一战，便曾使“反手奇招”，几令大风道长铩羽。天象看在眼里，自然警惕起来，当然对所信重的师弟天龙亦有提起。

而今方歌吟竟用两大高手的绝学，骤然间制住了他。

其实方歌吟除了“天羽奇剑”外，其余并不够精专，东海劫余门的奇技，方歌吟因知自己今后难免会与严氏交手，故是从“武学秘笈”中用心最多的；“长空神指”修习独门乃是得桑书云亲笔所传，虽未纯熟，但已精华尽得，故能以突击制得住天龙，并非奇事。

方歌吟制住天龙，天龙尚怔在当堂。方歌吟回心一想：自己初以为洛水渡中的猝击者是铁肩，贸然闯山伤不少人，又为救桑小娥，莽然闯寺，毁了

不少文物，心感歉疚，自己生命已无多日，何必多结仇怨？当下一触即收，拱手道：“承让，承让。”

天龙脸上一阵红，回头望去，只见天象大师也气得吹胡子、瞪眼睛，天龙心高气傲，自以为除“三正四奇”外，可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，而今方出少林，就在方歌吟手里折了，如何做人？他虽然狂妄自大，但并非虚伪小人，方歌吟让他，他如何不知？当下大声道：“比拳脚，你胜了！我们再比兵器！”

大凡一个成名的武林人物，有时败了比死了更难受。他明知方歌吟相让，却要比下去。他宁可反胜方歌吟一次，饶而不杀，而不愿领方歌吟的情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

习武之人最怕气馁，天龙虎胆包天，冲锋杀敌，十荡十决，这十余年来纵有人敢动少林寺，莫不是给天龙大师挑下阵来，天龙无疑已成了同门的典范：这勇气绝不能失，也不能缺。

方歌吟见天龙大师满眼红丝，心中一凛，暗忖：江湖人真的把胜败看作如此重要吗？当下道：“大师功力深厚，在下自认不及，不必再比。”

天龙大师惨笑道：“你不必再谦。适才一战，你是胜了，而今再来比兵器——”

背后已有人捎来一根担挑形状的杖棒，天龙大师“呼呼呼”舞了个风雨不透，像疯狂了一般，跌出七八步，忽又冲出三五步，但瞬间已到了方歌吟身前，方歌吟心中一凛，不知是什么路数，只听梅醒非故意示警喝道：“‘疯魔杖法’！”

就在这时，疯狂一般的杖法，已激起满地黄叶，飞起漫空黄蝶。

千点百点化作万点雨点，杖击而下。

天龙大师身形魁梧，但使起杖法，翻跃腾弹，悍捷如一头豹子。

杖声开始是“呼呼”的声音，使到用劲时，变成了“虎虎”之声，到后来招式愈急，倒成了“飕飕”之声，简直可剑可刀，排山倒海，急而凌厉。

方歌吟知无法闪避，“呛”地一声，金虹剑出鞘。

剑虹幻作金虹，“嗡”地一声，一曲而射。

“怒屈金虹”！

天龙大师一竖杖身，杖头指天，杖尾点地，这一招是“疯魔杖法”中的“砥柱中流”，“叮”地一声，剑气射中杖身，星花四溅。

星花四溅，天龙大师的棍杖已“飕”地戳刺而出，比剑犹轻、急、快。

这一招变化十分乍然。方歌吟“天羽二十四剑”中，无一招来得及自救，便猝然把剑一横，目光远扬，正是“天下最佳守招”：“海天一线”。

这简简单单的一横剑，刚好封住了天龙大师的杖尖，天龙大师断未料及方歌吟能招架得如此之快，如此之好。他自己那一招变化原是他“疯魔杖法”中的一招变式，名叫：“天龙一式”。顾名思义，天龙大师对这一式十分自负，当日他就以这一式击败当今昆仑派首席“七变飞虎”奄虎飞的。

但是方歌吟这一招“海天一线”，实为当年大侠萧秋水所悟，前为“君临天下”之强人李沉舟所创，当年血河派第一高手卫悲回，用了三百七十一招都破不了此式，天龙大师的“天龙一式”又怎能动其分毫？

就在这一愕刹那，方歌吟已反击。

他一掌拍出，掌劲无声，正是沉潜厉烈的“大漠仙掌”。

方歌吟所用的招式、武艺，如此千变万化，端是令人目不暇给，暗自心惊，但却令天龙大师萌了杀心。

非杀不可！

——此子不死，只怕自己将来在江湖上难有立足之地。

他杀心一现，即推出十二成功力的“大般若神功”。

“大漠仙掌”一旦硬接之下，本一阳刚一阴柔，正好相互克制，但天龙大师三十年苦练的“大般若神功”，绝非方歌吟三十天悟出的“大漠仙掌”所能及的，掌力交撞，方歌吟大挫。

但是方歌吟内息奇强，掌力虽挫，真力即涌出，抵住天龙大师内力之冲激。

只是在这一抵触之间，方歌吟连换内息，“海天一线”的姿势便略移，这稍稍一震之间，天龙大师的棍尖便滑过剑身，刺了进去。

天龙大师的棍杖顶端，本已贴近方歌吟咽喉，被方歌吟以剑身封住，如今稍移厘毫，杖尖袭入，其间已无可退、无可闪、无可避、无可挡。

这一招掌杖配合使用；是天龙大师的平生绝技。

这一招天龙大师苦练二十年，但却第一次使用。

他原本知道他师兄天象的武功太强，就算他能在今年争到天下八大高手之名衔，与他掌门师兄齐名，但若有一日与他这位师兄较量，还是必败无疑——所以他就私下练成这招，以“大般若神功”全力引开注意，再以“疯魔杖法”掩耳盗铃，使天龙一式之变化夺之，万一还是不成，即使这招“滑”字诀的振腕戳刺：

“天龙神刺”！

他现在把这招施在方歌吟身上，原也是非常不得已之事，但这一战他不能败——所以他只有拼上了。

辛深巷、梅醒非眼见方歌吟要糟，齐呼一声，连天象大师也吃了一惊，出家人本不应妄开杀戒，何况天象与宋自雪等毕竟也是敌友之间，如此杀伤后辈，有欠公道，但饶是天象要阻，也来不乃——

就在这时，杖当中裂为两片——

剑劈出，至天龙腕时，变成刺出——

这招极险，不但不避，反而等于是向杖尖冲去——

但杖已被剑削为二，杖力全消——

天下第一攻招：

“玉石俱焚”！

这一招是方歌吟在危急中的变招。

刹那间，化守为攻，局势遽变！天龙的断杖，已丧失了威力，方歌吟的剑尖，已如闪电般到了他的咽喉。

天龙大吼一声，闭目待死。

他喉咙的毛管一粒粒如豆子般炸起，已感觉到剑锋迫人的寒意。

但方歌吟没有刺下去。

他也在淌着汗。

他对刚才那一剑也没有把握——那一招威力远超乎他的想象。

他不知道这一剑是昔年天下第一狂杰楚人燕狂徒所创，燕狂徒一生纵横万里，名跃八表，狂放不羁，荒诞怪异，若论一身艺业，李沉舟只怕也要敬之三分，畏之七分！

方歌吟的剑尖抵住天龙大师的咽喉，自己却犹如自地狱里打了一个圈回来，汗湿青衫。

他的剑尖仍点在闭目待毙的天龙大师的咽喉上，这一剑，刺下去，还是不刺下去？

这个人，杀好，还是不杀好？

方歌吟叹了一口气，终于缓缓收了剑。

第二十八章 寄僧大阵

天龙大师感觉到寒意渐去，才睁开眼睛，眼皮俱为汗水所湿，望见模糊中的方歌吟，以清明坚定的冷冽眼神，看定自己。

自己如同死了再活回来。

方歌吟开口了，还是说：“惭愧，惭愧，大师武功高强，在下仅凭运气，勉力支持，全仗主剑，侥幸不败，实是汗颜。”

他既得胜，不骄矜、不夸妄，反而说天龙大师的好话。天龙大师低首合十。

方歌吟闪身一避。他知道少林“佛心功”非同小可，他初入江湖后，屡遭暗算，使他心中大生警惕。不过，天龙大师丝毫没有发出内劲，只铁着脸色说出了几个字。

在少林这一代的子弟，做梦都没想到骄傲、自大、不可一世的天龙大师兄，竟然也会说出这几个字。

“你不用过谦；”他说：“我服了你。”

方歌吟居然在他二十多岁的年纪，使得仅在少林掌门之下的一代高手说出了这句话。

这句话对他来说，很是重要。

方歌吟现刻在武林中的地位，已经在高峰上。

天龙大师这一句话，足可以等于替他建造这一座山的根基。

现在武林中，已无人敢瞧不起这个新任的“天羽派”掌门。

但高峰前面呢？

——还有更高的山峰吗？

天象大师硕壮如一棵长白枝开白花的大树。

他的胡子有风拂动时，好似白花一般好看。

方歌吟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胡子。

他心里突发奇想：如果天象秃顶上也有头发的话，那也一定会银白得很好看。

他暗自想着，所以怪有趣地望着天象。

天象大震怒。

有一种人，你用有趣的眼光向着他看，他都会受不了，甚至会用拳头揍你。

天象大师无疑就是这类的人。

他自小就出家，自小就被人乜着眼睛看他的光头，仿佛觉得他的光头比绣球还好玩一般。

他恨死了，所以他蓄胡子，证明了他如果能留头发，一定比谁都好看。他不是个不长毛发才剃度掩饰的秃子。

为了这股佛家所谓的“嗔念”，他有时也怀疑自己怎么如此注重俗世的眼光，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当“和尚”的资格。

然而他今天却当上了名赫八表的少林“掌门”。

这使得他更加自律、庄重起来。

这白花花的长髯，也成了他气派的特征。

而今这小子，击败了他最赏爱、倚重、栽培的师弟，居然还“怪有趣”地望着他。

他大步踏出。

长门上人轻咳一声，忽道：“大师。”

天象止步问道：“啥事？”

长门上人心念方歌吟这次击败天龙，断无好了，天象大师若出手，其人掌力，放眼武林，无人可御，而他对方歌吟营救车莹莹一事印象不恶，自己份属车占风、桑书云的至友，当然不希望方歌吟没有好下场，当下便道：“大师是少林至尊，何庸对小辈出手？”

天象没好气地瞪过去，道：“怎么？老僧不出手，你出手吗？”

长门上人一愕。心忖：自己尚远非天龙大师之敌，何必自讨没趣。眼光一转，见天象背后一列僧人，心想，与其天象出手，不如叫少林其他高手擒住方歌吟，听候发落，自己再图营救好了，当下便道：“大师又何必亲自出手？且派座下高手便得了。”

天象一愕。他座下第一高手，要算是天龙大师，现下天龙败了，又能再遣谁出阵？

严苍茫却恨方歌吟入骨，惟恐天下不乱，眼珠子一转，即刻将计就计，道：“这可是少林名动天下的‘三十六奇僧’？少林三十六僧，鬼厌神不憎，对付一个区区方歌吟，小意思而已，怎么不敢结成‘铁桶大阵’？”

此语一出，少林僧人，有鼎鼎大名的“十八铜人阵”和“达摩二十四罗汉”，又有更高一层，即是这“三十六房高僧”的“铁桶大阵”：一旦成阵，简直如天罗地网，昔年“血河派”第十二任掌门卫悲回的嫡传大弟子“血洒长街”寄尘生，就是死在三十六奇僧大阵下。

少林实力宏厚，当然还有更大的阵势，如“一百另八罗汉阵”，甚至“一千零八头陀阵”，但这些属于群殴的阵法，甚少用来对付不到十人的，更遑论用来对付一人了。阵势大大，目标愈少，反而碍手碍脚。

“少林三十六奇僧大阵”，几时被人小看过？惟方歌吟曾破过“十八罗汉阵”，闯过“二十四达摩阵”，少林引为奇耻大辱，再经严苍茫如此一激，三十六名僧人，齐步向前，迫向方歌吟。

长门上人大急，他原本想使方歌吟较为安全，却不料反被严苍茫利用，三十六僧阵一排，非死即伤，尤其少林僧人已恨方歌吟入骨，下手自然更重，长门上人正待排解，只听天象大师亮如洪钟的声音道：“拿下他来！”

三十六僧齐应道：“是！”

僧衣翻动，阵势一展便把方歌吟围在阵内，真是铁桶一般严密。

方歌吟虽出道不久，但他所历十数场战役，无不惊心动魄，机变百出，险象环生，转危为安的。长安城中，大战辛深巷、桑小娥。长安城郊，力战严浪羽、铁狼银狐。石洞中，遇奇人来自雪。画航中，战师母林雪宜。在江中、雪夜、古刹，三战异人严苍茫。又于江上打败无情公子以及假铁肩大师。中条山上怒杀邓归、滕雷、尚拍魂，打败严一重。又曾勇闯少林，山下打到山上，更曾与天下第一高手任狂交过手、对过招。现刻刚击败“三正四奇”外中原第一少壮派高手天龙大师。从隆中的勇战奋杀，到洛水力斗劫余门、恨天教的高手，至今天奋敌少林三十六僧，可谓身历奇险，阅历奇丰，加上天生聪悟的应变能力，当机立断，在江湖上早已扬名立万。

但是他一见这三十六奇阵之声势，心中仍禁不住忽忽地乱跳。

这三十六名僧人，一出手，不做什么，只向他走来。

大步走来。

这比什么都可怕。

三十六个人，一齐行近，圈子缩小。

这不仅是像个铁桶，而且像个锅子。

热锅。

而方歌吟就似热锅上的蚂蚁。

何况这锅子会缩小。

这三十六个铁一般的僧人，似乎要一出手就把方歌吟箍死、压死、挤死！

方歌吟图冲天而起。

可是他冲不上去。

压力太大了。

比苍穹的灰暗欲雪，那一种无可容身压力还要大。

那是什么样的：天愁地惨的压力？！

方歌吟在寒冬里渗出了汗。

冷汗。

他大喝一声，“长天一剑”撩出。

少林僧人稍稍一分，四人僧袍遽动，便使“长天一剑”威力全消。

当先一名僧人，双指进企，直戳方歌吟双目。

方歌吟及时一招“石破天惊”，就回了过去。

但僧人依然攻来，视若无睹，在他一左一右的两名僧人，十指骄击，一拍开他的长剑的“石破式”，一拨开他的“天惊式”。

方歌吟心下一凛，及时展开武当派内家拳的“错步连环”，一连在极小极窄的范围不下十几下争走，只听“嗤、嗤”连声，数通指风，迎脸划过，有一两根手指，几乎已戳在他眼盖上。

方歌吟闭上双目，心道好险，要不是自己错步连环，只怕避得了一指，也避不开两指。

原来这“三十六奇僧大阵”，不但令敌人无还手之力，就连出击，也令人神眩目迷，应变不及，适才变指夺目，吸住了方歌吟全神贯注，真正杀手，还是绕过方歌吟视线外的几指骈点。

方歌吟险险避过，但掌风又到，方歌吟一招“怒剑狂花”扫了出去，却又为僧人所牵制，交手不到十招，已遇到了七次奇险。

到了第二十招时，方歌吟已遇十六次险死还生，到最后全仗“天羽奇剑”的奇险变招，始能绝处逢生。

在圈里方歌吟感受的压力当然是大，几乎不能移展寸步，但在圈外的梅醒非、辛深巷、严浪羽，甚至长门上人、严苍茫，无不感觉到这满布天地间的煞气与压力，奇巨无待，连呼吸都为之急促起来。

方歌吟还能不能支撑下去？——这三十六奇僧大阵，昔日曾以此一阵困死长白山掌门海大公、观澜派掌门荣锦衣、衡山派掌门全正渊，然而方歌吟出道未及一年，能活出此阵吗？

连方歌吟都感觉到自己这次的无望。

他甚至不能中掌，一旦被击中一掌，则等于受三十六名僧人同击，非死不可。

他感觉到压力愈来愈重，自己的手臂，也抬不起来，双腿也逐渐麻痹。

可是他要拼。——桑小娥不能落发！桑小娥不能为他削发！他不能让桑小娥出家为尼！

他宁可死——死也要先见到桑小娥，死也要闯出此阵去！

他大喝一声，施出“天羽二十四剑”中，威力杀气最大的一招：“血踪万里”。

“血踪万里”是宋自雪少时目睹天下英豪围剿卫悲回时，这血河派第十二任掌门屡冲屡杀，所向披靡，有感而创的，杀戮之盛，直从剑气中迫人而至，这一剑划出，“铁桶大阵”登时有了缺口。

方歌吟挺剑便闯，但就在这刹那间——就在这瞬息间，缺口已然不见。

方歌吟持剑闯了过去，心却往下沉——他冲到那缺口时，缺口已给僧人封住，他等于是向刀山火海冲去一样：七八只注满内力的手，和着十余双讥诮冷锐的眼神打了过来。

这“铁桶大阵”，没有缺口——就算有破绽，当你发现时，缺口已然缝合，你闯过去，只有送死。

但方歌吟已闯了过去。

就在这刹那间，他把心一横。

把剑也一横。

剑尖远挑对方无边处，目光也望向无尽处。

“天下最佳守式”：海天一线。

可是“海天一线”纵守得住别人攻来的招式，能不能守得稳三十六对浑厚的掌力呢？

方歌吟不知道。

他只有拿生命去一试。

——也许生命里不只是该帮有把握的事，没把握的事，也该去一试；这正如生命里不尽是做别人认为对的事一样。

如果是一双手，方歌吟这一招，当然守得住。

如果是十只手，方歌吟这一守，以精湛内力论，仍然吃得住但此刻是三十六双手，二十六个高手的全力施为。

“海天一线？依然稳得住，但却被带动了——带移了一点点、一些些、一微微，但情况立即完全不一样了。

武功招式，本就分毫不得偏差；偏差毫厘，失之千里，生命悬于一线的事。

也许因为武林人每一时刻，都可能面临死亡，所以他们更珍惜生命，更加顾全每一技节每一小处的偏差与失误。

“海天一线”被三十六人的掌力稍为带动——这“最佳守势”全失。

要不是三十六双手掌全力在甩脱“海天一线”的粘字诀上，方歌吟早要连中数十掌。

方歌吟把心一狠。招势突变，“玉石俱焚”！

天下最佳攻招。

本来一守一攻之间，变换瞬间，这三十六名高僧，至少可以击中方歌吟逾三百下，但“玉石俱焚”招式未出，声势已起，众人来不及反击，无可抵御，只有纷纷退避。

“玉石俱焚”，无可争锋。

虽然僧人退避，阵势不乱。

“铁桶大阵”依然未消散。

“铁桶大阵”，仍如铁桶般慎密。

排山倒海的压力，待方歌吟一招“王石俱焚”消散时，又再回复。

方歌吟一咬牙，使出一招他向来未用过的招式：

“老牛破车”！

天下最佳慢招。

这招在这时候，有什么意义，方歌吟不知道。

但做人不一定要知道的事才做，有时候也该做不知道的事儿。

方歌吟使出这一招，后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天象大师心中踌躇满志，正在得意自己少林人才辈出，这样一个大阵，他心中想，只怕连卫悲回再生，也未必破得了

——任狂破不破得了？

他觉得对这后生小辈用这大阵，简直是杀鸡用牛刀，……就在凝结了一般，随时决定生死的关头，局势速然缓慢了下来。

天象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：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那小子似发羊癫一般，手舞足蹈，徐步缓手地跳起舞来，而围住他的三十六僧，开始时候脸部都是极端可笑、惊奇、不信、忍俊的神情，但不过片刻，人人目光迟滞、疑惑，甚至如痴如醉，行动了都慢了起来，居然也缓慢地舞动起来。

天象大师啼笑皆非，又勃然大怒，正要喝止，但觉自己声音缓慢，遥不可及，他毕竟是有道高僧，忙敛定心神，正意宁息，一下子又清明过来。

三十六僧已被带动，舒缓无力，如痴似狂。这天下最佳慢招，原为当年“权力帮”第一高手赵师容所创，她是舞俑能手，才气横溢。少林的阵式，确能抵挡住任何招式，这点无人可破，但“老牛破车”却摄住了他们的心神，使到“铁桶大阵”不能如常运行，这就与“海天一线”本不能破，但为众人力量所移；以及“玉石俱焚”势无可樱，但“铁桶大阵”只避不接，所以方歌吟还是冲不出去的道理一样。

三十六僧招法尽慢，严苍茫邪心邪道，反不受影响纳闷忖道：莫非这小子会妖法……。

就在这时，白光一闪，快若惊虹，出招前全无半点征兆，两名僧人闷哼踏地，方歌吟已闯出阵来。

原来方歌吟趁慢之间，突然使出“天下最佳快招”：“闪电惊虹”来，这一快一慢之间，少林僧人怎受得了，当下被方歌吟破阵而出。

那两名僧人受伤得以不死，这是方歌吟连人带剑逸出时，剑下留了情，否则就要身首异处，焉有命在？

局势急述直下，严苍茫、天象大师也愕在当场。

方歌吟连战三场，俱是苦斗、力拼、恶战，但三场连胜，赢得令人不得不心服。

单打独斗，方歌吟战胜了天龙大师；群殴闯关，方歌吟克服了“铁桶大阵”。无论哪一方面，方歌吟现刻的功力，已直追“三正四奇”，不遑于后。

天象大师大步跨出。

长门上人没有拦，他知道自己拦阻不住。

天象根根白胡，倒竖而起，道：“你究竟是哪一宗哪一派哪一门的？”

方歌吟摘下长剑，道：“天羽门下，一名弟子而已。”

天象怒道：“天羽门下，没有人才！”

梅醒非冷笑加了一句：“来自雪也不是人才吗？”

辛深巷补加了一句：“昔年大师大战宋大侠，历三百回合，未分胜负……”

他笑了一笑，调侃道：“除非大师不把自己当作是个人才，那我就无话可说了。”

天象哑然，他素倨傲、自恃，但昔年华山一战，对宋自雪倒是惺惺相惜，他再傲慢，也不能违心说话，于咳一声道：“宋施主剑术精奇，老袖佩服得很；但天羽剑法，老袖有缘数会，几曾有这般邪道魔招？只怕宋施主在世，也不以为然。”

宋自雪已逝一事，现早已传遍江湖；但天象大师为人刚直不阿，而今挑上方歌吟，毕竟是为雪少林之辱，并非乘人之危，趁其师歿而侮之的事，天象是绝不肯为的。

辛深巷语锋伶俐，打趣道：“哪一门那一派？如果无门无派，却败了天龙，闯过大阵，少林……岂不更没……没那个面子么？”

天象大怒，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在老袖面前撒野？”

辛深巷笑道：“在下辛深巷，长空帮白旗堂主。”

天象大师冷笑道：“你的礼貌是桑老儿调教的吗？”

辛深巷笑答：“桑帮主生平只教人礼仪，但不对无礼之人多礼。”

天象怒叱，连白眉都根根竖起：“你敢骂我无礼？”

辛深巷晒然：“是大师自己承认，在下可没那么说。”

天象大师怒道，双目似凸出来一般暴瞪，猛喝一声，长身而起，飞袭辛深巷。

他只想掴辛深巷一记耳光，并无杀意。

就在他掠起同时，金虹一闪，拦在他面前。

天象理也不理，冷哼一声，伸手一抓。

他出手若电，金虹剑已被他抓在手里。

他随手一拗，以本身精通少林内功，纵是碗口粗铁，也给他一拗就断。

但他这一拗，剑变成弧形，却未断。

剑“嗡”地一声，剑寒迫人。

而且剑气一道挑起一道，连续迫来。

天象大师心下一凛，立即松手，身形一沉，落下地来，气得僧袍无风自动，全身骨骼，啪啪作响。

他贵为少林掌教，武林泰斗，几时为人如此生气过？又几曾如此给一个年轻小辈迫落于地？这下杀机大现，怒到极点，下手不再容情。

第二十九章 勇战天象

天象怒，方歌吟心中更惊。

他刚才用剑一拦，是“天羽二十四式”中的“阴分阳晓”，但天象大师随手一抓，立刻抓住玉剑，他自己立即使“九弧震日”神功，天象随手一放，立把劲力卸去，简直到了收发自如，无瑕可击的地步。

方歌吟知是劲敌。三十六僧见方丈出手，“铁桶大阵”既有两人负创，已无法运作，便即包围全场，以防有人抢车逃走。

这下可绝了严苍茫心中所怀的鬼胎。

他本来在想惹起混战，自己则夺得血河车逃去，但少林僧人对他劣迹早有所闻，对他特别注意，三十六僧之中，至少有十六各僧人是盯着他，他要刹时瞬间击倒众人，夺得血河车，谈何容易？万一激怒天象大师，那就麻烦大了！

当下大家按兵不动。

天象却已怒极，胡须根根倒竖而起，僧衣如铁，无风自鼓，双目暴瞪，神光如电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拍出双掌。

方歌吟自恃功力猛进，双臂一展；硬接两掌。

然后他就飞了出去。像断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。

飞了好一会，然后“砰”地倒撞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。

“劈啪”一声，树干中断，树轰然而倒。

方歌吟又奇迹一般站了起来。

他嘴角有血溢出。

天象大师擦了擦眼睛，好像不相信他所看到的是事实。

然而的确是事实。

他以十成功力，并以少林名震天下的“大般若神功”击出，他这一掌，当年九疑山“巨灵神”阎缺、女真族第一高手满奎都接不下，但这少年居然接下了。

这少年居然接得下。

天象大师心中不禁也暗暗佩服。

要不是为了少林，此刻他就已经心软了——他也是个极重才爱才的人。

可是为了少林声誉，他一定要战下去。他是身不由己。

——其实由己不由己，只在一念而已，大丈夫说做就做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庸人自然有很多顾虑，也自然有很多藉口。

——只是天下间，有几个能真正称得上“大丈夫”的？

不管天象大师是不是，他都只有打下去一途。

他的僧袍就似一块铁般地罩打了下去。

那树头被打得一团稀烂——方歌吟早已闪开，而且趁机一剑就递刺了过去。

天象猛地回身，神目一盛。

方歌吟立时收剑，那一剑刺不下去。

刺下去也没有用，一定刺不中的。

就在方歌吟收剑的瞬间，他已后悔。

他是被天象的气势所压倒，以为他那一剑必不能奏效，其实是错的。他那一剑或许能命中，或许不能，但他不能因天象瞪了一眼而收招。声势已失，

便不用再打下去了。

他立即再出剑。

就在他剑势一敛，第二次剑芒未露时，天象便已出手。

他一出掌，四周白茫茫一片。

方歌吟罩在白茫茫的掌劲中。

严苍茫为之动容，心忖：十年之约，对手著是天象，八成讨不了好，以现今功力论，天象比七年前犹有激进，掌力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白茫茫的掌劲中，犹有一点金虹闪动。

金虹虽渺，但始终不灭。

方歌吟以“天羽二十四式”及奇宗异学，与天象已大战一百七十余招。

少林僧人及群豪都为之动容，区区一个初崛武林的少年，居然可以在武林巨宗泰斗天象大师的“大般若神功”下走得过百数十招，简直是耸人听闻。

只有方歌吟心里知道，天象大师确实和天龙大师有天渊之别。

“天象大师所使的武功只有一样：“大般若神功”，但比起天龙大师各种武功加起来的十倍都难应付得多。

僧袍虎虎，天地苍穹，好像都尽灰黯，尽为天象衣袖所罩，方歌吟就似袖里的蚤子，无论怎么跳脱，都没有办法逃出这天网恢恢。。

天象高大若神。

方歌吟想使“老牛破车”，但根本没有机会让他慢下来使招自从那一剑发而即收，收又再发，便先机尽失，一直扳不过来。

施展“老牛破车”，至少要有一顿的机会功夫，但天象大师一人的招数，竟比三十六僧人加起来都还严密，方歌吟根本无法可施。

天象大师咄咄迫人，方歌吟在他双掌白茫茫的罡气下，犹如风卷残叶，激瀑孤舟，只求挣扎苟延而已。

僧袍卷住金虹剑。

方歌吟只觉有一股大力，自己被带得往天象大师的手掌跌去。

他运劲于金虹之中：嘶丝一声，居然割断了天象大师的袍袖。

这下出乎人意料之外；当然还是因为方歌吟得自“百日毒龙丸”的功力，更主要原因，还是金虹剑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利器，天象虽功力丰厚，但仍无法抵受得了这断金碎玉的宝剑割削，“咻”！崩然而断。

这一断，令天象大师登时无法下台；不会看的人，还以为他落败以致遭方歌吟割去一截袖子。

天象怒极，满脸涨红，银胡倒竖，全身骨骼，啪啪作响，竟然拍出了“龙象般若禅功”。

只见一道白茫茫隐带紫气的罡气，直撞方歌吟。

严苍茫脸色倏然大变：“大般若禅功”练至六层之后，再转为“大般若神功”，练到了第十二层境界之后，合起来方才练得成的“龙象般若禅功”。

听说“龙象般若禅功”的功力，共十八层，练至高峰每掌轻出，俱有一龙一象的功力，而且刚大无匹，人说要练成“龙虎般若禅功”，非要三十年功力不可，那是因为一般人在有生之年，历尽艰辛，能练六重境界的“大般若神功”，已然不易，进而练成“大般若神功”的六至十二层，更是困难，至于练到“龙象般若禅功”，除非有一百五十年以上苦练无辍，妙悟精专苦习的时机际会。

但天象大师居然练成了！

“龙象般若禅功”一出，方歌吟几乎窒息。

天象大师因羞愤，再无爱才之心，下手极重，一触必杀。

方歌吟大喝，送出“玉石俱焚”。

天象猛喝了一声。

佛门“狮子吼”。

方歌吟乍然一震，“玉石俱焚”的杀气与锐气全失，这“天下最佳攻招”便打不出去了。

“龙象般若禅功”的罡气涌到，方歌吟以“海天一线”，勉力一守，稳住。

此刻的他，犹如千钧重担，压在一条丝线上，随时可能崩断。

天象大师的“龙象般若禅功”，竟然也破不了“海天一线”的守势：天象大师脸色铁青，心想是你自己找死，怨不得我，当下以“龙象般若禅功”运于右手，牵制住方歌吟“海天一线”的剑势，左手暗蓄“大般若神功”，徐徐拍击过去。

“龙象般若禅功”练成，天象大师一直未肯施用过，他本是旨在十年一度争霸战时，突然施展绝招，用以镇压全场，而今却为这无名小子用上了，让严苍茫等人亲眼瞧见，真恨不得杀了方歌吟方能泄愤。

天象大师左掌贴近，方歌吟如同锤撞钟鸣，掌离得愈近，胸腔愈痛，身子无法挪移。“海天一线”的守势一毁，在“龙象般若禅功”掌力范围下，只有死得更快。

方歌吟出道以来，大小战役，莫不凶险，但今日一战，方歌吟真正遇上内力如此浑厚、简直莫可匹御的大敌。

天象左掌离方歌吟尚有一尺之遥，方歌吟嘴角已淌出了鲜血。

他的剑路被天象大师的“龙象般若禅功”所压制，不能动弹分毫，全身则在天象大师“大般若神功”笼罩之下，激荡震挫，如一张被拉紧又拉满的弦，张到了极点，便要崩断……

一不能崩断。一断，就见不着桑小娥。

一旦想到这时，他真气自丹田涌出，“百日十龙丸”的功力源源而增，他突然变招。

就在他变招的同时，“龙象般若禅功”、“大般若神功”的功力齐吐，“砰”地打在原先站立的所在，轰然激起一道一丈七尺高的泥柱。

然而一道白芒飞出。

“闪电惊虹”！

在方歌吟这种情形之下，任何变招，都只有死路一条。

就似一间固宅，为山石所封，一旦基柱折毁，里面的人尚未冲出，必已为山石所埋。

只是“闪电惊虹”委实太快了。

快得简直不是“变招”。

甚至不是招式。

方歌吟连人带剑，“飞”了出来。

然后他半空连接十三个翻身，落下地时，脸若紫金，摇摇欲坠，以剑支地。

他借天象大师的两道内劲掠出，毕竟还是被掌风微扫中。

些微扫中就够了。要不是方歌吟有“百日十龙丸”的功力护体，恐怕已

重伤身死。

但天象大师的肩膊，居然也有一滩血渍。

“闪电惊虹”为天下第一快招，就连天象，也没来得及躲得开去。

他以浑厚无比的护身罡气，震歪了剑势：方歌吟被激撞斜飞而出，可是他膊头竟依然着了一剑。

天象怒不可遏。回身大喝，打出一掌。

他离方歌吟还有二丈远，这一掌打出，远距离下，力道丝毫不灭。

天象大师十指抓住车沿，呼地一扳，白灰灰的巨影，荡了上去。

方歌吟情知天象上得了来，自己就得下去，他为见桑小娥，便不顾一切，一剑“旭日初升”，递了过去。

天象初入血河车，足未沾地，他数十年来，从未上过血河车，今日得偿所愿，心里大是振奋，但一登血车，血气翻腾，红光冲激，与他生平修性见佛，大是不调，一怔之下，突有旭日一般的虹芒，迎脸袭至。

这下他心气冲激，目为之眩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招架是好，他毕竟是一大宗师，当机立断，猛吸一口气，呼地倒飞出去，落在雪地上。

只听“嘯”地一声，一人已擦身而过，严苍茫已赶过了他。

天象大师怒极，心想：这次可丢尽了脸，一招就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逼了下来，以后传了出去，不是叫人笑话？于是连严苍茫都恨了起来。

这下严苍茫可追上了血河车，心里狂喜，一手抓住车沿，拖走了十余丈，猛一吸气，藉力纵上，却乍见一道金芒，迎脸斩到。

他如此掠上，等于是向金虹剑扑去而已。

现下方歌吟的功力，只可说仅逊“三正四奇”等一筹而已，彼此武功已相差不远，方歌吟居高临下，适时一斩，严苍茫转杖一拦，“叮”地一声，“啪”地星花溅飞，严苍茫也被击落在雪地上。

严苍茫一落地，天象大师又掠过了他。

严苍茫生恐血河车为天象所夺，踉跄几步，奋力追去。

天象发力在先，不一会又接近血河车之后。

他暗暗蓄力，不图即掠车中，而是聚“龙象般若神功”之力，想在上车刹那，先行击倒方歌吟再说。

严苍茫因落后数步，始终未能追上，见天象如此接近血河车，又不跃上，定成竹在胸，他怕血河车上的武功、宝物为人所得，当下不顾一切，一杖撞击。

天象直想扑杀方歌吟，猛觉背后有急风迭起，猛一坐身，直踩得深陷入雪地之中，“砰”地一声，脑后仍被杖端撞中一下，痛得鼻涕眼泪齐流，金星直冒，脑勺子肿起一个大瘤。

天象怒骂：“你——”

严苍茫见暗算不成，知天象厉害，一面追奔，一面笑道：“大和尚，你脑袋光光，肿个瘤子，才更合衬。”

他是随口说说，便在爱美至极的天象听来，大受刺激，他平素极是爱美，常在镜前修剪长髯，而今脑后肿个大瘤，又偏无人证明他是被严苍茫暗算，搞不好江湖上还会传言他是为方歌吟这无名小卒所伤，那还了得！成何体统？！

方歌吟倒纵而出。

内力激荡，一冲之下，方歌吟被弹离丈远。

方歌吟飞掠而出，竟落在血河车上。

众人意想不到，一时怔住，方歌吟叱喝，啪地一鞭，八马齐奔。

这八匹马似有灵性，对方歌吟极为驯服，八马奔将起来，那些僧人哪里拦阻得住？只见血影如山，血车已驶了出去。

天象大师、严苍茫等都吆喝起来，一行人拼命追去。

方歌吟中掌负伤，情知若不一鼓作气，闯出这里，再被缠上，只怕永生见不着桑小娥了。当下不顾一切，策马加鞭，那八匹马本就喜驰骋狂奔，呼啸之下，两旁景物，模糊一片，快得只剩下一道血影。

三十六僧起先是受伤的两人，渐赶不上，后来三十四僧人都功力较低，逐渐落后，严浪羽的马，虽是上选，却又哪里比得上血河神马？

又追了一段路，早已下了清凉山，方歌吟本来是经五台山，取道龙泉关，过长城以人恒山，但而今却变成直奔雁门、掠阴山，直投“塞北第一山”：恒山。

这追奔之下，很快的连长门上人，癫证神僧也气喘吁吁，加上本身对血河车并不十分着紧，所以也落后下去了。

梅醒非的轻功，甚是了得，辛深巷也是以轻功称著，两人居然仍跟得上，但久持下去，内力上便不如天象大师与严苍茫两人。

严苍茫与天象，一左一右，内力浑厚，居然一直贴近车后，只差三丈，便已赶上。

方歌吟心中大急，只好催鞭，眼前景物飞闪，已来到一片丛树林边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天象与严苍茫又拉近了一丈距离，两人竟似比赛轻功、内力、毅力一般，不相上下，不遑多让。

严苍茫心里，其实是暗暗打算，这老和尚刚刚才力战过方歌吟，又上了花甲年龄，居然还如此挺得住，要不是才激战一场，今番要赶上他的脚程，只怕难矣。

天象大师心里也是暗凛：严苍茫的内息，调匀得十分快讯，当然不是正道功力，但自成一家，而且此人以招式怪异冠绝天下，自己是内功见长，而今居然与自己并肩而行，天象心中暗叫：惭愧！

严苍茫眼见雁门关将近，心想一出长城，难有把握，略一犹疑。脚下却丝毫未停，伸手一扬，打出一道花炮，“砰”地在半空炸亮。

这花炮在半空一层又一层，在夜空中爆亮，到了最后一层，完全是纯黑色的，但又与黑夜的色泽完全不一样，黑而发亮，像激动的黑色小河，在黑穹里炸出磷光支流无数。

严苍茫打出旗号，心中大安，就只那么一迟滞间，却见天象已扑上了血河车。

他心里恨极，急起直追；但这痛得一痛，恨得一恨之间，血河车的距离又拉丁十余丈远。

方歌吟猛回头，见严苍茫已近咫尺，满脸是狰狞的笑容，因屏着一口呼吸追赶，无法启口说话，而天象大师反远远落在后头，梅醒非、辛深巷二人，则在更远，不知怎么的，心里有一种想法：宁愿让天象大师抢上血河车，都不愿让严苍茫这种人夺得此车。

就在这片刻间，严苍茫已猛提一口真气，掠了上来。

方歌吟回身迎上，一招“漫天风雪”，发了过去。

严苍茫半空接得一剑，血车已奔过原地，严苍茫已落在雪地上。

但是严苍茫这次早有准备，并不在于一下即冲上血河车，所以足一沾雪地，借势一弹，斜飞丈远，又投入血河车中。

方歌吟本以为已击落严苍茫，可换得一时之安，谁料眼角又瞥见严苍茫掠至，忙中已来不及迎击，随手一曲金虹，弹出“怒屈神剑”一招。

严苍茫攻其无备，以为这次满可以抢上血河车，只要脚踏实地，便不畏方歌吟，一面促车疾驰，一面把他击杀于车中，不料方歌吟出招于半空，剑锋犹在五尺开外，剑气已然袭至。

严苍茫毕竟是当世少见的高手，突然全身抖动，几乎在眨眼间可颤动七八十次，金虹虽袭中严苍茫，但“噗”一声，如中朽木。

但在这抖动之间，严苍茫落下的身形稍挫，血河车又已掠出原地，严苍茫仅差分毫，便不是落在车中，而是落在雪地上。

可是严苍茫脚方沾地，“标”地一声，急弹而出，一手挽住车沿，一扳一按，又登上车来。

方歌吟已加防范，一仰身，头顶触地，反剑自胸前向后挑出，正是“倒挂金帘”。

严苍茫突然一杖打出，砰地与金虹剑撞个星人四溅，两人俱震得退了半步，方歌吟是跌在马上，严苍茫却落下车来。

可是严苍茫应变奇速，藉势一溜，竟潜入车腹之中，然后如游鱼一般，翻上车边，自车身进入，待方歌吟发现时，已经迟了。

严苍茫桀桀一笑，正要出手，突有一道强劲自车后袭来，严苍茫猝不及防，硬接一记，被一股大力震落下车来。

出掌的人是天象大师。他十分得意，觉得已报一杖之仇，但因全力急奔，不能开口说话，便哈哈一笑，以示讥诮。

严苍茫被迫落车，前功尽废，心中懊恼，一面急起直追，但天象大师早已超前，接近车后，他情急生智，嚷道：“喂，老和尚，你光取笑不敢说话吗？”

天象大怒，心忖：你敢说话我还怕你吗？当下叱道：“鼠辈，你才下敢。”

才说得六个字，严苍茫便已追上了他，与他并排，血河车却已拉远三丈。

天象恍然大悟，暗骂自己不小心上了当，严苍茫是东海劫余门的领袖，以狡诈奇诡称著，他说话大可用腹语，自己泄真气说话，岂不是中了他的计？

当下气得想破口大骂，但又强自忍住，两人而今并齐而追，两人气力宏长，不知已追了多少时候，眼前已是蜿蜒苍古的长城城堞，景物越来越苍凉，两人离血河车约五尺之遥。

这时两人都想登车，但又戒备于对方，天象终于忍不住，先拍出一掌，严苍茫避过，还了一杖，天象挡住，血河车却藉此又拉远了一些距离。

两人打打追追，追追打打，互相牵制，加上车上的方歌吟，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局面，但天象大师的真力充沛，始终能紧追不舍，严苍茫却因运功方式奇特，身法变化繁复，所以也一直能跟得上。

这追追逃逃间，终于到了雁门关口。

第三十章 指掌双绝

雁门关原名西医关，汉置于山顶。两山夹峙，形势险要，古来俱为重要关隘，与偏头、宁岁要称山西三关，亦为“外三关”——

这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一车三人迫近雁门关时，心里俱是一震，似要在这里必须要有个了断似的。

这时路险狭隘，车马颠簸，天象、严苍茫仗着武功，反而易行，两人同时扑向车上。

两人因恐对方抢登，也同时攻向对方一掌，另一掌一杖，却攻向方歌吟。

方歌吟“惊天动地”，勉强守住两大高手合击，但严苍茫和天象，反被两人掌力互相迫住，往地上落去。

两人均知如此追赶下去，没有了期，于是不约而同把心一横，不管对方，全力登车。

这一下，两人没有互击，都决定先把血河车截下再说，方歌吟一连串急攻，但两大高手非同小可，方歌吟以一敌二，便逼之不下，两人也未能登车，却在车两旁的小小立足点上，对方歌吟展开攻击。

山路崎岖，在不平、震荡之下，方歌吟勉力反击，大感艰难，眼见两人只要再进一步，就入车中，方歌吟心中暗叫——不好。

就在这时，突来两道急风，来自天象与严苍茫背后。

两大高手乍然遇袭，都是临危不乱，接了下来，方歌吟趁机一招“开天辟地”，把两人又逼落下马车。

方歌吟吁得一口气，这时旭日初升，竟已激战、追逐、御敌了一夜。

未来会怎样？——方歌吟不敢想，也不能想。

天象大师、严苍茫被逼落车下，才知道是梅醒非、辛深巷的出手。

这时马车已慢了下来，山路越来越窄，梅醒非、辛深巷等趁机追到，而后面也隐约可见，随着车痕追来的天龙大师等人。

这时四人并列，一面追逐，又相互攻击。

如此追打，眼前已是雁门关口。

突然黑影一闪，八马人立，竟然刹住。

只见来人出掌无声，双手急而迅快地在八匹马眼前一阵急晃，八马竟不敢冒进，登时止足。

方歌吟大吃一惊，只见来人黑眉粗目，髭虬满脸，深沉冷傲，披风黑衣，便是“大漠仙掌”车占风！

严苍茫一见，心中吃了一大惊，怎么今天“三正四奇”，都会聚于此地了！看来今天要夺血河车，可要大费周章了。他虽遇强敌，心里还是盘算着如何抢夺血河车一事。

方歌吟见是车占风阻拦，未敢造次，肃然叫道：“车前辈。”

车占风抬头一望，见是口角溢血的方歌吟，倒是出乎意料之外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是你？”

天象大师与车占风本私交甚笃，在华山、黄山两役中，车占风始终未与天象大师交过手，天象见车占风拦住马车，大喜过望，道：“老车，截下这小子，我来对付严老怪。”

严苍茫知车占风疾恶如仇，素不喜自己，二十年前黄山之战，自己与之打个五百回合，未分轩轻，十年前虽换上了雪峰神尼，但自己在一旁观战，

其“大漠仙掌”，与中原绝大多数掌劲迥异，而且另辟蹊径，是个极难惹的人物，当下闪身至方歌吟处，低声道：“点子扎手，我们应并肩作战。”旋又呼道：“嘿嘿，我与这位方少侠是一道的，你们要单打，还是群殴……。”

岂知方歌吟毫不领情，道：“我跟你岂是一道？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我宁死也不跟你一道。”

车占风久经风霜，思路何等敏锐，目光更是锐利，稍加留意一下，便看出了情势，大是为难，天象见之脸有难色，以为他也有意抢夺血河车，当下冷哼一声，脸色一沉，正待发话，忽然“飕、飕、飕”三声，三道蜻蜓似的纤细急影，投入场中，正是“翰海青凤”旷湘霞，以及爱女车晶晶、车莹莹。

车晶晶一双妙目，仍瞟向方歌吟；车莹莹却红云映照，连眼皮儿也不敢抬起。

旷湘霞一袭鲜亮红衣，黑色大披风，身材高大但曲线曼妙，她性子直，即道：“我看这姓方的不是坏人，不能杀他。”

天象气得哇哇乱叫，跺足道：“好哇！原来你们是一道的！”

车占风急欲分辨，天象已不及听，呼喊道：“天龙，你替我掠阵，我先取下这小子再说。”

说着，飞身而上。

方歌吟已在清凉山上，与天象一战，知不能敌，而今又被他缠上，甚觉无奈。这时八马已被车占风拦在前路，方歌吟不敢冒犯：严苍茫见车占风的立场显然跟天象又违，心中暗喜。他欲夺得血河车，自然是希望场面愈乱愈好。

这时天龙大师与三十六僧等均已赶到，严浪羽及一干闻风而至的武林人物，也陆续赶来。

为了一部血河车，雁门关前登时热闹了起来。

有人明知少林寺天象大师、东海劫余岛严苍茫、大漠派车占风等绝世高手在此，断讨不了好，但因想目睹这一世间宝物，又想趁虚占点便宜，所以还是不顾一切，赶了过来，凑凑热闹。

天象一上车，双掌一吐，白茫茫的罡气涌出，方歌吟受伤之身，哪接得下？不一会便已败象毕露。

但方歌吟与天象斗了约莫一盏茶时间，武林中人都认得天象，知其誉满江湖，但这无名少年居然与之一斗数十回合，纷纷诧异不已，走问此人为谁，口里窃窃私语，心中暗自羡慕。

这下为了挽回声誉，天象更加拼命，又打出了“龙象般若禅功”。

要是别种掌力，方歌吟仗着“百日十龙丸”神功，尚可支持，但遇上这纯正青华的少林正宗，便无法可施，增强内息也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般的攻势，就在这时，破空忽传来“嘶嘶”之声。

严苍茫的脸色倏然变了。

天象大师蓦然色变。

连车占风也变了神情。

破空“嘶嘶”之声，划碎了天象大师浑厚刚宏、无暇可袭、白茫茫一片的内劲，直直地射了进去。

天象大喝，收掌、翻身，落于车前，单掌提胸，目光精闪，白须飘飘，不像出家人，而像一位持戈攻城的大将军。他扬声喝问：“长空神指？！”

只听一人淡淡笑道：“正是桑书云。”

青衫一闪，一人飘然而落，拍拍方歌吟肩膊，深深的眼神望着他，温厚地道：“一路辛苦了。”

方歌吟苦战多时，乍听到这温暖的声音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桑书云转向天象大师，洒然笑问：“七年一别，大师可好？”

天象大师铁青着脸，他看出方歌吟与桑书云关系非浅，冷哼道：“托桑帮主的洪福，老袖没死，等得及桑帮主叫人到敝寺来闹事。”

桑书云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敝帮良莠不齐，管教无方，请大师见谅，三日内在下定必严惩误闯宝寺者，拜山致歉。”

天象大师冷笑道：“道歉不必，只要现在桑帮主闪过一旁，莫要庇护恶徒，老袖就感激不浅了。”

原来昔年华山一役，桑书云对上的就是“三正”中的天象大师，两人打得平分秋色，惟天象大师气量甚狭，故有“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”之概。后来黄山之役，桑书云对决的是严苍茫，也是打得半斤八两，严苍茫恰好也是胸襟浅隘，所以也记仇记恨。

桑书云本性豁达，倒无所谓。

他“哦”了一声说：“他是凶徒吗？请问他哪里凶？哪里恶？”

天象怒道：“你还要卫护他？！他从少林山下，直打到山上，闯入寺中，甚至打入殿中，好不容易擒得了他，还给他伤了天音、铁肩等人，你们又将他救走，是什么意思，你说……。”

天象一口怒气，忿然说到这里，却猛发觉自己如此说话，等于暴露了少林这次奇耻大辱，回首望去，只见三十六僧等神情甚是尴尬，群豪在不远处窃窃私语，大多数人用惊羨或敬佩的眼光望向方歌吟，心想少林数百年来严然不可犯，谁敢乱闯？如今这少年出入自如，又出自方丈之口，哪会有错？反而佩服起来了。其中站得最近的，是车晶晶、车莹莹两姊妹，目中也充满了好奇与仰慕。

天象大师此怒非同小可，他不知道这两个女孩子是车占风的女儿，心中很是不忿，双袖一激，两股狂飚，袭向车晶晶、车莹莹，自身却扑向方歌吟。

天象大师是一代宗师身份，自然不至于会对两个小女孩子下毒手，他虽年长，但性格冲动刚拗，那两股袖风，不过想震退这两名无知小女孩而已，并无恶念。可是他这一动手，车占风家庭观念奇强，倏然变色，翰海青凤又是护短出名的，哪里按捺得住？

旷湘霞双手一展，格过天象大师的袖风，“飚”地一声，两指骄使，点刺天象喉核。

天象大师见旷湘霞扑来，心中暗暗叫苦，原来旷湘霞男儿气概，又刁泼豁达，人美招辣，天象毕竟是出家人，见一妇道人家如此拨打过来，实在成何体统？只得退避，“噗”地又跌下车去。

这时这些好事的群豪莫不失笑，都说少林平日威风八面，今日却教人一再折辱，连少林方丈也气得直跺脚，简直大快人心。

天象涨红了脸，似斗败了的公鸡，指着车占风骂道：“老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——？”

车占风知道再解释也没用，这和尚的火爆脾气他是知道的，当下冷冷地道：“谁叫你先对小辈动手？”

天象气得哇哇叫：“你这是摆明了和我过不去？”

若论交谊，车占风对桑书云实在深挚得多了，而且对方歌吟也渐有好感，

当下便来个相应不理。

严苍茫知余众不足畏，难应付的是车占风显然是站在桑书云与方歌吟这边，自己非得与天象、天龙等合一不可，当下说：“我说大方丈，这些人是一伙的，吃定了咱们了。”

天象气得胡子直翘，虎跳上前，要攻击方歌吟，桑书云一拦，天象大师一出手，“大般若神功”推出。

只见一道白茫茫罡气，直罩桑书云，桑书云吃了一惊，忙凝神以对，围观的人都纷纷大是兴奋，交头接耳道：“打起来了！打起来了！”

以“长空神指”桑书云及少林方丈天象大师两人名声、地位、势力、武功而论，确实是当世一场罕见的激战，当然令人引颈以待。

只见白气迷茫青衣飘动，愈到后来，白茫愈盛，青影更稀。

天象大师虽先曾与方歌吟力拼一场，又再长途追逐，与严苍茫等交手，但老而弥坚，他的内力却是愈打愈盛。

桑书云开始是以小巧功夫腾、挪、纵、跃、避、闪、却、脱等，但越打下去，越无退身余地，情知这老禅师武功非同小可，再躲闪下去，只要挨上一掌，便吃不消，所以双掌一展，也拍了回去。

人道桑书云轻身功夫与长空神指称绝武林，却不知他的内功修为，也出奇的凌厉刚锐，四掌交击，各自“腾、腾、腾”地退了三步。

两人每步脚步深陷，都极之吃力地想不再退下一步，但依然把桩不住，退、再退、又退，一共退了三步。

各退了三步之后，天象立时出击。

他的“大般若禅功”，立时增至八成；使出了“大般若神功！”

一字之分，但区别恁大！“禅功”尚是人为尚能达至的境界，“神功”却非人所能习。

桑书云双眉一蹙，再接一击，天象双肩微微一晃，桑书云却连退七步，脸色全白。

他的脸色白无血色，一只右手，已伸至左肋下，尾指微微曲起，天象虽震退了他，却见桑书云如此，知其要施展名震天下的“长空神指”，哪敢大意？“大般若神功”激聚至十成，排山倒海地推了出去。

只见茫茫劲气中，乍听“丝丝”之声，七缕指风，破劲气而入：原来“长空神指”，专破内外家罡气，“大般若神功”如天鼓擂山，但长空神指犹如针刺皮鼓，依然划破袭入。

两道劲气交错之下，空气纳闷，绷紧得如扯紧的布帛，旁观者汗如雨下。

这次交击之下，到桑书云双肩微微一晃，天象罡气为“长空神指”所破，退了七步。

桑书云正想说几句佩服对方的圆场话，却没料天象中气奇沛，人方立定、已打出十二成足的“大般若神功”来。

这下山啸海撼，比任何一次都厉害，桑书云要说话的一口气，竟被迫了回去，连声音都不能出口，他知道保命要紧，长空神指猛振，漫天丝丝之声陡起，狂风落叶，七七四十九道指风迅急弹出。

掌指交碰，天象又跌撞出三步，桑书云微微一震，但只不过刹那间，天象大师又全身骨骼啪啪作响，须根支支竖起，十四层境界的“龙象般若神功”撞出。

这下是真正一流高手真力相拼，不但群雄怵目惊心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

闻，连严苍茫、车占风等都力之变色，心念：万一这一招是对我而施，我该怎么办？自己的拿手绝技，是否接得下？

两人脸色俱阵青阵白，方歌吟则一腔心意，尽聚于为自己而战的“长空帮”帮主桑书云，天龙大师等到关心掌门大师兄天象的安危。

“龙象般若禅功”一出，桑书云飞腾起来，他身在半空，在狂飚之下，愈似一叶无根浮萍，但他愈是无处着力，所弹射的“长空神指”也愈频愈锐，竟激出九十八指，凌空而至。

这下相接，两人俱是一晃，没有退后半步。

天象大师脸色绯红，眼球里已失神，且涨满了血丝。

桑书云脸色煞白，白中隐青，鼻孔人中处却有一道血痕。

两人如此力拼，实犯兵家之大忌，很容易耗脱而死，但彼此都没占着便宜。

桑书云月前曾与严苍茫一战，内伤未完全复原；天象大师也一连数战。内力所损在先。现今专破内外家罡气的“长空神指”，竟截断不了天象大师“龙象般若禅功”之气墙，但“龙象般若禅功”的一龙一象合击之力，也为“长空神指”所分解钻裂。

天象奋起神力，又运起第十六层境界的“龙象般若禅功”，一掌拍出。

这下白茫茫的罡气，如同厚墙一般，向桑书云直逼过来，桑书云微喟一声，情知这是生死相拼，但已无法不舍命奋战，“丝丝”之声漫天而起，竟弹出一百九十六指。

这下两人平分秋色，却已到了强弩之末，天象大师生性倔强，竟猛运第十八层亦是“龙象般若禅功”最后一层境界，就要拍出，忽见人影一闪，车占风挡在中间。

车占风大喝道：“你们无怨无仇，十年一届比武之约未至，你们如此生死相搏，却又是何必何苦？！”

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群豪，见车占风在如此要紧关头，阻挡了分晓生死的一刻，莫不胡哨起来，陡见红黑影子一闪，劈劈啪啪，嚷嚷的几人，脸颊已肿起了老高的一块，忙抚住肿脸不敢吵闹。

“翰海青凤”旷湘霞冷哼了一声，“赠”地回到了原地，拍了拍手掌，不再多看他们一眼。车占风朗声道：“你们指掌双绝，天下莫及，又何苦在这里分出生死，叫人笑话！”

天象虽真气充沛，因发力过多，元气游走，脏脾犹如万针刺戳，却忍痛叫道：“滚开一旁，老袖今日要降魔伏妖。”

桑书云的“长空神指”，却是最耗真元的，他一口气几接不上来，但却无天象犹如针刺之苦，洒然笑说：“出家人杀人，就说降魔伏妖，只不知降的是什么魔？伏的是什么妖？”

天象怒叱，指着方歌吟道：“此人到少林……惹事生非，不除此害，江湖永无宁日。”

桑书云却心平气和，道：“我却知道方少侠上少林，乃因有人冒铁肩之名，为祸江湖，暗算小女，他是要查证此事，才上嵩山，惟从山下至山上，寺中到庙外，都是少林憎人不由分说，先行动手，而且群殴滥攻，不容人分辩余地，你们放着冒充少林僧人为患武林的人不抓，却来整治他……这是为什么为民除害？！”

桑书云一番话说下来，天象听得一怔，他虽刚愎自用，但却是个秉正义

烈的人，只知道方歌吟上山闹事，却不知原来如此，呆了半晌，返头问道：“可有此事？”

众僧人心知肚明，这是事实，面对掌门，也不敢打诨，当下期期艾艾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天象毕竟坐镇少林数十年，观言察色，已知七分，少林虽雄视天下，但毕竟是名门正派，不至于捏事生非，天象这下气得几乎六孔生烟，愣了半晌，终于神色萎然，竟向方歌吟长揖道：“这位小侠，老袖……，老袖实在……实在不知如何说好，老袖……老眼昏花，不知事情原来……咳咳……原来如此，咱们的梁子，便此……一笔勾消，尚请少侠……这个……这个……。”

他想说请方歌吟“见谅恕罪”，但无论怎样，均说不出口，急得涨红了脸，比刚才以真气拼斗，还要难过。

方歌吟见德高望重的少林方丈，居然向自己低声下气赔罪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想到自己近日来因死期将近，作了不少任性妄为之事，也甚是惭愧，猛念桑小娥削发为尼的事，更怕酿成大错，心中大急，道：“大师切莫如此说。大师是前辈，在下冒昧闯寺，冒犯之处，实已罪不容释……。”

车占风展颜笑道：“既然前隙冰释，便就好啦，方少侠也是一派掌门，不必客气……。”

桑书云也笑了，怀有倦意地站了起来，拍拍衣衫上的沙尘雪屑，道：“大师神功盖世，再打下去，我可没几根骨头可奉陪啦！”

天象大师赧然道：“桑帮主的指功，如今老袖真是大开眼界了。”

严苍茫见这几人愈谈愈好，把自己孤立在一旁，满不是味儿，见天龙大师在一旁，犹有余怒，便插口道：“血河车呢？难道便宜了这小子不成？”

群众当然不肯，为之附和哄然。旷湘霞锐目一扫，众人自噤不敢言。

天龙大师也以为然，趋近对天象说：“禀告大师兄，方歌吟闹寺一事，我们虽也有理亏，总不成把血河车拱手让他呀！”

天象沉吟起来，天龙大声道：“方歌吟闯山一事，大师兄说既往不咎，便是不咎，但血河车为世间奇宝，见者有份，不应由方歌吟独占。”

众人见有天龙大师出头，惟恐不乱，纷纷喝彩。

车占风常处大漠，行事说一不二，不喜迂回说话，当下冷笑道：“天龙，你能入地狱几回？”

严苍茫趋前一步，嘿嘿笑道：“车占风，你可唬不倒我。”

桑书云倦意地笑道：“我虽力竭，但这严老怪，还是可以交给我处理。”

天龙大师知情势恶劣，就算大师兄出手，恐也不易胜桑书云，严苍茫也不见得能赢车占风，剩下自己，也难敌方歌吟，当下长声吆喝：“少林三十六僧何在？！”

三十六僧立即站了起来，围成了“铁桶大阵”，才一下子，原来渐趋平和的空气，又呈剑拔弩张起来。

车占风冷笑道：“想仗人多吗？”

一拨手，打出一支响尾箭，冲入半空，啪地爆开一道星花。

隔不到半晌，只闻一阵急蹄，沙尘滚滚。

东、东南、东北、南、南东、南西、西、西北、西南、北、东北、西北各有一黑披风飞骑，急奔而至。

一到“铁桶大阵”前，勒辔而止，马上人齐向车占风拱手，腰间一柄无鞘利剑，群豪动容赫然叫：“追风十二骑！”

这下“追风十二骑”已反包围住“铁桶大阵”桑书云笑道：“车兄可把大漠高手都带过来了？”

车占风道：“近日武林中名门大派离奇被歼，生恐中原有事，所以把人带过来。”

严苍茫脸色阴晴不定，现刻却一笑道：“老车以为这一点人就能够应付了吗？”

车占风板着脸孔道：“对别的可能不够，今日却至少可以确保你严老怪动不了血河车。”

严苍茫案桀一笑：“恐怕未必。”

以杖击石，连续三声。

远处的严浪羽趾高气扬，连拍三下手掌。

只见雁门关上，一连拥出四五十名黑衣大汉，弯弓搭箭，对准“追风十二骑”等，而关口也跃出数十劲汉，手持长钩、镔枪、铁索，呼呼舞动。“追风十二骑”怒马长嘶，车占风双手一分，十二骑勉强按捺下来。

严苍茫哈哈大笑，仰脸直脖，好一会才道：“论实力，现今血河车，还不是老夫的吗？！”

桑书云冷笑道：“没想到严老怪把东海的实力都带到长城来了。”

严苍茫得意至极，说：“不带来，焉能制住你们！”狂妄地笑道：“我早知有此一会，所以在追逐血河车时，早已放出旗花箭，召集大部人马到此伏袭了。”

桑书云淡淡笑道：“严岛主果然神机妙算。”

严苍茫大笑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比桑帮主，却似周密了那么一点。”

天象大师也看不惯严苍茫傲慢无礼，道：“你以为血河车就是你的了？”

严苍茫怪眼一翻道：“至少不是你老和尚的。”

天象大师气得胡子直吹，忽然闭目调神，朗朗哄哄地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。”

众人一呆，没想到这冲动的老和尚会在此时此地念起经来，严苍茫又干笑几声，正想讽嘲几句，却听不远处也有人滚滚地传了过来一声：“阿弥陀佛。”

第三十一章 风云际会

只见山坳处，荒凉古木之旁，步出一人，遥向天象大师合十见礼。

这人方歌吟认得，正是铁肩大师。

只听铁肩大师背后不远，又有一声“阿弥陀佛”。

远处又步出一黄衣僧人，然后“阿弥陀佛”之声不绝于耳，一声连接一声下去，远远的传了开去，然后衣袖、步履之声，不知来了多少个黄袍袈裟的僧人。

严苍茫笑不出了，笑容冻结在脸上，失声失色道：“一百零八罗汉大阵！”

只见罗汉又在第四层包围了起来，把“追风十二骑”及东海劫余门人，都密围了起来，只要一声号令，阵势发动，配合核心中枢的三十六奇僧应接之力，哪还有人抵挡得住。

桑书云笑道：“大师把少林寺都搬到这儿来了。”

天象正想客气几句，铁肩踏近，低声道：“禀告师父，欲夺血河车，此正其时。”

天象一时迟疑未决，天音大师也凑近，细声道：“夺得血河车，对少林宗主地位，很有帮助。”

天象脸有难色，桑书云观人入微，了然了七八分，大笑道：“少林既将寺庙搬来雁门，长空也来东施效颦了！”说着长啸三声，响遏行云。

天象听得暗自心惊，原来桑书云与天象大师适才力拼，本已气竭，但听他长啸，元气已然大复，清越无比，其功力精奇一至于斯。

这三声呼啸之下，远处的“全足孙膑”辛深巷一扬白旗，“雪上无痕草上飞”梅醒非也一招黄旗，只听杂声纷沓，沙尘滚滚，一时之间，不知来了多少骑、多少人、多少高手，团团在第五层再把少林僧人包围了起来。

天音、天龙等，为之瞠然。

天象大师长叹道：“天下第一大帮，果尔名不虚传！”他黯然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里哪还有什么说话的余地？走吧！”

说着僧袍一挥，长身而去。

少林僧人，鱼贯跟随而走。

顿俄间，百数十少林僧人，走得一干二净。

观战群豪，见大局已定，自己等无机可趁，又对旷湘霞心有畏惧，也乘机走得个干净。

旷湘霞悻悻然拍手道：“算他们知机！走得慢些，我要他们这些恬不知耻的好看！”

车晶晶、车莹莹深知其母凛烈个性，便过来服侍她坐下。那边就只剩严苍茫一脉的人。

严苍茫见天象大师撤走少林的人，自己形势孤立，要走，又舍不得血河车，想争，又没有雄厚的实力，只得干巴巴地站在那里，走又不是，不走又不是。

桑书云也不去理睬他，就当无视于他的存在一般，向方歌吟笑道：“你匆匆出雁门关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
方歌吟喉头一热，眼泪几乎夺眶而出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车占风却道：“我知道！”车占风说：“他是要出长城，直奔恒山，求雪峰神尼，阻止剃度贤侄女。”

桑书云变色道：“雪峰神尼，脸慈心冷，杀人不眨眼，百十年来，无人敢上素女峰，你这去——”

车占风点头道：“昔年我曾与雪峰神尼一战，论武功各有所擅，比掌法我稍胜一筹，但较剑招我远逊于她，方少侠此去——”

方歌吟激声道：“小娥为我所累，我一定要去，无论求情、被杀……我都心甘情愿。”

桑书云微喟道：“怕只怕雪峰神尼，向不容情，你这一去，徒送性命，还是无济于事。”

车占风却道：“雪峰神尼虽然清静冷酷，但对血河车，也难免动过心，若方少侠驾血车上恒山，一来可以及时赶到，以免造成终生之憾；二来若把血河车赠予神尼，或许她会网开一面也说不定。”

方歌吟喜道：“那我这就去……”

桑书云叹道：“小女不知少侠为救老夫，被严老怪迫服‘百日十龙丸’，随时性命不测，故而坚拒小女美意，小女品性拗烈。以为方少侠负心忘情，此上恒山，矢志出家。她素知雪峰神尼连老夫的面子也照样不赏，以绝我挽回之念，可见心意已决——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们这身老骨头，若然上山，反而是触犯‘武林大忌’，更加不妥。这下就要看少侠的福份了……”桑书云又了一声又道：“小女的事，就全交托于你；”回身严苍茫扫了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至于长城内任何追击，我可以担保一一截下，……你只管全力赴恒山即可！”

车占风毕竟是大漠飞骑的雄豪，生性比较豁达，拍了拍血马，豪然道：“那也好！方少侠能在有生之年，骑血河马，乘血河车，餐风饮雨，踏破长城，赴恒山，救佳人，当为人生一大快事也！”

方歌吟也是生性猖狂之人，听得如此之说，忧烦顿忘，猛想起未自雪残足后喃喃自语的一句话，当下朗声漫道：“生要能尽欢，死要能无憾。”

“瀚海青凤”旷湘霞更是豪侠女子，跳起来，“崩”地拔开了背上壶中的弯月酒囊，大声道：“对！生要能尽欢，死要能无憾！”她仰直脖子连喝三大口，大声说：“你像极了宋自雪！”她把酒壶丢给方歌吟，方歌吟劈手接过，旷湘霞道：“一出长城无故人，这是藏族‘烧刀子’，一把刀子烧到肺腑里去，喷出来才是真正的火！”她用匀美的手臂一擦红唇道：“男子汉，大丈夫，喝烈酒，做大事，死，又有什么可怕！我教你饮酒！”

方歌吟仰颈喝了一大口，只感觉到了团热辣，未到喉腔，已浑身都热烧了起来，喝到胃里，好像真有一把烧红的叉子捅了进五脏里去。他很少喝酒，这一喝下去，双眼发直，但豪气顿生，把空酒壶丢还旷湘霞，向诸人一拱手，道：“我这就去了。”

这时严苍茫父子也悄悄地率众溜走了，以免自讨没趣。

方歌吟一挽缰辔，八马齐嘶，长驱而去。

车占风遥望方歌吟翻飘的衣袂，喃喃地道：“此子若假于时日，当可超越我们这一千人，确是武林奇材。”

桑书云发出一声浩叹：“就可惜在天不假年。”

车晶晶、车莹莹闪亮着眼睛，晶晶莹莹。

车莹莹悄声地问：“你看他会不会救得小娥姊姊回来？”

她那好懂事的姊妹歪歪头，努起了咀，想了半天，道：“我看会，”她说：“一定会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车莹莹不了解。

车晶晶笑了，“因为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”

“可是，”车莹莹还是很担心，“方大哥会不会活不长久？”

车晶晶秀眉蹙了半天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车莹莹仍是望着她那一向聪明冰雪的姊姊，期盼答案。

“不会死的，”车晶晶忽然烦躁起来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终于说。

车莹莹眸子里也茫然。

有谁知道？

方歌吟快马长鞭，破天而去。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齐谐者，志怪者也。谐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，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……

生要能尽欢，死亦能无憾。

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
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

阴山。

过阴山麓时，已近天暮，远望蜿蜒万里、宛若长龙的万里长城，忍不住令方歌吟浩叹。

生命已无多——然而长城不变，山河苍古如岁月，他今日策马观长城，霓豪气态，不过如落夕残霞，瞬间消散，明日再临时，又是另一番云涌无常，不变的只有苍山浩海，长城万里。

他长叹长吟，最后还是策马狂奔，要在速度间忘掉了生命一切短暂的悲戚。

就在这时，天色残光，黯不能视。

他竟感觉到马车缓慢了下来。

然而马车其实并没有慢。

血河车在阴山险隘中，每一个大转折，都有可能在千们下车覆人亡，但血河车马如灵通人性一般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，甚至不必操纵，速度亦毫不减慢。

血车在每一转折处，车轮发出磨石地的尖锐嘶声。

而今车没有慢，而是声音慢了。

那尖锐的转声音，拖得极尖、极长地，慢慢地播了出来，连马蹄踏步声，车轮碾地声，都一点一点、慢慢地、缓缓地响起，变成好像是从血河车轮辘刮出来的声音，令人牙酸、胆震心寒。

雪又罪靠下。

这时山色黯得更快，转眼间只剩下一点淡黄，好似发旧了的绢帛一般，景物依稀，看不清楚。

只见山间石壁，竟点起了一蓬蓬闪动的光芒。

光芒碧绿，一明一灭，又似浮动移走一般。

鬼火？

——马车急驶，但一切像在跌宕中，连声音都慢了下来。

——阴山，还是阴间？

方歌吟心中正在惊疑不定，忽闻一种奇异的桀桀怪笑声。

真的是有物事“飞”了起来。

这“东西”真有一双薄翼，全身布有一种浓烈的血腥味，而体形也如血球一般。

——这是什么东西？！

方歌吟猛想起一事，只觉手心出汗，头皮发炸，几乎忍不住要失声叫了出来。

半百年前的武林中，最可怕的人物，不是卫悲回，也不能算是任狂。

“血踪万里”卫悲回的武功，已到了前人所未能望及项背的境界，连“血河派”前两位最负盛名的掌门：“血手屠龙”归无隐、“血影神掌”欧阳独，也远所难及，卫悲回可以算作第一高手，除一代奇侠萧秋水外，只怕谁也比不上他。

但他不是武林公认第一可怕之人。

甚至有人还认为卫悲回对敌人虽心狠毒辣，对自己人却是相当知人善任，所以当时血河派的局面才到了全盛尖峰。

“武林狐子”任狂可谓天下第一狂人，年轻时独闯紫禁城、揍了昏君一顿、夺得武林盟主宝座后又在谈笑间弃之，所作所为，可谓耸人听闻。

但他也不能算武林中所认为的第一可怕之人。

第一可怕之人乃是“血河派”的总管，外号“幽冥血奴”的萧萧天。

萧萧天自小受其父好杀好胜好狠的心理影响，身遭巨变后，视萧秋水为敌，又无法胜之，促成其变态心理，所以行事之残毒，手段之刁辣，连无恶不作的黑道中人，也为之侧目。

他杀一个人，居然可以杀了七十八天，到后来他的家人在厕所里见到了他，居然还认不出“他”是一个人。

他整一个人，可以使他五官不剩下任何一件，可是却偏偏不死，而且心里明白得很，还要苟延活了下去，活足五十年，受足五十年的苦。

他若要报仇，那人一家鸡大都休想能留，男的给他活捉，生不如死，女的若给他擒着，所受凌辱真不是人可以忍受的。

有人甚至认为，当时血河派之所以惹得黑白二道围剿，天怒人怨，最主要是幽冥血奴一手造成的。

“幽冥血奴”武功极高，而且据说有一双薄翼，可以飞翔，半空攻击敌人，从未失手。

卫悲回为萧秋水所败后，中伏身死，群豪合力把血河派余众歼灭，斩草除根。所以，幽冥血奴被天象大师、雪峰神尼、大风道人追杀于笔架峰上，血战数日，终于双翼为大风道人破空罡气所毁，背心被天象大师重击后，中雪峰神尼“观澜瀑剑”贯胸而落下万仞山峰。

可是如今，方歌吟眼前所遇，无论气氛、声势、情况，无一不酷似传言中当日的“幽冥血奴”出现时的情形。

——可是幽冥血奴不是早就死了吗？

——那么，此际现身的却又是谁呢？

这血翼人一直在血河车上盘旋不去。

方歌吟手心冒汗，但催马未减。

他举目只见那恶心的血影正往下望，血脸竟是一团血肉模糊。

方歌吟只觉心头发毛。

只听半空、背后、山间、石坳，纷纷传来这样一种缓慢、延宕、可怖的声音：

“还我……命来……”

“停下……车来……”

方歌吟心里狂念着“桑小娥”的名字，成了活下去的目标，决意不顾一切，策马狂奔。

他奔驰愈快，却见暮天苍穹中，一道淡淡的血影，桀桀地笑着，追踪不去。

这时天已全黑，方歌吟只见顶上一道恐怖的血影，始终迂回不去，再过几道山坯，便快将冲出阴山范畴之内了。

赶上恒山、快上恒山！——方歌吟心里默念着：只要让他见着桑小娥，就算死在这一代人魔手里，也死而无憾。

那桀桀笑声，似在远处，就像是在颈后传来——方歌吟猛回身去，背后没有人。

方歌吟毛骨悚然。

这时血影已不知如何，竟消失不见了，远处却隐隐一个幽幽、像断了气的人还在喉咙里说话的声音。

——还……我……命……来……

——停……下……车……来……

方歌吟不顾一切，“察、察”地鞭击马奔，这时山路愈来愈险，血马却似腾雪驾雾，愈走愈快，每一个转角处，轮轴尖嘶之声，几乎要割破耳膜，山景飞逝，岩壁闪撞，方歌吟猛在一个转弯，陡见一棵大树干横拦山道上，想要勒缰，已经迟了——

但八匹血马，均有灵性，勒然而止，人立而起。

八马齐嘶。

血车轧然停止。

就在这时，“笃”地一声，一物轻轻落入车中，方歌吟的背后！

方歌吟猛回头，一颗心几乎从口腔里飞脱出来，几乎是贴着他的脸的，那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血肉模糊、稀烂一团的“人形”而已！

这“人形”还有两张薄薄的、轻纱一般的、但又叫人恶心至极的血色羽翼！

这是什么“东西”……

方歌吟只觉臭恶攻心，大喝一声，闭上眼睛，双掌猛地推出——他本不想主动出袭，只想把眼前这恶心的血团推走！

他双掌一推，却推在一团如同血浆一般的“东西”上，那东西软软烂烂的，推也推不掉，反而把方歌吟的手黏在上面了。

方歌吟此惊非同小可，连缩手也无及，急中生智，中指一曲，食指一压，用“怒屈神剑”的剑招，把化入指掌之中，挥弹出去！

这时方歌吟所拂出的，已不是指劲，而是剑气，“嗤”地一声，射入那“血团”体内。

那“血团”似乎一搐，方歌吟猛抽手，居然可以收回了手掌，心中之喜，真是莫可形容。

他欣喜的不只是能不受制于人，而是那“血团”不是魅魅魍魉，而是人！人才怕鬼！

只要是人，就没什么好怕的！

方歌吟是怕他自己已经死了，见着的是地狱里的恶鬼！

如果他死了，便见不到桑小娥了。

他不能死，他绝不能死。

那四十天的生命，他可以嫌太长、虚掷、浪费，但此刻的他，每一点一滴的时间都是极其珍贵的，他只求活下去——能见到桑小娥一面就心足。

——他要告诉她。他之所以说那些话，气走了她，是错误的，是被迫的，是自己宁被打死也不情愿的……。

而今他知道眼前的人是“人”，只要是人，就算是武功高得足以一人之力对抗“三正”的“幽冥血奴”再现，他也不怕。

他本来就有天大的胆子，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便阻止过“三色天魔”行凶，他从来未怕过什么来！

他大喝道：“幽冥血奴……”

只听那血影似的人影“桀桀”阴笑：“滚……下……车……来……”

方歌吟剑眉轩动：“我为什么要下来？！”

幽冥血奴的声音如断了脖子的雄鸡：“这……车……是……我……的……”

方歌吟问：“你真的是萧萧天？！你还未死？！”

幽冥血奴也不答话，忽然一蓬如血雾般的飘忽劲气，直罩方歌吟。

方歌吟坐马扬声，双掌运足十二成功力，猛然推出。

方歌吟自从服食“百日十龙丸”以来，功力陡进，连天象大师、严苍茫等尚一时夺之不下，稍差一筹的天龙大师等，内力修为上还不如他。

但是这浑厚的内力，一旦撞上幽冥血奴血雾一般的罡气上，却如泥牛入海，消失无踪。

血雾一般的劲道，依然无声无息地狂涌而来。

第三十二章 幽冥血奴

方歌吟从未见过如此深不可测的功力，他机智过人，及时变招，刚才第一招中，他探出了幽冥血奴比较畏忌剑招，所以他右手挥弹出“长空神指”，左手斩出少林派的“火焰刀”！

“长空神指”专破内家罡气，“火焰刀”为佛门正宗，幽冥血奴的“飞血阴功”，对此确有避畏，忽然闪身挪步，血影幢幢，方歌吟看得眼花缭乱，分不清有多少人影多少招式！

方歌吟清啸一声，“铮”地拔出金虹剑。

金虹如的日，在幽黯的山夜里，泓然金亮。

幽冥血奴似极厌恶光亮，以手遮脸，龇齿怒道：“你是宋自雪的什么人？！”

方歌吟冷笑道：“鬼也会说话么？”

幽冥血奴发出极其尖锐、夜枭一般的厉啸，忽闻一阵拍击空气的声响，这血人已越过方歌吟头顶，向他后脑拍出一掌！

方歌吟一仰身，一招“天河倒泻”就划了过去！

幽冥血奴怪笑缩手，道：“好！江湖上已数十年未出天才了！”说完，他的指甲又尖又长，已划在方歌吟脉门上。

方歌吟缩手得快，但手腕仍觉一麻一酸，长剑脱手落地。金虹剑乃是天羽门信物，怎可有失？方歌吟另一手及时抄住。

幽冥血奴桀桀一笑，一爪向方歌吟当胸抓去！

这一抓之声势，足可将方歌吟撕胸裂肺。

方歌吟回剑一横，“海天一线”，稳稳守住。

幽冥血奴微噫一声，一连换了六种身法，一十五招，但方歌吟始终以一式“海天一线”，险险守住，幽冥血奴居然攻不进去。

幽冥血奴攻不进去，方歌吟可要反攻了。

他一出手就是“天下最佳快招”：“闪电惊虹”！

“闪电惊虹”一出，断无及闪避。

就在方歌吟蓄势即发之际，幽冥血奴已翻了出去。

剑芒一闪而逝。

剑落空。

幽冥血奴桀桀怪笑，又到了方歌吟的头顶。

除昔日“武林狐子”任狂在血河车上对过一招，方歌吟生平未见如此可怕的敌手。

幽冥血奴掠上天空，方歌吟立即做了一件事。

他揽辔掉头，竟冲上斜坡，不走山路，闯路奔上坡顶，直驰而下，血车虎虎，石溅沙扬，方歌吟另辟途径，再转入山径，想撇开幽冥血奴。

这时山风狂吼，血车飞驰，奔得一阵，方歌吟不见幽冥血奴追来，心中稍安，忽然耳边又闻轻轻的“笃”地一声。

方歌吟猛回头，又乍见这团血肉霉烂的“东西”。

这时血马放足急驰，时带长嘶，车中颠簸不已，方歌吟知道不舍命相拼，今日就难逃毒手，一招恒山派的“点点雪峰”，飞刺而出。

幽冥血奴双手一拍，竟把幻起的点点剑光，尽皆抓住，一张口，竟向方歌吟颈边大动脉噬了过来。

那血盆大口，又腥又臭，犬齿尖露，方歌吟将头一偏，反时即用劫余门的“反手奇招”，一时撞了出去。

幽冥血奴吃了一惊，不料方歌吟竟有此着，被撞开了两步，“却如无事一般，狞笑道：“你的杂学倒是蛮多的，我……要……吸……尽……的……血……”

说着又如野兽急喘起来，又一幢血雾，涌向方歌吟；这血雾奇劲无有着落，连挡、闪、避退都不可能，方歌吟心一横，反正躲不了，一招“玉石俱焚”，迎击出去。

幽冥血奴猛见金虹乍亮，声势实非同小可，他的人也在急剧的几个旋身之中，血气纷飞，只见一大团血雾，连敌人也看不清在那里，方歌吟人在血雾之中，那一招“玉石俱焚”，无从出手，也失去了鹄标。

只听幽冥血奴幽幽如鬼域传来的声音：“这是‘化血奇功’，你……死……期……到……了……”

方歌吟只闻臭恶，不禁头晕脑涨，勉力使出“天下最佳慢招”：“老牛破车”。

他决定再冒险一搏，以“老牛破车”吸引住幽冥血奴，反慑住他的精魄，自从他凭这招闯出少林三十六奇僧大阵后，对“老牛破车”此招自然信心倍增。

他这一招甫使出，幽冥血奴突然脱下血衣，在方歌吟还来不及看清楚这人的真容实貌前，已迎头罩套了下来。

方歌吟的一招“老牛破车”，使到一半，便眼前尽是血光，先是一闷，又是一窒，同时间，幽冥血奴已一掌拍着他。

方歌吟大叫一声，狂喷一口鲜血，他知道再不挣脱这件血衣，便即要被幽冥血奴活生生打死，他不顾一切，辨识风势，往逆风处标出。

这一下判断正确，果尔越车投出！

幽冥血奴回身一扯，想抓住方歌吟，但这刹那间相差不过毫厘。——他只抓中了血衣，没抓实方歌吟，方歌吟仍然落下车去，而血衣却给幽冥血奴劈手抢了回来。

方歌吟跌落地上，滚了几滚，仍在吐血，血染红了雪地。

幽冥血奴生性本就好杀，像方歌吟这等年轻而武功又高的对手，他自是非杀不可，但又怕追不上血河车的急奔，一迟疑之下，血车已过数十丈。

待他控制得住奔驰中的血河车后，再调回来杀方歌吟，只见雪地上有殷红的血！

方歌吟已不见。

幽冥血奴仰望苍天，心里暗忖：这年轻人的生命力恁地强顽，挨实自己一掌，居然能够不死……。

他想着想着……忽然嘴角牵起一丝狞笑，这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血河车，已为他所得，车中所传说载有武艺，此时不看，更待何时？

他用手触摸车壁，借着一点点血河车本身洋溢着的光，摸索了半晌，终于发觉有凹凸处，他正想好好地探索下去的——突然长空一声尖啸。

千仞上，壁崖顶，一条散发怪影，直扑而下！

幽冥血奴怪叫一声，双掌迎上拍击，血蒙蒙的一片红光，直托了上去！

那人狂吼一声，两道湛蓝掌气，直压了下来。

两道气流甫一接触，幽冥血奴震下车来，那人足沾地，略一耸肩，幽冥

血奴忿而叫道：“任狂！”语音微带极点愤怒、惊惧、戒备。

“武林狐子”任狂，披头散发，喊道：“幽冥血奴，你瞒得了别人，瞒不过我。”

幽冥血奴切齿道：“我与你河水不犯井水，我的事，你少管！”

任狂哈哈大笑道：“天下还有我任狂不管的事？”

幽冥血奴阴笑道：“你想怎样？！”

任狂大笑道：“揭穿你的真面目！”

幽冥血奴似对任狂颇为忌惮：“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也容不得你活！”

任狂发出一声铺天盖地的大笑道：“别人怕你，我可不伯，就算你真是萧萧天，也斗不过我。”任狂散发张扬，厉声道：“我任狂生平只怕两人：大侠萧秋水和卫悲回，但他们都不是不在人世，就是不出江湖，”任狂做然道：“这武林中已没有我任狂怕的人！”

幽冥血奴冷笑道：“三十年前，你被誉为世外一奇人，我就从来没服过气……”

任狂笑道：“我教你服气！”

一出手，五点飞星疾打而出。

幽冥血奴扬手一接，忽然脸色大变。

他的脸本来是血肉糊模一片肉，脸色递变时，就变成惨青色。

幽冥血奴惊道：“指镖！”

任狂大笑道：“我这不是桑书云的‘长空神指’，而是内家功气最高峰的‘从心所欲’！”

任狂笑容一敛，双目如刀锋一般盯着他道：“如果你真是萧萧天，又焉会不知这是‘血河派’的登峰造极神功！”

幽冥血奴全身忽然化作一团蒙蒙的紫气，如黄果飞雨，直洒任狂！

任狂冷笑道：“唔，这的确是萧萧天的‘化血奇功’。”他说着，突然吐出了一口气。

白练般的真气。

那血雨倏然尽消。

幽冥血奴七八个翻身，落在五丈之外。

白练打空，击在岩上，碎裂为十。

十片岩石，呼啸转射，仍袭向幽冥血奴。

幽冥血奴整个身形却似面粉团一样，长了起来，把劲射的岩石都“吸”在身上，消力后才落下地去。

任狂动容道：“果是萧萧天‘吸体大法’。”

幽冥血奴却说道：“你……你这‘一气贯日月’……在何处练得？！”

任狂笑道：“果然识货！这是‘血河派’第一任开山祖师‘血洗天河，盛长风的绝技——我是在血河车壁绘图中所学得的。”

幽冥血奴猛回身，身形一窜，已扭扑向血河车。

任狂哈哈大笑道：“莫紧张，急也没用！血河车上的武功，我学尽了，便尽皆毁去，你抢得它，也没有用……”

幽冥血奴脸上迸出了血汗，似对这事十分关切，急得用手乱摸车壁，只觉车壁寒气侵入，如触沾在寒血上一样，但车壁确有被人以利器削过的痕迹，壁上已文图不留。

幽冥血奴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任狂，我要你好看！”

说出，一扬手，一道血般的光芒，在天空划了一道血伞一般的图形，任狂冷笑道：“想叫帮手来么？”话一说完，人已抢入车车子虽大，不过七尺来地，两人在同一车中，瞬间交手已近百招。

但两人交手虽剧，血马却不作半声抖鸣；两人手上功夫重，但身法却比两片落叶还轻。

只见白气一盛，血芒顿挫，呼地一声，一血影长空划过，落在丈外地上，任狂大笑道：“你的武功，只可勉强对‘三正，联手；我的武艺，却犹在‘四奇’合战之上！”

幽冥血奴拍拍血翼掠起，已到任狂头顶，一道血云，直向任狂头顶压来。

任狂随手执起马鞭，“啪哒”一声，电割血云而入，如霹雳一般，鞭梢已攻入幽冥血奴上盘。

幽冥血奴长天冲起，斜飞七丈，抚胸喘息。

任狂大笑道：“这是‘血河神鞭’，的招式！若我手中执的是血河神鞭，你早已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场中忽然多了二十个人。

阴山天黑，黑得无以复加。

这二十人一身黑衣，黑如黑夜。

然而任狂却知道来了人，二十个人。

而且是二十个高手，二十个极其厉害的敌人。

二十种不同的杀气，向给包围的任狂攻来。

可是这二十个人现在还没有动手。

只有擅于杀人，而又极会杀人的武林高手，身上才会散发这种杀气。

这正如严苍茫、车占风等入身上凛烈的杀气。

但是就算“三正四奇”尽出，也只有七个人，而今却有二十个人。

二十个无名无姓、不知是谁的人。

他们是谁？

任狂额上已渗出了汗。

他们究竟是谁？！

他这次再出江湖，为的是追索这一群隐伏的极厉害的杀人者、阴谋策划人——

而今他们已经出现了！

但他仍然不知道他们是谁？

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！

他一定要见着桑小娥。

——他在地滚动着，幽冥血奴犀利的掌力，加上先前所着天象大师的掌力，一并发作，血气浮荡，眼目晕乱，几乎晕了过去。

可是他一想到桑小娥，他就爬了起来。

他要见她。

他一定要见着她。

他拖着沾血又带雪的身于，一步一步行，一步一步走，纵然没有了血河车，他也要上恒山。

——他一定要上恒山。

一个人如果“一定”要做一件事，那他就会“一定”做得到。

但天意是不是如此？人力办不办得到？

——要是他中途脱力了呢？

——要是他中途放弃了呢？

——要是他有限的生命，不再等他了昵？

任狂还是不知道这二十个人是谁。

可是他知道现在遇上的是他一生最可怕的对手。

他曾七次逃过黑。白二道，甚至还有血河派、少林、联合的追击，也斗过天下无人敢惹的“三正四奇”七人联手，但都不会比这一次凶险。

纵然如此凶险，他还不知道来人是谁。

来人是谁？

——他突然有所悟。

幽冥血奴待喘息平复后，又桀桀笑着，笑了很久，拍手，一直拍，任狂问：“你是向我喝彩？”

幽冥血奴道：“人生里有些事，很难说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任狂没有答话，他在等他说下去。

他果然说了下去：“像刚才，我随时可能被你所杀；可是遽然情况互易，我现在随时可以取你之命。”

任狂瞪着他说：“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死。”

幽冥血奴好像听到很好笑的事一般，笑了又笑，任狂冷冷地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幽冥血奴笑得快已喘不过气来似的：“天地间没有人能在这二十人联手之下活得下去……就算卫悲回在，也没有用。”

任狂刀一般的眼神又亮了：“你果然不是萧萧天。”

幽冥血奴敛起笑容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任狂冷如刀锋：“因为萧萧天不敢如此对卫悲回不敬。”

幽冥血奴仰天大笑道：“精彩。”又怪笑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所以像你那么有趣的人死前，我要为你鼓掌、喝彩。”

任狂居然也笑道：“谢谢。”

第一个“谢”字出口，人已如矢箭一般，射到了幽冥血奴的眼前；到第二个“谢”字时，他已攻出了十七招手十九招脚。

他认准了幽冥血奴。

先制住他，可望有生机。

那二十个人武功不如幽冥血奴，同时身份也不如幽冥血奴重要。

他绝不能让幽冥血奴再逃出去。

方歌吟已到了恒山。

到恒山脚下，已近黎明，但天色仍一片漆黑，而且寒冷。

天色未明时，总是更黑更冷的。

——他能不能再看见明天的旭日呢？

他不知道，他用金虹剑支着身体，咳着血，一步一步地爬上去。

此刻他忽尔在脑海中掠过那阴山可怖的夜晚、怵目的血人……桑小娥，你在哪一山、哪一峰、哪一层岩上？

群山寂寂，绵亘无尽。

幽冥血奴还是逃了出去。

他好像早已预防任狂有此着。

任汪武功虽高，但要杀他，至少要连番险搏，才能勉强胜他，要三几招

内杀了他，是绝不可能的事。

任狂一动，那不动的二十个人，就忽然动了。

二十种武功，同时出手。

任狂半空中的身形，蓦然一仰，投回了血河车中。

一人风下，被他的“一气贯日月”劈为两片。

但任狂嘴角溢血。

只一招，二十个高手中折损了一人，任狂受伤。

任狂大呼道：“我知道你们是谁了！”

他们是谁？

起风则冷，有云则雨，这是恒山天气常见的情形。

没有旭阳。方歌吟穿过恒山岳庙后不久，即见“北岳恒山”四字，来到了一苦二甘的潜龙二泉之地。

方歌吟双手掬了一些水，雨就下了，雨霏霏下。方歌吟抬头望去，岩岫微映生彩，原来是白太阳透过云层，照射了一些光亮进来，经过雨丝，映在岩岫上，成了彩虹一般的蒙蒙光芒。

这时只见双峰对峙，形势奇伟，左面恒山，右面翠屏山，形似剑门，峪中一水浩荡而流，势若狂澜，便是桑乾河最大支流浑河的发源地，“浑源”由此而名。

这“塞北第一山”的入口：“金龙峪”，据史所载，是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克燕后，将自中山归平城时，发卒万人开凿而成，通道五百余里。北宋名将杨业守三关，亦曾置重兵于此，筑敌楼戍垒，紫飞阁虹桥，遗迹可见于山壁绝岩之上。

方歌吟望着，不觉悠然神往。

就在这时，他鞘中剑，刷地一声，竟震拔出少许。

方歌吟心头大震，他并没有去碰金虹剑，剑自脱鞘，是提醒自己：桑小娥未救、父仇未报，怎可时呆立良久……

他猛起立，但身上两道掌伤，一并发作，他只觉天旋地转，那道行似天边、飞崖上的彩虹，犹似向他身上眼前挂了下来，再把他整个人都吞卷进去一般。

他全身都犹似虚荡而飘……就在此时，蓦然一个冷冷的声音道：“解你的剑！”

第三十三章 黑衣高手

“我知道你们是谁！”

任狂这一叫嚷，剩下的十九个人，全都怔了怔。

他们都没有脸。

因为他们都蒙着脸。

没有蒙脸的仅有一人：幽冥血奴。

他的一张血肉模糊的脸，顿时又变成惨青色。

他冷峻他说：“你知道他们是谁？”

他问的这句后，总共有七个字。

他问完这句话的时候，那十九个黑衣劲装的蒙面人，忽然间都不见了。踪迹全无，就像在空气中忽然消失掉一般。

可是这些消失掉的人，比存在更可怕。

他们的消失，像黎明未至前的黑夜一般，无所不在。

他们不在，杀气更盛。

任狂的眼睛骤然变成绿色。

野兽在雷雨电光下的颜色。

他回答：“我知道他们是谁了。”

他重复了这个答案，八个字。

这八个字说完的时候，他也不见了。

他消失之前，在幽冥血奴的眼中，是忽然变成很多很多任狂，漫天都是任狂。然后逢然间一个任狂也不剩，只剩下黑夜的黝黯、以及沸腾一般的血车，和地上一具尸体。

任狂在哪里？

——任狂是在的。

任狂不在，比在更可怕。

——幽冥血奴手心渗出了汗。

血汗。

他知道任狂一定没有脱离那十九名刺客的包围，任何人都逃不出这十九位高手的围攻，任狂就在这包围之内。可是任狂在哪里？

天之远方，已有一线黎明。

阴山之晨，似乎来得特别迟。

血车血马，仿佛有些不安的骚动。

又过了良久，黑空里闪过一人。

这人就似狸猫一般，蹑足无声，比落叶还轻。

他双眸精光闪闪，一看便知是剖心挖肺也不变色的精锐杀手，他无声无息地，在黑夜里出现。

可是幽冥血奴马上就发觉了。

那人和幽冥血奴打了一个手势。

那手势是拇指翘起，食指平伸，三指屈入掌心。

幽冥血奴点了点头，他了解那手势的意思，这十九名刺客，还未与任狂遭遇战，决定要缩小包围圈。

就在这时，那精光炯炯的大汉双目忽然变了色。

变成死青色。

他的蒙巾松落，尖削的下巴，张开了哑然的口！

然后他倒了下去。

他在刹那间丧失了性命。

幽冥血奴一扬手，打出一团血气，同时间，至少有七道兵器攻入血河车。

血河车中“飐”地一声，掠出一道极快的人影，又在黑暗中消失了。

但那打手势的汉子死了。

幽冥血奴纵有一张血肉模糊的脸，亦不足于掩盖他心中之惊骇：只有他才知道那厉目大汉武功有多高，然而却在瞬间即殁于匿伏在血河车内任狂的手中。

幽冥血奴冷笑道：“任狂，你不愧为‘武林狐子’。”

黯夜寂寂，没有回话，幽冥血奴一身血光，成了最显著的目标。

也许幽冥血奴就是要成为目标，以诱任狂出手。

事实上，只要任狂向他一出手，任狂就活不到下一个瞬息。

必杀任狂！

——幽冥血奴矢志杀任狂！

任狂必死。

所以他又说：“可惜名动天下的任狂，虽狡诈若狐，但却是藏头缩尾，无胆之辈。”

他说完了这句话后，便住口不说。

这时血马有一声低低的哀鸣。

不安的嘶鸣。

幽冥血奴一挥手，黑暗中立时出现一五短身材的蒙面人，他手上拿的兵器是一对狼牙棒。

这对狼牙棒，重逾七十六斤，但在他双手拎来，却轻若鸿羽，而他身高还不到四尺半。

他完全没有声息，已掩到了血马之后。

血马八匹。

他正要留意，马上、马下、马腹、马头有没有人，就在这时，地上的“死人”突然弹跳起来，在他狼牙棒未挥动之前，已捏碎了他的喉核、肩胛、鼻骨、胁筋。

那“死人”原本就是被任狂所杀的第一人。

幽冥血奴大喝，五六道掌风、兵器齐出。

任狂又不见了，地上有三具死人，真正的死人。

二十个杀手，只剩下十七人。

幽冥血奴冷笑，一挥手，黑暗中一人跃出，扬手发出两道阴磷磷的火焰，三具尸首立时“轰”地燃烧了起来，转眼只剩青焰，最后化成血水一滩。

三具尸首，点滴全无。

幽冥血奴冷冷地道：“任狂，你的护身符、替死鬼都没了，看你往哪里躲！有本事，就出来，我们一对一较量！”

只听隘道上任狂道：“你敢一敌一，我就出——”话未说完，十七种不同的武功、兵器、攻袭齐全！

“飐”地一声，任狂长空拔起，直扑幽冥血奴，怒叱：“你——！”

人到半空，两道蓝风，直压而下！

幽冥血奴双手一交，两道血气，反撞而出！

四道强劲交撞一起，顿成紫雾，两人相交不下，但那十七道急劲，又向任狂背后交击而至！

任狂大喝，喷出一口鲜血，翻了出去。

幽冥血奴长空飞截，一掌打在任狂脑后。

任狂往前一撞，八人相截，任狂披头散发，浑身浴血，逼退六人，一人拦腰抱住了他。

他在那刹间，已格杀了那人，但另一人已用银蛇矛刺入他的腹腔。

他扯断蛇矛，继续往前急冲，后足飞踢，在向前急奔中踢死了那持蛇矛的人。

同时他已落入血河车中，另外九人，及时扑到，血马长嘶，急驰而去。

血河车势不可当，已撞开四人，另外四人，未扑入车，已被任狂打落，另一人却潜入车轮，一柄三尖两刃剑，闪电般刺入任狂背梁。

任狂狂吼，血马风驰电掣，无人可挡。

他一掣腕，抄住剑身，倒撞而出，倒插入攻击者胸膛，贯胸而出！

幽冥血奴与十六刺客要追，血河车上洒下一地血雨而去。

一名使斩马刀的蒙脸人要追，幽冥血奴跺足道：“迫不着了。”

十六名蒙脸人木然不动。

幽冥血奴叹道：“他玉枕穴着了我一掌，活不了的，又中了‘鬼手神臂’蓝双荫的蛇矛，‘括苍奇刃’，挥少平的三尖两刃剑，以及‘神拳破山’支参幽的拳头，他活不下去的。”

“他一定活不了。”

只是他身后的十三人，武功虽高，却神色漠然，似对生死大事，毫不相关。

——他们究竟是谁？

“解下你的剑。”

方歌吟迷茫中一震神。只见两个灰衣女尼，脸色煞白，尖削下巴，两人自峪中踱出来，一左一右，神容冷峻，不带一丝人气。

方歌吟恍摇了摇头，问：“敢问……”才看清楚这两人是女尼打扮，囁嚅地道：“两位师姊……”

那较年轻的女尼一蹙眉，轻叱：“解下你的剑，滚下山去！”

方歌吟一怔，忍不住反问：“为什么？！”

那年长的女尼一扬眉，沉着脸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她用铁器击地一般冷酷的声音道：“这儿是恒山派的地盘，我们是把守恒山三关第一关‘金龙峪’的人。放下你的剑，滚下恒山，便饶你一死。”

方歌吟问：“恒山给你们买下的么？为何我不能上恒山？！”

那两个女尼没料到方歌吟居然反问过来，怒道：“恒山往素女峰的路，凡是男子，都不准上山，否则格杀毋论！”

方歌吟反问：“谁订的规矩？”

年轻的尼姑“刷”地拔出一把滢然的长剑，道：“我们师父订下的。”

方歌吟问：“你们师父称讳……？”

年长女尼也看出方歌吟似受过重伤，而且来历亦不简单，当下合十道：“家师雪峰神尼，施主称号？”

方歌吟一震，喜道：“雪峰神尼？！我正想找她！我是天羽派方歌吟，想拜会令师……”

年长女尼怒喝一声：“胡说！”

年轻女尼挥剑叱道：“住口！”

原来雪峰神尼名列“三正四奇”中“三正”之一，天下闻名，成为七大当世高手中唯一女性，她早年曾受绝大悲苦，所以恨绝男子，武功既高，出手又毒，为人脸慈心冷，心狠手辣，武林中人都对她甚为头痛。

所幸雪峰神尼为人刚正不阿，恒山一派，收徒极严，皆由她亲选，且门规极苛，不过声誉良好，连少林天象、武当大风，都不敢轻上恒山素女峰，数十年来，那儿成了男子的禁地。

武林原来有三大绝地与禁地，一是忘忧林，一就是七寒谷，另一就是这素女峰。素女峰因为恒山派一脉之故，成为禁地。

雪峰神尼恨极男性，武林中人所共知，方歌吟因急欲救桑小娥，一听雪峰神尼名字，即喜极忘形，二女尼以为这登徒有意挪榆，甚是生气，本来见方歌吟受伤在先，又眉宇轩昂，未忍出手伤害，而今再不容忍，那年长女尼，也“嗑”地拔出金亮长剑，与年轻女尼银亮的长剑一交，“呛”地一声，剑势欲飞，叱道：“无行浪子，你敢出言不逊，且接我们‘两仪剑阵’！”

“两仪剑阵”，原是武当镇山剑阵，但恒山派之“两仪剑阵”，虽取自武当剑法，却有创新，而且更加精奇、凌厉、无穷杀着，历年来闯恒山者，极少能闯过这“两仪剑阵”的。

何况今日守山的是恒山派一流的好手，在雪峰神尼座下女徒中排行第三步的妙一与谬一。这两人剑法尽得雪峰神尼相授，尤其“两仪剑阵”，更配合无间，昔年“无情公子”严浪羽为追求恒山首徒清一，刚上恒山，便伤在这剑阵之下，当下打消了非份之想，快快下山而去。

方歌吟一见二人亮出剑阵，知无善了，自己内创加剧作痛，知不能久缠，急忙解释道：“两位师姊别误会……在下是……是为了桑姑娘而来的……”

妙一与谬一师太相望一眼，勃然大怒，双剑一交，再不打话，结起剑阵来，往方歌吟斩刺过去。

原来桑小娥来恒山落发，雪峰神尼门徒向来对这长空帮的女公子素为旧识，见桑小娥哭哭啼啼上山，皆知是为了一“臭男子”的事，而妙一与谬一乍听之下，知这人便是，怒不可遏，再不分由，决意先杀此人为小娥妹子泄忿再说。

“两仪剑阵”一展，方歌吟忙不迭地叫道：“别别别……我是来——”

他的声音骤然切断。连多一个字都讲不下去。金剑银剑，金剑银剑金剑银剑金剑银剑，布满了周围，眩花了双目。

方歌吟拔出了金虹剑。

金虹飞射，但犹在金银圈里，飞游不出，闯不去。

远方彩虹悠悠，圈里金虹游游。

妙一和谬一，大感吃力，她们的双剑，好像箍住的是一条冲霄九万里的飞龙，根本无法罩得住，这时方歌吟逐渐把自己的内力注入金虹剑，金虹剑隐作“嗡嗡”之声。嗡声愈大，妙一与谬一师太大感压力加强，方歌吟愈运用愈得心应手，竟有来自雪当年出手时的风雷之声。

风雷之声大作，妙一、谬一的金银剑芒顿挫受敛。

就在这时，金虹剑的夺目光芒遽然一黯。

原来方歌吟因受重伤，内力运至最舒畅时，忽然血气一塞，内脏剧痛，所有功力一时无法接换，金虹剑气势大减。

妙一、谬一有机可乘，双剑一展，一攻咽喉，一攻心脏，方歌吟只觉眼前一黑，内息甚弱，知内创发作，只能靠招式取胜，剑身一拍数摆，攻向妙一。

妙一较为年轻，忽见剑如长蛇，游刺而来，掠剑一格，谬一怕妙一封守不住，也回剑来救。

没料方歌吟至中途，倏然一变，变成了疾刺向谬一。

谬一心头一凛，她素闻“天羽奇剑”，以精奇凌厉见长，连师父也甚为慨叹，而今一见，才知名不虚传，忙一黏妙一长剑，以双剑圈拨之法，勉强守住。

只见妙一谬一身前，金银光圈一圈又一圈，任何事物，根本攻不进去，谁料方歌吟剑势又是一折，金虹剑已刺入妙一剑圈之内。

这一招三变，正是“天羽奇剑”中的“三潭印月”。

剑已抢攻入妙一剑圈之内，但恒山剑法，也非同凡响，“两仪剑阵”，更是攻守并宜，妙一一旦遇险，谬一长剑，已疾戮向方歌吟颈脉，要在方歌吟击破妙一剑网之前，先行杀伤敌人。

就在这时，方歌吟蓦然回身，发了三剑。

谬一一凛，急收剑连架三剑。

但方歌吟三剑合一，成了一剑，一剑指住了谬一的咽喉，凝注不发，剑作龙吟。

这才是石洞之中，宋自雪对方歌吟所授的“三潭印月”，三剑俱非，原是一剑。

谬一呆住，妙一抢救。

金虹剑遽然脱手飞出，如长天神龙，妙一全力后退招架，倏然剑气一灭，长剑又回到了方歌吟手中。

方歌吟手中的剑，却指住自己的眉心。

这便是宋自雪当日喝问：“我发了几剑？”方歌吟脱口答：“三剑。”宋自雪叱道：“不对，只一剑。”后来又问：“月不在潭，月在哪里？”方歌吟答：“月在天。”剑即长空划去，破空飞出，边道：“练得此势，千里取人首级，谈笑事也！”方歌吟看得心神飞越，脱口道：“若月不在天，何不在心？”宋自雪也激动起来：“好主意！心中有月，才是天心月圆！我十一年前已练到！”说罢出剑，只见三道金虹剑圈乍闪乍亮，忽然合作一道飞虹，眼见就要飞天而去，却忽然隐去不见，宋自雪道：“这一剑，稳住不发，可以任意出袭，才令敌人无从闪挡。”便是现在方歌吟所使的这一招“三潭印月”。

这“三潭印月”，全凭剑招取敌。方歌吟虽已连胜两人而不杀，但心神却坠入往事之中，与宋自雪学剑种种情事，犹历历在目，而今自己已使出这等剑招，宋自雪却在九泉之下无法亲见不禁悲从中来，妙一谬一两人早已被惊呆住了，否则此时狙击，定可搏杀在恍惚中的方歌吟。

妙一跺了跺脚，苍白的脸涨红，她再耍赖，也知道方歌吟适才是饶她俩不杀，当下遥指方歌吟，怒道：“你……闯过了剑阵，以为就可以上恒山了么？！”

方歌吟收剑恳然道：“在下万万不敢冒犯。在下只为劝阻桑姑娘落发一事而来求神尼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叹了一口气，不再言语。

谬一与妙一见面方歌吟得胜并不骄恣，而且语言恳切，一时不知如何应对

是好，妙一当下对谬一道：“他……好像是真的要劝小娥姊……”

谬一冷笑。她也是在受过男人的欺凌后而上恒山来的。但她今日也不知怎的，对这持剑的青年男子，也有些不能自持起来了。但她毕竟年长，见过阵仗，嘴里仍是冷酷地道：“你算是闯得过我们这一关，但也绝闯不过二师姐的那一关。”

说罢一甩首，与妙一退去。

恒山派的“二师妹”，方歌吟听说过，就是外号人称“千手一剑缁衣衫”的静一师太。她的武功，据说远胜少林铁肩和无情公子，武功直追天音，只是向不涉江湖，故未列入年轻一辈武林人物高手榜内。

方歌吟又觉一阵天旋地转，他用金虹剑支着地上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。他知道他自己的时日已越来越无多了，所以他一定要赶上恒山，赶去阻止桑小娥的剃度。

从金龙峪而入，峡隘崖高，西崖绝壁下，所见一处飞阁翼楼，犹建于空中，便是北岳绝景悬空寺。悬空寺为当时武林三大绝地之一，素女峰毕竟只是男子禁地，女性则出入自如，方歌吟勉力绕过悬空寺，先登虎风口。

循步登雪路，路陡地险，山风呼号，宛如虎啸，有诗云：“龙从殿阁拟摩天，俯觉群山拜岳巅。石磴路攀红日近，松案遥望白云悬。棋声敲断千年梦，洞古封残历代编。我欲凌风发清啸，谁知侠气共盘旋。”诗中的“阁”，是北岳的主庙“朝殿”，“棋声”则指“琴棋台”，据传八仙中的吕洞宾曾在此弹琴下棋。

虎风口风大，方歌吟因体力未复，摇摇欲坠。

这时谷口楼匾下有一个人，缁衣翻飞，人却如铁，钉在地上，纹风不动。

方歌吟以剑支地，吃力地抬头。

——一个女尼，年轻的脸孔，年轻的眼神，年轻的腰身，却有一张布满皱纹的脸。

方歌吟勉力道：“请问……”

那女尼的语音如剑般削断了方歌吟的问话：“我是静一。”

方歌吟迎着风，所以不但说话吃力，连睁目都很吃力，“我是来恳求恒山掌门，为桑姑娘免除剃度。”

静一衣袂飘动愈激，山风更强了。

“你已闯过‘两仪剑阵’，没有回头的路了。你若知错，先剁下一条胳膊，放下剑，爬下山去，按照门规，可饶一死。”

“不行。”方歌吟摇头，他鬓发向后飘飞。“我要上去。”

静一冷冷地盯着他，然后缓缓地抽出一柄古铜剑，静静地道：“那你只好死了。”

她的身子越飘越前，山风越吹越烈。女尼的身子蓦然脱离了土地，迎面向方歌吟罩来。

她飘过来，遮住了阳光，给方歌吟当头阴影。

最可怕的，不是阴影，而是剑。

没有光泽的、黄铜的剑。

这把剑如无光无泽，比任何有光彩的剑更歹毒可怕！

方歌吟无法分辨对方有没有出剑，剑来自什么方向！

他拔剑。

金虹乍现，顿时镇住了尘沙，恢复了光芒。

这时静一的剑尖正戳至方歌吟的“承泣穴”。

方歌吟猛一仰身，一招“倒挂金帘”，就掠了出去，这一招连守带攻，出击角度诡异，静一赫然惊觉，倒翻出去。

静一一旦倒翻而出，方歌吟即刻弹起。

静一落地于三丈外，方歌吟却已拦在她的身前。

风狂吼。方歌吟背向风势，静一却变得脸面向风。

静一以袖遮风，她的身子微微抖着，已不似适才那么镇静她的肩胛处有血滴下。

方歌吟的剑，已指在她眼下的“卧龙穴”上，凝注不发，剑身嗡嗡有声。

但方歌吟的剑尖有血。

剑尖的血，是由剑身流落的。

剑身上的血，乃由剑锷滴下的。

剑锷上的血，系由手指滴落的。

手指上的血，却由手臂流下。

方歌吟整只右臂，都是血。

静一那一剑，先斩中他右手，再刺他“承泣穴”。

方歌吟中了一剑，以惊人的意志力，反劈中静一一剑，摧毁了对方的应变能力，再抵住对方的“卧龙穴”，凝住不发。

交手不过一招，但比金龙峪中妙一谬一“两仪剑阵”中的第一关，不知惊险多少倍，可怕多少倍！

而今局势已定，方歌吟负伤，但制住了对方。

剑光凌厉。

静一居然没有闭目，还瞪住方歌吟，就似两口要把方歌吟嵌入山壁去的钉子。

“你杀是不杀？！”

方歌吟疲倦地摇首、收剑、无言。

静一瞪着他，哑着声音道：“好，你算是过了我这关。过了我这关又怎样？清一师姐的恒岳坊关，你就过得了？！”静一暗哑的声音如恶魔的羽翼般在风中回翔：“就算你还闯得过，遇到师父你又能怎样？！我师父杀手无情，连少林天象都曾被她挡于山门之外，凭你……”

方歌吟没有理会，他疲惫地背起剑，吃力地一步一步走去。离开了虎风口，离开了那多风的地方。

第三十四章 雪峰神尼

恒山坊是登恒山必经之地，三五人家，山势奇秀，怪石突兀，层叠千里，峰峦攒簇，青杉红叶，点缀如画。

方歌吟一人恒山坊，竟见街坊上有售西瓜。

这时已近岁晚，约十月间，居然还有西瓜兜售，实属奇事，原来此间习俗是在中秋买西瓜藏之，至下十、十一月间取出，剖瓜分食，可免疾病，概此处骤冷骤暖，一夕之隔，犹如一季。并有谚云：

雁门关外野人家，朝穿皮裘午穿纱；

更有一件稀奇事，九十月间吃西瓜。

最后一句或云：“抱着火炉吃西瓜”，风俗可见一斑。方歌吟因不知情，初到之际，甚觉稀罕，惟心急要觅桑小娥，也无意逗留。

方歌吟一拐一拐地来到恒山坊前，两个卖瓜的女子，看来是一母一女，缠着方歌吟要他买瓜。

“公子，买个西瓜呐！”

“又甜又凉又便宜又好吃。”

“哎呀！公子怎么有血？”

“噢，公子爷受伤啦？！”

方歌吟苦笑摇头，说不要紧，一个妇人拿布来要揩抹血迹。

小女孩戴着竹笠，依旧上前来推售西瓜，方歌吟苦笑推辞：“我要赶路，我不吃了，我买下就是了……请问往恒山素女峰去，要怎么走？”

那妇人问：“公子爷要到素女峰去？”

方歌吟忍痛道：“我绕了长路，度阴山来塞北，为的就是上素女峰。”

那小女孩见方歌吟肯买西瓜，样子很喜欢，禁不住道：“你知道素女峰是不准男子上去的，现刻我们在这儿住着的，都是女儿家。”

方歌吟叹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我要阻止一件事，我一定要上去。”

妇人沉吟道：“如此上去，实乃送死。”

方歌吟毅然道：“就算送死，我也要上去，请两位指一条明路。”

妇人道：“既然你一定要上去，那就没有明路了；”那妇人冷峻他说：“只有一条路。”

方歌吟即问：“什么路？”

妇人目光闪动：“死路。”

她一说完，一手已扣住方歌吟的左手，另一手按住方歌吟的剑鞘。

方歌吟一凛，他只剩下一条受伤的右手。

那少女手上的西瓜突然裂了。

西瓜肉鲜红如血，西瓜籽漆黑如墨。

西瓜籽都骤然喷射而出，射向方歌吟。

方歌吟大叫一声，突然身子一侧，所有的西瓜籽都打射在他右半边身子的要穴上。

那小女孩眼见得手，自是大喜过望，叫道：“师姊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方歌吟肘部一屈，竟在极其诡异的角度下，反手拍中了那妇人。

那妇人哎了一声，松了手，竹笠一落，原来是个女尼，方歌吟怒道：“恒山是名门正派，也施暗算么？！”

那少女惊呼一声，立即改为尖啸，一时四处响应，掠出了十六名女尼，仗剑就要扑来，这少女反手打掉自己头上的竹蓬，叱道：“堂堂天羽派，也使用东海劫余门不要脸的‘腐尸功’与‘反手奇招’，是谁丢了脸？！”

方歌吟刚才在危急中惟以“腐尸功”，闭去半身经脉，硬受少女暗器攻袭，旋又用“反手奇招”，震退妇人，乃情不得已，少女这么一喝叱，方歌吟却一时无辞以对，正不知如何应对是好，那妇人又持双刀扑将上来，忽听一清毅的女音喝止道：“五师妹、七师妹，休得胡来。”

方歌吟这才知道，这妇人是恒山一脉的重将琼一，外号“十指罗网”，精善擒拿之技。那少女则是恒山派七名雪峰神尼亲传徒弟中的老么，“漫天花雨”瑶一。

只听坚毅的声音又道：“退下，不要胡来。”众人一听，相顾片刻，都收兵刃快快退下。

方歌吟知是恒山派的大弟子清一到了，清一一直是恒山雪峰神尼最宠爱的首徒，但在江湖上，清一的身份、武功，一直是一个谜。

方歌吟只觉眼前一亮，出现了一个雪衣女子，头上居然是束发，长长的瀑发披到肩上，白得什么似的，好像山谷中的溪水，这个女子，弱不禁风也弱不胜衣的，居然就是恒山首徒：清一师太。

方歌吟呆一呆，也不管其他，长揖到地，道：“在下天羽派方歌吟，冒死拜见贵派掌门，恳求勿使长空帮桑姑娘落发，在下愿以死身代。”

清一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就是方歌……方公子么？”

方歌吟又是一愕，没想到这恒山首徒，竟如此友善，而且全不摆架子。

只听清一又问：“你不是已负了心，弃了小娥姊姊的吗？”

……”这时茅屋间忽然跑出一又肥又嘟的五六岁扎辫的小孩，跑过来抱住清一雪色袍脚，牙牙他说：“姊姊，姊姊，我娘，我娘呢……”

清一拍了拍小孩子的肩，又抱上来，亲了亲小孩子的脸，她清秀的脸庞，有说不出的茫然。

“这小孩子的娘……就是给山下的男人害死的……你找小娥姊姊，却是为了什么……”

方歌吟听得热血冲天，忍不住跃起，大声道：“这位师姊，你给我听着，天下男子，当然有无良之辈，但不似你们恒山所以为，全是丧尽天良之士！……小娥姑娘确为我所致而上恒山出家，但我之所以不敢与之结交，乃因自念身中奇毒，不过四十天能活！”

……清一师姊，我只请求你指点迷津，让我上山救得小娥姑娘，日后要宰要割，任凭处置，方某人绝不皱一皱眉，哼一哼声！”

方歌吟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内心凄楚，只觉跟前尽是桑小娥凄然与傲然的身形，宛在天边招手摇曳，心内苦极，忍不住“哇”地吐了一口血。

清一花容失色，脸白得什么似的，两只清灵的眸子，也有了怜惜，好一会才说：“我要杀你割你，做什么来着？”

方歌吟登时一醒，喜叫：“师姊你答允了。”

清一幽然叹了一声：“我答应了，又有什么用？”忽然“雪”地拔出长剑，一剑刺来。

方歌吟百忙中一剑架过，没料清一竟是如此说打就打，却见清一欺近，并迅速低声向他道：“小娥姊姊并未削发，眼下就要成礼，你得赶快过我这关，闯上西边最高峰去，那就是素女峰所在。”

方歌吟一听桑小娥并未为尼，欢喜得忘了招架，又听桑小娥即刻要削发，不知能否赶及，一忧一喜，整个人都傻了，竟忘了招架清一的剑势，幸而清一只虚刺三剑，在方歌吟身边险险擦过，清一低叫道：“方少侠！”

方歌吟犹在梦中，清一叹了一声，挺剑又虚刺，并叫：“方少侠！”

方歌吟乍见眼前尽是剑光，又闻叫声，蓦然一觉，如冷水浇背，惊出一身冷汗。这时西边山峰直插入云，隐然有钟声传来，清一蹙眉，剑走轻灵，急道：“不好，剃度即要开始，少侠快闯过我这一关，赶上素女峰，迟了恐怕来不及了。”

方歌吟犹如大梦初醒，急挥金虹，挡过两剑，清一身形急掠而过，乌发如瀑，掠过方歌吟唇角，边抛下一句话：“我师父脸慈心冷，你绝不是她对手……她最精强的是剑法，你万万莫与她老人家比剑……”

方歌吟神智恍惚，连“是”字都来不及回答，清一忽然错步一跌，向他仆来，扑剑一抹，边低呼：“快！反攻我！”

方歌吟不及多想，以剑柄反撞，撞开清一剑锋，回剑一捺，清一竟不知闪避，着了一下，清呼一声，掩住创口，脸色气得雪白，以剑遥指方歌吟，叱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就算闯过了我这一关！”一面又向方歌吟使眼色。

方歌吟登时会意，收剑抱拳一揖故意朗声道：“在下失手误伤师姊……承让了。”这几句话，却也由衷之言，方歌吟不再多，即刻就走。

清一捂住臂上伤口，目送方歌吟远会，犹默然不语。她犹拎着雪亮的剑，剑光滢滢，剑身上反映她忧悒的清容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……这难道就是世问所谓的‘情’吗”她想。

——有一天她正式落发时，有没有这样一个男子，为她不惜千里飞骑，为她不惜冒死，为她不顾一切地去阻止……？

清一不知道。

瑶一轻灵地跳了出来，见清一臂上鲜红的血，关切地问：“大师姊你受伤了？”

在阴影里的琼一师太却冷哼道：“好像在做戏一样。”

素女峰，晚霞夕照，钟声悠悠。

峰耸入云，方歌吟也宛若走在云端。

再也无人拦阻。见路，方歌吟则奔去；见庙，方歌吟则步入。最后见一殿堂，数百石级，直通南天门。

方歌吟一口气奔上去，只见飞帘凌空，上见绝壁，下临官廨，殿下云级插天，虎门下弩碑森立，此时空色惨澹，方歌吟往大殿步入，返身只见日落西山，夕照黯去。大殿甚宽，有一位白衣人。

白衣人背后，是一所水月门。

门内背跪着一人，正披上法衣，不曾回盼，但身材窈窕，秀发如瀑，正是方歌吟梦魂牵系的人：

桑小娥！

方歌吟脑中轰然一声，觉得上天待他，真是不薄，苦心所觅，终未白费，泪盈于眶，几乎要当场跪倒。

那白衣女尼，慢慢站立起来。

她玉色的脸，慈霭温静，看不出实际年纪。

尽管她慈祥淡定，但方歌吟一见之下，却为她的威严所震住。

女尼说话了。她站起来，比预想中更形高大，而且圣洁庄严。她比方歌

吟足足高了两个头以上。

“这儿是恒山重地。”

方歌吟点了点头，长揖到地，恭敬地道：“晚辈天羽门晚进方歌吟，拜见神尼。”

那白衣女尼缓缓地道：“这儿是素女峰。”

方歌吟当然知道。远处的桑小娥仍背向他，一直没有回头，像对他闯入之事，茫然未觉。

白衣女尼定定他说：“我就是雪峰神尼。”方歌吟虽恭谨地面向雪峰神尼，但仍不住地往桑小娥情影那儿探望。

雪峰神尼静静地问：“这些你都知道了？”

方歌吟不解。“晚辈知道……”

雪峰神尼笑了：“你知道就好，知道就不算枉死了。”

方歌吟一震，对露齿而笑，但脸无表情的雪峰神尼，竟有不寒而栗的感觉。

雪峰神尼又道：“这儿规矩是很严的，你想必也知道。”

方歌吟颌首。雪峰神尼接道：“闯进来的男子，自刺双目，便可下山。”她木无表情地笑了笑又道：“若要我动手者，则杀了抛落山谷喂野狼。”

方歌吟慨然道：“前辈，晚辈来此只为一事，虽死不足惜。”

雪峰神尼冷冷地道：“你说说看。”

方歌吟道：“晚辈是不祥之人，在世无多日，因恐累小娥姑娘，所以不惜在语言上伤害了桑姑娘；桑姑娘万万不能因此心灰落发，晚辈此来倒是为了制止此事……”

只见水月门内的桑小娥，听到这里，纤细的身影抖动着，双肩也起伏不已。

方歌吟长叹一声，继续道：“若能求神尼网开一面，而桑姑娘回心转意，晚辈愿九死不悔！”

雪峰神尼本是冷如冰铁，此刻端详了方歌吟一阵，哦了一声道：“你中了东海劫余门的毒，没一个月好活了，是不是？”

桑小娥跪在那里，又是一震。雪峰神尼继续道：“桑书云早已遣信鸽过寺，跟我说明此事，说你是为救他，才中了严老怪的毒，你年纪轻轻，居然救得了天下第一大帮之帮主，实在难得……”

桑小娥一听，猛然回身，泪流满面，早已哭得像个泪人儿，乍见到方歌吟，又怕自己哭时难看，不欲给意中人看到，便像个稚真的小孩子一般，嗔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你你你你……为何不早告诉我？”

方歌吟心情激动，也不知如何说是好，只能重复又重复他说：“小娥，小娥，你不能落发，你不能落发。”

桑小娥跪行了几步，掩脸悲哭起来，一切委屈，却尽在哭声内消解。

雪峰神尼却道：“你们此番误会得释，本是好事，但此处却是恒山派重地素女峰，我是雪峰神尼，我们是有规矩的，我都跟你们说明了。”

方歌吟把心一横，真诚地道，“前辈，只要你肯放小娥下山，在下愿受万狼分尸。”

雪峰神尼笑了，摇头。

方歌吟握紧了拳头，青筋毕露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！”

雪峰神尼淡淡地道：“因为我是雪峰神尼。”

“桑小娥选择了此地出家，就是因为知道我是雪峰神尼，就算天王老子来，或者桑书云亲至，也挽回不了这个局面。”雪峰神尼声若剑削薄冰，冷静无情。

“此刻你们两人明知故犯，不管你们是谁，有何情缘，都不能坏我清规。男的该死，女的要出家，便是结果，毋庸多说。”

方歌吟一听，勃然大怒，冲口道：“天下哪有这种‘清规’！”

雪峰神尼不怒反笑：“近十年来，你是第一个男人敢对我如此无礼。”

方歌吟冷笑道：“却不知十年前的英雄好汉是谁？”

雪峰神尼似听不出他言辞间的揶揄，轻描淡写地道：“十年前么？那是幽冥血奴，已给我杀了。”

方歌吟喝道：“错了！幽冥血奴根本没有死，他就在我往恒山的路上截击我，劫了血河车，打了我一掌。”

雪峰神尼倒是怔住了，神情似笑非笑，持续足足好半刻，因为事情太令她迷离错综了：首先是幽冥血奴，还有血河车……一直到雪峰神尼看到了方歌吟的掌伤，那确是十年前，幽冥血奴的“飞血雨掌”……才堪问道：“……你说你是驾着‘血河车’……赶上……赶上恒山来？”

方歌吟昂然道：“是。”

“你……你又如何从‘武林狐子’任狂那儿，夺得血河车呢？”

“我冲上血河车时，任狂不在，……血车争夺战的时候，桑帮主、严岛主、少林天象、车叔叔等都在场，前辈若不信，可以查清楚。”

“我信，我信；”雪峰神尼嘴角依然挂了一个不能置信的笑意。

“后来……你又与‘幽冥血奴’，交过手……？”

“正是。”方歌吟斩钉截铁地答道。

“瞧你所受的伤，所说的应是真的。”雪峰神尼审慎地道。

“本来就是真的。”

“那幽冥血奴果是复活了？”

雪峰神尼的双眸发出凛人的杀气。

“复活？”方歌吟不解。

“十年前，笔架峰上，我、天象、大风三人重创这人，然后把他打下万丈深崖……我当时怕他未死，又来作恶，所以下崖去找了三天三夜，终于找到了他的尸身，胸骨里边竖插着我的‘观澜瀑剑’……”

“那尸首确是萧萧天吗？”

“这个，”雪峰神尼于此稍为沉吟，“当时那尸身似已被饿狼咬烂，我也认不清……”说着端视向方歌吟胸膛，喃喃道：“但这掌伤确属他所为……这狂魔既又出世，贫尼就得非下山一趟不可了……”

方歌吟喜道：“神尼肯下山为救世人，平妖伏魔，那实是天下之福……”

雪峰神尼森冷一笑，“只不过无论我要先除掉谁，第一个还是要先收拾你。”

方歌吟怒极，愤然道：“好，既然这战在所难免，晚辈只好领教了。”

雪峰神尼慈祥的脸容森然一笑即止，长削的脸上无一丝皱纹，声音里没有抑扬顿挫他说：“既然你先受了伤，而又曾对抗过‘幽冥血奴’，我就让你有个机会……要是——”

雪峰神尼本来想说：“要是一百招杀不死你，”后来一想，还是稳着点好，此人竟能从天外第一嗜血狂魔萧萧天手下逃过不死，只怕真有过人技艺。

于是说：“——若你逃得过我两百招，不但放你下山，连桑小娥也可以带走。”说到这里，雪峰神尼自己也几哑然失笑：对付这年轻而又受伤的毛头小子，居然也要自己的两百招？！——实在是太过于稳重了，奇怪的是自己何以变得如此胆小，难道是被这年轻人奋昂的气势所唬？

——怎会？！就算“天羽奇剑”宋自雪来，我也……。

“呛”地一声，雪峰神尼眼前乍亮，如火团里最炽烈之处所绽放的光芒，方歌吟挽起金虹剑，剑朝地，作了个起手式，坚定神决地道：“前辈……请进招！”

雪峰神尼冷冷地道：“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？”

桑小娥看着看着，忽然哭着哀怨道：“你走，你走……不要管我！”

方歌吟坚决地道：“我怎能不管你。”

桑小娥脸颊带着泪串子，怔了一会，银牙一咬，又跪向神尼，蹭蹭蹭膝叩连着下摆连跪走几步，扯着雪峰神尼的腿哭道：“师父……请您放过他……我愿意剃度……”

雪峰神尼冷峻地道：“我放了他……岂非坏了门规？”

桑小娥哭着道：“师父，就请您网开一面，他又不是有意触犯恒山门规的，都是我的不好，我愿代他身死。”

——代他死？！雪峰神尼心中暗暗感叹，世间里可真有这等痴情男女？

这时清一也从侧门里出现，扶着桑小娥，向雪峰神尼求道：

“师父……就请您开恩。”

“住嘴！不关你的事！”雪峰神尼口里吆叱，其实心中亦有所撼动，所以又说：“……你真要代死？！”

“是！”桑小娥虽满脸泪光，但态度坚决。

清一忍不住又说话了，她实在无法忍受这一对人遭受冷酷的拆离：

“从前师父，不也是破了一次例吗——”

“胡说！”雪峰神尼脸色一沉，喝道。

“那又是哪一个世间高手？！”方歌吟心付：至多不过一死，大丈夫何庸女子哀哀为自己的残生而求情？！

“萧——秋——水！”雪峰神尼一字一句地道，五十年前，师父所订下的恒山规矩，的确曾被“百无禁忌”的萧秋水所破坏过。

问题是萧秋水武功之高，哪有人能奈他何……？——但这方歌吟——

方歌吟听了豪气霓生，心想：萧大侠可以，我也可以，当下“嘣嘣嘣”划了三道剑花，道：“师太，请。”

雪峰神尼一长身，就要扑过去，桑小娥却一把抱住，向方歌吟叫道：“快、快走。”

雪峰神尼一呆，方歌吟决然道：“我不走，这一走，天大地天，莫可容身。手持金虹剑的人是绝不退缩的。请让我一战，快放手！”

桑小娥明知这雪峰神尼武功只在爹爹之上，哪敢放手？雪峰神尼俯身点了桑小娥穴道，清一只好把她抱退一边，雪峰神尼双袖一甩，束于身后，道：“很好，你没有乘机逃走，三正四奇中，只有贫尼和宋施主是使剑的，我早想领教一下天羽奇剑的高招，如果你走得过我两百招，放心，我必履行我的诺言。”

方歌吟也不答话，仗剑凝神。雪峰神尼露齿一笑道：“你看着点！”说罢，长身而上，双指骈点，叱道：“第一招！”

第三十五章 两百回合

雪峰神尼双指骈点，别看是随随便便的一击，但不知多少武林人，因而丧失了一双“招子”。

方歌吟一转剑，一招“倒挂金帘”就反撩了过去。

就在这刹那间，雪峰神尼双指倏然加快，方歌吟猛甩首，两绺前发，落了下来，方歌吟心忖：“侥幸！”

雪峰神尼及时收指，也觉得指节一阵热辣，险被削去，心里也道：“好险！”

这下两人一齐猛省，加倍小心，不敢轻放。

雪峰神尼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你的‘天羽奇剑’，下过功夫。”

方歌吟却恭然道：“却教在下见识了恒山派的绝妙武功！”

雪峰神尼冷笑道：“还早呢。”

乍喝道：“第二招！”

臂张若大鸟，飞掠过去，势急，但无风。这种身体飞袭方式，方歌吟一时不知如何回击是好，就在雪峰神尼身子即要撞上方歌吟刹那间，顿住，五指骈伸，疾插过来。

每一招都是必杀的打法。

方歌吟大喝一声，伸剑一拦，正是“长天一剑”，反切过去。

雪峰神尼眼见招式用老，忽然滴溜溜一转，人已到了方歌吟背后，叱道：“第三招！”

十指箕张，向方歌吟背心四道要穴并抓。

方歌吟百忙中闻风辨影，一招“天羽奇剑”的杀着“血踪万里”就扫了过去。

“血踪万里”气势猛厉，饶是雪峰神尼，也无法撙锋，只得把身子一缩，就在一缩的同时，又是一转，又在另一个奇巧的角度，发出了第四招。

两人攻守间，已过二十招，居然还是平分秋色，雪峰神尼始甚轻蔑，以为必能轻取，眼见如今二十招未下，不禁有些顾虑起来：

——万一给这小子逃过了两百招，自己岂不丧尽威名？！

她一想到这点，就“刷”地在旋身之中，拔出了如雪长剑。

方歌吟正是“初生之犊不畏虎”，剑尖一点，往雪峰神尼的如雪光圈刺去！

雪峰神尼微笑，一挽手，格过一剑“刷刷刷”，借势连攻了三剑。

三剑迅极！方歌吟连避过三剑，额上已见微汗。

雪峰神尼白衣如雪，剑气潇潇，剑走中锋，快、迅、急、攻，根本不容方歌吟有瞬刻喘息，已连攻了一十七剑。

方歌吟连招架了这一十七剑，只觉眼花缘乱，手酸臂麻，雪峰神尼见自己所创的“连城一十七诀”对方居然消受得了，也十分惊讶，展开“雪花剑法”，如雪光飞洒，铺卷过去。

方歌吟开始施展“天羽二十四”招剑，还勉强抵挡得过去。他的剑法，虽可制压得住“雪花剑法”的飘忽，但剑术却远不如雪峰神尼老到，六十招一过，便气喘如牛，有几度险险中剑，岌岌可危。

方歌吟这才知道，在这时名列“三正”之中，而且最难惹的恒山雪峰神尼，剑术是何等精湛高明！

剑风潇潇，方歌吟边打边退，偌大的厅堂，两人翻飞来去，剑意游走，已战了数十招，方歌吟竟被疾迅的剑招迫到了墙角。

背后是坚实的墙！

已无路可退。

方歌吟心下一紧，就在这时，雪峰神尼的剑下慢得一慢，这只不过是电光石间功夫，但方歌吟长剑一屈，弹出了“怒屈金虹”！

雪峰神尼闪身一侧，方歌吟以“开天辟地”剑招，硬闯了出去，走位互易，变成雪峰神尼背向石墙，方歌吟的背后又有大片空阔。

原来那一缓之间，是雪峰神尼“雪花神剑七七四十九式”用尽之时，这只是稍为一顿，第二套“素女剑法”未曾施展，方歌吟藉此破除逆境，把握了时刻机绪，实是胆大心细。

方歌吟虽闯出了绝境，但也惊出了一身冷汗，雪峰神尼脸若寒霜，回身一拧，剑招又源源攻到。

方歌吟以“天羽二十四剑”对决，不一会只觉天地无情，剑气森然，压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无法抵抗。

原来此刻雪峰神尼所使出之“素女剑法”，剑招狠辣、无情，自极坚极纯极静中顿悟出来的剑招，无一不是逼人于绝路，杀手无情的剑招。方歌吟一面以华山、天山、点苍、雪山、昆仑等派剑法招架，一面以各种小巧身法游走，斗得二十来招，已来回大厅七八遭。

雪峰神尼冷然道：“好，你所学倒是挺杂的。”

剑招一紧，左穿右插，竟令方歌吟闯不过去，这时剑法充分发挥出压力，方歌吟知道如不再振作，恐怕就要即刻横尸当堂，于是借剑一挑，顺势一搭。

雪峰神尼见方歌吟居然要与自己比内力，心中暗笑；因她剑术老练，对运力于剑上，已到“无碍”的地步，方歌吟剑法再辣，武功再杂，论到功力菁纯，绝对不可比拟，现下见方歌吟如此不知死活，以剑压剑，当下暗送内劲，直袭方歌吟。

岂知自己所送人剑身的力道，被对方剑身所透过来的两道劲力所阻，余力再进时，又被另两股劲道抵消，等到自己功力消灭后，又有两道暗劲迫进，破解了自己的防线，心下不禁暗凛。

这时又有三道内劲，直逼而来，雪峰神尼乍想起曾听武林中传说的未自雪所创之奇技：“九弧震日”这招的名字来。

“九弧震日”是以九道内劲，透过剑气，击散对方一切防范……雪峰神尼一念及此，猝然弃剑。

她毕竟是一代大师，说弃就弃，同时双指一弹，弹在剑锷上，变得将剑借势疾弹疾戳向方歌吟。

方歌吟正想发挥“九弧震日”的最后三道暗劲，但觉臂腕骤然一空，鹄的尽失，而对方的剑却突地弹跳刺来。

这一下变化，快到不可思议，明明是自己制住了先机，遽然变为堕险。

方歌吟百忙中一弹剑，使出“怒屈神剑”，双剑“叮”地撞在一起。

飞剑折射向雪峰神尼，神尼不慌不忙，横手一捉，又拿住剑柄，剑光一盪，又罩向方歌吟。

方歌吟亦抄住金虹剑，情知如此战下去，实在无法抵受，对方剑法简直如神似鬼，不可捉摸，他暗运力于剑内，每一剑都使尽真力，直砍横斩，反击回去。

雪峰神尼本就内力精湛，但见对方所运使的内力犹胜自己，心中暗暗惊诧：这小子年纪轻轻，怎么机智武功，均有过人之能？

此人身怀宋自雪的“天羽奇剑”绝技，又兼谙各种剑法、身法，居然还有这一身骇人的内力！

惊讶归惊讶，雪峰神尼的剑法，可一点也不含糊，也运起精深的内力，两人每出一剑，剑风即如锤击鼓，“咚”地一声，拼搏了七八剑，两人俱汗透背心，方歌吟更气喘如牛。

雪峰神尼见久战未下，内心颇急，剑意又一转，每招却用“带”、“滞”、“递”、“祛”的剑诀，方歌吟每一剑蓄力猝发的内劲，全被她剑意上的“黏”、“送”、“起”、“去”招诀间化解得宛若泥牛入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如此方歌吟更处于大不利的地位之中：等于一个人使力，另一人借力，方歌吟拼搏了几招，知久战下去，不是办法，仅死路一条，但又为雪峰神尼剑法所牵引，无法收劲，就在这时，一道剑光如电，“飏”地冲面划来。

方歌吟危急之间，猛想起东海劫余门中有一绝招，即“移影遁道”，他急忙敛神再分，“刷”地一声，雪峰神尼以为刺中，忽而影子消散，方歌吟已至背后，抖擞神威，祛去犹罩在身的剑力，始能换过一口气来，使雪峰神尼无法再藉耗尽其力而搏杀之。

就在这时，清一女尼喊道：“一百招了！”

雪峰神尼心头一凉，下手更不容情。方歌吟挥剑招架挡拦，又使小巧身法腾挪跳避，不肯再为剑网逼困，未几又十余招，方歌吟又在偌大厅中被迫走了二、三个圈圈，终于逼到了门口。

雪峰神尼脸上杀气大现，一路飞斩疾刺，方歌吟一面挡一面疾退，一追一逃中，又走了十多招。

两人战战正酣，陡听清一又叫道：“第一百二十五招！”

雪峰神尼一听，心下一凉，怎么已过这许多招了！万一对方能走得过两百招——于是将心一横，将自己在这十年来独创的剑法，亦即是本来要用来作“三正四奇”下届争霸战的秘技：“天河剑法”使了出来。

两人一追一逃，但依然搏剑，雪峰神尼只定下两百招之约，并未规定以何种形式，故方歌吟人边战边退的消耗战，仍然不能算是犯规。

这时两人已越过恒山“悬空寺”，悬空寺在兀异的山壁上建立，可以说是建筑史上的奇迹，这时刚过第一百五十招。

方歌吟运用智谋，退退避避，雪峰神尼在追逐中，无充分把握，亦不轻易出手耗招。清一却解了桑小娥之穴道，一路上跟了过去，除了算出招数，也不敢乱喊，怕影响方歌吟全神作战之心。

这时打到一处突兀的巨崖下，方歌吟却已没了退路，背后一道长瀑，冲泻而下，白烟袅绕，十分激越。

这时已战到第一百五十五招。

雪峰神尼森然抱剑，“啸”地斜指右方，剑尖斜翘，道：“你没路可走了吧！”

方歌吟没有回答，肃然仗剑而立，一副万山崩而不乱于色、一心接战的意态。

雪峰神尼冷哼一声，她看不出这年轻人还有什么可以让他还有争战下去的勇气，就算有，她也决定要摧毁之！

她的“天河”剑法杀了出来，真似天河一般壮丽的气势，方歌吟想要招

架，已力不从心，仅过了七招，“叮”地一声，金虹剑已给打飞。

方歌吟继续苦战，又过五招，已背临深崖，雪峰神尼一招“雪花点点”，攻了过去，叱道：“下去！”

方歌吟一个大仰身，居然头背悬在半空，避过了这一剑，雪峰神尼倒转剑柄，“刷”地又刺了下去。

这次方歌吟理应避无可避——在这一刹间险绝情形下，方歌吟脑里却闪过了求生甚求胜的意志：昔年大侠萧秋水也在此种艰难情况之下，创出了“惊天一剑”，他也可以施——只听“丝丝”之声，“长空神指”直弹袭雪峰神尼。

雪峰神尼没料到方歌吟在此种情形之下，居然还可以反守为攻，骇然跳避，怒叱道：“你……你究竟跟桑书云有什么关系？！”

方歌吟拚红了眼，“长空神指”挥洒而出，雪峰神尼初甚惊异，但又过五、六招，知方歌吟只得“长空神指”之皮毛，长剑一放，天河剑法中之一招：“千水一流”，“嘯”地一剑，破指风而入，方歌吟只来得及侧一侧身，剑已刺中左臂，直入臂骨。

方歌吟痛入心脾，却猝然翻身反时，在雪峰神尼完全意想不到的角度下，“砰”地一掌，居然击中了雪峰神尼！

雪峰神尼久经阵战，临危不乱，借力飞退，祛去大部分掌力，与其说受伤得重，不如说惊愕为甚，嘎声道：“你……怎会……劫余门……的怪招？！”

方歌吟趁此猛拔出地上长剑。

雪峰神尼知不能再容方歌吟稍有喘息，自己被对方打中了一掌，伤势虽然不重，但若不趁机除之，今后岂有颜面？——于是又展开“天河剑法”，拼杀过去！

又七、八招后，方歌吟已不支，他一手以“天羽奇剑”剑招以对，左手还不断使出“长空神指”、“大漠仙掌”以及少林绝招，使雪峰神尼要十分警惕化解。

这样又撑过了五、六招，雪峰神尼袖袍一扬，闪电般罩住了方歌吟的头，“刷”地一剑，直刺心窝。

这一下，方歌吟再精灵，也躲不过去了吧，雪峰神尼如释重负，作如是想。

但却未料到方歌吟横剑一守，宛若海天一线，自己的剑尖，无疑等于自动送到对方的剑身上，“叮”地一声，星花四溅！

雪峰神尼不知道这一剑招乃一代奇侠萧秋水所创的“海天一线”，哪里攻得下去？方歌吟这时急甩脱袖袍，就在这一挣之间，剑势有了移动，雪峰神尼抢先跃身，剑往上挑，“嗤”地一声，剑刺中方歌吟的胛骨。

随着桑小娥的惊呼，鲜血飞溅，方歌吟却哼也不哼一声，依然捏着“海天一线”的守势。

雪峰神尼怒嘯一声，左刺右刺，前刺后刺，左刺右刺，这是“雪花六出”，既封死了方歌吟的退路，又分五虚六实，分袭方歌吟。

方歌吟不动，依然“海天一线”之势。

所有的剑势，到了“海天一线”上，都萎缩了下来。雪峰神尼脸色一变，使出“天河剑法”中极端凌厉的一剑：“天河飞遁”，剑势斜撩而上，准备先斩掉方歌吟运剑的手指再说。

但是方歌吟依然“海天一线”未变势。

雪峰神尼的剑势，又被一股无形的剑劲所封杀。雪峰神尼暴跳如雷，连攻七剑，全都给这“天下第一守招”拦截了下来。

——还是“海天一线”；仍是“海天一线”……

在方歌吟心里，如狂魔狂舞，不断骚扰，他却要把持着修行的心……

就在这时，雪峰神尼如一片云，冉冉升起，“刷”地一剑劈入瀑中。

然后才向方歌吟出剑。

剑气带起晶莹的水花。

方歌吟稍微被眩目的水珠所惑，剑势一乱，雪峰神尼欺剑而上，“刷”地又在方歌吟右肋划了一记半尺来长的剑痕。

雪峰神尼准备再一剑即要把方歌吟斩之于剑下。

就在同时，方歌吟猝然攻出一剑！

这一招就是昔年燕狂徒常用的绝招：“玉石俱焚”！

雪峰神尼这一招攻到一半，忽然感觉到对方欲出剑的气势，竟无可匹拟。

未出剑时的气势已无可御，出剑时定必可怕。

雪峰神尼是何许人物，老经世故，身经百战，当机立断，此招使至一半，便立即翻了出去。

她就在方歌吟出剑之前翻了出去，以她对剑术精深的了解与警觉，使得方歌吟那一招击空。

要是“玉石俱焚”已然出手，就连雪峰神尼，也断接不下这“天下第一招”。

雪峰神尼的身子才飞出去，又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一抽，雪峰神尼又陡地掠了回来，发了一剑。

方歌吟一剑不中，回剑已来不及，发出“玉石俱焚”须要极大的心力，却在这时，方歌吟闪电似的出一剑。

这就是天下第一快招：“闪电惊虹”！

这剑后发而先至，眼看可以斩杀雪峰神尼，但雪峰神尼的身形又似风筝一样，倏地升去，又在另一角度，飞了回来，发出一剑。

方歌吟一剑落空，回过身来，又发出“闪电惊虹”！

雪峰神尼的剑速又是不及这一招快，只怕剑未刺中方歌吟，眉心已被洞穿，所以只发了半招，又如被抽离了似的，掠了回去。

如此一来一回，又打了七八招，雪峰神尼一心里发狠又着急，自忖：不行，这样子打下去，不行——！

——但每次自己发剑，对方神奇也似的剑招，却必可比自己剑锋先至……

雪峰神尼豁出去了，把剑脱手掷出。

这一下，人未到，剑先到，方歌吟的“闪电惊虹”再快，因距离太远，刺不着人，也没有用处。

这一剑十分狠准，竟穿过方歌吟腓肌，自背部对穿出来，在场观战的桑小娥与清一，都不禁失声叫起来。

方歌吟摇摇欲坠，他依然紧咬牙龈强持，雪峰神尼眼见一剑得手，心中大喜，却见方歌吟连受三道重创，加上先前的两道掌伤，居然不倒，不禁骇然。

她知道这青年确有别人不及之处，所以发狠了心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猛冲上前，掌影漫天，向方歌吟的天灵盖拍了下去。

就在这时，雪峰神尼突然发觉一切都变了——

这世界像颠倒过来一般，一切都很异样起来，缓慢了，连倒泻下来的瀑布，都像一寸一寸往下挂一般，慢了拍子，她正在疑虑间，却发觉自己的出手，也慢了下——

这时方歌吟手中的金虹剑，已慢慢地向她斩了下来。

雪峰神尼只觉自己身形、衣袂，飘飘欲飞，她虽不知道这就是所谓“天下第一慢招”：“老牛破车”，但也知是非同小可，凭着数十年应敌经验，竭尽所能，向左一移——

本来往她头顶斩落的金虹剑，偏斩落于她的琵琶骨上——。

她只觉一阵刺疼，却立刻清醒过来，又变得出手如电，“砰”

地双掌拍中方歌吟，并随势抽回“观澜瀑剑”。

方歌吟“哗”地一声，和着激喷之鲜血，倒翻出去，吐了一大口血，却将金虹剑往地一插，几立不倒。

原来天下最佳慢招：老牛破车，本是无法可破，但方歌吟负伤着实太重，所以施使时不能全神贯注，所以当剑一嵌入雪峰神尼体肌之时，反令雪峰神尼及时清醒，作出反击，破解了“老牛破车”，又重创了方歌吟。

这时方歌吟就算是铁铸的，意志力再强，也无法再战。雪峰神尼把心一横：

——这的确是不世之才，可是非死不可！

——自己与之拼斗，居然还中了他一掌一剑，哪还有脸目在江湖上混！

她当然不知道，就算天象大师、严苍茫等曾与方歌吟交过手，亦都几乎不敌，好不容易才险险胜之，但也没曾如此重创过方歌吟。方歌吟此际的武功，实与“三正四奇”相差无几，其意志力与斗志却犹有过之。

雪峰神尼叱喝，“天河剑怯”中绝招：“星摇斗见”，全身在摇拨中，猝然出剑。

方歌吟的气力，已不能自上中拔剑，他在此刻，只有一个意念：

——方歌吟你不能死，撑下去！

他居然一张口，以牙齿咬住了剑锋。

这一下之胆大，令雪峰神尼也为之倏然色变，这等以齿衔剑的技俩，充其量只可以用在两者武功极其悬殊的情况之下，而在对方功力无甚可观自己却艺高胆大，才敢如此自恃凌人。

而今雪峰神尼武功犹在方歌吟之上，而且她还是宋自雪殁后，当今武林中，可谓是用剑的第一高手，方歌吟居然胆敢如此，雪峰神尼也不禁为之震愕。

她只要把剑尖一送，方歌吟立即就要穿喉破腹而死。

她惊疑地再看了这青年男子一眼——这是最后的一眼：她当然是要杀死他的。

就在这时，乍听清一叫道：“住手！二百招了！”第三十六章七尸迎宾这时只听悬空寺中，传来钟声。

“二百招了？”

这时落日的余晖，黄澄澄地，照过无数汉家陵阙，古道西风的斜阳，正在方歌吟那凜然无惧，披血乱发的悍躯上，以及背景苍宏古幽的悬空寺外。

“二百招了吗？”

其实雪峰神尼可以不承认。

她只要把剑尖一送，也不能算是一招，甚至可以解释为承上一招的余势。

——虽在雪峰神尼明知不是，她那一招并没有这种余势，因为不必。她从来不信会有人居然敢用牙齿咬住她的剑锋。

“二百招了么？”

时间好似在那晖黄的斜夕下凝住了。

雪峰神尼右臂的袍袖，又无风自鼓，突然“兵”地一声，剑锋自方歌吟齿缝自折，雪峰神尼又回复了她的慈和，把剑“飏”地飞掷于飞瀑之中。

她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二百招已过，方少侠可与桑小娥下山去也。”

一刹那，愣住的桑小娥、清一，都哭出声来，飞奔过去，搂住血人也似的方歌吟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方歌吟却革膝跪地，向雪峰神尼道：“晚辈叩谢师太成全之恩……”

雪峰神尼望着长天落日，衣袂飘然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……”
如此孑然远去。

落日将沉。

“观澜瀑剑”永埋瀑底。

雪峰神尼其实可以耍赖，但雪峰神尼并没有这么做。

方歌吟确实已挨过了两百招，而且还反伤了她一掌一剑。

虽然方歌吟也遍身浴血。

方歌吟一直到雪峰神尼的身子远去，他才倒下去，呻吟道：“……小娥……我们成功了……你可以不必剃度了——……”

桑小娥忍悲道：“……是……”

方歌吟挣扎把沾血的手，放在桑小娥纤弱的手上，两人的手握在一起……
然后方歌吟平静地闭上了眼，好似死去一般平静。

夕阳静静地照在恒山上、悬空寺上，夕阳静静地照在他们三人身上，方歌吟、桑小娥以及清一。夕阳静静地照在他的脸上，方歌吟紧合的眼盖上、浓眉上。

神迹也似的，方歌吟未死。

雪峰神尼默许方歌吟养伤于恒山上，桑小娥、清一，日以继夜，照顾他汤药医疗。

然后在第三天方歌吟奇迹般地醒了过来。

他苏醒过来时，说了一句话：

——生命真好。

外面阳光也好。

鸟声调啾，蝶舞花开

——生命虽好，但却是短促的。

桑小娥心里这样想着：

——可是爱情呢？

她准备万一方歌吟不幸，她也不要独活。

清一却在一旁垂泪。

她在窗子透过来一格一格的阳光中，看到仰卧在床上方歌吟那伟岸的轮廓，坐在床沿那纤巧的桑小娥之侧影……。

——她只觉得只要这样看首这天降下来的一对儿，她就是最幸福的了。

她但愿永远也不要分离。

但她是唯一送走这一对人儿的人。

方歌吟在两天后再度醒来时，知道这里仍是恒山，他便要带着未曾痊愈的伤，离开了这地方。

桑小娥扶持他离去，清一远远望他俩自苍宏古意的山径蹒跚走下去，仿佛看到这历史上的两个人物，渐渐跟自己隔得远了，而且毫无相干了，而且自己还在超而不越的尘俗之外，未能跟去……。

她却为此点挂下了两行泪。

让风吹干。

方歌吟却只剩下了二十天不到的生命。

江湖上仿佛消失了这一对人间侠侣；武林中却也不时听闻他们仗义的传奇：

——他们人在何处？这最后的岁月可过得好不好？

桑书云时目送长空归雁，目光萧索。

——好小子，居然能自素女峰闯下山来！

车占风忍不住逢人便说。

——这小子居然未死！

天象大师虽是出家人，却如此懊恼着。

——虽然未死在恒山，但也活不长了。

严苍茫却如此阴毒地想着。

不知与方歌吟交手两百回合的雪峰神尼，又是作何想法？

且不知方歌吟、桑小娥这一对人间仙侣，人在哪里，但是江湖上，武林中，却在这一段日子里，发生了惊天动地，胆裂心惊，轰轰烈动的大事。

只不知方歌吟、桑小娥知不知道？晓不晓得？

“不知爹怎么了？”桑小娥向重伤未痊愈的方歌吟，幽怨他说。

他们两人，这天已到了甘肃酒泉一带。

酒泉是通往西域的古道，据说有泉水味如醇酒，故名酒泉。

甘肃兰州，扼内地西北黄河之咽喉，锁钥内陆，并握外西北机危：东出潼关，得鲁豫燕赵之健儿；南入巴蜀，挹财富于天府；

西倚康藏高原，有天然屏障；北穿草原，可雄据蒙疆边陲。甘肃西有凉州、甘州、肃州。肃州酒泉南有祁连山，亦即天山，终年积雪，如倒插银屏；西北扼嘉峪关，横断以马鬃、祁连两山，形势险要；北临讨来河，东接高台荒漠之黄泥堡，是为关西要塞。

“怀念爹爹是吗？”方歌吟轻抚他胸前未愈的重伤。雪峰神尼那脱手一剑，并未伤及要害，但是雪峰神尼在那闪电般劈掌后藉隙抽拔，剑脱出体内时反而割伤了要脉，较为严重。

这时正是春节近时，瑞雪纷飞，真是“一夜北风寒，改尽江山旧”，山脉高原，一片银霜。

“也不。”桑小娥眼睛幻起了晶亮，仿佛小时见到了小花园里什么奇珍似的，亮着稚气而幸福的小烛。

“小时我在院子，牡丹花开得好大，有八、九寸一朵，我好喜欢，爹回来就跟我讲外面的故事……他，他帮里事情忙，很少回来了，只有在我娘死后，他才更照顾我……”

“所以宠成你的脾性！”方歌吟温柔怜惜地笑道。

桑小娥知他指的是以前在长安太白楼上的寒傲冷人，赧然笑啐：“你又来了，人家那时不知道嘛……”

“人家是谁？”方歌吟笑着调侃。

“人家不就是……”桑小娥无限娇羞，道：“人家讲正经事嘛！”

“你讲、你讲。”到最后方歌吟还是得让着她。

“……爹常给我讲故事，也有说到兰州这里，说水从天上来，水从云里过，一点也不错，真是‘黄河之水天上来’、‘黄河远上白云间’……又说自望河楼望南北山与东川，俯视黄河滚滚，万马奔腾，有楹联说：‘万山不隔中秋月，百年复见黄河清’……爹说这联写得气派好大，有丹心一片，万古流芳之志。我今日来这里，才算是见识了。

“我也是。”方歌吟道：“昨日到五泉山，五泉由石罅涌出，飞花喷雪，宛若长瀑，尤其东龙口与西龙口，西泉由高泻下，势骤声宏。那里也正是霍去病大将军自临洮追逐匈奴，越皋兰山顶，因无水饮，霍将军手扶策马杖五击，得五道喷泉。虽然是有点类近神奇，但人在这千年前的历史舞台上，真是苍颜斑剥，令人策马回思，有不尽的苍茫叹息。”

“可是我却不喜欢这些男儿家纵横天下，放歌迎风，决战天下，原是好事。我小时最爱无所事事无所思，赤足到小溪水边，浸得足踝凉沁沁，看河边的小野花绿油油青青葱葱的草儿，像吃了冰般纯洁，哼哼我喜爱的小歌，远处有鹅在唱歌……”

“难怪你叫小娥！”方歌吟虽伤口隐隐作痛，但精神却很好，微笑着又调侃道：“原来有公鹅叫小娥，哦嘎哥！”方歌吟引颈学叫着吭。

“难听死了！”桑小娥吃吃地笑，笑弯了腰：“哪是这样叫！”

“不然怎样叫？”方歌吟一副不服气的样子：“不然，你叫来听听。”

“这样叫的。”桑小娥一面忍笑一面叫：“哦依呵——”

声音悠扬，很是邈远好听，方歌吟不由随那清清细细的歌声望去，却见一个苍白的人，骑着马在雪花纷飞中，往这儿走来。

其实隔得相当遥远，也不知怎的，方歌吟一看，就觉得对方“非常苍白”。

至于为什么有这种“非常苍白”的感觉，方歌吟却不明白。

方歌吟不由自主脸色一绷，抓住了怀中的金虹剑。

他的感觉不知从何而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桑小娥见方歌吟倏变的脸色，心里也不禁紧张了起来。她多不愿意有任何事故来骚扰到她和方歌吟这段宁静、但已无多的岁月。

马得得得得……渐渐走近。

已经很近很近了……得得，得得，依然走来。

马已经走得极近极近了，马上的人却并没有勒止。

方歌吟扶着桑小娥，戒备地站了起来。

“来者何人？”

马上的人没有回答。

马蹄依旧前行。

“停步！”

方歌吟断喝，不祥的念头闪过，他飞掠而起，一抄手，那人落了下来。

是个死人。

死人没有伤口，却五官溢血，显然是中毒而死的。

死人脸色全白，显然是已死了很久。

桑小娥不禁掩脸微呼了一声。

方歌吟抚着伤口，俯身探查，见尸体背后有几个字：

血字——

“敬邀足下暨桑姑娘移驾至嘉峪关一会。金衣会掌门。”

“金衣会？——”桑小娥脸色透白，就在这时，风雪声中，又闻蹄鸣。蹄声缓缓。

马上又是一人，不言不动。

方歌吟掠起，那人跌落，死状、血书，皆是一样。

这人怀中有日月双笔，看来还是使奇门兵刃的武林高手。

方歌吟凝注远方，道：“第二条尸首！”

桑小娥骇然道：“是金衣会！”

方歌吟疾问道：“金衣会是什么……”

桑小娥忽然抬头，遥望远处，脸色愈变愈白，蓦然惊道：“是‘骑尸迎宾’！九尸迎宾！”

这时又有马蹄声传来……

第三具尸首。

这死者连方歌吟都认得，是河北名钩手卢亦飞。

“究竟金衣会是什么？”方歌吟沉着地问：“‘骑尸迎宾’又是什么？”

桑小娥好一会才能恢复镇定，她毕竟是天下第一大帮帮主之女，见识过人，思索了一会，婉静地娓娓道来：“金衣会在中原武林人士听来，或比较不那么惊心，但在塞外，甘肃、青海、新疆一带，却以‘金衣会’为最盛大……他们身着金衣，拜火、血祭，仪式频繁，教徒甚众，其中金衣长老，武功都十分诡异高明，与‘天罗坛’、‘七寒谷’合称为‘塞外三大帮会’……他们迎接敌人，越是厉害的角色，所杀的人侵越多，便是如此将死尸骑马前来，附上血书相约……”

第四具尸首。

“他们奉为最高的礼仪，为‘九尸迎宾’，但并未用过如此阵仗过，他们曾扬言是要留给大侠萧秋水的……金衣会的人也自视甚高，昔年击杀绥远‘青龙偃月’，慕长天时，也不过只用了‘三尸迎宾’……”

慕长天是绥远一带武林枭雄，使的是“青龙刀”，侠名甚著……而金衣会只对他用了“三尸”而已。

桑小娥道：“这帮人极是厉害，而且为非作歹，利用宗教信仰，使得人们奉献奇珍异宝，甚至奉上人身祭品，少女壮男不等……我爹的势力，也因他们潜在的力量，无法延伸到此处……”忽又叫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又一具尸体……”

第五具尸首。

“看来金衣会倒蛮看得起我。”方歌吟耸了耸肩，道：“我值五具尸骸？”

“第六具又来了！”桑小娥轻声呼道。

果然又一具尸首，驮在马上，自雪景中走来。

“好家伙！”方歌吟忿恨地道：“单止这一点，滥杀无辜，就该先灭之而后快！”

“这一段日子，你也快意恩仇，重挫了不少胡作非为的帮派。”桑小娥已经比较镇定，用冰冰凉凉的小手触摸方歌吟手腕道：“要小心身体。”

“唉！”方歌吟叹气：“第七具尸体！”

再没有尸首了。

“是七尸迎宾。”桑小娥呼道：“他们待你跟‘三正四奇’同样隆重。”

“金衣会”曾扬言日后要入侵中原，以“七尸迎宾”来格杀“三正四奇”。

“他们只不过要我死罢了。”方歌吟摸摸伤口道：“难道我还要感谢他们的礼遇，何况——”方歌吟的声音里忽也布满了杀机：“滥杀那么多人，为了我方歌吟，我倒要去会会，他是什么东西，敢定他人之生死？！”

桑小娥默默收拾起火堆旁所置放之物，幽幽地道：“金衣会的会主燕行凶，外号‘金笛蛇剑’，是个非常可怕的人物……”忽然“冈郎”一声，一物落下，是桑小娥自己的玉镯子，竟一时不小心敲断了。

桑小娥忽然扑在方歌吟怀里，哭道：“这段只有我们两人的日子……我多不愿意它消逝……”

第三十七章 关前一战

方歌吟缓缓推开桑小娥，双手搭在她肩上，雪光下，桑小娥犹自抽泣着，方歌吟抹掉她脸上的泪光，却有雪花飘到她脸上，方歌吟又把它抹去，轻捧着，用一种不忍惊扰的声音道：“战斗来的时候，只要是必须的，我们都不该去逃避它。”方歌吟轻轻但坚决地道：“何况，我背负金虹剑，而且是你的丈夫。”方歌吟双目直视桑小娥道：“我虽生命无多，但你丈夫不是个在他生命里退缩不前的人。”

“是……”桑小娥不住点头，却悲不自胜，伏在方歌吟肩上哭了起来。

方歌吟轻拍她抽搐的身体，柔声道：“我们……”

“到酒泉去。”

如说得斩钉截铁，无可挽回。

如此决定了他的行程。

——主要能尽欢，死要能无憾。

只要能无憾；死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
过了酒泉到嘉峪关。

万里长城第一关。

苍山雄拔，这，这莽然的山色里，有多少的青史，在这里写成？有多少逐敌的飞骑，在这里埋骨？蜿蜒起伏，气势浩壮，万里长城的沧源历史，在此始或在此终，为西北枢纽，雄关耸峙，气势磅礴。黄河万里，苍茫无垠，历史的长廊在此焕发幽古的光华。

嘉峪关。

这时的嘉峪关，虽非辉煌若前朝的，但别有一番古意悲凉。

方歌吟与桑小娥慢马到了关前，天色已黯……

方歌吟策马在关前，遥望关上城垛，道：“既约在下前来，又何苦匿伏一隅，而不现身相见？”

雪兀自纷纷落，城墙上忽现出四个金衫的人，戴彩制脸谱，木然立在墙头。

桑小娥在昏暮里见此，不禁微微有些抖哆。方歌吟拍拍她冰凉的手背，朗声道：“诸位既没有话说，又隐真实脸孔不相见，在下亦无意强人之难，就此别了……”

说着居然回缰就得要走。

城堞上四人，互觑一眼，脸上虽看不到表情，但似乎大是愕然。

“喂，留步！”一金衣人喝道。

“有何指教？”方歌吟勒辔回身，悠然问。

“金衣会既邀你以‘七尸迎宾’之礼，要走，使得留下人头再走！”另一金衣人叱道。

“没有了头怎么回去？”方歌吟笑道：“这路，我不很熟。”

“先砍下你的头，走走看，不就得了。”第三个金衣人狞笑道。

“你砍砍看。”方歌吟含笑目注对方。

“那你死吧！”又一个金衣人叱道。

然后在宛若无声的雪势中，四人宛若无声地悄然落下来。

桑小娥低呼了一声，这才看清楚了四个金衣人的脸谱，如戏子戴上的面具，都是大花脸，但都有一双森冷，比雪还冷酷的眼睛。

方歌吟伸手握住桑小娥的小手，紧了一紧，犹如一股暖流，迅即遍布桑小娥全身。

然后方歌吟洒然下马。

迎四名金衣人肃然走去。

“为什么要我的命？”方歌吟微笑着问。

“哈哈！”一金衣人大笑道：“如果你还能回到中原，就会发现武林同道早都送了命了——”

“住口！”另一金衣人拔出一双短戟，叱喝道。

先前那名使链子枪的金衣人，好像情知自己说错了话，忙垂手噤声。

另一名腰插青锋刀的金衣人喝道：“你先去取他的头颅！”

“是！”那使链子枪的金衣人如释重负，“飏”地抽出链子枪，呼呼地晃荡起来，等认准目的，把握时机，要一击而中。

方歌吟看清情势，心下暗忖：要速战速决！他已经在这些日子里训练了各种战斗的能耐，判断形势的眼光。他情知非得先下杀手不可，以免小娥受累。

那使链子枪的人才一转动链子，其他三人已形成包围，一看便知道是搏斗经验极丰的杀手。

方歌吟双目紧盯住挥动链子枪的金衣人。

就在这时，后面的一名金衣人，骤然拔出双头枪枪套，尖喝了一声。

方歌吟猛然回头。

就在这时，链子枪闪电般飞出，急刺方歌吟后颈。

方歌吟虽回过头，但心神却仍在链子枪上！

——这是宋自雪在石洞中的苦心栽培，石洞中根本没有光亮，宋自雪也没有了眼珠，所以仅凭感觉出剑！

——这比用眼睛看还准确，还要可靠！

直觉的传达比视力的传达应该更快——而且范围更广，了无障碍。

他反手一剑，削断了链子枪的链子。

就在这时，青锋刀已到。

方歌吟一旋身，“闪电惊虹”后发而先至，剑已抵住那青锋刀大汉之咽喉，不过并没有刺下去。

对方利用使双头枪的金衣人，吸住方歌吟注意力，再以链子枪出手暗袭，但其实攻击的主力，是在于这使青锋刀的金衣人一击中。

但方歌吟以“速战速决，将计就计”的方法，用他武功里的绝妙处，先行将三人击败，突破了对方的围袭声势。

但就在此时，使变短戟的大汉已扑出，果然扑向桑小娥。

方歌吟一见大惊，收剑回身，欲往抢救，但那使青锋刀的居然对方歌吟的饶而不杀，毫不感动，就在方歌吟一转身刹那，大刀砍下。

方歌吟百忙中一回剑，“天羽剑法”中最具威力的一招：“血踪万里”，拦腰斩杀了对方。

可是此时使短戟的家伙已迫住了桑小娥，桑小娥仅凭“长空七指”，勉强与之周旋。

这时使双头枪的大汉又拦在身前，以图拦截方歌吟片刻，只要伙伴能制住桑小娥，便能要胁方歌吟，稳操胜券。

方歌吟一见情势，陡弯长剑，“铮”地一声，弹射出去，只见一道剑气，

“嘯”地射出，这下是“怒屈金虹”绝招，隔空射中使短戟的脑袋，那金衣人惨呼倒下。

使双头枪的见方歌吟居然在自己拦阻下，隔空杀人，叱喝一声，双枪倏出。

其实这些人的武功，若四人合击，武功已不在“铁狼银狐”联手之下，但方歌吟并非昔日吴下阿蒙，武功已臻“三正四奇”之境界火候，这些人哪是对手！

那使双头枪的连攻七八招，都被方歌吟轻描淡写地化解过去，这时四人中已死其二，另一同伴只剩下没有枪的链子，缠战桑小娥未成熟的“长空神指”，情知凶多吉少，突然划了两道枪花，高呼：“扯呼——”

“扯呼”就是“撤走”的意思。方歌吟却也不想追赶，却猝然定下神来，猛抬头，嘉峪关耸峙，背后苍穹，风涌云动，只见一个懒懒散散、道人装束的灰脸青年，正阴森的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，森冷地望下来。

也不知怎的，方歌吟一见此人，回鞘的宝剑忽然弹起；方歌吟心中暗暗吃惊，忙回手掣住。

但使双头枪的大汉却未曾注意到，逃到城下，稍微一蹲，想跃上城墙，落荒而逃。

就在他跃至一半，忽然望见那青年道人俯瞰的眼。

只听那金衣人发出一声极之惊恐的惨呼；方歌吟没有看见个衣人此时的脸，不过也可以想象他惊心裂胆的样子。

然后青年道士如一只灰鸽子般降了下来。

剑光一闪，在与金衣人擦身而过。

然后金衣人上跃的身体，自额顶分成左右二片。

血雨纷飞，惨呼迭止，两片尸身兀往上跃，到半途化作血雨阵下。

左右手中的断截的双头枪，也分两处插入土中，手腕还连在枪柄上。

青年道士落下，裸冷着脸，脚步不动，人已如鬼魅一般，到了只剩下一条链子上没有枪的金衣人身前。

那金衣人骇极，狂呼：“不，不，我，我——”

青年道士的脸容，忽然有一种很阴狠的表情，迅一矮身，剑光一闪，惨嚎声中，金衣人被拦腰斩为两段。

也是血光中，青年道士阴森着脸，徐徐站起。

这等杀人的手法，真够叫人怵目惊心！

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方歌吟直觉到这人才是真正的敌手。前先的四个金衣人，比起来似乎只是掠阵。

这人现在斩杀了两人的位置，却正好在他与桑小娥之间，一下子便突破了两人首尾相顾的契机，而且随时可以把桑小娥的安危转变为方歌吟的弱点。

所以方歌吟不敢贸然迫击，何况仍不确知对方是敌是友？

对方没有回话，只是骄傲地抬起头。

这人看似中土人士，武功这么高，剑法这么好，而且又是名道士，若论昆仑、峨嵋等道教派系，就算是掌门出马，也未必有那么好的身手。

那道士走前来两步，方歌吟腰间的金虹剑竟又脱鞘而出，方歌吟趁机抄剑在手。

那道士阴冷地瞥了一眼，脱口道：“好剑！”

桑小娥却撇嘴道：“怪人！”

道士一返身，狠毒的眼神令桑小娥吓退了两步，那道士嘴角裂了一丝歹绝的笑意。

“我杀了他，你就是我的。”

桑小娥气白了脸，跺足叱道：“你……”

就在这刹那间，道士倒飞出去，长剑呛然出手，猝刺方歌吟：

竟在这种情形卜出手！

方歌吟本来目注于道人与桑小娥间的对话，因怕他猝然攻击桑小娥，自己便得急于营救，但就在这一刻，他疏于防范。

剑尖已刺到了方歌吟胸前的衣襟。

方歌吟的“玉石俱焚”已递了出去！

这是天下第一攻招，就算道士能杀得了方歌吟，自己也断无可能避得开去。

所以他只得撤剑退走。

方歌吟险死还生，却大是惊骇：

一若是“三正四奇”中的高手，有此身手，不足为奇；但对方只是一个比自己长四、五岁的道人，却有这等武功，简直令人不可思议。

因此方歌吟决意要试出他武功来历。

方歌吟因习“武学秘笈”，故对天下各种武术，都有涉猎，如今决心要探出对方底细，理应不难。

但对方似乎有意不使出看家本领，歹辣剑法招招都是中土所未见。

更令人疑惑的是，他绝毒的剑中，却又隐隐流露出一种原有的正气，似是名门正派的剑术，才有这等气派。

方歌吟已经与之搏剑三次，却是胜负未分。

一个弟子武功已属如此——师父还得了？！

两人交手二十一招。

道人目中的倨傲，开始因疑虑而融化了。

他眼色里带着了丝微的惊惧，惟出手依然狠辣。

方歌吟自恃艺高胆大，好奇心强，所以一直没有施“天下四大绝招”，以图查出对方根底。

但就在此时，方歌吟身上有两处伤口因激斗而绷裂。

方歌吟白了脸，忍痛挥剑而战。

那道士也看得出来，就在这时，他祭起了绵延、精密、周圆、无缺的剑法。

方歌吟勉力而战，挡了七八招，伤口已渗出血水来！

那道人忽然右剑朝左一圈，藉力带走方歌吟的剑诀，右剑朝左，弧形飞削方歌吟上手！

方歌吟因强忍疼痛，实在难以避开，终于一交坐倒，猛喝一声：“是‘武当阴柔剑法，！’”

那道人一惊，脸色倏变，盾心红光一现，杀性火起，竟满脸紫气，拍出一股紫劲。

方歌吟避无可避，居然运起东海劫余门的“腐尸功”，硬受了一记，呼问道：“‘武当先天无上罡气’！兄台跟大风道长怎么称呼？！

那道人一听方歌吟这般叫破，仍然不答，但却有些忙了手脚。不知是因为诧异方歌吟挨受一掌，竟然还能说话，还是因方歌吟的呼嚷，道破了他的来历，因而心慌意乱，所以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脸上红光暴现。

方歌吟一见，心头大惊，这等运功情境，似曾相识，就在这时，红芒芒的掌劲，已然压到。

方歌吟忙用少林“金刚掌”硬接，一面骇道：“你……你究竟是谁？！”

“砰”地一声，饶是方歌吟得“百日十龙丸”之助，功力人进，也被震飞出去！

桑小娥这时听方歌吟叫出武当派的“先天无上罡气”及“阴柔绵剑”，蓦然想起，这人身着、打扮举止，与江湖上一个名人相近，当下叫道：“尊驾是不是铁骨道兄？！”

那青年道士猛回头，一咬牙，就在这时，方歌吟倏地站起，“闪电惊虹”就在这瞬间刺了出去！

那道士一声长啸，如灰鹰一般，掠上城堞，在灰云翳涌间，消失不见。

嘉峪关依然雄峙。

方歌吟剑尖有血，一滴一滴向地上滴落，剑身又恢复金光盎然。

方歌吟依然怔怔地望着城楼上消失了的鬼魅般身影，好一会说不出话来。

桑小娥却走过来探看方歌吟伤势，把头枕在方歌吟肩上，在天地变色，云卷苍穹之际，两人依然相依相偎。

“这人究竟是谁？”

“如是铁骨道人，那‘三正四奇’中的大风道长，简直不可思议了……”

铁骨道人是大风道长的高足，大风道长是武当派掌门；亦就是“三正”之一。如果铁骨道人的武功与方歌吟如此相近的话，那大风道长的武功，岂不是远超桑书云、雪峰神尼等人“而且这厮的武功……”方歌吟脸有忧色。

“怎么了？”桑小娥这样关怀地问。

“……没什么。”方歌吟没有答，挑起地下尸身一人的面具，瞧那人的相貌，却并不像是中土中人。

方歌吟又仔细搜索其他几人的尸身：“金衣会找我来干什么？……”

“他们还说什么中原武林大劫杀的……后来又给同伙的制止说下去。”桑小娥接道，却不意从那使青锋刀金衣人的尸首中摸出了一张字条，当即呼道：“啊！”

方歌吟过去，贴桑小娥蹲下，仗着桑小娥鬓发上一颗明珠的微芒照射下，发现原来是一封血书。

血书上歪歪斜斜几个字，似在极危急中写下，又骤然而断，似书者已遭毒手。

“……被……困……七寒谷……”

“被困七寒谷？”方歌吟、桑小娥一齐抬头，两人眼睛里都充满了不解与疑虑。

“是谁被困？”桑小娥茫然。

“七寒谷在哪里？”方歌吟问。

桑小娥蹙起眉尖，思索了一会儿，道：“好像听辛大叔说过……有这样的地方……啊，对了，就是‘武林三大绝地’之一……”

“辛大叔”就是“长空帮”的大堂主“全足孙膺”辛深巷。桑小娥与辛

深巷交情最好，辛深巷也爱惜这侄女如珠如宝。

“……素女峰本也是武林三大绝地之一？”方歌吟问。

“是呀！”桑小娥莞然一笑：“可是给你闯过了。”

方歌吟浓眉深皱，又俯看血书：“究竟被困的人是谁？”

“是一个人，还是很多的人？……”

“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……”

桑小娥念及与方歌吟日子已无多，很不愿在此时还要管别人的事，所以期期艾艾地道：“我们……”桑小娥情深款款，目注方歌吟，道：“不管不就得得了。”

方歌吟深深地望着桑小娥，望得是那么专注，那么深情，好一会才道：“我每次作战，都是为了和你还可以继续相处，哪怕片刻，也要争取，所以才攻无不克。”

桑小娥听着，啊，他竟是对我那么好……不觉眼眶湿了。

方歌吟徐徐站起，立于天下第一关之前，苍茫天地，方歌吟背负以手，风起劲吹，如将人也掠卷飞去：“可是这血书让我们给见着了……也许这血书有很多人命，正在等着援手，等着救拯，它越过了千山万山本已落在敌人手上，又阴差阳错，叫我们给见着了。”方歌吟缓缓回身，目光有一种深切的热忱：“小娥，你说，我们怎能不理呢？”

桑小娥盈盈站起，笑挽了两个浅浅的酒窝，昵声道：“你说的，我都听你。”她甜甜一笑，无限依存的偎脸在方歌吟怀中：“你去哪里，我都跟着你。”

养 生 主

第三十八章 被困七寒谷

人——活着为了什么？

自从有了人类，便开始孜孜矻矻探究生命的意义。

方歌吟只剩下了十五天的生命。

——“百日十龙丸”给予了他十倍以上的功力，却限制了他只有百日的生命。

一个人自知生命存剩百日，会怎样？——诈醉佯狂？悲笑终日？或放浪形骸、胡作非为？

——方歌吟都没有这样做。

虽然他也有勇闯少林，力斗严老，苦拼天象，甚至搏战血奴，独挑恒山，但这些并非好勇斗狠，任意妄行，而是为情为义，卫道行侠所必须的战斗。他一往无前。

而现在——他最多只剩下最后的十五天：十五个白昼，十五个夜晚，如在月初，则他最多只能见月圆一次；如在月中，则最多只能见月缺一次。

月圆月缺——如果你仰望苍穹，月明星辉，却是最后一次的灿采，——你会别头垂首，还是暗自挥泪？

——这些方歌吟都没有。

他也仰望星空，繁星点点，在他只剩下顶多十五天的生命里，他也曾想到未完的心愿：要照顾桑小娥，父仇未报，以及追思“生要能尽欢，死亦能无憾”的师伯宋自雪，缅怀郁郁一生的师父“江山一剑”祝幽，以及期望能在未死前，再拜望师母宋雪宜一次……”

但他此刻，却心悬于那在金衣会尸首上搜出来的一角纸团，上面的血字：

“……被……困……七……寒……谷……”

——是谁被困？

——因何被困？

——是谁困人？

他在替留血书者担心——担心那写血书的人，等不等得及他赶去？那人的生命，是否也正像是苍穹里的星子，微弱地闪亮？

——要有信念。

——等着我。

方歌吟忘了自己之将死，只希望能拯救他人再生。

他在这仅存的十五天不到的生命里，餐风饮雨，披荆劈棘，赶去武林三大绝地之一的“七寒谷”，要探个究竟。

他忘了自己安危……

“啊！流星。”

桑小娥在他身边，如此低唤道。

方歌吟在星夜下看去，桑小娥纤巧的侧脸，是如此匀美姣好。方歌吟不禁有悲哭的冲动。因为他快要永远看不到了。他对生命之消逝无畏，作为一决斗者，跟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的击壤的歌者，没什么分别，怕只怕在人生长流里，岁月苍茫中，自己竟失去了依恋……

……花飞随风……

……流星湮逝……

——唉。

方歌吟心中不禁黯然一叹。只听桑小娥衣裙袅动，菩萨般静柔姣美的手掌合拢于胸前，在轻轻地唱着一首歌：

“……把映着泪痕的笺，交给那旅行底水，何时才能流到你屋边，让它弹动你的心弦……”

是那么轻浅的声音，像一弯流水，湍漩在石边，等待一次惊艳。是多么虔诚的声音，雪白的双颊映着些微的嫣红，长睫对剪下眼波的涵光。

“……我曾问那南归的雁，何时带来你的消息，它为我命运呜咽，希望是梦心无依……”

每一句的第一个字，“我”或“何”都一下子拔高，少女稚气的声音里充满了殷切的想望，内里有自珍，有不平……唱到“呜咽”时，是真的“呜咽”了；唱到“无依”时，是真的“无依”了……方歌吟见桑小娥的泪珠在星芒下簌簌落下，他蓦然意识到不能把握这生命的珍美而心疼如绞。

——我不能再照顾她了。

方歌吟在心底里如斯地狂喊出血。

“大哥。”虽已如同夫妻，桑小娥还是习惯这样呼唤方歌吟。

“如果你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”桑小娥幽幽地说。

——不能！

方歌吟激声道：“不行！小娥——你要想想帮主！”

“……爹会了解的。”桑小娥掩脸轻泣。

——星空下的一片柔弦，月光下的倩脸。

方歌吟轻拥而道：“帮主在独撑大局……”

桑小娥抬头，泪光在星光映照下霎霎闪烁：“可是你也在路上……苦伶伶一人呀……”

方歌吟目注桑小娥，怕下一刻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
“小娥，记住，生命是美好的，要活着，才能完成我心愿。我一缕魂，也会随着你，陪我而逝，乃是枉死，那不像我的小娥。”

桑小娥不断落泪，不住颌首。方歌吟不知怎的，想起那长安客楼上初遇桑小娥的一战……她那时还是一身爽落的男装，两条如絮的飞帛，在空中飞舞，她跃起；跃落，阳光清清楚楚照进来……

——那般惊心动魄的初遇……

——那么美的一战！

就在这时，漫空寒星中，忽有二枚，闪落下来，夹着尖锐的呼啸，急打方歌吟、桑小娥眉心死穴！

两点寒星急打！

方歌吟闪电般双指，夹住一枚，长剑“呛”然出鞘，击落射向桑小娥之另一枚。

方歌吟在星光映照下，一发现指间五棱暗器发出猝厉的蓝芒。

是见血封喉的淬毒暗器！

方歌吟一声断喝：“谁？！”

只闻一阵簌簌，星空下的胡桃树与杏子树一阵轻摇，无声地落下了三个黑衣蒙脸人。

他们低蹲的身姿，炯炯的眼神，一望而知是武功极高、杀气极重的能手。

最奇的是中间那名，腰畔系有一团红光蒙蒙的事物。

此处已近宁夏之银川，风光极美，就算晚上，在星夜下也有一种醉人的气息，但这三人一现身，杀气腾腾，一如早已绷紧的弦，杀人的箭矢随时脱手射出！

方歌吟却毫无惧色，双指轻轻一弹，“飕”地一声，五棱蓝星“笃”地射入了一棵樱花树杆中，直没不见。三人见此出手，都震了一下。

方歌吟轻弹宝剑，发出“嗡”的一声，问：“我与诸位，向无冤隙，因何下此毒手？”

三人一怔。只见当中那黑衣人沉声道：“两位自何处来，往何处去？”

方歌吟悠然道：“我等自来处来，到七寒谷去！”

三人又是互觑一惊。当中那黑衣人叱道：“七寒谷是禁地，你去作甚？！”

方歌吟道：“既是禁地，你管我作甚？！”

黑衣人露出野兽一般白而尖森的牙齿，咧嘴笑道：“小子，饶是你胆大，你听过‘天罗坛’否？”

方歌吟脸色一变，桑小娥却“啊！”地一声，花容失色。

“七寒谷”与“忘忧林”、“素女峰”号称“武林三大绝地”之首，“素女峰”只准女子上山，不准男子入山，但“七寒谷”却男女皆禁，更为霸道。

恒山素女峰上有名列“三正四奇”中的雪峰神尼坐阵，但“七寒谷”谷主曲凤不还，据说武功不在“三正四奇”之下，只因势力在贺兰山一带，鲜入中原，所以才未榜上列名；曲凤不还听说为了此事大为不甘。

此刻方歌吟才入宁夏，在此银川一带，即遇“天罗坛”中的难缠人物。“天罗坛”组织近似“金衣会”，遍布察哈尔、绥远、宁夏一带，也是以邪教妖术惑民心，逆行倒施，坛主罗海兽，外号“九阴真君”，江湖上有歌诀：“黄河千里，惟富宁夏；神州万里，只怕天罗”，就是指这杀手无常的“九阴真君”的人，方歌吟的头好似大了三倍。

黑衣人也盯着他的头，似对他的头也很有兴趣：“小子，如果你还想保留你的颈上人头，还是滚回原来你来的地方吧！”

方歌吟摇头道：“为什么不让我进入‘七寒谷’？”

黑衣人忽然握拳，拳背向上，在星空下伸出了手。

方歌吟未知其意，凝目注视。

黑衣人缓缓反转部位，再渐次扳开手指，展露掌心。

掌心中有一微小的黑点。

方歌吟看不清楚，他俯首凝视。

倏然，他背后的两名黑衣人，猝然拔出钢叉，飞刺方歌吟背部！

而黑衣人掌心的那枚黑点，居然是会动的，疾射方歌吟脸门！

这下前后夹攻，攻其不备，正是必杀的打击。

方歌吟陡屈中指，隔空一弹，“嘣”的一声，把那枚黑点“铮”地弹飞！

然后跃起，半空旋身，天羽奇剑“血踪万里”，飞削而出！

两人万未料到猝不及防的刺杀，方歌吟居然腾身避过，并展开如此凌厉的反斩。

两人武功也非同凡响，但终究接不下当年“天羽奇剑”宋自雪苦心创研的剑招，两人呼嚎声中，肩膀上都溅了血，仆地呻吟。

那黑衣人狙击不中，还损失了两名强助，当时目中凶光毕露，右手一扬，红光大现，他露出白森森的牙齿狞笑道：“臭小子，报上你的名来！俺‘天

罗坛，‘天狗院’坛主任理大手下不杀无名小卒。”

方歌吟笑道：“任你打？怎有这种名字！”

任理大怒极，原来“天罗坛”总坛主罗海兽为人甚是乖异，别人专找吉祥威猛的名字命名，他却百无禁忌，把他座下六院，名为“天狗”、“天猪”、“天鸡”、“天龟”、“天虫”、“天牛”，名字别扭，行事也怪。

任理大听方歌吟如此调侃，自是气极，一扬手中罗网，飞罩而下，还爆起一阵喀当喀当的连响。

原来他手中所持，是一面下知用什么丝线织成的红网，看上去十分诡异，而且上面挂满了倒钩金铃，格斗时扰人心神，又可发射作暗器用。

方歌吟自从遇血河车，及与“幽冥血奴”萧萧天一战后，对红色事物甚是头痛，见此红色大网的武器，也感棘手异常，一时不知如何破法。

他只有低头闪过。

“呼”地一声，网扫不中，忽然罩落。

别的兵器，一击不中，就失去了出招的效果，但这件武器，击中时固然可以致命，不中时却更可生擒敌手。

这下遽变俄顷，方歌吟武功高强，也不知如何应付是好。

“天罗坛”武功之诡奇，果然跟中原武林大有区别。

方歌吟初遇这种以网为兵器，变化倏忽的武功，大感棘手。

方歌吟百忙中，运剑往天一指，正是“长天一剑”！

红网依然罩下。

剑锋顶住网的中央，网的边缘，立时垂落。

只要一旦垂罩下来，方歌吟便得困在里边——那任理大不禁脸上露出得意之色。

就在这刹那间，方歌吟用剑顶住红网，就这缓得一缓，他已迅鱼一般溜出网沿，闪电般反时扣住了任理大的手腕。

任理大的狞笑僵在那里，瞬间的转变，他已受人所制！

方歌吟冷冷地望着他，冷冷地道：“你最好不要妄动，我有话要问你。”

任理大目光闪过一道狠色，左手一拔，抽出一柄怀剑。

方歌吟即力注手指，任理大登时痛得黄豆大的汗珠，涔涔而下，他却也是硬汉一条，半声不哼，一剑往自己被拗的手腕扎下去。

这下连方歌吟也始料未及，血光暴现，那任理大手腕已断，头也不回，飞遁而出。

方歌吟犹执住他血淋淋的断腕，呆得一呆，任理大已不见踪影，桑小娥欲追赶过去，方歌吟作势拦道：“不用追了！这人倒是一条好汉。”

桑小娥道：“据闻‘天罗坛’中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角色，今得一见，果真如是。”

“我们惹上了这班人，只怕难有宁日了。”桑小娥幽幽地道。

方歌吟当然看出桑小娥的心思，他揽肩愉快地笑道：“只要管了这一桩‘七寒谷’的事儿，我就不再惹事了，就只跟你一起，不再插手江湖事了，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只回天地泛孤舟……这样好不好？”

桑小娥娇慵地笑了。就在这满天星斗的晚上，他们有多少青春生命要珍惜。

银川西距贺兰山约九十里，东临黄河，是一个纵展平原。

方歌吟与桑小娥往西推进，一路上亦疑受人跟踪，但自从对方两度攻击，

吃了大亏后，一直再没有发动任何接触战。

贺兰山即为阿拉善山。山阴为蒙古人所居，山阳为汉人所居，或云山中多青林白树，望之如驳马，西夏人叫驳马为贺兰，因而名之。

从西城出去，方歌吟与桑小娥从城里打听得一些奇怪事儿：最近有一批似是武林人物的中原人士，曾从这里经过，像追搜什么事物的，但一入贺兰，即无消息。

——那些人是谁？

——在搜索什么？

——跟“被困七寒谷”的字条，又有何关系？

方歌吟与桑小娥并辔驰去，一望无际的草原尽处，便是崔惠天际的贺兰山，在西夏帝王元昊的古疑家，以及远方波涛起伏般的长城万垛，贺兰山真是气势沉雄，英雄策马的地方。

是愈来愈接近贺兰山……

忽然，一阵劲急击打空气之声响起，不尽惶急……

方歌吟、桑小娥同时抬颌，只见长空里一只白鸽疾飞而过。

其羽翼之强、飞冲之劲，一看便知是训练有素之信鸽。

倏地一物疾闪，“飏”地划破长空，“噗”地对穿信鸽，鸽子中矢，“呼”地落了下来。

落在草原那边。

——信鸽！

——飞箭！

——有人不想让某种消息传开去……

方歌吟向桑小娥疾道：“你去捡信鸽！”

桑小娥疾应：“好！”策马俯冲了过去，人几与马贴在一起，后面的秀发“花”地在阳光中急扬了开来。

马声飞驰而去；方歌吟则调马头，“铮”地拔出长剑！

果然就在这时，“希聿聿”马啸，如滚鼓一般急疾，两匹快马，冲了出来。

这两匹马极快，马上的人手中都递出长钩，直向桑小娥截去。

方歌吟打马迎上，半空划了两道剑花，张臂远拦，道：“朋友，听我一言——”

那两人理也不理，两匹壮马，直冲过去，像矢志果把方歌吟撞倒，踩毙于蹄下！

——方歌吟哪有这般容易被撞倒？

就在那两匹健马撞中方歌吟之际，方歌吟猝然跃起，双手一展，已左右挽住来马缰辔，两马骤然而止！

两人断未料到，看似一个文弱书生，竟有如此深厚内力，奔马陡止，一时挟制不住，哗然滚落下马来。

两人武功，却也不错，一旦落马，藉势一翻，立即站起，恶狠狠地望着方歌吟。

这时桑小娥急马奔驰，却蛮腰一挂，闪电般自上抄起信鸽，乌发激扬，脸泛红潮，策马奔回方歌吟处，呼道：“大哥，我捡到了那两名大汉霍地站起，胸前衣襟上都绣着一只凤凰。其中一人抽出雁翎刀，怒叱：“你是谁！‘七寒谷’的事，你都敢管？！”

方歌吟微笑道：“不是管，我还要到‘七寒谷’去！”

这一句话，令两名大汉都吓了一跳，“七寒谷”近百年武林中无人敢惹，亦无人敢妄入一步，……这下连另一名大汉都拔出了一对“铁鸡抓”，冷冷地道：“将信鸽交出来！”

方歌吟微笑，横剑而立。

两人对望一眼，各发出一声怒喝，分左右扑来！

就在这时，长空骤然一声鹰唳。

方歌吟猛觉头上乌云一罩，一掌往上拍了出去！

“砰”地一声，又是一声长唳，巨鹰负伤而去，天复为亮，但方歌吟之左腕，也为之抓伤。

方歌吟惊魂未定，忽听桑小娥一声惊呼，只见黑影一闪，腥风扑脸，一只黑豹，噬向桑小娥！

桑小娥对敌经验，本就不怎么够，加上豹子的强悍迅急，桑小娥被那劲风所迫，呼息一窒，几落下马来。

方歌吟目光一瞥，腥风又起，又有两头黑豹掩至，方歌吟心里一凛，身形一展，已拦在桑小娥张惶失措的身前。

这时黑豹已长身扑下，长足九尺，如泰山压顶，但方歌吟抢步冲前，剑划而出。

腥风中挟带着血雨，迎头淋下，豹爪已嵌进了方歌吟的肩膊，但豹身已被金虹剑拦腰斩为二段！

桑小娥尖叫，她在方歌吟背后，见豹已扑至方歌吟身上，又有血雨喷出，一时弄不清楚方歌吟有没有受伤，所以尖叫起来。

方歌吟当然确定自己没有负伤，他连忙一掌推开黑豹，却见两名胸绣凤凰的大汉，已倒在血泊中，两只怒豹正在撕裂着他们的躯体！

——这是为了什么？！

方歌吟急赶过去，两头狡健的黑豹，立即回首，龇牙展齿，虬肉贲肌的前腿蹲低，准备扑击。

——杀人灭口？

这时一头黑豹走而无声，疾攫向桑小娥，目光凶暴地要噬食桑小娥手中之鸽子，另一头豹子仍留在那儿，监视方歌吟。

——这些豹子是谁训练的，竟比人还灵通？

方歌吟虽艺高胆大，但他宁愿与人战斗，而不愿与这等凶残的野兽格斗。

就在这时，黑豹扑出，扑噬向桑小娥手中的血鸽。

它们的目标似是鸽子，所以务必要吞之而甘心。

方歌吟长身掠起，另一头一直不动的黑豹怒吼一声，挟起一道腥风，狂扑而出。

豹的反应可谓过人，但方歌吟半空再提气猛踪一在刹那间改变了方向，却仍是攻击桑小娥的豹子掠去。

扑向方歌吟的豹子当然扑了个空，就在同时，方歌吟几乎把扑向桑小娥的豹子自上而下剖了腹腔！

这时桑小娥已发出了她的“长空神指”！

她是射向另一头正往方歌吟扑的黑豹。

——她对豹子向自己的攻击不能应付，而对扑向方歌吟的豹子，因为情急关心之故，“长空神指”反而能得心应手地施展。

那豹子再机敏，也避不过桑书云所创的“长空神指”，七指中至少有五指拂中，那头豹子十分健硕，厉吼之余，居然负伤遁逃。

这时在两人头顶盘旋的负伤老鹰，知无机可乘，才长唉几声，遥飞离去。

这一场战役虽告结束，但令二人惊心动魄——猛兽扑噬，也是他们平生仅遇，是有人生恐那两名大汉不是方歌吟之敌，反被方歌吟被擒而迫供，故令黑豹杀之灭口？

方歌吟呼道：“快看那只鸽子。”

那只鸽子已毙命，一支强箭贯穿了它。桑小娥很为它心疼，但那缚在鸽子腿上的血书，却更令她心惊。

“血书”是从一件青色的衣衫上撕下来的，染满了血迹，写的也是那五个怵目惊心的字：“……被……困……七……寒……谷……”

方歌吟和桑小娥不禁都失声而呼，两人相顾失色，他们不是畏惧这件神秘的诡事，而是认得这件衣衫，这手字体。

布是从桑书云的衫上撕下来的。

字也是“长空神指”的笔法！第三十九章搜索七寒谷……”

“是爹的字！”桑小娥几乎呻吟道。

“随那豹子的血迹，快跟上去！”方歌吟即下决断。

于是他俩进入了一个密林。

这密林内布满了黄杏、樱桃，美得说不出的诡秘。

密林越走越深邃，到处阴暗湿漉，石岩都铺满了青苔。

——那豹子的影踪当然已不见，但此地想必已离“七寒谷”不远。

方歌吟搀着桑小娥，两人戒备着向前并进，密林盘根交错，无终无止，桑小娥忍不住心中忧虑，哭道：“方大哥，我怕爹会——”失声不能再说。

“桑帮主深谋远虑，武功超卓，你放心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”——可是如果没有事，又为什么要留血书？而且按照这血书由亡命信鸽被截击的情形来看，情况十分紧急。

——究竟在“七寒谷”里，发生了什么事？

正在此时，方歌吟心头又掠过一种不祥的阴影。

他想用眼睛去捕捉那阴影，鼻尖却闻到一股腥风，就在他嗅到之一刹，发须为之逼扬，那腥风正自背后扑来！

又是豹子！

不过不是黑豹，而是金钱豹！

方歌吟只觉眼前一花，但他不能退或避。

因为桑小娥就在他身边，他一闪开，恐怕就要殃及桑小娥，所以他反而迎上花豹。

他的剑尚未拔出，危急间双手一揽，并一臂抱住豹子！

在这刹那间，他已用了少林的“大手印”，力击下去。

那豹子负伤狂吼，方歌吟离它大近，只有拼命揪住不放，也被它抓伤了几处。

方歌吟无论如何，都不放手，而且运劲自两肘力夹，那豹子虽力大无穷，但又怎及得上功力增长十倍的方歌吟？不一会，终于踣地不起。

方歌吟大力一呼一吸，正要立起，忽然眼前草地，一物窜起，竟比闪电还快！

方歌吟在刹那间，不及思索，双指一弹，弹中那物！

“波”地一声，那物竟被弹飞丈外，撞在大树干上，原来是一条碧黄的毒蛇，蛇首已被方歌吟一指弹碎！

原来方歌吟刚才那一指，在情急中而施，居然把两种平日用功最深，而最合乎他性情的武学：“天羽奇剑”中的“怒屈神剑”化作“怒屈神指”，再将“怒屈神指”的指力以“长空神指”的指劲弹了出去，才一举击毙了毒蛇、也救了自己。

这一指乃合“三正四奇”两家之精华，其力量捏拿之准，令方歌吟自己也意想不到。

就在这时，他又发现一只极为巨大而毛茸茸的猩猩，已掩至桑小娥的背后。

——怎么各处的猛兽都拥来这儿了？

他大喝一声，飞跃过桑小娥头顶，也越过猩猩的额顶，那猩猩猛然察觉，举臂要来抓，方歌吟已间不容发地穿了过去，顺手在猩猩脑门以“六阳金刚手”一拍——

猩猩狂吼一声，摇摇晃晃，巍巍颤颤，终于轰然倒下。桑小娥这才察觉，惊得失声呼叫，差些儿给猩猩仆倒的身躯压着。

方歌吟一拖桑小娥纤手，疾道：“快，快离开这里，这儿是野兽岛——”

就在这时，又一阵急腥风摇树撼林，一物呼啸扑至！是一头小猫。

方歌吟急蹲旋身，反刺一剑！

“嘶——”地一声，方歌吟背部被抓了一道见血的五爪之痕，头上方巾也给抓落，发鬓凌乱，但那头山猫也吃了一剑，负伤急遁。

方歌吟负疼急道：“跟踪它！”

——牛羊鸡豕都有个家，负伤的鸟兽都必定同到它们的居处。

——如果它们是经人训练的话，那么就一定会回到饲养它们的地方。

——一定有人指挥的；否则贺兰山不可能变成了兽窝：万兽齐集！

方歌吟如斯断定。

方歌吟急追。

他后面还曳着桑小娥的小手，越过苔石、密树，甚至跃上高大的树干追踪。

那只山猫淌着血急遁。

追了好一段路，方歌吟眼帘前忽然出现一块布满青苔的石块。

石缝边匿伏着两三个人——就在这时，那蹑足的山猫已迅雷不及掩耳地扑向那人，张口噬向那人颈旁的大动脉。

待那人惊觉返身时，山猫已扑到那人身上，那人已不及闪躲！

在这一刹那间，方歌吟手中金虹剑已脱手飞出！

“着！”

他在那瞬间无法确定那些人是谁，只是忽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

他为了救人，毫不加思索地就掷出了剑！

剑化金虹，直刺入山猫背脊。

山猫狂嚎，那人左右手一挑，亮出一双银戟，“哧哧”二声，都刺入了山猫体内！

山猫辗转挣扎几下，终告毙命。

那人自血泊中巍颤而立，在旁两人关切扶持。

桑小娥目光一凝，随即喜呼：“辛大叔！”

原来这险被山猫咬死的人，并不是谁，却正是“长空帮”下五大堂主首席，“长空神指”桑书云之得力助手，与方歌吟有数面之缘的白旗堂主“全足孙膑”辛深巷。

辛深巷本来也是一脸风霜，但乍见桑小娥，也喜得跳了起来！

“小姐！”

辛深巷满脸风尘，但见着方歌吟、桑小娥，却喜悦莫已。他向方歌吟一颌首，脸上流露了一个会心的微笑；方歌吟见着他，也如见亲人。

“小姐，你好容光焕发啊！”

“大叔，怎会……”桑小娥靠在辛深巷宽厚的膀边问。

“大叔老了！”辛深巷如此发出一声喟叹，大力地拍击桑小娥的背膀。

“坏大叔，别那么使力，人家痛嘛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辛深巷豪笑着，忽又笑容一敛，眼睛发着亮问：“你们怎会来了这里？”

桑小娥一撇嘴，嗔道：“这倒要问大叔了，大叔好好的江南局面不管，来这儿给山兽咬、野禽啄，却是干嘛？”忽然忆起一事，脱离了辛深巷臂膀，急问道：“爹他……是不是出事了？”

辛深巷脸上仿佛又多添了几道皱纹：“实不相瞒，小姐，帮主已失踪多日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桑小娥几乎跳了起来：“果然是爹爹！”

辛深巷眯着眼睛，反问：“你们也知道这里的事？……那么这里的事是真的了？”

方歌吟切入问道：“这里的什么事？”

辛深巷摊手道：“我也不清楚啊！”

方歌吟皱眉道：“你也是……我们只是一知半解而已。”

辛深巷沉吟一下，道：“看来事急不宜迟，请先说你们两位追踪到这儿来的原因。”

方歌吟道：“我俩在嘉峪关一带，受到‘七尸迎宾，礼之邀约辛深巷目光闪动，截道：“什么？！‘七尸迎宾’……‘金衣会’的人？！”

方歌吟道：“是，他们派出四名香主，狙杀不遂，反遭一道士打扮的人诛而灭口。我就在死尸身上搜出了张血书……”

辛深巷双眉一耸，自袖内掏出几张皱纸，笑问：“是不是这些？”

方歌吟、桑小娥看去，只见果是歪歪斜斜的写着“被困七寒谷”等字，有的可能写时太急，连“七寒谷”三字都未写完，便已断了，其中有一张只写“被困”二字，下面便是一大滩浓血染污，想必在那时遭了毒手。

方歌吟道：“正是这些血书。后来我们在赶赴七寒谷途中，就在银川一带，受到截杀，并与‘天罗坛’的一名坛主及其喽罗交手……”

辛深巷动容道：“连罗海兽的人都出动了？”

方歌吟点点头，道：“看来还不止，我们就在前面，还跟曲凤不还的手下交过战，并捡得桑帮主的一份手书——”

辛深巷嘎声道：“帮主真的受困于‘七寒谷’！？”

方歌吟掏出血书，道：“就是这一份。”

辛深巷立即接过来看，脸色凝重，跺足道：“真是帮主亲手所书。”

原来桑书云平日帮务极忙，极少练字，但遍阅群书，博学大度，对书法绘画，虽疏练习，却极有天份，比起矻矻营营苦练字者，虽然法度略欠周围，

但意境妙逸，比只懂拟摹习字的人创意得多！他的字写得龙飞凤舞，俊逸灵秀，别具一格，辛深巷久在桑书云麾下，自然一瞧便辨认得出。

至于方歌吟，也因桑书云昔日奉赠的手抄之“长空神指”练习法门，故识得桑书云书法。方歌吟对那一手未加勤习而全凭才华、人格、胸襟、识见，所糅融出来的字体，甚为心仪。所以乍见之下，也如见其人。至于桑小娥为桑书云之女，对父亲的一手字迹更为熟稔，也更毋庸置疑了。

方歌吟双眉一剔，道：“这便是我俩匆匆赶来的原因。不知辛大叔何故来此？”

辛深巷以手加额，道：“前些日子，武当大风道长与恒山雪峰神尼连袂来找帮主，谓‘血河车’又现江湖，在绥辽、宁夏一带出现，而且系由武林第一大煞星，死而复生的‘幽冥血奴’萧萧天所驾，沿途上杀戮无辜，伤天害理……帮主闻后，悉力阻止，邀得‘大漠仙掌’，车占风出面，四人并上少林，央了少林天象大师下山，路上碰着了‘劫余岛主’，严苍茫，他有意觊觎‘血河车’，也一路跟了来，还有各路武林人物，也各怀异志，希望来讨便宜。”

方歌吟双眉一展，道：“武林七大高手中，‘三正’尽至，‘四奇’已到其三，按理说不会出事才对。”

辛深巷叹道：“本应如此。边疆一带，‘长空帮’实力所不能及，但我也请了护送帮主的高手二十三人同往，他们都是精于布阵、遁甲、奇门、联络、追踪、伏击的好手，却没有一个有消息，没有一人回来。”

方歌吟、桑小娥都大见忧色。辛深巷又道：“自桑帮主一出塞外，便没了消息，连同其他高手，也一样没了音信，他们同样派座下高手来寻，皆无头绪。更可惊虑的是，此行中少林天象还带了天龙大师等随行，并有达摩二十四僧，车大侠也携同‘瀚海青凤’旷女侠等前往，严老怪亦带了他儿子和岛中弟子数十名……这些人无一不是武林高手，身经百战，怎会连一个讯息都没有？就算遇到了极大的艰险，以桑帮主等六大高手，天下又有谁能挡？就算是‘武林狐子’任狂亲至，也没有这个能耐……”

方歌吟、桑小娥愈听愈见心忧。辛深巷长叹一声又道：“现在各大门派子弟，也发众来寻。长空帮人多势众，这几日来苦心搜索，终于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！”

桑小娥急得捉住辛深巷的手疾问：“是什么迹象？！”

辛深巷叹道：“这几日来，我们朝夕搜寻，却也无端丧失了多位兄弟生命，有的被野兽攻击致命，有的显然是为人伏袭暗杀……就如今天，若无方少侠相救，辛某只怕就……”

方歌吟道：“辛大叔莫如此说，纵没晚辈那一剑，大叔的双戟，也非那山猫禁受得了。”

辛深巷苦笑，指指自己的脖子道：“那时恐怕咽喉又多了一对鼻孔了。……我有自知之明，脑袋还行，至于身手，则当方少侠的徒弟都排不上。”

方歌吟道：“辛大叔快别这样说，如果武功高强就是一切，那么真正在青史里留名的人都是一些武林人物了……事实上，根本上绝大多数的人只肯定‘翰林’，而坚持否定‘武林’的存在呢！”

辛深巷笑笑换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剔眉：“世人重文轻武，自古皆然，一旦奋战打仗，却又得由我们这些武夫攻阵守城冒死犯难了。我们搜至这儿附近，便发觉了几只冒死飞出来的鸽子，以及帮中弟子尸身上搜出来的血书。

可是我们搜遍这一带，被毒蛇猛兽攻击了不下数十次，死伤不少精锐，还是查不出江湖人称‘武林三大绝地’的‘七寒谷’究竟是坐落在哪里。”

“这里的猛兽恐怕并不是野生的，而是受人操纵，训练有素的专事攻击踏入这林子的外人。”方歌吟沉吟道。

“正是。”辛深巷苦笑，用手向青苔石后一指，道：“这便是‘人兽合作’的最佳证明。”

方歌吟随手所指望去，只见石后卧伏着一人，早已气绝多时，右手紧握一柄雕花宣斧，但手腕却被一支黑箭贯穿，脸上、胸口，一片血肉模糊，衣衫撕烂，显然是给猛兽咬死的。

“敌人先用暗箭夺去其战斗力，然后再驱使虎豹噬杀之。”辛深巷深深一叹道：“这人是出类拔萃少林俗家弟子，却遭人狙击，死于林中。”

方歌吟忧虑道：“如果以桑帮主等人的盖世武功，尚且被困于某处，那就算觅着了，我们又何济于事？”

辛深巷负手来回逡巡数步，终于道：“如果知道桑帮主等人在哪里，我即可联络各路英豪以及帮中好手，前来救援，就算对方实力再强，武功再高，也未必能抵挡我们群体的攻势。”

方歌吟道：“哦？”

辛深巷目光如电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‘金衣会’、‘罗坛’与‘七寒谷’，虽然难惹，但‘长空帮’若倾全力出战，决可一战！况且还有少林、武当、恒山、大漠、劫余岛，以及武林十四大门派的弟子，这一场会战，我们输不了的。”

方歌吟也目光炯炯有神：“只不知‘七寒谷’，因何要冒此天下武林同道敌忾同仇之危，来诱困桑帮主等呢？”

辛深巷道：“这是一举将中原武林高手一网打尽之举，非超凡野心，决不致如此做法。”

方歌吟道：“但对方又如何得悉桑帮主等之行程，以诱他们进入‘七寒谷’呢？”

辛深巷蹙眉道：“这恐怕就与‘血河车’之出现有关了。”猛抬头，道：“别看这儿只有几个人，这座山的里里外外，都有我们的人在搜索，在山外也有人寻索，只要一有消息，便立即召集，共同营救。”

方歌吟点头道：“是，我们也该分头去搜查了。”

辛深巷轻拍抚了一下忧愁中的桑小娥，道：“小姐，你别担心，帮主他老人家洪福齐天，不会有事的！何况，帮中最干练的梅二堂主还陪着他老人家，不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

说着拿了三支旗花响箭给方歌吟，道：“一旦有所发现，即找个高远之所，燃放出去；如果十分紧急……”说着又掏出一支纯红色的炮筒：“把它扔在硬物上，即刻走开，——这些都是敝帮的联络信物。”又说：“今天搜索队里的联络暗号是——对方问：忽然前面闪光一下。你就要答：她就出现在我的眼前！；如果是你先问，则是：唐朋是怎么死的？对方要答：躲在床底下不小心给唐肥压死的。一定要记得。”

桑小娥与方歌吟都有点忍俊不住，道：“怎么这暗语那么古怪？”

辛深巷道：“这才不会出漏子。”说罢，深意地望望二人，又道：“虽说小姐在此，但行动首素重纪律，认暗号不认人，少侠还是得记住了。”

方歌吟遥望着远会在森林中的辛深巷微微佝偻的背影，感叹的道：“辛

大叔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。”

“为了爹和长空帮。”桑小娥幽幽地道：“辛大叔老得好快……”

第四十章 惊现七寒谷

方歌吟与桑小娥继续搜索着，野林子里有一簇一簇的小花，在这阴沉的密林里，仍一团一团惊艳地绽放。

桑小娥虽忧心她父亲的性命安危，但也忍不住惊叹一声：“多美丽的花！好热闹的开谢！”

方歌吟道：“所有生命都是欢悦、有力的。”

桑小娥忽然哀伤起来：“辛大叔为了爹和帮里的前途，忧心忡忡，所以老得特别快。爹以前文采风流，写过‘大钟敲古寺，叶落梧桐惊’，京里传诵一时，后来也腾不出余裕来写诗了。唉！娘过世后，爹虽然也有在外风流快活，但我都知道，爹怀念娘亲……他很不快乐哎！”

方歌吟专注地听着，道：“桑帮主和辛大叔，都是了不起的人。”他们已经搜索太久了，一直没有歇过，但仍一点头绪也没有，只好在崖边坐下来，方歌吟继续道：“你爹虽成名，更难得的是胸襟和气度，那提携后进的热心，不遗余力，使人感觉到他似乎永远不会老……”方歌吟悠然道：“我好羡慕你有这样一位父亲。”

“可惜我娘是个薄命的女子。”桑小娥也在崖边坐下来，只见崖下一片白茫茫，深不见底，偶传猿啼。

“爹常说娘是红颜知己……”

“其实你娘也很幸福。”方歌吟出神地望着崖下阴冷的云海，道：“只要一刻活过，便是一生活过。”

他怔忡地望着仿佛浮而不动的云朵，世间事，尽如白雪苍狗……他耳边又响起了宋自雪的击剑悲歌：

“生要能尽欢；

死亦能无憾！”

——自己在生，尽欢了没有？

——自己一死，能否无憾，

——留下桑小娥……他又仿佛在白茫茫的云海里看见桑书云那袭孤独的青衫。

“辛大叔很可怜。”桑小娥犹自说着：“爹还有过娘，而且在武林中成大名，武学中严然宗主……辛大叔在长空帮初起时加入，割舍了误解他排挤他的家人，也放弃了原来可以考取的功名，甚至荒废了武功——所以他武功并不高，为的是替爹料理那繁忙的杂务：料理得井井有条，尽可能不让爹费心，让爹能专心创练‘长空神指’的绝招。”

方歌吟听得热血贲腾，道：“辛大叔真是可敬。”

桑小娥在地上顺手捡了几枚石子，抛弄着，悠悠他说：“他放弃了一切，却使‘长空帮’有了今天的威名，他一无所得，但犹孜孜不倦地努力着……”

方歌吟热血上冲，大声道：“可是每一个朝代，每一个伟大人物的身边，总会有几个这样开荆劈棘的人，来衬托，同时也来完成……他人的伟举。辛大叔了不起，也许比桑帮主更了不起，因为他完成也促成了他人的了不起！他抛弃了一切，所换得来今天‘长空帮’的威名和桑帮主的‘英名’，当真足以自豪！”

“是。”桑小娥用力把石子抛到崖下去，说道：“当年‘长空帮’未茁壮前，多少压力；官府的、民间的、武林的、士林的，都压抑、嘲讽、打击，

甚至迫害、毁灭、挑拨、离间，多少意志不坚定的人，纷纷各找藉口，各为前程，作鸟兽散……只有辛大叔，坚持留下来，为爹爹创帮立道。”

“他之不去一定能吸引更多的真正高手来。”方歌吟豪气蔓生：“我相信，只要有辛大叔这等好汉在桑帮主麾下，我若还能活命，也必投入‘长空帮’，在这样有志气的、义气的大帮中，方才能大展鸿图——”方歌吟猛吸一口气挺胸道：“只有远见的人，才会留守下去，遇难则退的人，只有早日后悔罢了，我虽未在昔日长空帮创帮立道时躬逢其盛，但一直心向往之。”

桑小娥也坚定地点头：“这点确然，不少退出的人已经在后悔，现在‘长空帮’执武林牛耳，功同日月，一帆风顺，他们后悔已来不及了……实际上，像曹极五叔叔就是自创北宗鹰爪门失败后，再回到帮里来的，不过也一番诚意，大叔胸襟真好，劝爹不记前非，收容了他——那时他正给武当派的人追杀。”

“好胸襟！好气度！”方歌吟也豪气万丈：“有这样的胸襟，有这样的风度，无怪乎桑帮主轻易将‘长空神指’传授于我！开始时我是大惑不解，真是小人见——其实就算辛大叔不练武，也是世间一流高手，因为勇者不惧，仁者无敌——”方歌吟激动地道：“有他那样的眼光，当然可以让浪子回头，这样‘长空帮’才有真正的人才，也不会厌狭自囿。那些退出的人，也只有眼看这些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人，留名千古了！好！”

桑小娥展颜笑道：“方大哥，你真是我爹的知音。”

方歌吟痴痴地凝注桑小娥道：“不对，辛大叔才是你爹的知音。”

桑小娥娇笑道：“这点确然，我爹最维护辛大叔的了。”

方歌吟怔怔地道：“当然，有这样的朋友，真是可以将生命相寄，古人说：‘刎颈之交’，真是形容得一点也没错。”

桑小娥见方歌吟望着自己发傻，“噗嗤”一笑，婉约问：“你傻呼呼地望着我干嘛？”

“看你笑起来，比花开还盛。”方歌吟痴痴地道，忍不住凑过脸去，吻了一下：“真是比花开还娇艳。”方歌吟喃喃地道：“看你，稚气时又像是刚生下来没几天的小鸭子！”

桑小娥冷不防方歌吟平日若彬彬君子，一下子如此亲热，不禁羞红了脸，手上捏玩的石子，“吧啦吧啦”地都撒落到崖谷里去了。

桑小娥娇羞地正要嗔怒，倏地方歌吟寒着脸跳起来，疾道：“不对！不对！”

桑小娥开始以为方歌吟犯了错故意耍赖，后来见方歌吟脸色如此凝肃，不禁一慌，问：“什么事不对？”

方歌吟顿足道：“哎呀，这山谷不对！”他向崖下说，山谷里静静的，没有回音，连云也是定定的。

“哎呀！我怎么一直没有看出来！”

桑小娥也俯首观察了一会，奇道：“有什么不对？我怎么没有看出来？”

方歌吟道：“你看，依我们来时的地形，似不应出现这突兀的山崖；纵然有崖，也不应如此陟高。我们攀上来的时候，一点也没有升高的感觉，两边山势，不可能如此悬殊才对。”方歌吟目光闪着兴奋的锐光：“何况，这山太静，没有鸟鸣，因为鸟根本飞不进来。连云朵都是不动的，因为不是云，而是蕈气，我们在这里久了，是不是有些晕眩？还有……”方歌吟扬眉：“这根本不是山崖！这崖口并不高，我是从方才你撒落石子的落地声中判断的！”

下面不到二十尺外，就有土地，而且是坚实的硬地！”方歌吟兴奋地道：“如我所料没错，崖下不是深渊，而是山谷，匿伏在白云深处的‘七寒谷’！”

“七寒谷”真是山谷。

——只不过离崖不到两丈的山谷。

方歌吟在和桑小娥不经意的谈话里，不意地发现了这个秘密。

方歌吟又拿起了一块石子，“嗤”地弹飞出去。

随着“哧”地一声，便是“噗”地一声回响，石子很快地已落到了实地。

“真的不到两丈。”方歌吟肯定地道：“我先下去看看，你在这儿等辛大叔。”

“不。”桑小娥坚定镇静地摇头：“我们一起去。”

方歌吟在静定的云上端详着她：她背后密林都是荡绿的颜色，她这一生都为我断送了……难道还要把她子然留在这里？只要真有危难时，自己拚得一死，也要呵护住她，不让她受到丝毫伤害……

“好。”方歌吟也坚毅地道：“一齐下去。”

他揽扶着桑小娥，右持金虹剑，飞身入怔定的云雾之中。

云雾之下是什么？

深渊？还是绝境？

云雾之下原来不是云雾。

——而是幽静的山谷，异常的沁寒。

原来那静固的云雾不是云雾，而是这谷地上的蕈、菇、苔、草、藤、叶、树间的冒出来的瘴气，聚集于顶上，形成了如同云雾一般的烟霞。

——虽然没有毒，但却使“七寒谷”有了最佳的天然保护障。

——大概“七寒谷”也因此而命名吧？

方歌吟心中这般忖想。桑小娥一双细细眯眯的眸子，也清灵转动着，打量这个地方。

就在同时，两人一齐发现了：

地上有血！

远处有尸体！

草地被践踏得一片凌乱，树木折损栽倒，显然这儿在不久前曾有过一场极其剧烈的搏斗。

地上横七竖八，倒在干涸的血泊中，有少林和尚、武当道人、各大门派高手、长空帮子弟，甚至还有金衣会人、天罗坛徒，还有七寒谷众……

“一定是在这里。”桑小娥双眸发出奋悦又慧黠的神采：“他们曾在这儿血战过。”

“我们一路找过去！”方歌吟目光四下搜索。

“要不要先通知辛大叔他们？……”桑小娥有些担忧问。

“先探清楚了再说。”

方歌吟与桑小娥继续深进，地上战斗痕迹越来越著着，也愈来愈激烈，死尸越来越多，血腥味愈来愈浓。方歌吟道：“‘七寒谷’与‘天罗坛’和‘金衣会’伏袭‘三正四奇’及‘十四大门派’，所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，只不知到底为了什么？”

陡地住口，方歌吟目光闪动，伏耳贴地，倾听一会，悄声向桑小娥道：“西南方约半里，有人在格斗！”

——敌人就在附近！

方歌吟、桑小娥匿伏在树干、树枝上，一棵接连一棵，窜伏跃落过去，渐渐接近了那声音之所在。

“啊！”方歌吟几乎喊出声来，原来一处树挂着一具尸首，赫然竟是少林天音大师！

天音双目瞪如铜铃，五官溢血，死得极惨。方歌吟在勇闯少林救小娥时，曾与天音大师交过手，跟这罗汉堂的首座展开过一场舍死忘生的决斗，而今见天音这等高手居然也毙命此处，怎不吃惊！

继而发现，天音乃背后中掌，掌如血印，方歌吟惊骇莫已，心中忖道：莫非连“幽冥血奴”萧萧天也都来了此处？！

桑小娥见方歌吟陡地一震，故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方歌吟摇首道：“没有事。”

桑小娥乍见那挂在树枝上的死尸，吃了一惊，几乎叫出声音来，终于忍住，以为方歌吟也因此而撼动，所以没有再追问。

就在这时，他们已瞥见纵错的密林与山岩中，有人影晃动。两人噤声，无声无息地潜伏过去，探个究竟。

目光所见，实令方歌吟、桑小娥都大大吃了一惊。

他们虽早心里有数，但都一下子无法接受眼帘里竟出现那么多的人。

数百的人，井然有序，包围着一面偌大山壁。

山壁内有一黑突突的岩穴，岩穴内看不清楚。

山壁外，端坐着十六名神色漠然、脸色惨白、目色呆滞的黑衣人，却都散发出一种甚是凛人的杀气。

山洞外，倒着很多尸体。

在黑衣人包围圈外，足有两三百个胸绣凤凰的“七寒谷”众。亮着兵刃，蓄势待发。这两三百人之后八九丈远，又有两三百名身着金色衣服的大汉，严阵以待。在这些人之约十丈远，便是树林，在这林子边缘，又匿伏了足有数百人，在树林处处张开罗网，真可谓包围得铁桶似的密。

这足足整千人，严阵以待，莫非为了包围前面的山穴？周围的空气更都像凝结了一般，一触即发。

——山洞里有些什么人？！

只见在“七寒谷”众前面，有一身形臃肿得平常人家的大门都挤不进去的肥汉，正在指挥布署。“金衣会”徒之前，亦有一全身金衫，肤色斑剥的大汉，在静视大局。而在“天罗坛”的“天罗地网”前，也有一个瘦削的矮子，严踞押阵。

——这三人是不是“金衣会”的会主“金笛银剑”燕行凶？“天罗坛”坛主“九阴真君”罗海兽？“七寒谷”谷主“泰山压顶”曲凤不还？

方歌吟、桑小娥潜伏在一棵高大的乔木上，可以望得一清二楚，而这些人似料定不会有人居然往深崖一跳后，能找到这里来一般的，所以根本没有去注意身后是否来敌。

方歌吟为这凝肃的杀气，人多但鸦雀无声的阒寂而渗出了冷汗。

桑小娥这时突然低呼出声：“呀！是恒山的师姐们！——”

原来在山穴外的地上，有无数尸首。其中有两具，却是桑小娥认得，正是镇守恒山“两仪剑阵”的妙一与谬一两人。

桑小娥一见，心里一惊，不禁微声。

虽语音极低微，但把守林边的矮子霍然回首，目如冷电，似透过所有的

林叶，往方歌吟这儿射来；方歌吟心下一沉，那“天罗坛”坛主罗海兽已一招手，“嘯”地射出一物，直夺入林中来！

方歌吟、桑小娥俱吃了一惊，桑小娥想闪躲，方歌吟一手拉住——只听“笃”地一声，夹带着一细微的嘶鸣，原来那柄飞刀，刺杀了桑小娥身旁的一只松鼠，钉于树干上。

罗海兽冷笑道：“只是松鼠。”

燕行凶在第二排埋伏中，也闻声回过头来，道：“罗坛主好手力，好手法！”

罗海兽一晒，他是故作潇洒，但瘦小干瘪了一般的脸上还掩盖不了得意之色：“可惜只不过是只松鼠。”

“松鼠的蹶足都走不过罗坛主的耳目！”围在第一排的肥人曲凤不还娇声嗔气地道。

方歌吟捏了一把冷汗，向桑小娥低声道：“看这罗海兽施放暗器手法厉害，只怕跟蜀中唐门还有渊源，待会儿要加倍小心。”

四川唐门闻名五百余年，暗器施放手法，天下莫出其名，自从大侠萧秋水独赴唐门一役后，唐家实力、威声虽然受挫，但其他世家的名声地位，仍旧无法与之相埒。

桑小娥悄声道：“这家伙原是唐门外系的人，却是唐家的叛徒。”桑小娥凑近方歌吟耳边细声说：“这人心术不正，原本是蜀中唐门里极受重用的外姓子弟，但在唐门犯了众怒，欺下瞒上，终为唐门下令剪除，唐门从此也不敢再亲信外人。”方歌吟只感觉到桑小娥在他耳边讲话，有说不尽的舒服，耳边鬓角痒麻麻的，真希望桑小娥永远也不要说完：“他逃到塞外，因俱唐门追击，所以苦创一种收暗器的兵器——就是‘天罗坛’著名的‘天罗地网’，反而促使他成了名，成为了可攻可守的难缠兵器。”桑小娥眨了眨眼睛又说：“待会儿交手，不单要防他的暗器，也要防他的罗网。”

方歌吟忽然回头，两张画图里人物般的脸凑在一起，桑小娥颊泛红霞，低下头去，方歌吟柔声道：“你的眼眸像翦水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突来一声叱喝！

方歌吟闻声望去，只见全部摆阵的人，都紧张了起来。

洞穴里忽然闪现了几个人。

一时间剑风、掌风、指风、杖风一齐响起！

剑风是雪峰神尼的凌厉剑风，指风是桑书云专破内外家功力的破空点穴指风，杖风是严苍茫颺狂剧烈的杖风，至于掌风，有静中生杀机的“大漠仙掌”，有佛门正宗的“大般若禅掌”，还有一种阴柔绵密的“太极掌法”！

这六种犀利兵器和功力同时攻出，只见洞外的尘沙如卷起一片狂颺遮天，“三正四奇”已到六人，这六人合击，只怕世间上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挡得住。

然而竟然抵挡得住。那洞外的十六个神色木然的人，蓦然都站了起来，推出了双掌！

六大高手的身影，立时被封杀了回去！

——是什么人，居然可以迫退“三正四奇”中六人联手？！

洞内的人一概被迫了回去，桑小娥失声叫道：“爹在里面！”但这时狂颺大作，众人注意力都在洞口，谁也没有再留意这点些微的异声。

只听曲凤不还喝道：“不出来吗？放火！”

“烘”地一声，四处都点起了火头。方歌吟这才注意到，四处都摆满了干柴，看来他们要生火，活活把洞里的人烧死，或迫出洞来。

这时木柴哗啦哗啦，劈劈啪啪地焚烧，方歌吟情知再缓，恐洞穴死伤更多，急向桑小娥道：“小娥，此情非得已，桑伯伯危殆，我要下去营救，你想办法溜出去，叫辛大叔他们带救兵过来这里。”

桑小娥明眸马上漾起了泪光，想说话，但只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了几声，竟噎住了喉咙，说不下去，低头垂泪。

“小娥，大事来了，我俩不能再因私情误事。”方歌吟紧执桑小娥之手，真切地道：“乖，你先去。”

桑小娥猛抬头，犹挂着泪珠的脸腮泛着一种凛然的英气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好，我去。大哥，你若不测，我也不活了。”她冷静地滑下树干，往回头路奔去时，又回过头来，匀秀的侧脸更显英风：“请你记住我这句话：要保重。”

“你若不测，我也不活了。”方歌吟心里反复吟诵着这句话，心痛如绞。

他再也不敢想下去，猛吸了一口气，“呛”地撇下了金虹剑，连人带剑，掠了出去！

这时火势已十分浓熏，方歌吟冲下去时，人在浓烟之中，众人不料有人自后面攻来，方歌吟挥舞长剑，连刺数人，已冲过“天罗坛”的第一道防线，一面大叫道：“救兵来了！救兵来了！”

这叫喊真是乱人耳目，果然包围者大为骚动，方歌吟冲入阵内，伤了数人，但对方因自己人多，敌方只有孤身一人，反摸不清敌之所在，而呈混乱起来。

只听燕行凶大叫道：“稳着点，不要乱！不要乱！”

但方歌吟已拚着一口气，越过了第二道防线！

他正接近第三道防线之际，忽见“呼”地迎面来了一“团”事物，厉而疾地撞了过来！

方歌吟一见来势，情知不可匹挡，但他也知道只要被阻得一阻，即死无葬身之地，当下不顾一切，一剑递出，正是拼死招法：“玉石俱焚”！

这一招势道凌厉，对方就算一举把他撞死，只怕也得以身殉之；曲凤不还着实吃了一惊，他连对方的底细都尚未摸清，怎能拚个同归于尽？收势一滚，向旁侧避了过去。

方歌吟自己更不想反击，但这一招之间，已知对方功力，或可略在“三正四奇”之下，却绝不逊于自己，单打独斗，非两、三百回合不能分胜负。他得知这点，哪敢稍缓？藉“玉石俱焚”这天下第一攻招之势，趁“七寒谷”谷众手忙脚乱时闯阵势而入，杀出一条路来。

此时那十六人居然还端坐着不回身，这等毫不动容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定力，恐怕犹在“三正四奇”之上；方歌吟人如疾矢，但心中暗叫苦也，他以一人之力，如何越过这十六高手，闯入洞内？

他心中如此想法，身形却绝不稍缓，居然给他闯进了十六人包围圈内，方歌吟一怔，只见十六人眼神呆滞，木然地望住自己，不禁心中一寒，只听曲凤不还大叫道：“攻他！攻他！这不是我们的人！”

方歌吟心中一奇，难道这十六高手分不清哪是敌哪是友不成？但他已没空多想，瞥见洞口旁尽是易燃物，急忙以掌力摧迫，扫开燃物，当下浓烟大灭。

曲凤不还继续呼嚷道：“杀掉！把这人杀掉……”

那十六个目光滞呆的人，渐渐转动眼珠，在熏熏烟雾中看来，无尽可怖，似都蠢蠢欲动，却听“金衣帮主”燕行凶大呼道：“用不着，让我来擒住他好了！”

“天罗坛”坛主罗海兽已“呼”地长空飞了过来，半空喝道：“叫他们别动，免得反打了自己人！”

方歌吟心中疑惑大炽，但下手可不稍慢，已把大部分的柴薪都远远地推了开去，并听见山洞内有浓重咳呛呼息之声。这时“九阴真君”罗海兽已扑到他头顶，“霹雳”一声，自上而下，五指屈爪，抓了下来！

方歌吟这时已拼出了真火——有些人，越是遇着危难的时候，斗志越盛，而且变化惊险愈巨，他的应变就越速，方歌吟无疑就是这种人。——他一招“倒泻天河”就反撩了上去！

罗海兽万未料到这后生小子，反应如此敏捷，剑法如此凌厉，差点着了道儿，急忙缩手，缩势一掠而落，背向方歌吟，但三点寒星，分上、中、下三路，飞打而出！

方歌吟早有防备，一招“三潭印月”，“叮叮叮”爆出三道星花，砸开三件暗器。

罗海兽霍然回身，喝问道：“你就是新近崛起的方歌吟？！”

看来方歌吟近日在武林中声名甚是响亮，连这域外的一世枭豪也有所闻，方歌吟正待答活，陡闻曲凤不还又呼叱道：“坐下，坐下，这厮由我们来对付！”

正慢慢转向方歌吟的十六名诡异高手，又坐了下来。这时又一道急风，到半空急分两道，急取方歌吟左右耳垂！

方歌吟心中大奇，普通高手过招，很少会向别人的耳朵下手攻击，因耳朵并非要害，就算受伤，也无伤大碍，方歌吟心是那么想，回头一格，一招西华剑派的“左右逢源”，格过来势，“当当”两声，星火四溅，方歌吟心下却明白了。

原来出手的人是“金笛银剑”燕行凶。与其说是银剑，不如说是蓝剑，因为剑身银光漾着一种淬厉的蓝芒，一看就知涂有剧毒，至于金笛……

就在这一格之间，“嘣嘣”两声，笛孔弹出两枚梨花钉，急打方歌吟！

方歌吟幸而心中已有防备；——银剑淬毒，必见血封喉，故但在同一刹那，罗海兽也挥手打出两根丧门钉！

这一下方歌吟前后受敌，惟有长身拔起。

可是罗海兽虽然矮小个子，轻功却好，发后却如弹丸，直冲而起，由上而下，撒下一道红网。

这一下方歌吟可谓自投罗网，侥幸方歌吟在银川一带，曾与“天罗坛”天狗院香主任理大交过手，见识过这“天罗地网”的厉害，这时金铃霍霍，网罩而下，与任理大的身手相比自是高明十倍，但却令方歌吟急中生智，这网虽然无法以剑来挡，但网面却疏隔有孔，方歌吟五指一弹，“长空神指”破空射出！

指风恰好透过网孔，穿而射去。

罗海兽未料到方歌吟居然会使“长空神指”，闪避不及，吸气一沉，指风险险自头顶划过，但就在这一失神间，方歌吟已反手一抄，以诡奇的角度捞住红网，猿身而上，“闪电惊虹”急刺出去！

罗海兽若立时弃网，也许还可以避得开去，但罗海兽太过轻敌，而且他发明以网收接唐家之暗器，久而久之，养成一种手中网一旦失去，生命便无保障的心理，所以在仓急间，手里不觉死抓网不放，让方歌吟能藉力欺身而上——

“闪电惊虹”系天下第一快招，怎让他稍作犹疑？而且方歌吟已欺入中宫，罗海兽纵有千手暗器，也来不及在这短距离下发射了……眼看方歌吟就可以手刃罗海兽于剑下，要不是这时来了个曲凤不还……

曲凤不还自侧撞来，他以臃肿的身体当作武器，“砰”地撞中方歌吟身侧，把方歌吟撞得满天星斗，跌飞出去。

但方歌吟快剑回扫，天羽奇剑最辛辣的一招：“血踪万里”，依然划中了曲凤不还，在鼻下唇上“嗤”地划了一道血口。

——可惜尚未刺入，人已被撞飞出去！

曲凤不还没料到这暗算一击，居然仍被方歌吟反创，他不知道方歌吟在身陷重围、四面受敌时，求生力越强，意志力越韧，而且因招变招，——如在嵩山闯“达摩二十四僧”之一役，以及清凉山力战天象、严苍茫等之时，便充分地表现出这一点。

方歌吟被撞飞出去。

——他虽金星直冒，但只要脚踏实地，缓得一缓，便可再战。

可惜敌人不让他有再战的机会。

“金笛银剑”燕行凶身形如疾弹一般，双足一点，也射了出去，剑笛皆离方歌吟咽喉不到半尺。

“他的剑和笛，便只要在方歌吟的皮肤上轻轻一触：

一只要轻轻一触，便可使方歌吟立即毙命！

方歌吟只觉眼前金蓝一片，知兵器已近眼前，却无所着力。无法抵挡；就在这时，平空一只无声无息的手，揪住了他的衣领他只觉眼前一黑，已入洞里，烟熏入眼，他忙闭起眼睛揩抹，只听“长空神指”“丝丝”之声，以及“大般若禅功”的狂飚大作，雪峰神尼的“天河剑法”怒啸不已。他再开眼时，隐约可见一鬍虬大汉提着他，微笑端详，似无限欣慰！

方歌吟一见，很感亲切，脱口叫道：“车叔叔！”

却听另一更熟悉，但依然悠闲的声音笑道：“这下可好，咱们‘三正四奇’，可全在这洞里大会聚啦！”

说话的人，当然就是“长空帮”帮主，“长空神指”桑书云。

第四十一章 三正四奇

他鬓发凌乱，衣襟几处的焦、撕裂，身上有血迹斑斑，眼里也充满了血丝、疲惫，但他整个人让人看来，仍是那般光鲜、明亮，依然那般悠闲、洒落。

方歌吟充满了亲切的一声呼唤：“桑帮主……”

桑书云目光也充满了欣赏：“不管救兵多少，但你是第一个赶到的，实在很有心。”语音一落，旋即又道：“这儿可不止我，别的前辈，可都来了。”

方歌吟环顾四周，只见洞口还立着衣衫遍血，神色狠狠的雪峰神尼，以及一脸血污，愤懑中的天象大师。

这一僧一尼，和方歌吟初遇时的庄严高雅，已判若两人，可见这一场战斗，何等惨烈，但这两人毕竟是正道中人，见方歌吟冒死冲入，也出剑掌相护，大家敌忾同仇起来。这两人并肩作战，负伤累累，却令人有一种生死可以相依相凭的感觉。

车占凤正是及时将方歌吟一手抓进来的人——如同在阎王殿中一手扳回一般。

桑书云似对背对洞口，倚墙而立的一人特别尊重，笑道：“这位你恐怕还未见过，正是武当派大风道长是也。”

只听那人哈哈一笑道：“我在洞内，也看见你在洞外飞来飞去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以少壮之龄，力战三大魔头，实是英雄出少年，江湖上传闻一点也不差！哈哈……”

方歌吟因其人背洞而立，看不清楚，只觉一种迫人的气势，自那人身上袭来，而且气派非凡。方歌吟定睛望去，只见这道人，着八卦两仪长袍，袍长及地，三络长髯，及胸而齐，道骨仙风，一派正气。

这时洞内忽有一股寒气逼来，方歌吟回头一望，只见伤者满地，或濒临死亡，或呻吟哀鸣，都是各门派的武林好手。却有一人，双眼发直，披头散发，状若癫狂，喃喃自语，方歌吟一瞥，此人好熟，却不知是谁：略一沉思，几叫出声来：“——严苍茫！”

这癫癫的血污老儿，竟是平日声势凌人，不可一世的“东海劫余岛”岛主：严苍茫？！

桑书云微喟一声。车占凤以沉实的步伐走过来，搭向他的肩膀，悄声道：“不要去惹他，一他死了儿子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方歌吟几乎跳了起来，寻思：连“无情公子”严浪羽都已战死，可见这一战之惨烈。瞥见严苍茫形容憔悴，平日的狂妄与托大，完全都不见了，汗水湿透的发丝，黏到额上来，平百洁白的大袍也甚污秽，双眼血丝满布，方歌吟不由自主生了悲悯之心，这人虽曾害自己活不长久，但也在晚年失掉了惟一的独生子，心中悲怆，可想而知。

“你是怎么样寻来这儿的呢？”桑书云微笑问。

“我们被困这许多天，筋疲力尽，却是无一人来援，你又如何寻到这地方来的呢？”大风道长神色湛然，是洞中诸人里最从容不迫的一人。

方歌吟在黝黑的洞中，道长背光而立，肩膀的弧线上映有一层蒙蒙的光，轮廓五官都看不清楚，方歌吟心头忽然有一个感觉，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这感觉来自熟悉，他熟悉这个人。

他随即又想，不可能，他不可能见过大风道长，而且以大风道长的身份，

跟那人也太风马牛不相及了，于是他心里又稍为宁静了，不再胡思乱想了。

大风道长微笑问：“少侠神色犹疑，……似在想些什么？”

他问得十分温柔关心，但方歌吟也不知怎的，心里微栗，定过神来，勉强笑道：“不是……是……晚辈是想，跟道长好像……好像碰过面……”

大风道长奇道：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少侠器宇迫人，贫道若见到过，必然会记得少侠。”

方歌吟恍惚了一下，囁嚅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前辈叱咤风云，自然难以留意到在下……”

桑书云笑道：“你怎么啦？来时受伤了？”言下关怀之情溢表于色。

车占风调笑道：“怎么？岳父看女婿，果尔不同。”

瀚海青凤旷神怡也笑道：“看哪！桑帮主这番后继有人了！”

这两番话却说得桑书云、方歌吟心里各自一痛，因为两人心里都知道方歌吟自己已不久于人世，承受衣钵、光大门楣的事，更谈都不要谈。这次共同对敌，同舟共济，在严浪羽未遇难前；桑书云曾要求严苍茫交出解药，严苍茫苦笑：“这解药我自己也没有，要是有的，第一，我就能自己先服食‘百日十龙丸’，遽增功力再说。第二，在此情此境，我俩生死未卜，还要那姓方的小子小命做什么？”用语诚挚，绝非撒谎。

——如此一来，方歌吟所中之毒，真是连一丝希望都没有桑书云凝然了一下，就在这时，洞口人影一晃。

这一晃原是极快，人影就要闯入洞来。

就在这瞬间，天象大师与雪峰神尼同时出手。

“大般若禅功”的罡气，与“天河神剑”的剑气，一齐狂涌而出，那人显然武功极高，但人挤在狭仄的洞口，连对两股奇功，哪里接得住？只得闷哼一声，飞闪而退去。

“再来，再来我宰了你！”

天象大师胡须根根倒竖，他带来的少林弟子，十九都已壮烈牺牲，这趟少林损失那么惨重，他自觉罪责难咎，一急之下，那还顾得了什么贪嗔痴戒，杀性大起，什么话都骂得出口。

雪峰神尼淡淡一笑：“大师不用吼，待他再来，真的宰了便好。”她说的极是平和，其实心头恨极。她说话之时，白玉也似的剑身，乍爆出一道极炫目如赤电的光芒来。天象却甚听得进雪峰神尼的话，当下不再痛骂。

方歌吟与雪峰神尼斗过剑，自然知道她的厉害。车占风静观大势，不禁又催促道：“少侠还是先说出来由，好让大家共商对策，敌人见你来援，怕援兵来到，攻得更急了。”

方歌吟当下把自己如何来到“七寒谷”前后情形，从“金衣会”、“天罗坛”攻袭狙击自己的事，都一一说了。只见桑书云、车占风、大风道长都脸有郁色。独有严苍茫，犹兀自怔怔凝望着洞口，不言不语。

桑书云点点头道：“没料咱们所放的信鸽，竟也有一、二只，落到贤侄手中。”

大风道长目光闪动，道：“既然落入方少侠手中，不知是否也落于他人掌中？”

众人当然是如此期望，但又心知希望甚微，一时间不作声。

方歌吟见名动武林的“三正四奇”，除“天羽奇剑”宋自雪已逝世外，天象大师、雪峰神尼、大风道人之“三正”，“大漠仙掌”车占风、“长空

神指”桑书云、“东海劫余岛”岛主“沧海怪叟”严苍茫都在此处，却仍无法突围，心中疑窦，愈来愈大，于是想问，大风道人等却早已看出方歌吟纳闷。

“你上恒山后，贫道便得到消息，说‘血河车’为死而复生的‘幽冥血奴’所驾御，在贺兰山一带出没。”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‘幽冥血奴’萧萧天生性残虐，而今复出江湖，是件棘手的事，往昔我们‘三正’联手合击，也只不过稍胜而已，今番再现，并在‘血河车’里，可能已学成了‘血河派’武功，为祸更巨，所以就带数名弟子，匆匆下山，请动雪峰神尼，并求得桑书云仗义相助，还邀来了车大侠，联袂下山，追查此事。”

桑书云接道：“近日我也接到讯息，塞内塞外，涌现大批不明来历的武林高手，而且横威域外的‘金衣会’、‘天罗坛’，等居然竟图大举侵占中原武林，明目张胆，来者不善，便邀得车兄弟前往，并往请天象大师下山……恰好严岛主也……也有兴致，所以也就跟了过来……”

其实严苍茫来意当然不是为了“锄奸伏魔”，最主要的“兴致”，是对“血河车”，严苍茫硬跟了来，正是醉翁之意，却合当撞着这场劫杀，桑书云等乃因严苍茫丧子之痛，语言上才没有揶揄几句。

“我们一千人在贺兰山一带，跟踪了过去，见有可疑形迹，便追踪至此，大风道长偶然间发现了此山谷，我们当时不及细虑，只留下几名弟子在上面接应。便跳下来探个究竟，不料因而中伏。”

其实“三正四奇”等人，真可以说是“艺高胆大”，当时心想：自己几人在一起，当今之世，就算任狂来袭，也抵挡得住，有何可惧？却不料……

“我们一旦下来之后，退路即被封死，留守的弟子，尽皆被杀“难怪！”方歌吟脱口道。

“难怪什么？”桑书云诧异地问。

“难怪在谷外并没有什么猛烈的格斗痕迹，加上山谷处地隐秘，的确很难找到这里。”方歌吟道。

桑书云、车占风相顾一眼，车占风叹道：“便是如此，就算搜遍山林，只怕也不易找到。”

瀚海青凤道：“不过方少侠安排了小娥接应，只要她能逃得出去，以‘长空帮’的实力，或许……”

天象冷冷截道：“有什么用？外面的人，成千上万，高手如云，别说一个‘长空帮’，就算十四大门派尽出精英，只怕也奈何不了洞外那十六个怪人！”

车占风辄然笑道：“大师，这忒小觑中原武林人物了……”天象还待辩驳，遽然洞口人影一闪，三条人影，鱼贯前后，意欲硬闯进来。

雪峰神尼的剑，如暴雨般飞洒过去，前一人哼一声，肩头中剑，暴退而出。

第二人却趁剑势之末，一手抓住剑身，另一手格过了天象大师势若奔雷的一掌。

但是车占风、桑书云这两大宗师，怎肯让敌人随随便便就攻了进来？十指两掌，丝丝的风声夹杂在裂帛前凝炼郁闷的空气袭出，那人“哇”地吐了一口血，仓然身退！

这时第三人又闪了进来，就地一滚，手持曲尺，一尺撩出，大风道人依然盘膝而坐，但猝然伸手一捞，已捉住了曲尺。

那曲尺却陡然变作了紫色，方歌吟一惊，原来大风道人的“先天无上罡气”，已运在手掌之中，那人手抓曲尺，如触炙铁，急忙松手，方歌吟却一招“怒屈金虹”，“嗤”地一道剑光，折射了出去！

那人见势不妙，连忙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滚了出去，“嗤”地剑气在坚硬的地上射穿了一个深洞。

这七大高人联手，来敌尽被迫了出去；

由于洞口极端狭窄，仅供一人出入，洞内却十分宽阔，易守难攻，所以敌人来犯，只能逐个进入，一旦前面遇伏，撤退时定必与后面跟进的人挤在一起，进退窒滞，这次对方三人联攻，显然是搭配已久。

大风道人横目瞧了方歌吟一眼，道：“可喜可贺，宋老弟真个有了衣钵真传。”

桑书云因碍于自己与方歌吟关系，不便面赞。车占风则直言道：“不错，‘三正四奇’中，你功力最弱，但永居末座，当无疑。”

旷湘霞笑着按他丈夫的话下去：“难能可贵的是尚如此年轻，日后一定大有作为。”

车晶晶、车莹莹两人，水灵灵的眼睛却不住往方歌吟身上瞟。方歌吟想谦逊几句，桑书云却语重深长地道：“这次若只是‘金衣会主’燕行凶，‘天罗坛主’罗海兽，‘七寒谷主’曲凤不还，凭他们三人之力，尚非‘三正’联手之敌，但洞外那一十六高手，神智似呆，武功却高，若以一战一，或可胜之，以一战二，则难应对。这十六名怪物，究竟受谁控制，实在费人疑猜。”

方歌吟不禁问道：“这一十六人，究竟是谁？”

桑书云脸上，闪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阴翳，沉重地道：“昔年围攻‘血河派’第十一代掌门人‘血影神掌’欧阳独的事，你知道吗？”

方歌吟猛地一震，涩声道：“桑帮主，你……你是说……这二十……二十名高手……是……？”

桑书云冷沉地颌首。这时石洞内的空气，仍残留着烟气，血腥味，但是人人脸色森沉，静到了极点，连出声呻吟的人，也都住了口。

原来六十年前，当世二十位最负盛名的年轻高手，围杀欧阳独，结果一去无回，结果普陀山上，血迹斑斑，“血影神掌”因此丧命，但这二十名高手，也杳如黄鹤，有去无回。

一难道而今在此地助‘七寒谷’等凶徒狙击“三正四奇”的十六高手，就是昔日那仗义除魔的二十高人？！

这种事，教方歌吟怎么想得通、想得透、想得明白？

桑书云也瞧出了方歌吟的满腹狐疑：“我们也想不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一进入谷底，我们即刻撤退，他们便似受药物操纵，向我们猛施攻击，不待我们说话，他们即动上了手……若论武功，以一敌一，我们若能胜之，已属侥幸，所幸他们武功虽高，却因神智迷失，故不能全力发挥，我们方才能以一战二，边打边退……退到这里，死伤大半，幸而恒山派那位小尼姑带来了两位救星——”桑书云说着，将手一引。

方歌吟循引望去，只见一旁宁秀端清的女尼，一直凝望着自己，自己这别头看去，她脸上陡地飞上两朵红云，连忙敛衽见礼。方歌吟在恒山上，承这位清一师姐的相助，此刻见着她，很是喜欢。雪峰神尼却冷冷地重重地哼了一声。

这时洞外抢攻得非常紧迫，大风道人气得在洞中怒啸三声，元气充沛，

洞为之震。雪峰神尼冷冷地道：“大风，你要逞威风，就到外面张扬去，在这儿呼叫，也不怕吵！”天象应声附和道：“对呀，打就打，别叫。”

大风不跟雪峰神尼闹赳赳，却向桑书云道：“与其困守这里，不如杀出去如何？”

桑书云回顾那一群在山洞深处，或坐或卧的伤者，笑道：“我们都出去拼命，他们呢？总不能眼巴巴叫他们送命！”

大风道人“嘿！嘿！嘿”笑了三声，却目露凶光。方歌吟心中又是一凛。

雪峰神尼生性极为据傲，但知此等情形之下，若无“长空帮”出手，是断无可能脱困的，于是问道：“令爱已去通知贵帮多时，惟安危未卜。贫尼有一疑问：‘长空帮’为天下第一大帮，但对手结合三大帮会实力，而且高手如云，贫尼旨昧，敢请教桑先生，胜算若干？”

桑书云长嘘道：“现下我被困于此，无能为力，惟有仗赖辛深巷辛旗主，我不在时，他可全权决定一切，若举帮倾力而为，则或可一拼。”

天象大师冷晒道：“围在外边的实力，可不是乌合之众……”

车占风冷冷截道：“要是乌合之众，也围不了咱们……”

便在这时，又有人闪电般闯入！

雪峰神尼虽是女流，守的却是第一线，来人攻入，她一剑就封了回去，迫住了那人。

可是那人只是个幌子，就在那人被迫于洞口之际，他胯下忽然溜进了一人，正是瘦小敏捷的“天罗坛主”罗海兽。

罗海兽一至，扬手一挥，蓬地自他手上乍扬起一团茅花也似的东西，喷射过来。

要知洞内虽阔，但人众多，大半受伤，闪躲谈何容易，何况这蓬暗器细如牛毛，无孔不钻，那有余地可以退避？

但就在这瞬息间，阴沉站在洞内一隅的严苍茫，动了。

他猛把身上大袍，骤脱了下来，迅疾无论地扑了过去，迎着毒针，张袍一罩，竟将罗海兽矮小的身躯，连人带身套在里面！

这一来，罗海兽的毒针，连一根都没法射出来，反而全被裹住在袍里。

罗海兽这一下真是名符其实被“天罗”所罩。

好个罗海兽，也真不是浪得虚名，大喝一声，身子硬生生往下一沉。

原来他运足内力，双足便陷入土去，他原本身材便极矮小，这一来，顿令严苍茫抱了个空！

他所发出的“满门刺”毒针，也尽皆被严苍茫的长衫包住。

罗海兽变成到了严苍茫腰际，他一扬手，左手钢爪，右手铁钩，向严苍茫下三路攻到。

严苍茫狂吼一声，一脚踹出！

“嘶”地一声罗海兽的钢爪、铁钩，在严苍茫大腿上各抓了一下，渗出血丝来，但严苍茫的一脚，也把罗海兽踢得飞了出去！

严苍茫厉吼一声，披头散发，状若疯狂，跟着便也要追了出去，桑书云、车占风分左右截住了他。

严苍茫大喝一声，不顾一切，奋力一扯，竟然在两大高手擒拿之下，硬冲三步，头首已伸出洞外！

他的头脸才一现露，十五种不同的兵器、掌风，迎脸打到。

虎是身经百战的严苍茫，对这掀天覆地般的掌风、武器，也怔住了，一

时不知挡好、守好，还是退好、避好，这呆得一呆，惊涛裂岸的攻击已扑脸而至。

但是这时桑书云、车占风第二股大力，又已涌到，硬生生把严苍茫往洞内一抽，三人因用力过猛，把持不住，只听轰隆隆一阵连响，那些掌劲都打在洞口，一时山摇地动，碎石屑岩，纷纷打落，沙尘弥漫。桑书云、车占风、严苍茫三人同时伏在地上，衣衫尽沾尘埃，却险死还生，逃过大难。

严苍茫翻身坐起，桑书云紧握住他的手道：“严兄，不可轻生！”

严苍茫呆呆茫茫，眼眶却挂下两行泪来。方歌吟在身旁见着了，心头也为之一酸。

“瀚海青凤”旷湘霞向方歌吟悄声道：“那刚才进来的矮子，就是他杀子仇人之一，严岛主见了，自然愤怒若狂。”

这时只听一人喃喃道：“他们越攻越猛，适才一击，已用全力，奇怪……”方歌吟一看，只见这人衣衫碎裂，原本是金色袈裟，现下都沾上泥尘血迹，十分狼狈，仍是威严庄穆，曾与启己生死相搏的天龙大师！

二人本是宿敌，但现下在此石洞中相遇，却十分亲切，方歌吟不禁问道：“奇怪，奇怪什么？”

天龙横了方歌吟一眼，他对这人，心中百感交集，这人曾在众人面前将自己击败，大大挫损了自己的威名，但天龙毕竟也是少林一代僧豪，屡次交手，自己败得心服口服，对方歌吟也由衷地钦佩，当下虽然不情不愿，却还是答道：“他们好像已知我们援军将到，故此全力攻侵似的。”

方歌吟听了，心头又是一动。

这时又有两人，攻了进来。

天象大师怒极，胡子又根根倒竖如戟，在“大般若禅功”、“龙象般若禅功”，一齐推出，两股狂飚，滚滚而去，把两人都逼了出去。

此刻石洞中的情势，已万分危急。

桑小娥与方歌吟自林中分手后，情知救人要紧，十万火急，心里一面惦念着方歌吟的安危，以及父亲的情形，最后心念一横：这两人都是她在世界上至亲的人，如果有什么不测，她促使“长空帮”倾力报仇后，以身相殉便是了。当下全力急奔，只想找到一二个“长空帮”的人，通知此事，方为安心。

可是慌忙间竟辨识不了道路。她从小娇生惯养，出门无不扈从如云，几时需要如此披荆斩棘，自行觅路，此刻她身负老父和丈夫安危，五内如焚，仓急间更觅不出一条明路，能重返绝崖之上的。

如此如同小鹿一般，在密林间也不知给勾伤了几处，她越奔越气喘，密林一幢又一幢，始终闯不出去。她气喘咻咻，拚命咬着下唇，咬得连唇都流了血，她坚持要自己不能在这危在旦夕的状况下哭出声来。

第四十二章 全足孙膑

就在这时候，她听到了一个似曾听过的口音，道：“……听到师父三声呼啸，就得拼尽人命，也要闯进洞里，把他们杀个精光。”

桑小娥一怔，这声音冷峻、骄傲、无情，令人生起一种残狠如狼的感觉。他所说的“师父”又是谁人？所指的“洞”，难道是适才所见“七寒谷”等人包围火熏之地吗？若然，则跟自己有关了。当下蹑足至一丛多棱形叶簇藏匿，再悄悄张望出来。

只见林中红枪之下，有三、四个人，一人仅剩独臂，便是“天罗坛”中“天狗香主”任理大。其余二人，一金衣，另一人黑色劲装；胸绣凤凰，显然一是“金衣会”的门徒，一是“七寒谷”的徒众。

这三人的身份都不低，但对背靠红枪神木的那人，神态却十分恭谨。桑小娥心中忖思：莫非“金衣会”、“天罗坛”、“七寒谷”之外，还有什么神秘帮会，领袖着这一干人吗？

只听那人又道：“你们在这人谷要道只布下这么一点兵力，如果有人攻入，那岂不一败涂地了。”

任理大揖身恭声道：“谷主和坛主都认为，这谷口秘径，不可能为人所发现——”话未说完，“啪”地一声，脸上已挨了一巴掌。

那人出手极快，不但任理大避不了（而且也不敢闪躲），连桑小娥也只见灰袖一闪，那人已在任理大脸上掴了一巴掌。

桑小娥越来越感觉那声音熟悉，自己似曾听过。一方面心喜，知道自己已接近谷口进道了，另一方面从那人口气中，也暗自惊心，看来这一千人的组织、野心、手段，都比自己想象中可怕得多，大哥和爹不知如何了？

想到这里，她又脸上一红，忖道：怎么先想到“大哥”，才想到爹爹？爹养育自己二十年，自己却如此……如此……但她又心想：爹如果死了，她就要挺身而出，抛弃一切悠游舒适的生活，来承继父亲；但方大哥若不测，她就活不了。一个是继承遗志，一个是只求同死，那情感是迥然不同的。

只听那人又叱道：“没有人进来，便不必布防了，如此不是正好让敌人来个攻其不备！”那三人听了，双手置在双腿侧，身体站得笔直，不住说“是”。桑小娥心头更急，那人语音十分尖厉，也不知在哪里听到过，便很想看过究竟，到底是谁？但有一茎棱形叶挡在眼前，始终看不到那人脸孔。

桑小娥听了他们的对话，更想赶着出去，让对方尚未布防之际，逃出去通知辛大叔再说，但她又怕如此贸然窜出，必定惊动了这几人，自己武功可不成，如此大是不妙。

这时她童心大发，悄悄地用手挽开那叶茎，偷偷张望过去，那人正说道：“……师父费了那么多功夫，把他们引到‘七寒谷’来，意图一网打尽，如果有什么闪失，以后便不容易得手了……

所以务需要加强戒备，切切不可轻敌。”

桑小娥心忖：那人口中所说的“师父”、“师父”，他“师父”究竟是谁？这时她已挽开那叶茎，一望之下，几乎失声而呼：

——灰衣道士！

在嘉峪关前，跟“金衣会”的人狙击方歌吟和桑小娥的年轻道士！

桑小娥隐约记得这年轻道士杀人灭口，手段残忍至极，而且还公然对自己和方大哥说出这样的话：“我杀了他……你就是我的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心中一阵震栗，差点要惊呼出声，但猛想起此刻自身如俎上之肉，怎能惊动强敌？当下强自忍住，却听那道士狠狠地道：“那一对狗男女，已到了贺兰山，只要逮着他们，即交予我处置……”

桑小娥听到“狗男女”，气得鼻子都白了，知他是指自己和方歌吟，心中咋骂了百千遍：你才是狗东西呢！却忽然想起，那人是道士，而那人口中所言，他的师父引“三正四奇”入谷，莫非那人“师父”就是——

想到这里，惊骇无限，手中不禁用力，那叶茎原来属于山原草本植物“咬人猫”一类，稍加用力，即反倒戳，疼痛至极，桑小娥终究忍不住低叫了一声：“哎！”

这一叫，令那林中四人，陡然变色，却连桑小娥自己，都魂飞魄散，当下不理一切，“飕”地掠了出去，只望在众人未发觉之前，自己还来得及闯出谷去。

谁知这么一来，更加暴露了自己的踪迹，耳边只听“呼呼”风声，敌人一面追赶，一面叱喝，一路劈倒不少林木，已然越追越近。

“照打！”一团急物，挟着急风，飞袭桑小娥后颈。

桑小娥在急奔中一低头，那暗器飞劈而过，虽然击空，但桑小娥几绺发丝，散扬半空。只听那冷峻的声音阴恻恻地道：“不可伤她……把她留给我。”

桑小娥一听，心里更急，这句话简直比：“我杀了他……你就…是我的”，更进一步，只不过那时候她身边有方歌吟，虽然心寒，却仍不惧，而今在这幽秘的谷中，而她自己，只一个人。

就在这时，眼前一空，白茫茫一片云海，在危乱中亡命奔逃，却误打误撞，闯到了来路。

——去路是有了，可是怎么上去呢？

只听“桀桀”冷笑，四人已分四个角度，包围住桑小娥，四对眼睛不往她身上溜啊溜的，阴险地笑，却谁都不先出手。

桑小娥既慌且乱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但她毕竟是名门女子，最急当口儿，忽然嫣然一笑：“给你们逮着啦……你们想怎样？”

那道士眯着眼睛，却一丝笑意也没有，反问：“你看我想把你怎样？”

桑小娥一颗心突突地跳撞着，强自笑道：“你少卖狂，我爹就在附近。”

那道士哈哈大笑：“桑书云吗？他此刻若能分身过来，那他就不是人，是神仙了。”

桑小娥灵机一动，接问：“你师父……把我爹引到洞里去了？”

那道士阴笑道：“这叫请君入瓮。”

桑小娥疾道：“没料大风道人乃武当名宿，如此下流！”

那道士怪笑道：“下流？待会儿你才知道什么叫‘下流’哩……”

蓦然一怔，情知失言，怒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我师父……？！”

桑小娥脸若寒霜，道：“我还知道你叫铁骨道长哩！”

那道士淫邪一笑，道：“知道也好，教你以后忘不了我的好处。”

桑小娥见他越说越无礼，当下不去理他，设法假装镇定，举步走去，一面说：“我都知道了，眼下你们已被包围，还要逞强？！”

金衣会与天罗坛的人，目目相顾，变了颜色，铁骨道人作势一拦，嬉皮笑脸地道：“桑小妹子，你可唬不住。”

铁骨道人原本相貌阴鸷，而今强作嘻笑，更是阴森可怖。桑小娥见他语言轻佻，又想起昔日调戏她的严浪羽，也是如此污言秽语，只是换了个人而

已。然而当日救她的方歌吟，却又身陷重围，无论如何，都腾不出来救她，心里一急，忽闻头顶云海上，传来人声。

桑小娥知云顶之上，其实就是山崖，亦是此山谷的惟一入口，所谓云海，不过是谷口章类之雾气，于是不顾一切，大声呼叫：“救命！救命！七寒谷的人就在——”

铁骨道人脸色一变，倏地伸手，向她抓来。

桑小娥蓄力已久的“长空神指”，骤然全发了出去！

铁骨道人甚至其余三人，对这一个妙灵的美少女，本就存轻敌之心，没料居然能射出独步天下的“长空神指”，如果桑小娥所射的不是铁骨道人，而是其他三人中任何一人，恐怕都必然奏效；铁骨道人虽然猝不及防，但他武功高到不可思议，袖袍连卷，已消去指力。

桑小娥发了一轮指风，猛一提气，往上纵去。

半空一闪，一柄怀剑，往她小腰刺到。

桑小娥毕竟也是名家子弟，除面对“无情公子”严浪羽如此劲敌外，其余的还真不怕，当下“玉环鸳鸯步”、“采菱蝴蝶步”，连环喘出，任理大的怀剑，虽然粹然下出手，由于轻敌，竟被踢飞。

但人影疾闪，两人已左右扣住桑小娥肩膀，把桑小娥扯落下来，正是“金衣会”和“七寒谷”的人。

桑小娥此惊非同小可，直欲张口求救，一只怪手，已掩住她的嘴，原来铁骨道人，一脸阴狠淫狠之色，已经到了她身前。桑小娥情知落在此人手上，比死还不如，当下情急起来，张口一咬，咬在铁骨道人手背上，十分着力，鲜血涔涔而下，铁骨道人目露凶光，“啪”地掴了桑小娥一巴掌。

桑小娥只觉脑门一阵发黑，铁骨道人抓住桑小娥衣襟便要扯，忽听头上一人喝道：“狗贼，住手！”

声音自天而降，说到最后一个字时，已到了地上。这时“飕飕”二声，两把飞刀，急打铁骨道人身后。

铁骨道人是何许人物，一仰身，避过两刀，这时飞刀打空，竟射向桑小娥。

发射飞刀的人不禁惊呼一声：“哎！”却见铁骨道人一抄手，已把两柄飞刀挟在手中，再一招手，双刀倒射回去！

只见眼前人影一花，两柄刀被一声“霹雳”，震落了下来，这人正是“长空帮”五大堂主之一的“鹰爪王”曹极。

发射飞刀的自是岑三娘。另外还有两个人；一白衣儒士，头戴方巾，手持银笛，正是牧阳春。另一也是白衣人，劲装束腰，双手倒提银戟，便是五大堂主首席，“全足孙膂”辛深巷。

这四大堂主齐至，铁骨道人等不禁变了颜色。桑小娥在迷迷糊糊中，挣扎道：“辛大叔……爹在……谷中……危险……”

曹极在这四人中，虽然武功最低，但脾气最是急直，便待出手，辛深巷一拦，低声道：“投鼠忌器，小心小姐。”

声音虽然极低，但仍给铁骨道人听去，当下嘿嘿笑着，用手捏着桑小娥的脖子，道：“不错，你们只要再妄动一根指头，我就杀了你们的小姐……”说着，手指稍加用力。

岑三娘一颗心几乎都飞出口腔来，她把桑小娥自小带大，如何能不痛惜？她虽是女人，但江湖阅历甚富，此刻却乱了心神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得连忙

叫道：“别别别别别……有话好说，有话好。说。”

铁骨道人冷笑道：“‘长空帮’总坛集合的令箭与旗花，都给了我，才好商量。”

辛深巷变色道：“你怎晓得……？”

原来“长空帮”自组帮以来，实力庞大，素来不必动用全力作战，所以加入“长空帮”的人，多受其恩泽，而不必做事，皆因没有总动员的必要。“长空帮”要集合他们，便得放“万里一空”火箭花旗，这旗箭除帮主外，只辛深巷拥有；但这内层机密，铁骨道人却怎晓得？

铁骨道人冷笑一声，也不答话。辛深巷脸露深思之色，铁骨道人要辛深巷把令箭交出来，这是“长空帮”攸关生死信物，自不能给他，但小姐又落于此人之手……

岑三娘逼前一步，赔笑道：“我给，我给……”说着伸手入怀。

铁骨道人陡地喝道：“你少耍花招！令箭只有辛深巷有！”

辛深巷等又是一怔。

岑三娘诧异问：“你……你怎么都知道。”

铁骨道人骄横笑道：“我什么都知道。”

铁骨道人冷笑道：“令师是……”

铁骨道人冷笑道：“告诉你也无妨，家师就是武当派掌教。”

辛深巷忽然吐出了一句话：“杀！”

——铁骨道人敢将师承泄露给他知道，必定已动了杀心，如他不杀铁骨，铁骨也必要杀了自己。

——江湖上的道理很简赅，便是一句：“你不杀我，我便杀你。”

所以辛深巷情知已没了周转余地，所以只有一个“杀”字。

“全足孙膑”辛深巷的武功虽不高，恐怕还不是五堂主曹极的对手，但却是桑书云座下最宠信的一人。

所以桑书云不在的时候，辛深巷便是代行处理“长空帮”事务，号令一切的人。

当他说了一个“杀”字，便等于下了“格杀令”。

曹极、岑三娘、牧阳春都同时出手！

牧阳春的银笛发出急啸，闪闪生亮，就似银色的剑一样。

岑三娘一双“干将莫邪刀”，使得洒落，舞砍如雪飞，但她不敢再度使暗器，怕伤着了小姐。

曹极用手，他的手可以在一瞬间扭断了牛脖子。现在他只想拗断那淫狠道士的颈项。

可是他就听到背后响起了骨头碎裂的声音。

牧阳春的一只手，一支笛，全部都全力地打在岑三娘的背后。

岑三娘倏然停止，刀光都黯淡了下去。

她嘴里溢出了血，脸却白得惊人。

她缓缓回首，眼瞪得欲裂，嗫嚅着要说话，牧阳春轻轻跳开，说：“不用问了，我就是奸细。”

这时桑小娥已然清醒，蓦见意图救护自己的岑三娘如此下场，哭叫道：“三娘！”挣扎奔过去，铁骨道人一挥手，那两人即放了桑小娥，桑小娥陶哭着扑将过去，岑三娘已然饮恨气绝！

铁骨道人放开了桑小娥的时候，曹极的火气全冒了上来，辛深巷的心却

沉了下去，沉到底。

——铁骨道人敢令人释放桑小娥，系因为他自信已控制大局了。

可是曹极不理这一切。

他要杀掉牧阳春，他一定要杀掉牧阳春！

他甚至盛怒得不能发出一句话，他飞扑过去，双掌如雷霆，向牧阳春展开最猛烈的攻击。

铁骨道人冷冷用眼吊住辛深巷。

他知道辛深巷是这干人中的老大——只要辛深巷一出手，他就出手。可是辛深巷没有出手。

他连眼睛都不多瞟一下。

岑三娘的死，他好像完全没有看见。

但是那边曹极的双手，不但沾不着牧阳春的边，牧阳春的反击，却渐令他气喘咻咻。

桑小娥抱着岑三娘的尸首，满脸泪痕，向辛深巷悲声呼道：“辛大叔，曹五叔遇险了——”

辛深巷没有回应，只在脸上展现了一个非常残忍的笑容。桑小娥的心冷了，冷成冰。她但愿自从适才跟方歌吟一齐见到辛深巷之后，就一世没有再见过这个人：这个冷漠、阴险，他父亲所最宠信的人！

“原来你不但是个瞎子，而且还是个聋子！”

桑小娥自牙缝里吐露出这句话，辛深巷却笑了，向铁骨道人笑了，笑意里有说不出的谄媚。

桑小娥再也忍不住了，跳起来叫：“你去杀了牧阳春！”

铁骨道人冷冷地览视着一切，忽然道：“你去杀了曹极！”

辛深巷就出手了。

双枪一戳，齐齐刺入曹极背后双胛骨之中。

随着曹极的一声惨嚎，牧阳春的手背，正敲凿在曹极的额顶上。

桑小娥的掩脸尖叫陡止，曹极回首，低吼着拼死抓住辛深巷的前襟，嘶声道：“你……你究竟算不算得是个人？”

辛深巷连眼都没有眨，他居然摇头。

曹极怒吼一声，双手抓到他脸颊，辛深巷还是脸无表情。曹极脸上全身，忽然都抽搐了一下，嘶嘎叩道：“小姐……告诉帮主……老曹全力而为了……”说完声竭而殁，双手在辛深巷脸上抓下了十道血痕。

桑小娥含着泪光，拼命的点头。曹极出身虽然不好，少时做过强盗，后被她父亲所感化，但忠心耿耿，鞠躬尽瘁，总比那一些假仁假义的家伙好上一万倍！

——老曹，老曹，你死不瞑目，我一定，我一定叫爹杀了辛深巷，给您报仇。

“长空帮”的五大堂主，在一起生活也不知多少年了，一下子变生时腋，互相残杀，竟丧失了两大要将，长久相处，却是谁也不了解谁，谁也不知临危时，跟自己誓死共对的是谁。

铁骨道人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长空帮……”

辛深巷也叹了一口气：“长空帮的下场……”

牧阳春却冷冷地道：“辛深巷，你少来假惺惺，来这一套，也免不了一死。”

辛深巷却怪有趣地望着他：“哦？”

牧阳春因愤怒而手微微抖着，大声道：“我们计划中，你根本就是敌人，你怎会……”

辛深巷大笑道：“你可以问铁骨道兄。”

桑小娥见自己“敬爱的”辛大叔竟和敌人称兄道弟，忍不住骂了一句：“好不要脸！”

铁骨道人却怪有趣地望着辛深巷：“哦？”

辛深巷道：“令师要拿下‘长空帮’，缺了我辛深巷怎成？”

铁骨道人哈哈大笑，辛深巷也哈哈大笑，两人仰天长笑，只有牧阳春笑不出来，期期艾艾道：“你……原来你……你也是我们的人？”

辛深巷笑声一竭，沉脸道：“你因自命才气不凡，不服屈居老四，时时图帮主之位，桑帮主早已知晓了。……要不是我压下来，谁瞒得这桩子的事？！”

牧阳春脸色都变了，赫地退了一步，哑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都知道了？”

桑小娥只听得恨极，却闻铁骨道人冷冷他说：“家师却从未提起过你。”

辛深巷笑道：“我这样的身份，可谓九死一生，自然是秘密。”

铁骨道人没有笑，双眼仍盯住他一举一动：“家师早将计划全盘相告，却没有你这一环。”

辛深巷越听越好笑：“大风道长是什么人！他可将一切告诉你？！……我们每一个人，只是他一着棋子罢了。”

铁骨道人的手，却已按到剑上，冷冷地道：“可是家师却把你当作是敌人的一着棋。”

桑小娥巴不得两人互相厮斗起来，在旁插嘴道：“对！对！快杀了他，他是爹最信任、最忠心的部下！”说到“忠心”二字，真是咬牙切齿。

辛深巷却依然笑嘻嘻地道：“你自是令师手下第一员猛将，只是……入侵中原大计，岂能一一相告，那是通敌卖国、满门抄斩的事啊——难道接待来使，其中过程细节，令师都一一尽告道兄了？”

铁骨道人唬了一跳，失声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辛……辛先生都知道了？”

辛深巷大笑道：“不是大风前辈告诉我的，难道是我老辛平空乱猜的？”

桑小娥忍无可忍，遽然出手。

她在悲愤中出手，自是用了全力。

那任理大一不留神，手中怀剑，已被她夺去。

任理大以为桑小娥要杀自己，连忙护身而退。

然而桑小娥却风也似的闪了过去，一剑斩向辛深巷。

她在悲怒中出手，这一剑尽力而为。

辛深巷与铁骨道人在对话中，谁都未曾留意，待剑光斩至，铁骨道人陡喝：“小心！”

伸手一推辛深巷，为时已晚，桑小娥的剑斩不着辛深巷的腰，却斩着他的右腿，“哧”地斩落了一条腿。那怀剑竟是十分锋利，既曾自断任理大一臂在先，而今又砍下了辛深巷的一条右腿。

辛深巷吃痛，狂吼一声：“你这蹄子！”

铁骨道人却怕辛深巷盛怒中杀伤了他的美人儿，伸手一推，“砰”地把

桑小娥推跌出去。

那牧阳春本来心中对辛深巷，就已怒极怨极，他在“长空帮”中，之所以无法升迁，多少都与辛深巷有关，如今“拼得一身剐，硬把皇帝拉下马”，背叛“长空帮”，出卖桑书云，看来地位却仍在这武功不如自己的家伙掌握之下，帮主一职，只怕也是无望，当下冷冷说了一句：“‘全足孙膑’，这回可真成了‘缺足孙膑’啦！”

尽管辛深巷痛得黄豆般大的汗珠不住淌落，铁骨道人却视若无睹，半笑谑半认真他说：“辛先生为公卖力，牺牲惨重，真是功绩炳彰，待明报金主，定追封高官，……辛先生用计过人，可比孙腹，无腿自比有腿，来得个，来得个……名符其实。”

辛深巷居然也苦笑道：“这妮子出手好辣！幸得道兄相救……”

桑小娥恨得牙嘶嘶，泪珠儿尽在眼眶里打转，悲声骂道：“辛深巷，你们这些人卖官鬻爵，不得好死！”说得搂着岑三娘的尸身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第四十三章 苦肉计

铁骨道人邪笑道：“你瞧，这蹄儿有多美……”风吹过，桑小娥伏在岑三娘尸身上陶哭，发梢被吹拂起来，露出雪白无瑕的颈项，煞是美丽，但纯洁无邪，看了令人有一种清扬的感觉。然而铁骨道人此人淫劣至极，此时仍然生了坏心。

“是呀！”辛深巷忍痛怒道：“道兄看得上她，是她的福气，”桑小娥一听，几乎气晕了过去，却听辛深巷又道：“不过据我所知，大队人马已在上搜索，道兄在谷口布防的人手足够吗？”

铁骨道人摇首正色道：“不够。这些蠢材以为对方根本找不到此地，实在太危险了……”忽然省起似的，向辛深巷道：“这可不怕，有你辛先生，足可号令‘长空帮’，还有什么为难的！”

辛深巷脸上却显出了为难之色，铁骨道人早已鉴形察色，道：“辛先生如有难处，可以直说。”

辛深巷忙道：“不难，不为难，‘长空帮’在下是控制得了，不过来者还有十六大门派……”

铁骨道人开始以为辛深巷没有诚意投降，要紧关头来一下“奇货可居”；及闻他说起各大门派，才省悟事情非同小可，沉吟半晌，即毅然道：“这妮子先由辛先生照应，我去调遣兵马埋伏于此，以防未然。”铁骨道人目光闪动，又加了一句：“小牧也在这里，照应照应好了。”

牧阳春应了一声，辛深巷慌忙道：“铁骨道兄好好办事，在下这里，一时之刻，尚应付得来。”

铁骨道人笑道：“你倒机伶，待扫平了逆党，我禀报师父，有你赏的。”辛深巷即长揖到地，拜谢不已。

桑小娥看了，忿恨入骨，铁骨道人去后，桑小娥顿觉心头放下大石，总算暂免遭狼吻之危，但面对辛深巷、牧阳春这等无耻小人，却兀自心寒。

铁骨道人带领三名手下去后，只剩下牧阳春与辛深巷二人，桑小娥想伺机突围，并并不难，但是铁骨道人伸手把她推跌出去当儿，已封了她“肩府穴”，半身麻痹，动弹不得。

却听辛深巷向牧阳春道：“牧老四，小心小姐逃了。”

牧阳春冷冷地道：“小心你自己才真。”

辛深巷一愣奇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牧阳春一字一句地道：“我说，小心你自己的狗命才真。”

辛深巷奇道：“牧老四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……你，你怎可这样说话？！”

牧阳春铁冷着脸色，道：“同不同一条阵线，那可难说……你瞒得过别人，可瞒不过我，桑书云没有你，怎会如此飞黄腾达？就算假戏真做，也用不着如此拼命呀！”

辛深巷为之气结：“你这么说，是什么意思？这几年来，要是没有我维护你，桑帮主他老人家又怎会看不出来？你……你……这样说，有什么用意？”

牧阳春右手执着银笛，不住往右掌拍打：“没有什么意思。只是你在桑书云的帮中，当我的上司；而今在大风道长旗下，仍当我的上级……这样的气，我憋不下。”

辛深巷恍然道：“你是……你是妒嫉！”

牧阳春沉声道：“嫉恨！”

辛深巷顿足叹道：“此刻是生死存亡之际，成败在此一击——咱们随大风道长义举，怎可以先乱了阵脚……？牧老四，万勿如此，这样哪里对得起大风道长多年来的苦心筹划？！”

“筹划个头！”牧阳春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加入了整整四年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……他却连安排了你这样的‘重兵’在帮里，都不让我知道，我——”他越说越怒：“我不杀了你，也在自为人了！”

两人哑然一阵，又是一阵难堪的缄默。

桑小娥见二人争执起来，恨不得两人自相残杀起来，自己倒有一线生机。

辛深巷涩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敢背叛大风道长！”

牧阳春嘴角泛起一丝险恶的笑容，道：“大风道长又不在这里。”

辛深巷的右腿痛得厉害非凡，咬着牙敷上了金创药末，止住了血，牧阳春冷冷地道：“我看你再敷药，也是多此一举了。”

辛深巷嘎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杀我？”

牧阳春铁青着脸色，一步一步走近来，说：“杀你又怕什么？我杀了你，再奸了这女子，铁骨杂毛来时，我报他个你意图不轨，先奸后杀，所以给我代诛了。”牧阳春阴森地嘿笑了几声，又说：“我一向斗智不如你，但武功总比你……难得今日你又受重伤，这次不杀你，以后也难有机会了。”他残虐地一笑，眯着眼，银笛敲在虎口上，居然装作柔声问：“你想……我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吗？”他淫秽地向桑小娥瞄了一眼又说：“难道我放着大美人不要，等了这几年，眼巴巴的就等那小杂毛来享受吗？”

辛深巷脸色渐渐发白，黄豆般大的汗珠不断自额上淌下，也不知是因为痛楚还是恐惧：“你真的要……要这样做？”

牧阳春越行越近，冷笑道：“这可怨不了我。”

桑小娥听得这两人如同禽兽一般的行为，真是深痛恶绝，恨不得死了算了，但又惦挂方歌吟和父亲，想嚼舌自尽，又没有那么大的勇气，只听辛深巷又说：“大风道人知道，定必宰了你。”

牧阳春道：“辛深巷，你唬得了别人，唬不了我的。”银笛一幌，左手却“嗤！嗤！嗤！”三道急风，打出三枚铁棋子，直射辛深巷。

辛深巷一腿已断，无法走避，双手银戟左封右格，“叮叮”二声，撞开两枚棋子，但因手臂用力，触动腿伤，“哎唷”一声第三颗棋子竟挡不开去，直射他的胸前。

就在这时，骤然响起一道急风。

一块小石子，不偏不倚，半空截中棋子，将它打歪，嵌落入地。

牧阳春脸色一变，猛旋身，只见剑光就是一闪！牧阳春百忙中全力将笛一格，但笛没有格得住那紫电穿云般的攻击，一只右腕，犹握着笛子，被斩落于地上！

牧阳春大惊中忘却了痛苦，捧着自己的断手，嘶叫道：“不！不！不！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剑光又是一闪。

牧阳春的头颅，“呼”地飞了出来，长空喷落血珠如雨，洒在落倒于地辛深巷的脸上；那颗人头尤自在惨呼最后一个字：“不——”

尾音陡断，人头“卜”地落在地上，双目仍睁得老大，恰好跌落在桑小娥附近，吓得桑小娥几乎惊叫起来，这一急之下，被封穴道本就着力甚轻，

这下气血一冲，倒把“肩府穴”冲开了。

桑小娥身在险境，反而更加清醒，知身陷绝境，断不能轻举妄动，所以假装穴道仍然被封，挨在地上。

来人原来便是去而复返的铁骨道长。

只见铁骨道长神色冷峻，缓辍调转剑尖，收剑入鞘。辛深巷大喜若狂，忙着解释，铁骨道长一挥手，淡淡笑道：“不用说了。”

辛深巷一呆，铁骨道长又道：“你以为我会走远吗？”淡淡一笑又道：“我从未听师父说过你，所以不放心，佯作离去，其实是留下来观察你，谁知道叛徒是牧阳春，不是你……”他一笑又说：“武当派想称雄天下，做事若不审慎小心，怎能成大事！”

辛深巷拜服道：“少主真是算无余策。”

铁骨道人见他称自己为“少主”，果然是心悦诚服，想辛深巷在武林中是以机智出名，而今竟在智谋上远不如己，不禁心生喜悦，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你做得很好，日后成大任，定必好好犒赏你的耿耿忠心。”

辛深巷垂泪道：“多谢少主眷顾。”

桑小娥听得咬碎银牙，心忖：自己纵舍得一死，也要手刃这最对不起自己父亲的奸徒！于是悄悄蓄势待发。却听铁骨道人狂妄地道：“通报的事，你却不用担心，我已遣那三人去了……不一会‘金衣会’、‘天罗坛’、‘七寒谷’的高手都会来布署——”

桑小娥听得心里大急，因而想起大风道长若跟自己爹爹、方歌吟同一洞中，不是如伴豺狼，随时都会有危险？——徒弟都如此奸滑，做师父的哪还得了？

辛深巷叹道：“少主真是神机妙算，在下佩服得要死……”桑小娥越听越火，心想：这既然“要死”，就先给你去死好了。

她伸量过后，决定先杀辛深巷，然后自尽。如要杀铁骨道人，就算猝而攻袭，只怕也力有未逮，因为对方功力实在高出太多了：但要杀辛深巷，却大可一拼。

这时铁骨道人笑道：“这牧阳春，我看他也没安着什么好心，既能出卖桑书云，也会出卖我们；他射出三颗棋子，已有必杀你之心，但终于还是棋差一着。……”他这番话，是故意说给辛深巷听的，言下之意是，辛深巷会不会也像牧阳春一样，表里不一。

就在这里，急风倏响。

怀剑依然在桑小娥手中，她这时全力连人带剑刺出！

这一剑，是桑小娥全力一击，而且因近日跟方歌吟在一起，剑术上也有所得，这一剑刺出，端的是气度非凡，快若惊鸿。

铁骨道人乍闻急风，跳避一旁。

但剑光并非攻向他。

剑刺辛深巷心房。

辛深巷因右脚不能支地，连运力、出手都大受阻碍，眼看设法逃过这一剑。

铁骨道人猝拔剑，身形一俯，后发而先至，长剑往桑小娥的怀剑格去！

就在这迅若夺雷的刹那间，遽然发生了一件事。

辛深巷突然动手。他的双戟，如闪电一般，飞快刺入铁骨道人左右肋骨之中！

铁骨道人闷哼，剑势一挫，“叮”地一声，仍把桑小娥怀剑碰歪，不过已震不飞桑小娥的剑，“嗤”地一声，短剑刺入辛深巷左臂之中，对穿而过。

这一下倏变，令桑小娥莫明所以，连剑也不敢抽回。吓得退了七八步。

铁骨道人惨白着脸，巍巍颤颤，捂胸站了起来，嘶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辛深巷惨笑道：“便是我了，你看我像出卖桑帮主的人吗？”

铁骨道人脑中闪过一个恍然，难怪辛深巷虽然表现得忠于

自己，但却始终未曾直呼过一声“桑书云”，始终一直是叫“桑帮主”，铁骨道人此时恨自己为何刚才没查觉出来，却已迟了。

辛深巷道：“……令师……根本没有任命过我……我也根本不知个中隐情——我只是随机应变，让你完全地信任了我，这样，我才能够杀你，才能够救小姐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两道伤口一齐发作，痛得脸色由白转紫：“牧阳春出卖我们时，先杀岑三娘，岑三娘一歿，我和曹极，至多与他可打个平手，加上你和那三人，便全无生机。我死不打紧，而且还有小姐，以及这入口的窍秘，不能如此就算了，所以——”又痛得渗出了冷汗，一时说不下去。

桑小娥悲叫了一声：“辛大叔——”望着自己手中沾血的怀剑（这废了辛大叔一手一足的凶器呀！）整个人都茫然了，真想一剑倒刺进自己的心坎里。

看辛深巷忍痛的神色，桑小娥心如刀割，绞痛不已，辛深巷又道：“铁骨道人，你败在我智谋上，应该没话说，我是‘长空帮’的智囊，怎会被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哄得下来？”他惨笑又道：

“你故意匆匆离去，其实匿藏树上，偷窥我们的动静，我早已猜到，便特把牧阳春的私心引发，让你们去自相残杀一番——”

铁骨道人嘶声道：“你——！”

辛深巷一面笑一面痛得脸肌抽搐着，说：“引走三人，骗你怒杀牧阳春，牺牲曹老五，然后藉小姐对我的攻击时诱你俯身来救，再猝然杀你，你算栽得不冤！”

铁骨道人再也按捺不住，嘶嚎着，张牙舞爪，鲜血直流地扑前去，一剑向辛深巷刺下。

辛深巷宁静瞑目，喃喃道：“五弟，我该偿你一命……”就在这时，铁骨道人剑势一顿，止住不前，辛深巷并感觉不到有任何伤痛，睁眼一看，只见铁骨道人胸前灰袍，露出了一截剑尖。

桑小娥及时杀了他。

铁骨道人怔了半晌，终于一松手，“咯当”一声，剑落地上，他的人也轰然倒地。

出现了本来在他背后满腮泪痕的桑小娥。

桑小娥哭道：“辛大叔——”搂住辛深巷的脖子，就嚎陶大哭了起来。

辛深巷老泪纵横，用仅剩下的一只手，轻抚桑小娥秀肩，呻吟道：“小娥，小娥，只要你不怪大叔，大叔就安心了，就心安了！”

桑小娥兀自哭个不休。

越哭越是伤心。

辛深巷苦笑道：“小娥，辛大叔没死，你伤心什么？”

桑小娥哭得梨花带雨：“大叔，大叔，我误会了你，我伤了你，我伤了你啦！”

辛深巷笑道：“我的命都是桑帮主的，你才斩我一腿，断我一臂，还没

有杀我，有什么可伤心的！”

桑小娥犹径自道：“我伤了你，我伤了你！”

辛深巷叹了一口气，抚慰桑小娥发梢道：“其实惟有这样，才能减轻我心中的罪孽。”

桑小娥停止了哭，但一双美目，尽是泪水，瞪大了问辛深巷道：“大叔有什么罪孽？”

辛深巷痛苦地道：“为了好教那狗道士信任，我疯言疯语，对……小姐不敬，实在死有余辜，万死不赎……而且使老五牺牲心中着实难过，小姐刺伤我，反令我心中罪孽得以减轻……”

桑小娥眼泪又忍不住簌簌而下：“辛大叔是为了救我才……怪只怪我误解了大叔，大叔抚养我这许多年，我还不了解大叔的为人，我实在不值得大叔救啊……至于曹五叔，大叔杀他，也迫不得已，总好过死于歹人阴狠手下啊，何况，这都是为了我……”说着眼光瞥见地上的断腿，以及辛深巷鲜血斑斑的衣衫，心里忐忑：怎么让断腿重接，怎么才能让鲜血不流啊……想到后来一幕，辛深巷因被自己断去一腿，若要杀铁骨，非要诱他身子下俯不可，如自己不断去他一腿，要杀那恶道就容易多了，当下不胜伤悲，懊恨得又呜呜饮泣起来。

辛深巷笑道：“瞧，那么大的姑娘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，要给方少侠见着了——”桑小娥又想到辛深巷必然已发现自己穴道已解，正想要谋刺他，所以才能趁铁骨架开自己剑尖之时，把握那时出手杀了他；大叔明知自己可能死在她剑下，还是要替她杀了那恶道啊……而她却险些杀了大叔。

想到这里，又忍不住哭了起来：“大叔，大叔，都是我不好……”

辛深巷惨笑道：“只要你没有误会大叔，大叔就什么都好了。”言下不胜凄酸。

桑小娥又想起辛大叔孤零零的一生，而今连手脚都为了自己残废了，想到方歌吟谈论辛深巷的话，泪珠儿像断线的珍珠一般挂落了下来。

“要是爹在，才不会像我，这般误解你呢……”辛深巷正要答话，却痛得紧皱了眉心，全身抖哆，桑小娥吃惊地道：“我可曾碰了您伤处了？”

辛深巷用力摇头，好一会儿才恢复神智，喘息道：“我，我没，事……”

桑小娥连眼睛下的浅笑时浮现的眼袋，都哭肿了，辛深巷安慰道：“其实小娥你若不真个恨大叔，出手不够狼辣，那恶道甚是机伶，定然不信，那时大叔和你，可都险极——小姐刺得——好！”

桑小娥仍在郁郁，辛深巷想法子逗她笑，她都不笑，辛深巷望着那静止的“云朵”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快背大叔出去，大叔要放长空帮箭令，集合所有子弟，去救你爹爹。”

想到爹爹，桑小娥也跟着想到方歌吟，心里乱作一团，颤声问：“……现在来不来得及……？”还未说完，密林里已响起脚步，辛深巷肉体虽然痛苦，但神智未失，道：“敌人来了，快背我上去。”

桑小娥不顾一切，背起辛深巷，又想捡地上那断腿，却又不敢去拾，辛深巷喝道：“别管了！”桑小娥手足并用，攀上一棵榕树顶，再发力一跃，已抵崖上，辛深巷即刻张手一甩，呼地一声，一道红光，直冲上树梢，又化成蓝

芒，炸在半空，最后化成一条白线，直冲云霄。第

四十四章 息召集令

在辛深巷施苦肉计，与铁骨道人、牧阳春等苦苦周旋等，在石洞中的武林群豪，却也发生了难分难解的争持。

这时洞口的攻击，越来越急，越来越猛烈。

方歌吟也在洞前御敌，忽见身旁的人，正是“大肚侠”梅醒非，两人因数度因缘，都很投缘，梅醒非道：“方少侠，适才见你出手，武功又有进境了。”

方歌吟低声道：“梅兄，有一句话，想私下请教你。”

梅醒非一愣，道：“请说。”

方歌吟正待要说，忽然洞口猛卷来五、六道狂飚。

天象大师双掌一挫，竟硬生生吃住。

若论掌力内力，当要算天象大师最为深厚，那五、六道掌劲，势无可匹，连在洞缘的雪峰神尼、车占风也不敢出手抵挡，天象却独力接了下来。

天龙大师瞧得热血亢张，他也是少林派的人，而且素来爱模仿他的大师兄，当下大喝一声，豪气顿生，双掌一惜，与天象并肩而立，叱道：“师兄，我来助一臂——”

猛然掌风加强，又卷来三道厉风。

天象白盾陡扬，喝道：“回去！”

这不喝还好，天龙倔强脾气，心忖：平日你是掌门，而今都在死难之中，不听你一次命令，又当强何？好歹不教你小觑了我这身为师弟的！

天龙当下不理一切，将他所学的“大般若禅功”，全力施为。

天象大师既惊且怒，怕他这个心目中承继衣钵的师弟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惟大敌当前，分心不得，当下全力以对。

这师兄弟两人，内力充沛，两人共同御敌，竭尽所能，竟把对手七八道劲力，全挡了回去，天象大师心里也甚为惊讶，天龙大师喜甚，叫道：“师兄，我的内力还可以吧——”谁知他一张口说话，对方又多了三道劲力，打横切入，天龙大师顿感压力陡增，又正在开口说话，猛觉真气涌入喉头，胸中一热，只觉全身要爆裂开来一般。

眼看天龙大师就要被掌劲生生震死之际，方歌吟大喝冲近，挡住了天龙大师身前劲气交加的要冲，他因服过“百日十龙丸”，

内力极为充沛，一时还抵挡得住；“长空神指”桑书云挥指，丝丝的指风切断了追逼的掌劲，旷湘霞俟机搀扶天龙大师脱离险境。

这时天龙大师，脸色紫青，受伤颇重。天象大师五内如焚，那十余掌劲久取不下，已是强弩之末，便陡地一齐收了回去。方歌吟只感压力一轻，全身却是一寒，不住发抖，可见掌力之中，其中还夹杂着有人专习阴寒毒掌的高手。

天象大师一旦得脱，急趋俯下，观察师弟伤势。

梅醒非见方歌吟脸色阵红阵白，连忙相扶，低声问：“方少侠不碍事吧？”方歌吟却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原来方歌吟为那奇巨的掌力一逼，倒没震伤，而是丹田、气海、奇经百脉，尤其曲骨、中极、关元、百门诸穴，齐如万针刺戳，痛不欲生。

方歌吟大汗涔涔而下，情知自己中“百日十龙丸”之毒已深，算算已没几天好活，几天来这种针刺之昔，频频发作，只是不似今天受敌手内力所逼，

发作更剧而已。好一会，方歌吟试着运功吐纳，才勉强平息了痛苦，强笑道：“没有事。”

梅醒非听方歌吟声音郁闷，情知必有不妥，于是问道：“适才少侠曾说有事问我，不知……是何事？”

“哦，哦。”方歌吟这才想起，说：“这谷口的进道，是由谁发现的？”

梅醒非一愣，倒没料到方歌吟会问这种问题，当下笑道：“我们这一行人，都是大风道长引领带队。”

方歌吟眼睛亮了亮，又问：“这山洞呢？七寒谷既要围剿我们，不可能留下个退身之所给我们作为抗御之地吧？”

梅醒非道：“这倒全靠了两位小姑娘。”方歌吟顺他所指看去，只见两个女子，在山洞一角，藉着隐约的洞光看去，两女神韵都很美，虽是小家碧玉的神貌，却作丫环打扮，两人都受了伤，其中一人右肩鲜血仍流个不止，方歌吟看了觉得面熟，不禁问道：“她们是谁？”

梅醒非道：“我们也问过了，她们怎么都不说。”看到方歌吟眼中狐疑，当下笑道：“反正她们是友非敌，那阵子大家命在危殆，那清一小尼姑却巧遇她俩；若无她俩引领，我们恐怕支撑不到现在。‘无情公子’就是在冲来这山洞的途中，被罗海兽与曲凤不还所杀的。”“哦。”方歌吟漫声应着，却退身山洞阴暗之处，默不作声，梅醒非未明所以，他也听桑书云说过这人的遭遇；以为他来日无多，心绪定必烦躁不宁，所以也没有介意，径自走到洞沿去防守。

这时终于有了一阵子空档，敌人没有攻击。

大风道长向桑书云问道：“‘长空帮’用兵神速称著，为何迄今援兵未到？”

桑书云叹道：“只怕是小娥出了事。”

大风道长道：“而今寄望都在‘长空帮’了。”

桑书云道：“武当派的实力，也举足轻重，道长——”

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大风道长倏地长啸一声，桑书云奇道：“道长为何——？”

大风道长满脸笑容，截而答道：“我这是招呼人来——”蓦然脸色全变，变得狰狞可怖，跟原先道骨仙风、温和亲切，判若两人：“叫人来杀了你们！”

话一说完，出掌，出剑。

剑刺桑书云！

掌劈天象大师！

天象背向大风道长，正在关心天龙的安危，那掌力竟如血雾一般，比任何掌力都摧人，直压天象！

而他的剑意也有一股淡淡的紫气，还挟带着一股凌厉的杀气！

这下连桑书云都意想不到，喝了一声：“你——！”然而剑已欺入中宫，到了桑书云胸前！

就在这生死一发间，斜飞来一剑，“当”地一声架住大风道长的“紫虚剑”。

这人就是方歌吟。

但他架得一剑，要挡那击向天象的一掌，就十分困难了，这时他已撇开一切，运气一掌冲了出去！

他虚劈的一掌，撞在那血气掌劲上，一来他体内本已气血翻腾，二来他

掌力远不及大风，三来他旨在救人，内力只敢抵御，不敢全力冲击，生怕殃及天象，所以不似大风道人可以运足掌劲，所以一接之下，他的人打斜飞起，“砰”地撞在坚硬山岩上，连吐两口血，昏厥了过去。天象大师怒道：“‘化血奇功’！你是，你是桑书云奇急身退，也惊呼道：“‘幽冥血奴’！‘幽冥血奴’？！”

大风道人两下奇袭，皆为方歌吟所阻，心里又气又怒，但他是何许人物，心念急转，只见雪峰神尼、车占风二人，人影交错，已拦在洞口，严苍茫正挟着怒喝，向他扑来，他如鬼魅般一闪，竟闪至旷湘霞身前。

旷湘霞心里一凛，知这世外人魔，非己能敌，不禁退了一步，大风道人嘿嘿一笑，就在这刹那间，已探手抓住车莹莹之咽喉！

这时严苍茫狂吼一声，一掌拍落，大风道人阴阴一笑，将车莹莹身子一举，严苍茫见大风道长居然就是“幽冥血奴”萧萧天，心中一时百感交集，省悟自己等人之所以落得这般狼狈，全因大风道人之引领而致，而且自己丧子之痛，亦是大风道人一手造成，怒急攻心下，不顾一切，一掌挟带呼啸，就要击下。

正在这时，有人拍掌闪来，飘忽之极，架住了他这一掌。严苍茫只觉来人掌似全不着力，但又至燥至坚，自己全力一击，竟击不破对方掌劲，猛见原来是车占风，疑虑大起，喝道：“你也是一丘之貉么？！”

车占风摇首，桑书云中间拦住，道：“严兄莫要急躁，车侄女现在正落入敌人手中。”

严苍茫仔细一看，见大风道长右手正扣住车莹莹，得意狂妄地望着自己，而车莹莹大眼之中，流露出哀怜之色，饶是严苍茫如此残暴的人，看了也不禁心肠一软，狠不下手。

大风道长一脸狠琐，怪笑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你要打我，先得与车占风拼上一场，你说妙不妙！”众人见这平日严肃庄穆的大风道人，居然完全变了个人似的，长相虽仍一样，但给人完全不

同的感觉，各人暗自心寒不已。

这时方歌吟迷迷糊糊中醒来，只觉体内真气游走，情知自己时日已无多，真是“黄泉路，路不远”了，体内一阵冷又一阵热躁，这些日子来，毒力一直未真正发作，却未料到真的发作时，是如此凄厉，他迷迷糊糊中，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喊：“小娥！小娥！我不能死！我不能死！……”

就在石洞内闹得天翻地覆之际，辛深巷这时正由桑小娥背了上去，发出了“长空帮”总召集的讯号。

辛深巷一放出箭令，便听得谷中有人叫道：“少主死了！少主死了！”又有七八人惊呼连声，有人说：“这可怎么得了！”“师祖怪罪下来，我们死定了！”，更有人叫：“你们看，刚刚有人在这里发出讯号，咱们上去看看。”最后一人声音很熟，便是那“天罗坛”的任理大。

辛深巷低声向桑小娥道：“快，快走！”桑小娥哭道：“你呢……”辛深巷疾道：“扶我走不快！”桑小娥满脸泪痕，毅然道：“不管了，我还是要背大叔走……”正想背起，却碰触及辛深巷伤口，辛深巷吃痛，闷哼一声，桑小娥知道辛深巷正在忍受强大的苦楚，不禁“呀”地叫了一声，辛深巷叱道：“快走！”这时“飕、飕”连声，七八人已掠了上来，同时也闻声发现了两人，包抄了起来。

这七八人都是目露凶光，其中两人，便是任理大和那适才受铁骨道人责

斥的“七寒谷”门人，早听任理大向谷下尖声道：“斑平，你们不用上来，带大伙儿埋伏便是，这里只有一个雌儿、一个老残废的，很好收拾。”下面有人应了一声，即闻步伐杂沓，敢情是分布人马，严守谷口，任理大嘿嘿笑道：“姑娘莫怕，从了咱们，就不杀你……”任理大本来就对桑小娥没安着好心眼，只是一上来就曾败在方歌吟手下，又有铁骨道人从中作梗，现在铁骨道人死了，心中更得意洋洋，桑小娥玉洁冰清，怎受得了这种秽言污耳，轻叱一声，五指弹出。

任理大只剩一臂，见指风凌厉，慌忙跳开，额角给拂印了一道血痕。一名“金衣会”门徒，闪躲不及，仰身倒地而亡。

任理大大喝一声，抽出单刀，与五六人对桑小娥展开攻击，这下不敢再存轻敌之心；桑小娥抽出缎带，飞卷回送，与这些不齿之徒周旋。若论武艺，自是桑小娥高妙，毕竟是“三正四奇”之一“长空神指”桑书云亲授，只可惜对敌经验未足，两条绢帛，对付一些普通人尚可，对付这些穷凶极恶之辈可太斯文了。她的绢带飞卷，一人跌得爬不起来，又抽飞两人兵刃，再勒晕了一人，这以后便心惊胆颤，娇喘不已，对方趁个虚便，一刀砍去，便在桑小娥肩上划了一道长长的血口了。

这时崖下的凶徒，见任理大久攻不下，又扑上五六人阻战。那“七寒谷”的头目手持拨点穴镢扑近桑小娥，却给辛深巷自地上一戟戕死。

这一来，众人又围攻辛深巷，辛深巷本来武功不高，加上贫伤奇重，那里抵挡得住？桑小娥本身已手忙脚乱，加上要照应辛深巷，更左支右绌。辛深巷怕连累小姐，长叹一声，回戟便图自绝。

就在这时，一人陡地大喝：“何方狂徒？！胆敢欺凌妇孺残弱！”

这一声威烈十足，只见一人，抢步走来，年纪很大，但一脸剽悍之色，又令人感觉到说不出的正气，辛深巷暗自寻思：这人既不是“长空帮”人，也不是十六大门派中任何人物，却是未曾见过，乍见他穿土黄色袍服，心里一动，大声道：“在下‘长空帮’辛深巷，这位是我家小姐桑姑娘，恳请大侠拔刀相助……”

那人不耐烦地打断道：“见义勇为，理所当然。”

任理大又惊又怒，叱道：“见义勇为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！”

说着翻刀劈去，那人遽然急进，猛冲入刀圈之中，任理大变作手腕敲中那人肩膀，刀身却落到那人背后去，那人伸手一挽，已刁住任理大的手，任理大只有一只手，这时可真是“任你打”了。那人一剑把他刺了个透明窟窿。

任理大长呼而歿。那“金衣会”的统领斑平，他挥挫刀，带领七八人攻将上来，那人挥剑御敌，左冲右突，势道犀利，连斩敌人，桑小娥守在辛深巷身边，见黄袍客杀得一会，不禁动容道：“这……这是‘天羽奇剑’！”

原来这黄袍人，使的居然是“天羽奇剑”。只不过招式不如方歌吟繁复、精练，但剑势却十分熟巧，而且速度狠辣，初时一二十人，围攻这人，尚奈何不了他，但谷中凶徒，涌现越多，那人杀得七八人后，便有难以支撑的现象。

桑小娥急向辛深巷问道：“辛大叔，救兵要几时才赶来……”话未问完，即受到两人的攻击，桑小娥好不容易才卷飞一人兵刃，另一人斜里欺至，幸被辛深巷绊了一交，才给桑小娥一指打得重伤。

这时谷中跳出两人，都是“天罗坛”的头目。那两人一现，旁人即住手，那两人一躬背缩头，真有几分别像乌龟工八；一人尖嘴勾爪，模样倒有像山鸡，

要不是在如此险境，桑小娥看了，真个要笑将出来。

只听那形如山鸡的人扬起一只钢爪、一支铁扒，傲然说：“我是‘天罗坛’中‘天鸡院’香主郎雷。”另一状若乌龟的人拿了一面藤牌、一手薄刀，冷然道：“我是‘天罗坛’里‘天龟院’香主马金仑。”那黄衣剑客悠悠道：“香主么？我看臭得很呀……你们向我报名，是要我给分数吗？”

那两人一齐大怒，桑小娥再也忍不住，“嘻”地一声笑了出来。

“长空帮”建帮三十一年。创帮以来，向未动用过“总召集令”，这并不是因为“长空帮”一直都一帆风顺，无往不利，而是帮主桑书云偕总堂主辛深巷，都是极有才干之人，不论大小事儿，都能压得下来，控制得住！

这一次遇到‘七寒谷’的突击，加上“天罗坛”、“金衣会”的埋伏，还有“武当派”的陷阶，辛深巷与桑书云的心思一样：都是毫不犹豫地发动了“长空帮”总召集令。

那支旗花火箭，直冲云霄之后，江湖上便似一锅煮沸的汤，冒出烟来、喷出水来，甚至沸腾了整个武林。

以下发生的只是其中几个例子。靠近‘七寒谷’的贺兰山附近，有一农舍家，平时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勤于耕作，一家三口。附近几户人家，小小村落，无不知晓这家人俭朴勤劳，沉实朴直，是正当人家。

这家人姓成，成老爹已年近花甲，老迈体弱，一双脚早年因耕作太频，常年浸在水畦之中，所以老来风湿骨痛，双脚尤然，又肿又烂，成老爹每日还是弯着腰、驼着背、拄着锄头，一步一步的，挨上他那辛苦了半生，终于扩展成无尽良田的农地去，每次他在辛艰汗喘咳着、咳着，如即将寂滅的夕照残红。但每当他看到那绿葱葱的、一亩一亩的水田，他苍老皱密的脸上，就有了一息欣慰，好像就算咳出血来，也比夕日更璀璨。土地，哦，他的根。

成老爹抱了病这样挨着，隔壁替人接生的郑大妈，就看不过眼，常啰嗦道：“唉呀！我说成老爹，您老一大把年纪了，也该歇着点儿，再这么劳累下去，人有几条命啊？”

“我说你们家的老爹，也真是的，又不是活不过去，有你们两口子儿在，他老人家还要去锄锄割割的作甚？……你们也要劝着他点儿呀！”

“你们”是冲着成老爹的儿子成福根和他的媳妇成焦氏说的。成福根这一对其实对成老爹也真十分孝顺，服侍周至，但成老爹就是不肯歇下来。成福根夫妇每天在农场里工作，瞥见烈日下成老爹躲在远远的田边拓荒，成福根心里难过，总是心里嘀咕：“真是劳碌命……”每日入暮成焦氏在灶灶下烧饭，捧着木勺桶儿的香米饭出来，猛见到成老爹在暮色问老态龙钟地搬运柴枝，有时给他吓了一跳，心里碰碰几乎跳出了口瞞，忍不住也嘀咕道：“公公怎么总不顺着后辈的意思……”

不管遂意不遂意，成老爹总吸着烟杆，大口吸吹几口，又把那黄旧的杆子置于木窗上，巍巍颤颤地去捡柴木，一根一根的捡，他又一次一次地呛咳，媳妇儿子，除了摇摇头叹息外，真没法可施。

这天成福根和媳妇儿去耕田，成焦氏已经怀孕了，不过还是辛勤劳作，不肯歇休，就在这时，“啪”地一声，一枚火箭花旗，爆在半空，过得半晌，又“嘣”地一声，爆出了第二道火箭，冲天响了好一阵子，方才在暮空里隐去。

成福根脸色立刻就变了，他甩下农具，拍拍老牛，说：“阿黄，你在这儿好好陪爹和晴玉了。”晴玉就是焦氏。他足上沾着泥，跑过去跟他怔怔发

呆、痴望天空的妻子讲：“阿玉，我不能再陪你了。”他本就拙于言词，一时之间不知从何说明这件事，他情急他说：“我，我，我加入了一个帮会。你知道吗？以前仲霸天要来抢掳我们的地方，就是一个胖公子来打跑掉的，那为我们出头的胖公子，姓梅，你明白吗？他是大侠客、大好人，我为了报答他，就加入那帮会，你看，刚才天空那好多颜色的鞭炮，就是表示那个帮会遭到了事故。以前我遇到了危难，不去求他们，大家便来帮忙；现在人家有事，放旗花求救，我不能不去帮忙。……你了解吗？你不清楚，那也设法了，总之我是一定要去的，这个恩是一定要报的。……阿玉，阿玉，我不能照顾你了……”

成福根搔着后脑，结结巴巴，期期艾艾，终于把话说完，然后成福根鼓着极大的勇气，拉住他媳妇儿的手说：“阿玉，我这就走了，你要照顾爹……”

这时后山又起一道火箭，直冲天庭，再爆为一朵红花，焦氏脸蛋儿有一种健康的红色，忽然说话，其镇定沉着令成福根愕然不已。

“满座衣冠似雪。”

成福根一呆，焦氏沉声再说：“满座衣冠似雪。”

成福根登时呆了半晌，好一会才不敢相信地艰涩他说：“踏破贺兰山缺。”他的一双如牛般的大眼仍瞪住他的老婆，喉结上下波动，涩哑着又说了一声：“踏破贺兰山缺。”

焦氏点了点头，又问了一句：“一时多少豪杰。”这次成福根带者恍然而惊艳的眼色，答得很快：“梦断故国山川。”

焦氏也笑了：“今古几人曾会。”成福根眼眸更亮了：“细看涛生云灭。”焦氏看了看天上落下来的红炮花，低声疾道：“庚申系虎山行一脉。”成福根半跪膝，“噗”地溅起土地上的泥泞：“辛亥系长明灯一脉。拜见长系香主。”焦氏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们一道儿赶过去。”成福根忍不住一跃而起，道：“阿玉，真没想到，你……”

焦氏摇首，示意他不要说下去，成福根笑道：“得了，得了，我知道了，帮规如山，我只说完这一番话，便当你是我头领……”焦氏却戚然一叹。成福根搔首急问：“什……什么事？”焦氏幽然长叹：“只是……只是公公由谁来照顾？”成福根眼神一黯，说：“你来，你是妇道人家，我来杀敌便了。”焦氏却道：“不行，还是由你留守，我辈份高，武功也比你好，更何况为帮出力，哪分男女？”成福根膛然。

忽听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你们都去。”两人一齐转身，只见是老爹爹询倭着腰身，提着烟杆子咳嗽着走来，“爹您……”成老爹猛“噗”地一吹，烟火“呼”地化作数百道金星，猛炸了开来，在夜色中飞旋乱舞，成老爹哼声道：“高山；”

焦氏一震，垂首道：“流水；”成福根双手垂而直立：“知音。”成老爹点点头道：“很好，你们一个是梅堂主一系，一个是辛总堂的一脉的。”成福根不敢说话，焦氏问：“敢问爹爹是哪一系的？”成老爹哈哈一笑：“我早知你们也是帮中的，但帮里规矩，纵是兄弟父子，也不能互露身份，除非在帮里共同工作时……我是桑帮主当年一手栽培的。”他返身面对黄昏映照下的良田水畦，道：“这百数十良田，开始一、二亩，还是桑帮主赐给我的……于是我就在这儿生了根。”

原来“长空帮”组织庞大，帮规森严，成老爹一家三口，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，但妻不知夫，子不知父，一门三杰，都是帮中好手，而且若论辈份，

却是看来老迈残弱的成老爹为最高。

成老爹说：“召集令来了，我们就得去……”忽听一人喝道：“对！丝毫不得延迟！”成老爹大喝一声：“照打！”人未回身，手中已发出一十二点金芒。

只见残霞中飞鸟惊林，蓬地齐掠，一人飞闪而过，双手连接，已收接了一十二点金芒，叫道：“好！不愧为二十年前黑白二道响当当的‘寒鸦点点’成问山！”

三人都吃了一惊。成氏夫妇惊的是他父亲居然就是名闻武林的“寒鸦点点”，是唐门之外，九大暗器能手之一。成老爹惊心的是，他自从在二十年前得罪唐门后，天下虽大，但无处可遁，幸得桑书云庇护，方有一线生机，一条退路，这人却是如何得知？成老爹冷笑道：“能接得下成某人的‘十二飞堡’，只怕尊架就是‘袖里乾坤’徐三婶了！”那人笑道：“你看我是不是徐三婶！”众人定睛看去，又是一惊，成福根和焦氏呼道：“郑大妈！”

那郑大妈笑道：“对，郑大妈就是徐三婶。”成老爹沉声道：“你隐身武林一十五年，今日来管这一趟子事，却是作甚？”

徐三婶忽然沉声道：“直行终有路；”

成老爹一栗，肃然应道：“没路回头走。”然后反问：“坦荡神州？”

徐三婶答：“龙哭千里。”成老爹目中释然，问：“敢问尊驾字号？”

徐三婶右手竖起中指，却屈起其余四只手指，成老爹的手势也是一样，只用的是左手，两人相视大笑：“没料到咱们村子，倒真是卧虎藏龙呀！”

“是呀！这儿有成问山这等高手，我徐三婶可看走了十几年的眼啦！”

两人脸色一整，成老爹向成福根与焦氏喝道：“庚申系焦云玉焦院主、辛亥系成福根统领听，今敝帮发‘长空万里’神令，即往赶赴，全力施为，若有任何违令，罪当斩无赦——”

“是！”焦云玉、成福根两人齐声应道。

像这样的情形，还不知发生在多少个城市、多少个村庄、多少个农家里。

有一个小镇，一夜间忽然走得干净溜溜的，只剩下四五个莫名其妙的残弱老小。有一处军营，只走剩军头一人，怕朝廷怪罪下来，自己要被杀头，吓得连他自己也溜了。

“长空帮”，为天下第一大帮，究竟有多大？实力有多厚？

在武林中，它的力量又是如何？到底根扎得深不深？枝叶开得盛不盛？

——这又是一个例子。

第四十五章 天下第一大帮

昆仑派当今掌门人玄黄子修练“九疑神功”，是以在洞中坐关，已然三月有余。“长空帮”之“长空万里”令，一关传一关，一地传一地，传到昆仑，已是次日傍晚时分。

玄黄子有三个师弟，汶稽子为代理掌教，另外都灵子与全真子都是派中高手。全真子在入暮时分，瞧见山间升起箭号，心里明白，便自襟里掏出旗花箭，照样放了一道，心中寻思，帮中有难，自己见到了，而且已发出昆仑一带的召集讯号，只是自己身为昆仑派长门高手，究竟去好，还是下去好？

他想想昔年桑书云待他之恩德，暗一咬牙，往后山坐关处奔去。原来他年幼的时候，双亲皆被西域魔头所杀，幸得“长空帮”来援，迫退西域魔头，桑书云救了自己，并托孤给当时昆仑老掌门呈悲子，呈悲子便是他们师兄弟四人的师父。

——如果没有桑书云，他哪有今天？

——而今桑书云有难，他怎能置身事外？

呈悲子待他虽好，但已过世，掌门人玄黄子正在坐关，待他也恩威并重。他决定在关前三跪九叩，然后下山全力以赴“长空帮”之难。

待他奔至后山，只见关门依然封闭，想掌门大师兄平日待自己种种恩泽，而今自己却趁他坐关时离去，心里大是不忍，不禁暗暗叹了一口气。

就在他叹了一口气之后，又有人低低一叹，全真子是何许人物，心里一栗，急进一丈，半空拧身，剑已抽在手中，心想对方居然能毫无声息，欺至自己身后，武功定必非同泛泛，却见一名道人，三绺长髯，身着黄袍，面容略有优戚。

全真子吃了一惊，伏地丢剑，拜礼道：“二师兄。”

来人正是代理掌教汶稽子，只听他道：“四师弟，你留守这儿，长空帮的事儿，由我去吧！”

全真子吃惊地道：“二师兄……你……你都知道了？”

汶稽子脸色向晚，缓缓道：“我也是‘长空帮’的人。”

全真子兀自惊讶地道：“二师兄，你也是……”因委实太过讶异，所以说不下去，汶稽子道：“这次连‘长空帮’都有急难，事必非同小可，大师兄正在坐关，大局要人主持，三师弟原是武当真人，来此不过三年，对昆仑之心，自莫如你，有你办事，我较放心。”全真子喏喏道：“二师兄德高望重，在这里主拿大局，我去较妥。”

忽听一个声音冷哼道：“你们都争着去，都是昆仑叛徒。”全真子和汶稽子同时吃惊叫道：“三师兄（弟）！”只见林中走出一个脸色阴霾的道人，两手放在衣袖中，冷冷地瞧着他们。

汶稽子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三师弟……”只听都灵子一声断喝：

“住口！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还有颜脸叫我师弟？！”汶稽子全身一震，脸色萎然道：“为‘长空帮’效力，也不是什么坏事啊……”都灵子冷笑严厉地道：“胡说！你忘了祖训：凡入昆仑弟子，毕生不得投入外派他教？！”汶稽子垂眉低目，伏地跪下，泪潸潸而下。

全真子颤声叫：“二师兄……”都灵子厉声道：“他哪还配当代理掌教？！”忽然手自袖中抽出，“嗤、嗤”二声，两支红针，俱射入汶稽子咽喉之上，汶稽子全身一抖，怒目嘶声：“你……这……你这是‘化血神针’……你……”

说着上下喉核一阵滚动，十指箕张，一代真人，便胡里胡涂的丢了命。

都灵子阴笑道：“不错……这是‘化血神针’。”全真子跳起来怒道：“你！就算二师兄触犯门禁，你也无权杀他，必须要开刑堂、备法典——”都灵子咧开黄牙，怪笑道：“会使‘化血神针’的人，还用顾得着昆仑派的规矩么？”

全真子“刷”地拔出长剑，喝问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！”都灵子冷笑道：“你哪里是我对手！”原来昆仑一派，并非以入门先后按照排行，而是依照武功高低来划分，汶稽子的武功就远胜都灵子，若不是以为触犯门规，垂听门规责罚，便不致给都灵子轻易狙杀而死。

都灵子目中凶光大盛，全真子心栗栗，只听他道：“我等这一刻，也等了三年了，好不容易才毒杀呈悲子，再待得玄黄子坐关，而且汶稽子束手待毙，现在只剩了你……”

全真子听得心里发毛，原来师父呈悲子三年前不明不白之歿，确有人怀疑是中毒身亡，却未料到是都灵子下的手，他颤声叱问：“你……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！”

“理由么？”都灵子淡淡一笑，慢慢撷下长剑，道：“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是武当派转进来的弟子，原名金风道长，……”全真子惊然大惊道：“你……你是金风？！”武当派共有“三风”即是大风、长风、金风，也是武当一系里的佼佼者，而今“金风”居然混入了昆仑派中，却是所为何事？

金风道人点点头道：“我便是金风，大师兄见昆仑显然已为‘长空帮’附庸，所以遣我来料理掉你们……”全真子大叫道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大风道长德高望重，岂是这样的人！”

金风道人冷笑道：“今日‘长空帮’之所以发出求救讯号，也是无用，因为我们掌门师兄既然发动，桑书云只有在死一途。”

全真子“嘯、嘯、嘯”地划出三剑，左手捏住剑诀，忿极而叱：“你是卧底来的！”

金风道人咧齿笑道：“那是看得起你们昆仑派。”说着洒然拔出长剑，全真子怒极，一出手就是一招“负子渡河”，金风道人横剑挡过，出剑飘忽，开始时互有往来，但五十招一过，金风道人每攻十招，全真子始能险象环生地反击一招，金风道人笑道：“你学的我都学过，我的得意招数你却一路都不懂，你怎是我的对手？还是乖乖躺下吧？”

全真子在昆仑派，武功本就不如金风，何况金风道人私习的武当武功，加起来不但犹胜汶稽子，而且已不在昆仑派现今掌教玄黄子之下，全真子焉是对手？发起狠来，将“重节守义”、“曲径通幽”、“上天下地”一连三招，连环攻出，已是拼命。

全真子的搏命招式，也是非同小可，金风道人一一小心化解，忽出一招武当剑法，“六阳融雪”刺出，一剑变着六剑，全真子哪里抵挡得住？“叮叮”架开两剑，却“嗤嗤嗤嗤”伤了四道口子。

金风道人狞笑道：“你还是快降了吧！武当派就快要称雄天下，我跟掌门师兄说明去，使你做昆仑掌教，只要肯听我的话，……”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全真子已和剑扑将过来，招招都是狠命打法。

金风道人双盾一皱，脸上杀气顿现，右手剑一紧，左手突出血光，陡地一掌斜里劈出。全真子也是一代高手，挥掌一格，但觉对方掌力消沉，却无可守御，化去他的招架，且击中其臂膀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已把他的左手

肘臼给卸了下来。

全真子痛入心肺，金风道人阴惨地笑道：“你再逞强，就要你死得碎尸万段！”说着连起四剑，剑身竟透紫气，全真子惧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跟‘幽冥血奴’有什么……”金风道人嘿嘿一笑，剑锋又划中全真子右肋。

全真子忽然猛冲一步，腰往下一弯，只听“嗤”地一声，金风道人的剑，已横嵌入全真子肋肌里去，鲜血涔涔而流；金风道人才待以猫捉老鼠玩弄而后食之来整治全真子，却未料到全真子刚性乃尔，宁折不屈，只求速死，故以身喂剑。

金风道人剑一时抽不回来，另一只手却在防御全真子的拼命攻击，就在这时，背心忽然“噗”的一声，跟着来便是胸口“嗤”地一声，一截剑尖，亮晃晃地突露了出来。

上风道人大喝一声，弃剑、飞纵，跃过全真子的头顶，“突”地一声，他的身子已脱离了剑锋。那暗算了他的剑停在半空，剑上有血，剑尖缓缓回转，剑慢慢收了回去。

金风道人捂着心胸，好久才回头。

只见山洞前端然站着一个人，容色枯槁，白袍人，全真子喜而叫道：“大师兄！”

那人点点头，正是玄黄子。

金风道人脸色变了，不住呛咳着，惨笑道：“……没想到我竟栽在你手上。”

玄黄子沉吟半晌，道：“因为你想不到，我也是‘长空帮’的人。”

金风道人阴笑一下，全真子却惊叫道：“大师兄……你也是……”

玄黄子又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但我是，连过世的恩师，也是‘长空帮’的人，要不然……”玄黄子淡淡一笑。

“又怎会让我们留在昆仑？”他顿了一顿又道：“‘长空帮’对‘昆仑派’的大恩大德，我们倾全力也报答不尽。”

金风道人抚胸道：“我若知晓你也是‘长空帮’中人，就会想到这次闭关，完全是假造的了……”

玄黄子道：“是。我这次闭关，为的就是探出谁是叛徒，……这直至你猝杀二师弟时，我才知道，可惜……”玄黄子黯然叹道：“那时已来不及出手挽救。”

金风道人惨笑道：“所以你只好等我最浮嚣轻忽时才出手。”

玄黄子道：“对付你这样的人，若非一击必杀，我也不敢贸然一下手。”

金风道人忽然向天长笑三声，道：“好，好！好！”每笑一声，血自胸膛涌出如泉，渗透了指缝，“而今我还未死，你要做什么？！”

玄黄子说：“你本是武当派人，而今‘长空帮’遇难，你刚才透露此事与武当有关，只要你说出详情，我就不补你一剑，随你自生自灭去……”

全真子急道：“可是他杀了二师兄……”玄黄子低声叱道：“以大局为重！”金风道人却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们不必为难，要我说么……”忽而没了声息。

玄黄子，全真子大奇，凑近一看，只见金风道人已用手指捏碎了自己喉核，当场身亡，但尸体兀自未倒。

玄黄子看看遍身浴血的全真子，叹道：“这只是其中一名敌人而已，却是如此壮烈……咱们此去跟‘长空帮’同生死，共进退，去助人，而非寻死，

一路得要惕惧一些才是。”

全真子应道：“是。”只见玄黄子自怀里掏出一枚花旗火箭，又往空中发射出去；这是夜色已临，万点星空中，忽有花旗火伞般一点，点点罩落，如万花欢放。

潮州揭阳武经大夫伯金童，世称伯二将军，与潮阳召定侯召小秀，是一对莫逆之交。“长空帮”长空万里令在揭阳岭炸起时，伯二将军与召定侯都翻身而起。他们二人，一在将军府，一在彩虹园，两人所处不同，但却同一心思，同时想起：“啊！长空帮召集我去了，这事儿跟官府无关，我只当带身边的人去。我是朝廷命官，这番事情，旁的人都不能泄露半句，只带心腹子弟前往，但不能不告诉伯二将军（召定侯）听。”两人均不知对方也是“长空帮”

人，俱是如此寻恩着。

伯二将军与召定侯结为莫逆，是为不打不相识：召定侯的家仆撞翻了伯二将军的轿子，伯金童是潮州大将，出生入死，十荡十决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杀敌如草芥，下轿来跟召定侯的仆人。扁铁铮来理论。

扁铁铮毫不退让，骂道：“是你撞翻了我的箱匣，却说我来撞倒你的轿子！”伯二将军大眼一瞪，在沙场上敌人被他这么一瞪，莫不胆丧心寒，扁铁铮却用他的怪眼瞪了回来道：“怎么？想打架是不是？！”伯二将军心想：“这金钹金匣都是参茸，定是富贵人家的奴仆，难怪那么大威势。”当下向扁铁铮道：“你家主人是谁？”

扁铁铮将嘴一撇，道：“我何必告诉你。”

伯二将军道：“你金钹金匣都是名贵东西，干嘛行色匆匆，莫非是来路不正？”扁铁铮怒道：“你才来路不明！我家公子要把这些金银来赈济前几地震遭殃的灾民，你却来撞我？！”伯二将军心想也是，对方是接济灾民，行色自然匆匆，不管谁撞翻了谁，都是自己不好，当下向扁铁铮道歉道：“这位小哥，是我不好，你先行过去……”伯金童还把自己怀里的银票拿出来，给扁铁铮一并带过去交予灾民，扁铁铮摇首道：“不行，现刻兵荒马乱，即不聊生，你这银票给他们，到钱庄子去，反而被人骗了，或遭强取豪夺，反而害了他们，不如干脆送些银两，或煮粥派米，更加实惠。”

伯二将军点头称是，收起了银票，心里觉得天下大乱，饥荒遍野，自己坐轿子也是一种奢侈，当下安步当车，走到半路，心忖：有如此奴仆的人，定必非同小可，当下命人打探，才知道是召定侯府的人，伯二将军本就艳羡召小秀文名，所以急急赶了过去。

谁知扁铁铮事后，见这将军忒也讲理，打听之下，才知道是伯金童将军，当下搔首踟蹰，要知道伯二将军战功彰著，名闻天下，扁铁铮要是知晓对方是伯金童，绝对不敢如此放肆，因恐得罪了伯二将军，牵连了主子，当下先不急着派发银两，赶回去禀报了召定侯。

召定侯虽是文官，但志气高昂，常微服出巡，布衣结交，很得人心，更能服众。他听了扁铁铮的话，心中寻思：一个堂堂大将军，被奴仆撞翻了轿子，居然不动手打入，反而好好说理，在街上当众认错，必定是一条仁厚至诚的好汉，当下一拍大腿，道：“好汉子，我找他去！”

这一来心存结交，心想伯二将军这等英才，不应以官服拜谒，所以着便衣出门，却阴错阳差，伯二将军也是出门找他去了。两人俱不遇，怅然而返，行至“鳄鱼桥”，两人遇到，伯二将军心想：“这人志气轩昂，衣着破旧，

只怕是潦倒的奇侠异士。”

召小秀也乍见天神般猛汉，威仪凛凛，召定侯心里叹了一口气：好一条活生生的大汉！

两人朝照了一个面，心中暗自艳羡。两人走得十几步，回头又看，伯二将军一下小心，碰着了一个人，那人一动身，退了七八尺，身形一阵晃摇。伯金童自知天生神力，普通人给他一撞，恐怕要受内伤，这人武功却好，一下子便卸去了他的撞力，使他好生歉疚，长揖道：“对不住，在下不是有意，兄台可有受伤……”

那黑衣青年神色阴狠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撞着我，你别想活伯二将军一怔，随即向天打了个哈哈道：“开玩笑。光天化日，动辄杀人，兄台也不怕王法么？！撞着兄台，是兄弟的不是，兄弟向兄台道歉便了……”

那黑衣青年冷冷地把嘴一撇，道：“天下偌大，你撞上了我，你死定了。”

伯金童为之气结，道：“那你想怎样？！”

黑衣青年张嘴一笑，却是脱了两枚牙齿，但嘴角处有两只又尖又利的大齿：“我要吸你的血。”

伯二将军只觉光天化日下，也有一股寒气逼人。他征战沙场，岂曾怕过什么人来？当下大笑道：“你蛮不讲理，不抓你送衙，也枉自为人了。”

那黑衣青年蓦地一忽溜烟冲入伯金童门户，张口就咬，伯金童的武功，属于沙场阵战，跟一般武林中招法相媲，却大见拙朴。

伯金童见对方来势如此怪异，招架已来不及，但他胆魄过人，膂力奇巨，双掌一推，把黑衣青年推得直往后飞出去！

这青年“砰，砰！”背后撞倒了围观的民众，愤极站起，出拳起脚，只听砰嘭蓬碰，只听一人喝道：“何方鼠辈，目无法纪，还不束手就擒！”

伯金童侧头一望，只见一条人影，疾快地冲入人群中，已与那黑衣青年交起手来。这人正是自己适才所注意的文士。

这文士与黑衣青年杀手数招，黑衣青年猛地右手拔出判官笔，点、戳、捺、刺，十分狠辣，文士抵挡不住，摘下佩剑，又将局势拉平了过来。

黑衣青年本是武林中人，断未料到在这种地方竟然遇上如此扎手的点子，当下忽然回笔戳向一路摊老叟，文士大惊，回剑一格，却已顾不了自身，黑衣青年又掣出一笔，“味”地刺在文士左肋之中。

伯二将军见文士缠斗黑衣青年，见他似无缚鸡之力，但斗将起来，十分英勇，心里更是敬佩，而今见黑衣青年使诈，大喝一声，海碗大的拳头，直挥了过去，陡喝一声：“看拳！”

要是他不吆喝这一声，黑衣青年便铁定要挨拳头，但伯金童为人光明正大，不屑如此，便给黑衣青年避了过去。黑衣青年见势头不对，大喊道：“我是费四杀的徒弟，谁敢动我？！”

伯金童怒骂道：“谁管你杀不杀的，就算是天王老子，也与庶民同罪！”双拳虎虎生风，若论武功技俩，黑衣青年远胜伯金童，但论气魄声势，黑衣青年却吃尽了瘪。他又重施故技，忽将左手中笔，直向围观中的一老姬掷去！伯金童怕伤了无辜，忙迈开大步，向笔追去，一手捞住，却没防着另外一笔，已往他背心扎来！

可惜他扎到一半，背后已被人抱住，正是那负伤的文士，一面抵力搂住，一面叫着：“你背后伤人，我也暗算你！”

黑衣青年喝道：“你再也不放手，我便要杀你！”回手一笔刺下！文士丝

毫不惧，厉声道：“我若放手，你便要杀伤别人……”

眼见黑衣青年的判官笔要戳点到他“天灵盖”上，却给一人扣住，黑衣青年心里一凛，却见便是那猛汉。只见那猛汉抓住判官笔，用力一扭，黑衣青年怎敌那猛汉膂力，“格勒”一声，腕骨当时脱臼，那大汉却“哇哈”一笑，问：“你这小兄弟是谁？如此扶弱锄恶，难得难得！”

那文士一笑，道：“尊驾是谁？神勇如斯，真是世间英豪！”

猛汉大笑道：“我是伯金童，兄台尊姓大名……”那文士“哈哈”一声，放开双手，抱拳拱揖，道：“我是召小秀……”

伯金童登时忘了一切，放开手揽抱住召小秀，喜极道：“你就是召定侯，你就是召定侯……”这时黑衣青年见敌不过两人，又听二人是朝廷命官，吓得悄悄溜了，而伯金童二将军和召小秀召定侯，亦因此结为莫逆之交，这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这晚两人接得“长空帮”召集令，心头怔忡，都想跟对方坦言，又恐后怅惘离别之情，当下一跺脚、一捶胸，各留下一书函，嘱心腹手下，送至对方府里去，收拾行囊，带自己麾下“长空帮”的子弟就走，到莲花峰上去集合。

却见“莲花峰”之“第一峰”巨石上，人头涌集，不知来了多少人，有些是自己至交，有些竟是宿敌。两人在峰下相遇，都跳了起来，一个道：“你也是……”另一个说：“你怎不早说！”却见主领旗主站在“第一峰”顶上，分队遣人，却正是召小秀的家奴，昔日撞翻了伯金童轿舆的：扁铁铮。

第四十六章 武林第一大恶

如此可见，“长空帮”的无孔不入，无坚不钻。这几十年来，“长空帮”一直是武林第一大帮，但员众却甚是秘密，当今天下，除桑书云得悉外，只有辛深巷可以把握，而今这股兵力召集起来，中原一带，甚至远在边疆，都发生了很大的骚动，上至皇城、戍卫、官宦世家，下至贩夫、走卒、市井、豪侠，都有人猝然死亡，或蓦然离去，因为除了“长空帮”徒之外，还有武林中早已布伏牵制“长空帮”的力量。

所以，“长空帮”的子弟总动员要赶赴这一场约，真可谓义无反顾，如生如死。其中当然也有畏缩不前的，但大都义之所至，赴汤蹈火。多少王公、侯爵，乃至当铜卖马的流浪英雄，都揭竿而起，这种极庞大、且耗费桑书云、辛深巷、梅醒非等大半生心血，所结集的各阶层帮派的巨流，以排除万难、历尽艰辛，以最迅捷的速度、最浩壮的声势、最激荡的威风，涌向贺兰山来。

这一战对方出动的是“七寒谷”、“金衣会”、“天罗坛”，加上了武当的策划和实力，其实还有金人在幕后的操纵，其中还包含了许多乔装汉人的细作混在其中；这一战实如同两国交兵。

——然孰胜孰败？

桑小娥、辛深巷这里，却身处险境。

这时“天罗坛”中“天鸡院”的邬雷和“天龟院”的马金仑，已联手合战那挽舍勇悍的黄袍中年汉子，三人打得十分酣烈，而其他的“天罗坛”、“金衣会”、“七寒谷”的人，又纷纷向桑小娥与辛深巷欺来。

那黄袍汉子的武功，很是不弱，“天羽奇剑”势度凌厉处尽都发挥出来了，邬雷和马金仑招架不住，又加入了七八人合击，终于给一名“金衣会”的人，一刀划中他背门，一道尺来长伤口，血泉涌而出。

黄袍汉子吃痛之余，反手一剑，“斩蛇开路”，宰了那背后伤他的人，但包围的人，攻击愈甚，蓦然一张红网，自邬雷手中撒出，罩住了黄袍汉子。

黄袍汉子却自网中出剑，一招“长虹贯日”，自网中直刺出去，邬雷得意忘形，闪躲不及，当场毙命。

那马金仑却将藤牌着地一滚，滚了过来，一刀砍了下来，黄袍汉子人在网中，挣扎一挡，因被网缠住了手，转动不灵，右臂又吃了一刀。

就在这紧急关头，忽听呼啸四起，二十余名黄衣青年，冲了过来，一面救助先前的黄袍汉子，一面与敌人力战，只听那几名黄衣青年关切地问：“师父……你……你怎么了？！”

黄袍大汉待徒弟们解开网索，一跃而起，“我不碍事。”又问：“找到云儿没有？”目光大是关切。那些黄衣青年都没有回答。

众人正在混乱中，黄袍大汉目光闪动，猛见桑小娥与辛深巷已岌岌可危，奋起神威，又杀将过去。

这时人数增多，反占了上风，辛深巷暗吸一口气，高呼：“可是‘天羽派’的师兄们来助？！”黄袍汉子一面劈杀，一面道：“尊驾可是‘全足孙膑’？”辛深巷见黄袍汉子英勇如此，血流未止，已杀了七八人，苦笑道：“以前是的。”那黄袍汉子一呆，道：“哦？”

辛深巷道：“现在‘全足’二字，是万万愧不敢当了。”黄袍汉子一面死战，一面道：“辛先生为武林尽力，狗贼们伤了先生，实在可恶。”辛深巷笑道：“久闻‘天羽派’，第三高手‘追风一剑’萧河侠胆琴心，豪气纵横，

今得一见，名不虚传。”

两人俱是负伤累累，且大敌当前，均谈笑自若。埋伏在谷口的敌人，又不知上来凡几。两人见对方都无惧色，心下暗暗佩服，竟惺惺相惜起来。辛深巷叹道：“天下武林，千宗万派，但来援第一起人，还是‘天羽，一门。”萧河被一杈刺中大腿，脚下一阵踉跄，却一招“天河倒泻”格杀那人，大笑道：“掌门师兄若在，则杀得这些狗徒远三千里！”

辛深巷大喝道：“好！”一腿支地，站了起来，以右手持戟，缠上一名“七寒谷”的好手，拼斗起来！

但是桑小娥这边，已连连遇险；萧河喝问：“这姑娘是谁？”稍为分心，已中了一拐，辛深巷急道：“桑帮主掌上明珠……”萧河猛地吐了一口血，喷得那使拐的人一脸都是，然后一剑杀之，心忖：“桑帮主昔日与掌门师兄相交甚笃，我绝不能教他的女儿有分毫损伤。”当下挥剑杀将过去，救护桑小娥。

原来“追风一剑”萧河，心下极为钦佩宋自雪。宋自雪自少惊才羡艳，绝代天骄，但因肆无忌惮，不守俗礼，故被视为欺师灭祖，大逆不道。萧河心中，却对宋自雪翩若惊鸿，矫若游龙，任侠纵情，惊涛骇浪的一生，甚是心仪。宋自雪在英年失踪，“江山一剑”祝幽壮年病困（萧河并不知道祝幽是宋自雪所伤，而祝幽更不会说出来，他亦不知晓宋自雪已饮恨死于石洞中。）只有他带着“天羽门”往昔的一股精锐，到处追寻掌门师兄的下落。

萧河的剑法快而迅厉，一剑又杀了一名“金衣会”的高手。这时七八名敌人，又杀将过来，萧河杀伤了两人，被斑平砍中了小腹一刀，他的剑法甚为迅捷，斑平未能逃开之前，已着了他一剑。

这时萧河已浑身浴血，谷中拥来的敌人却愈来愈多，一个“金衣会”的高手，“嗤”地射了一箭，射向辛深巷，辛深巷能活动的只有一手一足，哪里避得开去，萧河猛一闪身，左手一抓箭是捏住了，但箭势甚猛，“嗤”地箭镞嵌入他掌心里，萧河又大喝了一声：“好膂力！”

倒拔箭，回手一甩，箭中那人咽喉，穿头而过，辛深巷叫道：“萧三侠，你这是何苦！”萧河大笑道：“我姓萧的前有萧秋水，同代同派有宋自雪，你怎能叫我做个贪生怕死的人！”说着晃然欲倒。

十四、五名大汉，又随着马金仑的指挥，拥了上来，“天羽门”人十分危殆，这时呼啸四起，有人大叫道：“辛总堂主，我们来了！”

只见四五十人，冲杀了进来，辛深巷喜道：“是我帮来的人！”

两道人马，杀在一起，谷口又跃出数十大汉，战得激烈，这时哨声又此起彼落，辛深巷喜而叫道：“华山派来了。”

“无量剑派来了！”

“宁波天童寺慈悲刀门也来了！”

“江南晋家也到了！”

这一来“长空帮”这边的声势大震，谷中拥上来的高手渐多，但陆续又来了“长白九熊”、“大行十一雄”、“瘦西湖晏家”、“大白派”“子美帮”、“刀柄会”等高手蜂拥来助，七寒谷便渐渐守不住了，辛深巷指挥攻势，前仆后拥，十分剧烈。

忽然谷口出现一名黑脸者道，剑势犀利，连斩杀这方面高手十六、七名，一时无人敢樱其锋，辛深巷失声道：“是武当长风道人！”忽听一人“叭”地跌下，问道：“长风是谁？”

原来那人便是“追风一剑”萧河。他兀自负伤昔战不休，终被马金仑一脚勾倒，他也一剑伤了对方便，正听到辛深巷的话，固有此问。辛深巷答：“长风道人是长风道长之师弟。”

萧河奇问：“大风道长不是‘三正’之一么？”辛深巷叹道：“可惜也就是今日野心并吞武林的策划人。”萧河侧目睨去，只见那黑剑道士剑身发出血般的光泽，当者披靡，镇守在谷口，便无人敢入雷池一步。

他当然不知大风道长已学得“幽冥血奴”萧萧天的武功，当下心忖：长风道人是“三正”中大风道人之师弟，而自己却是“四奇”中宋自雪的师弟，对方既然出阵，自己怎能示弱？

“追风一剑”萧河，年少时本已任侠好义，稍不中意，即大动干戈，可惜武功才气，断不如其师兄朱自雪，然秉性义烈，到得了中年，门徒甚众，烈性不但不改，甚且更炽，觉得男儿一生，若不能像他大师兄的决意恩仇，则本自为人了。当下长吸一口气，勉强撑起，挺剑行去，辛深巷噫呼道：“萧兄，萧兄，你到哪里？！”却苦在不便于行，虽臆度出萧河之意，却是追赶不得。

萧河向长风道人掩杀过来，长风道长却不为意。他是大风道长师弟，武功之高，实已在天龙之上，甚至不在天象之下，怎会看得起一个浑身披血的“追风一剑”？这时四面八方来援的武林高手委实太多，杀伐委实惊心动魄，长风道人未免有些胆颤心寒，。

加上萧河如疯虎般的攻击，长风一不小心，被人一脚扫中，跌了个仰八叉。

长风道人倒在地上，出手可不含糊，剑势一挺，武当杀着“孔雀开屏”，一时剑光霍霍，旁人只见地上一团剑光，不见人影如何，一时无法出击。

待剑光一敛，长风遭人霍然而立。众人心中一凉，长风心里也一凛，只见周围不知何时已多了十八个人。

十八个僧人。

铁一般肤色、铁一般眼神、铁一般神情、铁一般衣风、铁一般步法、铁一般架势、铁一般强硬的僧人。

长风道人目光收缩，他知道这些铁一般的人，也有着铁一般的身手。

他不是方歌吟。如果是方歌吟，一见这十八名僧，一定会知道这就是少林十八铜人！

辛深巷喜道：“少林派来了！”

那十八个僧人，身形都旋动起来，陀螺一般飞舞，但又根基深厚，方位不移地向长风道人步步迫来。

铁花、铁树、铁心、铁衣、铁吾、铁肩、铁渡、铁军、铁石、铁意、铁镜、铁汝、铁舟、铁桥、铁若、铁蹬、铁余、铁我，十八名少林铁字辈弟子，展动阵势，围攻长风道人。

少林与武当这一战，孰胜孰败，殊为难说。长风道人是把守“七寒谷”的重将，如果不先歼除他，根本没法子进入“七寒谷”救人。

但这一役对少林来说，很是不利。长风道人武功只怕还在方歌吟之上，而当日方歌吟便独力破过少林十八铜人阵。长风道人才气斗志也许不及方歌吟，但阴险毒辣，与大风道人简直一脉相承，“十八铜人”实在是败多胜少的。

但就在双方一触即发之际，一人冲入阵势，当胸就给长风道人一剑！

这人就是“追风一剑”萧河。长风道人蓄剑待发，所有剑中杀招，都在这一刻发了出去，萧河在同时间至少被刺中了四十九剑。但是萧河奋力拘住了他的剑，长风道人抽不出剑来。

长风道人脸色一变，十八铜人阵衣袂飘飘，立时全力发动了！

长风道人背上、胸前，首先先吃一掌，他大喝一声，“化血奇功”运于右掌，“先天无上罡气”运于左掌，一掌一个，把铁若与铁汝二人劈死。

他正想奋力再战，膝下再被人一绊，原来他刚才摔倒，并非自己失足，而是被地上一人扫倒。只见这人蓬头垢脸，肤色黑得一团糟，腮帮子涨卜卜的，也不知多大年纪，无声无息地出腿勾跌了他！

长风道人踉跄几步，好不容易才稳住脚步，十六铜人攻势又到，他奋振神威，扬掌又劈死铁桥与铁蹬，但身上也中了六、七掌。

长风道人功力充沛，还挺得住，但他为人，极是执拗，既然掌门师兄有令，坚守谷口，他便绝不退走，吃了这等重击，居然还镇“守谷口前，巍然独存，不退半步。

剩下的十四铜人兀自惊心。这时萧河却巍巍颤颤，终于一交倒地，辛深巷这时与桑小娥已然赶到，扶起了他，只见“追风一剑”萧河道：“我……我辱没了天羽门……”

辛深巷忍泪道：“萧兄是大英雄、大豪杰，纵令师兄也不过如此！”

萧河一口气又急促起来了，“不……不！掌门师兄是我一生典范，我比不上……大丈夫生有何欢？死有何惧？我只不过先走一步罢了……”

桑小娥哭道：“你不要死……”萧河忽然双眼一翻，说：“有件事要麻烦辛先生和桑姑娘……”辛深巷握紧萧河的手道：“快说。”

萧河喘息得十分辛苦，道：“我有一名徒儿，姓沈叫做耕云，他好文，虽聪明伶俐，但对武学不感兴趣……我迫着他练武，他便溜掉了，你们见着他，代说一声，我见不着他了，我不该逼他的……”

辛深巷道：“萧兄用心良苦，我们一定会倾帮中之力，寻找那孩子的。”萧河痛得全身一阵抽搐，抓住辛深巷的手，不住喘气，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：“找到任狂，他……他知道‘湘江大侠，……方……方常天……身死的秘密，这事关……事关……重大……方歌吟复仇的事……还有那孩子……”后面几个字，说得极是微弱，终于身死。辛深巷和桑小娥都如坠五里雾中，不明所以。

这时呼啸更盛，“呜”地一声，一道炮火，冲天而起，照得渐黯的树林子里都燎亮了起来。

辛深巷从难过中忽现喜容，呼道：“‘长空帮，第一路军力来了！”

“七寒谷”外，打得如火如荼，“七寒谷”内，更拼得天昏地暗。

大风道人本待在洞中一击搏杀天象大师和桑书云，先灭了“长空帮”和“少林派”两大主力，剩下的雪峰神尼、车占风、严苍茫，自己可以应付得来，只要内应外合，洞口便可一攻而破。

可惜却多出了个方歌吟从中作梗，救了天象和桑书云，如此自己以一敌五，加上方歌吟，可以说是一人之力敌六大高手，纵使昔日“血踪万里”卫悲回在，也未必讨得了便宜。

所以他立即制住车占风爱女车莹莹，再谋脱身之法，却听雪峰神尼冷冷地问：“你究竟是大风，还是萧萧天？”

大风道人神色自若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你看我像大风，还是萧萧天？或

是曹大悲？”

雪峰神尼眉头一皱，眉心煞气一现，陡然走近一步，道：“江湖人说我脸慈心冷，我若一剑杀了你的人质，宁与车大侠结一世之仇，谅你也活不出这洞口！”

大风道人知道雪峰神尼这人说到做到，倒也不能迫之太甚，当下道：“昔日笔架峰一战，我们三人下山去探‘幽冥血奴’，死了没有，你所见的尸体是真的。”

雪峰神尼颤声问道：“那么……萧萧天是真个死了？……他……他莫不是曹大悲？！”大风道人顾而言他道：“中了你一剑贯胸，焉有不死之理！”雪峰神尼只觉脑门轰然一声，不自觉地剑垂下，嘴唇颤动不已，却说不出一个字来。

大风道长何等机伶，辨容察色，道：“神尼的那档子事，曹大悲遗骸中有一本小册，详细记下。”雪峰神尼脸色惨白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看了……”大风道人怪笑道：“贫道贪图曹大悲的武艺，却不料发现了神尼的……”桑书云何等厉害，鉴察之下，立即明白事体之泰半，不想再让大风道人对雪峰神尼说下去，于是截道：“‘幽冥血奴’伪卑鄙武功，你居然也敢覬觐！”大风道长知道桑书云机警厉害，不去理他，径自向雪峰神尼说：“神尼，那册上的事，神尼不迫贫道于绝境，贫道绝不泄漏一字。”雪峰神尼容色惨淡，竟要把剑支在地下，才能稳得住身子，除了绝顶机伶如桑书云、车占风、严苍茫等了然五、六成外，其他都如丈二金刚，摸不着脑袋，更不知曹大悲跟萧萧天有何关系。

雪峰神尼呆立当堂，一时恨恨之情，纷至沓来，不可收拾，百感交集。原来她自幼投师恒山，师父九劫神尼，武功高绝，却为豪气干云的萧秋水所败，萧秋水闯山时之英雄胆魄、慷慨侠烈，虽是惊鸿一瞥，在雪峰年幼的心中，却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九劫神尼败于敌手，便含恨积怨，越发不准男子上山，雪峰对此，并不甚苟同，以为天下男子，未必个个都坏，像大侠萧秋水，就不像不逞之徒，当时她年纪小、德望低，师父健在，门规森严，当然不敢独持异议；但九劫神尼歿后，雪峰神尼当上了掌门，便有意废除素女峰的不成文规例。

其是武林第一恶人曹大悲，假冒萧萧天，横行江湖，而且贪淫好色，自恃艺高胆大，竟闹上了恒山。时在深夜，大部分恒山弟子，并未惊动，得见曹大悲的，又悉尽被杀，剩下雪峰神尼一人，终不敌“幽冥血奴”，惨被击昏后蹂躏。这在雪峰神尼心坎里，烙刻下不灭的血印。曹大悲饱餐后自称便是萧萧天，扬长离去，使得雪峰神尼本来想将男子禁足恒山的恶规改良，而变得更形乖张。

至于雪峰神尼也在彼时起，下手绝不容情，冷酷好杀，事因她本身已蒙垢，夜夜面对菩萨，拜佛念经时，都悲恨难偿，自觉无颜以对。后来她武功渐强，跻身当世七大武林高手之列，又联合“三正”，搏杀萧萧天于笔架山上，萧萧天素以血污满脸，面目不清，雪峰神尼也分辨不出是不是当年夜上恒山的魔星，斯役中她状若疯狂、下手最狠，旁人都不知所以，她则是为雪耻恨，所以“幽冥血奴”落下山崖之际，她还奋不顾身，追上去，补了一剑，穿胸而过。

但是萧萧天中剑后，究竟死了没有，她却不得而知，只知道她和大风、天象下山来寻，寻了三日，由大风发现一无头尸首，而胸肋嵌着她的“观澜

瀑剑”。人自怪石嶙峋的笔架山掉落，萧萧天的头颅撞碎，也是当然的事。由如是观，可以猜测萧萧天已死，但方歌吟闯上恒山时，又带来了曾与“幽冥血奴”一战的消息，这使得雪峰神尼心头大震，两百招未能击败方歌吟后，即把“观澜瀑剑”投入瀑底，也为此念。后来又有传说，说死者是萧萧天的师弟曹大悲，更令雪峰神尼无所适从。

此后重出江湖，一路上听得“幽冥血奴”复出的消息，都心焦如焚，羞愤交加，现下在这决死之地听得原来曹大悲确实已死，心中大宽，又偶然若失，却听大风道人居然知道数十年前自己的丑事，一时悲愤交集，当年的羞辱，全涌上了心头，只觉日暮途穷，只怕连菩萨都不谅解，天下竟无路可走。

大风道人本是疑虑，并不知“幽冥血奴”确曾侮辱过雪峰神尼。当年一战，他已觉得雪峰神尼大过激烈，致生疑虑，但他当时之役，只为贪图萧萧天的武功秘笈，所以联手一搏。“幽冥血奴”落崖后，大风道人建议三人分头搜索，果尔他先找到不知萧萧天还是曹大悲尸首，先取得他怀中秘笈，然后再招呼雪峰、天象二人赶来。从此以后，大风便隐居武当潜心于修习“幽冥血奴”的武功。

“幽冥血奴”所创怪招，虽未全录在秘笈之中，但大部分绝技，都一一记下，大风道人的武功本就是“三正”之一，而今武功又陡增两倍，已经不在当年萧萧天之下。但他狼子野心，勾结金人，雄霸武林，并在暗中一直联络各路人马，准备一举而夺天下。

萧萧天秘笈之中，确有将他生平凌辱过的女子姓名列下，总共逾七百人众，大风道人对这等事远不及他所图谋的留心，所以也没细看，大风道人本不至悻恶一至于此，毕竟是武当宗师，但习“幽冥血奴”功夫后，练气走岔，与武当派正气的基础，又大相违背，终于造成他性情上变本加厉，穷凶极恶。

而今他一见雪峰神尼脸色，便猜悟一二，当下便想利用这个弱点，要胁雪峰神尼，企图给自己制造有利之机会，以图突围。

第四十七章 决斗七寒谷

大风道人心中也了然，只要能使乖张辟戾的雪峰神尼转向。

帮着自己，便可以抵住天象，剩下的桑书云、严苍茫、车占风，他一时还应付得了。至于洞外的抢攻，其他的人可抵挡不住，那便对自己大大有利了。

所以他更处心积虑，争取雪峰神尼。

天象大师生性憨直，不明所以，见雪峰神尼脸色惨淡，关切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不舒服是么？”

大风道人笑道：“神尼是心里头不舒服。”

天象怒目一瞪，向大风叱道：“我没问你，干你屁事！”又转首向雪峰神尼满目关怀地问：“是什么事，说出来让大家听听？开解一下，也是好的……”

雪峰神尼苍白着脸叫了一声：“道长。”大风道人微笑道：

“是。”

雪峰神尼道：“你知道江湖人背里都叫我什么来着？”

大风一笑，并不言语。

雪峰神尼淡淡地道：“他们都叫我‘脸慈心冷，佛手鹰剑’。”

大风道人一听道：“这个嘛……贫道确有所闻，只是江湖人信口雌黄，多与事实相背。”

雪峰神尼冷笑道：“你也不必如此误陷，确实如此。”

雪峰神尼又道：“那十几二十年前的事，贫尼至今未忘。”

大风道人故意长长地“哦——”了一声，嘴角浮起一个恶意的笑容：“神尼当然忘不了。”

雪峰神尼却不为所动，继续说道：“从那时开始，贫尼便随时准备一死，而且既无颜当恒山掌门，亦无面目参拜佛祖；”雪峰神尼刷地扬起剑尖，遥指大风道人，厉声道：“大风，你若想天下皆知，你就请吧！待你说完了，我第一个攻杀你，就算杀不了你，把你手上的人质杀了，你也逃不出去了，那时我再自刎给车大侠谢罪。”雪峰神尼目中厉光暴射，喝道：“你道我敢是不敢？！”

大风道人没料到雪峰神尼居然豁出去了，出此下策，扯下脸来，则也讨不了好。大风道人知雪峰神尼向来说一不二，要做就做，当下也不敢再迫急了她。桑书云怕雪峰神尼勃然出手，会伤及自己至友的爱女，即道：“现下道长不见得能出此洞，神尼切勿心躁。”

大风道人见雪峰神尼不受威胁，高手环视下，只好将心一横，向车占风喝道：“车占风，你叫天象让开一条路给贫道出去，贫道就放下令爱，绝不伤其一根寒毛，……否则，我立即杀给你看。”车莹莹一双大眼，泫然欲滴，但个性十分倔强，虽害怕但并不慌乱，也没哀求之色，群豪都是历经阵仗之人，见了也不禁为之一恻。

车占风道：“我不能让，洞口一让，敌人攻进来，我车占风便无颜立足于天地间。”大风道人狞笑道：“那你忍见爱女中我的‘吸体大法，而死么？”大风这么一说，众人又是一惊。

当日武林第一大恶人“幽冥血奴”，其中最为齿冷的手段之一，便是恣虐施加“吸体大法”于人。“吸体大法”可攻可守，守则能卸开并消散别人

攻来之劲力，但攻人却筹劲直冲入脑髓、骨髓、血髓，能在瞬息间毁人心智，使得对方变作丧心病狂，自残肢本，噬咬同类，简直疯狂，禽兽不如。如今听大风道人居然要将这一种阻毒掌劲施加于这韶龄少女、活泼可爱的人儿身上，人人都露出不齿之色，但又无计可施。

大风道人不耐烦地喝叱：“怎么了？！”

车占风沉声道：“要我为私己亲情，罔顾大义，车某人万万办不到！”

大风道人怒道：“你为私己名誉，就当女儿不是人么？”

这句话说得车占风一阵枪然，紧握拳头，拳背上根根青筋凸露。

“瀚海青凤”旷湘霞却大声道：“你要杀，就杀吧！莹儿，你听住，车家的好女儿，是不怕杀削的，为父母的就算刀山火海，都给你将敌人大卸十七二十八块！”车莹莹穴道被制，不能说话，泪眼中却坚毅无比。

车晶晶忍不住泣唤：“妹妹，妹妹，你别杀我妹妹！”

旷湘霞心知她这两个宝贝女儿，车晶晶外表坚强，却内心荏弱；车莹莹为人十分柔顺，但心内十分坚烈。旷湘霞大声道：“晶晶，要看着你妹子，将来，要像她，一般义烈。”这番活虽不长，但“说得连换几次气，十分勉强，说完之后，两行珍珠也似的泪水，滚落下脸颊来，众人暗生钦佩，为之动容。

大风道人见对方皆不受威迫，惟无人敢贸然出手，但已跃跃欲试，当下恶向胆边生，心想杀鸡儆猴也好，扬声道：“车占风，你别有恃无恐，莫以为我敢说不敢作！”

这时洞内气氛十分紧张，方歌吟胸中真气游走，又似万锥穿心，浑浑噩噩，十分难受。耳边只听得众人惊呼、怒叱、还有大风道人狂妄的语音，阵阵传来，他挣扎欲起，怎奈“百日十龙九”之毒性已然发作，全身痛如宰割。这时大风道人已料定他已晕过去。大风道人在阴山化装成“幽冥血奴”，曾跟方歌吟交过手，知道这人正是英雄出少年，不能掉以轻心。方歌吟适才格开大风道人偷袭天象和桑书云的一掌一剑，却是因为灵机一动。

原来方歌吟在关前跟那青年道士一战，便生疑窦，他学过宋雪宜的“武学秘复”，知道那道士使的是武当正宗武功，另一方面，却又是像曾与自己交过手的萧萧天邪门功夫，心里甚是纳闷。及至在洞里初遇大风，颇感熟悉，竟与昔日涂血污了脸的“幽冥血奴”相似。——这使方歌吟想到，这“幽冥血奴”故意涂得血肉模糊，莫不是要人认不出他来？

如此一想，便推测到“三正口奇”的行踪，何以尽被敌人捏拿控制？这趟征讨“幽冥血奴”的义军，便是来自大风道长的倡议，所以将大伙人马送入虎口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“七寒谷”入口本就不易发现，大风道人若非老马识途，又如何辨识得出？方歌吟因见大风道长一脸正派，心中憬然，一直不敢断定心里的疑虑。后来问及梅醒非，这退路洞口是由谁发现的，若是大风道人，便断不可能使大家有这一条易守难攻的所在。果尔询得与大风道长无关，方歌吟更是疑心大增。

乃至大风道人偷袭，方歌吟拼力挡开，却引发“百日十龙九”发作，辗转煎熬，但因此使群豪发觉大风道长就是“幽冥血奴”。

这可以说是个决定生死存亡的大功，只是大敌当前，谁也无法兼顾躺在地上、离大风道长不远处的方歌吟。

各路呼啸、四方云集，“长空帮”的高手，来了一批又一批，长风这人披血砍杀，已杀了“十八铜人”之九，冲出阵来，依然死守谷口。

“金衣会”、“天罗坛”、“七寒谷”的人，眼见敌人一批一批地蜂涌而来，有的苦撑、有的遁走、有的死拼、有的投降，长风道人抖擞神威，领了一批武当道士，一面发出讯号，通知谷中，一面不让敌人入谷口半步。

第一批长空帮的兵力，已渐渐向长风道长处合拢包围，辛深巷喝了一声：“攻！”

为首三人，却被长风道人所杀。长风道人在武当之中，生平只服一人，亦只听令于此人，便是大风道长。大风遣命长风镇守谷口，也是极识用人之举。长风道人杀得三人，声威大震，镇守“七寒谷”的人纷纷反扑，第一批“长空帮”的人眼见攻不下，只有身退。

这时第二批“长空帮”高手河北部已拥至，辛深巷发号施令，令第一起贺兰山部与河北部配合，再全力反扑。长风道长领兵反挫，连杀七人，被一根甩手箭射中，又被成老爹的飞蝗石打中，这黑脸道士却奋战依然。久攻不下，这两批帮徒只好身退。

第三批八阵图一脉“长空帮”兵力，又在辛深巷号令下，带第一、第二批余众冲杀过去，这一战“七寒谷”副谷主“蚂蚁上树”弦恕宜在此役阵亡，但“长空帮”依然未入雷池一步。这时第四批高手又到。辛深巷敕令：“退立斩！”

四起各路帮众，力战武当、七寒谷、天罗坛、金衣会高手于“七寒谷”口。“七寒谷”五路帮徒里的西、南两路尽皆战死，“天罗坛”之“天虫院”的“百足蜈蚣”计近虎也被攻杀，但长风道人等追敌数十丈，终将“长空帮”击退。”

辛深巷左右各有亲信人搀扶着，他走前几步，也不理射来的箭矢，喝问：“这次攻击将领是谁？”

一人大步而出，这人在两河大是有名，是禁军统监叔千纵。

辛深巷道：“我已说过此役可进不可退，斩了。”

一人飞跃而出，凌空鬼头刀下砍，杀了叔千纵。

辛深巷又问：“谁是第一个后退的人？”众人嗒然。辛深巷目如厉电，说：“自己承认者割双耳，若要我指认，则处死刑。”

众人又是默然，有的埋怨怎有人先退，使自己不能全力作战，以致有兵败之耻。有的人心付：刚才杀的鬼泣神嚎，谁会知道哪一个退走！辛深巷游目如电，叱道：“第四起热河援军季民冰，你被那黑脸道士吓得抱头鼠窜，影响军心，还想抵赖？”

只见第四起军中一人“噗通”跪下，吓得脸如纸白，垂泪哭道：“请总堂主开恩，小人上有老母六十八高龄、中有发妻、下有子女七人……小人不敢身先死，万求总堂主开恩、开恩……”

众人心里惻然。却见辛深巷一颌首，一人抢步而出，一记开山斧，砍下了这季民冰的头。辛深巷道：“发白银四百，予其家属，厚殓他们，说是英勇战死。”

只听旁边俱有人相应：“是。”“是。”

辛深巷猛地一震，背后中了一支暗箭，但他依然不伏下躲避，扬声施令道：“再攻！”

第五起两广军由伯二将军带领，连同一、二、三、四起长空帮了弟兵，总共五起义军，这时无人不奋勇向前，更无一人后退。“金衣会”“总堂主”豫末圆首先被杀，“天罗坛”的人率先退走：“金衣会”中、北两路监督亦

被斩杀，”金衣会”不敢再战。长风道人形同疯虎，怒骂道：“工八龟子，看老子杀敌去！”

当先冲了出来，仗着凌厉的武功，连杀九人。但“长空帮”这次人人都豁了出去，一力死拼，长风道人杀了玄黄子，却被全真子一剑砍下了右手。长风道人缺了握剑的右手，左手依然苦战，击退了全真子，却给成福根用板斧劈断了左手。

眼下两方冲杀，这无臂道人的去向，便告失落，武当缺了长风，终溃不成军。“七寒谷”因谷中本身是他们的“老家”，是以仍苦战支撑，第六起“长空帮”兵力甫至，“七寒谷”也伤的伤、逃的逃、降的降、死的死。“七寒谷”谷口重地于是攻下。

只听辛深巷扬声道：“‘长空帮，第一起统军范瑞彬、第二起统军庄天从、第三起统军田双、第四起副统军苟学名、第五起统军伯金童、第六起统军毛元了，帮主有令，论功行赏，其余与役者，俱有助赏，帮主十分喜欢。”

当下欢声雷动，欢忭如沸，有人豪迈讴歌，齐声谢道：“谢帮主圣恩。”

辛深巷下令道：“谷口已占，强敌未除，现下即编队全力攻打七寒谷，拯救武林同道。”

军众齐声喝好，士气如虹。辛深巷隐瞒桑书云也是被困在“七寒谷”一事，是怕有损众人心中对桑书云的形像，却将战功行赏，都推说是帮主之恩。众军士在这恩威并施下，更矢死杀敌，奋不顾身。

这时他血流过多，忽觉一阵晕眩，只听桑小娥一阵惊呼：“辛大叔、大叔……”他便已昏厥过去。这时“长空帮”第七、八起援军，以及各方武林同道的义军，又赶到了千数百人。

大风道人仍在洞里，心中闪过千百种意念，想要突围而出之际。方歌吟正在翻翻腾腾，浑浑噩噩，“百日十龙丸”的毒力发作。

心忖：我命休矣，我命休矣……之时。

这顷刻大家都僵在那里，也不知是出手好，还是不出手好大风道人本待一掌“吸髓大法”折磨车莹莹，此时心念忽然一转。

觉得真杀伤了这女娃子，迫得洞内高手全力出手，却是大大不妙，而今自己长啸早发，洞外应接居然一直迟迟未攻，未与自己配合，谷中定必遇上强敌，自己还得充分利用这手上的人质是好。这当口儿方歌吟的痛苦，这尔尽去，“百日十龙丸”的烦恶剧痛，忽然尽消，方歌吟一跃而起。

方歌吟本高大风道人极近，而今一跃而起，把握契机，一招“闪电惊虹”刺出！

这招是“天下最佳快招”，是萧秋水从柳随风招法中领悟而创，大风道人武功再高，也来不及闪躲，但也曾在阴山，易容后曾与方歌吟一战过，见识过这一招的厉害，就在方歌吟剑未刺出之前，他已飘然逸去。

方歌吟这一发动，“二正四奇”，哪再犹豫？天象大师因此役少林弟子死伤不少，大都是他提携随行的爱徒，当下右臂一振，猛然一口气，“龙象般老禅功”排山倒海般推了出去！

大风道人十分机警，情知这股刚不可摧的罡气，难以挡架，他竟将车莹莹一举，迎掌风撞来。天象大师禀性火烈，但绝不妄杀一人，见状大惊，惟掌力已发出，无法收回，只有左手出掌，“砰”地一声，两股掌力撞在一起，饶是天象大师功力高深，也给自己功力震得七八个旋转，“碰”地撞在石壁上！

大风道人已抢近洞口，雪峰神尼冷哼一声，一剑刺来。大风道人听得呼声之际，剑尖已袭眉心，敢情她这一剑，竟比声音还快！

大风道人心下一凛，双掌一拍，挟住长剑，就在这松手刹那，车莹莹便在他臂弯下落去！

严苍茫这时却骤然动了！

他动得毫无声息，鬼魅一般，已欺至大风道人背后，双掌全力冲出！

他对大风道人恨极，严浪羽是他惟一独子，如果大风道人不引领他们到“七寒谷”，他儿子就不会死！

大风道人猛觉急风欺近，知“三正四奇”中，除自己之外，只有一人肯如此卑鄙偷袭，便是“东海劫余岛岛主”严苍茫，眼下只觉怪风欺近，他双手要应战雪峰神尼要跟他拼命的怒剑，左足一踢，却将车莹莹的身躯，迎面向严苍茫踢飞过去！

严苍茫将心一狠，双掌纵先击中这女娃儿，但以“隔山打牛”之法，将掌力移入大风道人背上，至多不过牺牲了这女娃儿，也要教大风老道伤于洞内，生出不了这洞口！

可是车占风怎能让严苍茫如此击杀自己的爱女？当下无声无息地出掌，与严苍茫对了一掌。两人身形，俱是一晃。旷湘霞一跃而起，已接过车莹莹，唤了一声：“莹莹。”即推送向车晶晶。她自己则和身扑向大风道人。

这时大风道人在这霎刹那间，已闪出了洞口，再跨一步，便出得了洞穴，便在这时，七道指风，破空发出“丝丝”之声，破空划向大风道人的七大穴道。

大风道人大喝一声，双手一扳，“喀登”一声，已拗断了雪峰神尼的长剑。

如果雪峰神尼手上所持的是“观澜瀑剑”，大风道人功力再深厚，只怕也无法如此轻易将之折断，但这一柄长剑并非上品，大风道人一拗即断，以半截剑尖，一连点戳了七下。

这六下剑气，赫然是血一般的红色！

七下剑气，戳破了七缕指风。

大风道人借势飞退！

这时“瀚海青凤”旷湘霞、“雪上无痕草上飞”梅醒非、天龙大师三大高手，竭尽全力出了手。

大风道人闷哼一声，掌劈天龙、袖挥梅醒非、脚踢旷湘霞，已出得了洞口！

方歌吟与严苍茫，不理一切，追出了洞口！

只见眼前大亮，方歌吟和严苍茫还来不及出手，十六道排山倒海、天崩地裂般的劲气，已迎脸卷了过来，简直要把他俩吞没。

方歌吟与严苍茫，从第一次见面起，因严浪羽之故，两人就是敌对的态度、对峙的立场，这次身犯奇险，两人一齐联手御敌。

方歌吟一面挥掌招架，一面急退。

对方一十六人的掌力，非同小可，要硬生生挡架，无疑是螳臂挡车。

这时大风道人已闪身入阵中，只听曲凤不还、燕行凶、罗海兽纷纷抢过来问：“道长脱险了！”“道兄没受伤吧？”“快截击出洞的人！”大风道人只是冷哼，没有回应。

严苍茫硬接了一掌，与方歌吟以飞退格开来势，全然不同，严苍茫只觉

金星直，身子反弹回去，背脊“砰”地撞在石壁上！

方歌吟急忙搀扶，一面叫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啦？”严苍茫只觉心头一热，眼泪簌簌掉落，竟把方歌吟迎头抱住，痛哭唤道：“羽儿，羽儿……”

方歌吟见严苍茫披头散发，双目红肿，伤痕处处，心中悲悯，也不忍推拒；这时第二轮十六掌力又至！

而就在第一道掌力已发，第二道掌力未起之刹那瞬间，一人宽袍大袖，抢了出来，这时大风道长还有几步，就走到燕行凶、罗海兽、曲凤不还身侧，他因潜在石洞中，居然无功身退，还受人追击出来，自己是这群枭雄之领袖，不能太过狼狈，所以逃遁之急远不似冲出洞口时般全力施为：便在这顷刻，他耳际乍闻有人深深吸了们气，然后是铺天盖地一般的掌风。

大风道人心中一震，知道这种掌劲非同小可，他刚才从容连接数大高手攻击，看来从容，但一口真气，已缓不过来，但在自己部众面前，又不能抱头鼠窜，来避这一击，当下硬着头皮，回身一掌，反撞回去！

天象大师在盛怒之下，胡子根根倒竖如戟，打出来的是数十年苦练交熬的“龙象般若禅功”，这一掌足有十四层修为，大风道人在内力虚浮时硬接一掌，飞出了丈远，喉头一甜，要吐一口鲜血，忽念及如此狼狈，影响军心，强持之气，竟将鲜血强自咽下。

天象大师见大风道人力战数大高手后，还硬接了自己这一掌，居然只被震飞，便没了事，心中兀自惊讶，只听大风道人喝道：“格杀毋论！”语音高扬，内力充沛，天象目睹对方如此仓促下按了自己一掌，还如此神气完足，心中更觉钦佩，如果不是因大风道长如此卑鄙龌龊，天象对大风定必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大风道长一喝，原拟下令十六高手攻击，曲凤不还却悄声道：“道长，大敌压境，兵临谷口，退好，还是战好？”

大风道人吃了老大一惊，道：“敌兵已经来了么？”曲凤不还沉重地点了点头。

罗海兽加插了一句：“而且声势浩大！”

大风道人沉声道：“长风一定稳得住。”燕行凶道：“我看未必……”大风道人眉心煞气一闪，忽闻谷口杀声冲天，云空闪起了五色旗炮，燕行凶道：“是不是！敌人果然杀进来了。”

大风道人道：“这次不一举歼灭他们，留着更是祸患。”罗海兽道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”曲凤不还道：“然而我这大本营，却教他们给毁了。”木风道人脸上杀气又是一现，反问道：

“曲凤谷主后悔了是不是？”曲凤不还心念一转，暗付：大风道人外表宽厚慈蔼，其实心狠手辣，事已至此，何必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来开罪他？当下忙道：“我曲凤不还纵舍了‘七寒谷’，也要追随道长，怎会后悔？”大风道人“唔”了一声，冷冷地横了他一眼，也没再说话。曲凤不还直给他瞧得心头发毛。

这时喊杀冲天，武林各路英雄好汉，跟十五起“长空帮”高手，已杀进谷里来，抵御顽抗的“七寒谷”、“金衣会”、“天罗坛”门徒，纷纷不支，曲凤不还急忙召那十六名黑衣高手，在阵前抗敌。这十六人俱是天下第一流武林好手，十六名顶尖高人合力以抗，勉强把场面暂时稳住了。

这时洞中的“二正三奇”等人，因无那十六名高手的内力压击，即冲杀突围出来，大风道人闷哼一声，向曲凤不还道：“这里可有退路？”

曲凤不还答：“有。”大风道人道：“准备撤退……”忽觉一人欺近，也是灰袍道束，大风吆喝：“谁？！”那人哽声呜咽：“大师兄大风讶道：“你……”瞪眼一看，原来是长风道人，此时他双臂俱断，仗凭着脚下功夫，硬斗回谷中，通报大风道人，只见他羞恨地道：“大师兄，我，我镇守不力……”大风道人们首一望，只见曲凤不还嘴边正牵了一撇恶意的笑容，心中正想到：不只是我“七寒谷”的人守不住，连你的二师弟，也闹到这种地步回来！大风道人气塞胸臆，一口怨气，无处可泄，却向长风道人微笑道：“你既有负职守，还回来做什么？”长风道人懊丧无加，道：“大师兄，我……”正要跪下，大风道人一掌拍出，“砰”地击中长风道人胸膛，长风道人正在说话，猛吃了一掌，话变成了一口鲜血，“呼”地喷到了大风道人的脸上。

他整个人也瘫了下去，软绵绵地倒在地上，立时气绝。曲凤不还在旁眼见，不由心寒，付道：自己方才那笑容，不知有否给这人看见了，这人外表泱泱大度，却心胸狭窄，万一给他记住仇隙，可不是玩的。

大风道人脸上又紫气一现。这时天象当先杀出，桑书云、车占风一左一右，指掌双绝，挡者披靡，罗海兽“咕呱”一笑，别看他身形矮瘦，直掠了过去，十分迅捷，一扬手打出了七枚透骨钉！

这七枚透骨钉，追打天象、车占风、桑书云三人面门。桑书云长身而出，喝叱：“我来！”“长空神指”拂出，七钉齐被击落。

燕行凶金笛一抖，左手自腰间一抽，拔出一柄寒光熠熠的银剑，迎风一抖，立时笔直，即与大风道人，合击天象。天象抖擞神威，这少林和尚，向来好舞刀弄枪，只是当了少林方丈，事事不能任着性子去做，而今有架可打，对手愈强，他愈振奋，当下左手“大般若禅功”，右手“龙象般若禅功”，分两道掌劲拍出！

只听雪峰神尼喝道：“留一个给我！”冲向那一群“金衣会”的高手中去，回来时已多了一剑，那边倒了七人，她一剑刺向燕行凶，燕行凶剑笛一架，“叮”地一声，星火四溅，两人身形均是一晃。

燕行凶心里一凛：这婆娘恁地了得！雪峰神尼脸若寒霜，但心忖道：这人武功不俗，要留神应战。两人俱不敢轻敌，各尽所能以赴。

天象左边强敌既消，即将左手“大般若”右手“龙象”，功力全涌向大风道人，大风道人虽受内创，但武功远胜天象，只是天象长力甚强，大风一时夺之不下。

天龙见大师兄渐落下风，也冲上前来帮忙，两人掌力浑厚，各尽施为。天龙原受掌伤虽重，但他内力护体，已无大碍，他两师兄弟原有私心，尤其天龙，欲留得几招杀着，以便在中秋之会夺得“三正四奇”宝座，现今敌汽同仇，前嫌尽去，相互照应，了无私念。

罗海兽的七枚透骨钉，齐被桑书云击落，这一下伸量，便知道桑书云实力非同小可，他叱道：“再来十四枚如何？”桑书云“丝丝”发指，又击落十四枚，却另有一枚飞针，在指风缝隙间飞入，原来罗海兽为人奸诈谲猾，说的是十四枚，打的是十五枚。

这时严苍茫已搂住方歌吟，哭了一会，方歌吟知其悲于失子之痛，当下轻拍其肩，感觉到对方肩膊微微颤动，心念对方乃一世之雄，却因丧子而乱神志，很容易伤了内息元气，于心不忍，于是柔声安慰道：“严伯伯，严伯伯，严岛主……”

严苍茫猛抬头，一脸惊讶之色；猛地“砰”双掌推开了方歌吟，哭道：

“你不是羽儿！你不是羽儿！”忽又捶山壁泣道：“我对不起你！我对不起你……我对不起你娘……”

第一句话似是对方歌吟而言，显然是他对下毒方歌吟事而歉疚。第三句话却不似对方歌吟说的，方歌吟听得一怔，原来严苍茫年轻时意气风发，娶得一妻，叫做谢小倾，武功不高，但温柔可爱，可惜他年轻时妄图霸业，谢小倾郁郁而终，严苍茫愧恨无及，只将一腔心血，尽寄爱子严浪羽身上。而今连严浪羽也身遭横死，严苍茫一时便觉得所有努力：什么“百日十龙丸”、“还魂再生丹”、“反手奇功”、“腐尸功”、“移影遁道”等等都是白废。要知道这些丹药奇功，都旨在逃生保命，以严苍茫的武功来论，别人能逃生保命已难如上天，他自己又何需用上这些奇门杂技？他用意都是为武功较弱的独子而创的，只是人在其间浸淫久了，反而变成精专。

他原本是以为自己能跻身进“三正四奇”，儿子更青出于蓝，可望来日与萧秋水、燕狂徒相比，否则至少也可与任狂、萧萧天媲美争雄，现在儿子死了，一切雄心斗志，像陷入了泥淖，都没了着落。

他乍见罗海兽对桑书云的鬼域伎俩，如见自身以前所作的等等恶事一般，大吼一声，挥杖而击，喝道：“这人是我的！”扑将上去。

桑书云百忙中一低头，避过一针，针射入他头上文巾之中。他只觉凉飕飕的一下，好不惊险，见严老怪已然和罗海兽斗在一起，心想：这二人武功家数，俱走险恶一路，倒是天生一对，乍眼瞥见曲凤不还悄然想溜，桑书云呼啸一声，人未至，指风已“丝丝”而至，袭向曲凤不还。

方歌吟见严苍茫回复神志，上前缠战罗海兽，再定神一看，即刻发现天象、天龙二人力敌大风道长，甚是勉强，他仗剑便加入了战团。方歌吟武功，已在天龙之上，略逊天象一筹，且机警百出，大风道人每次要进攻得逞，都有方歌吟从中插手，不能奏功，心中气苦。

“大漠仙掌”车占风跟桑书云与天象大师当先开路出来，一上来天象就与大风接上了手，桑书云战罗海兽，后斗曲凤不还，他是大漠派一方之尊，考虑事情沉稳有度，周详有方，便先杀向镇守林子的十六名高手。

那十六高手武功虽高，但终稍逊“三正四奇”任何之一，至多与方歌吟不相伯仲，加上神智上已浑噩无知，车占风奇袭之下。击毙一人，掀开蒙面纱巾一看，皱眉喃喃自语道：“是‘修罗客’韩桑！……”

第四十八章 血战七寒谷

曲凤不还见桑书云找上了他，桀桀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桑帮主。”

桑书云淡淡笑道：“在下初到贵地作客，主人意盛，如此劳师动众，礼重如山，教在下怎生报还？”

曲凤不还嘻嘻笑道：“还？我看不用还了。我叫曲凤不还，您猜我不还什么来着？”

桑书云微笑道：“谷主大名，在下不敢妄加譬解。”言下之意，是不屑猜你这种怪名字号。

曲凤不还笑道：“帮主不猜，在下自道，也是一样。我曲凤不还，一不还恩，二不还义，三不还钱，四不还命，总而言之，就是有去无还……在下幸何如之，万一杀得了帮主，贵帮上下向我讨命，在下可是先小人后君子，绝不偿还的哦！”

桑书云微微笑道：“在下贱名，也有喻意，不知谷主可曾知晓！”

曲凤不还神色不变道：“帮主见告。”

桑书云淡淡一笑道：“在下这姓名，跟人搏斗时，只有三个字：打‘伤’你、打‘输’你、打‘晕’你！”

桑书云乃是粤人，他刚所说的三字，乃是其姓名“桑书云”之谐音，如此对曲凤不还说，有意羞辱，使他在盛怒下，可俟隙进击。两人俱是一代高手，对话之间，不但唇枪舌剑，而且皆窥机而待；曲凤不还脸色一阵煞青，却未动怒，反而笑道：“哈哈，哈哈，桑帮主名号，也与练把式爷们，什么‘万人迷’、‘千人劫’、‘金臂童’、‘九尾狐’没啥不同。”他“哈哈”二声，直如咬牙切齿读出来一般，甚是难听。

这时大局急转直下，剩下的十五名黑衣高手，与其他的“七寒谷”、“金衣会”、“天罗坛”、“武当派”徒众，终于挡不住武林义）

军如万涛排壑、惊涛裂岸的攻击。其实那十五名黑衣高手若清醒机伶，联成一气，以他们的武功，绝对可以一战，但他们却呆如木鸡，转动之间已极为滞窒，曲凤不还大敌当前，又抽身不开去发令，所以越发支撑不住。曲凤不还忽然大喝道：“你聋我聋，像一条虫！”

这八个字，听得桑书云一怔。曲凤不还已向他用身子疾撞而来，桑书云双掌亦同时劈了出去。他劈出去时，本来无风，但双掌甫出，全身衣袂，都剧烈地猎猎飞动起来！

可是这双掌之力，是何等凌厉。桑书云乃人所共知其“长空神指”独步天下，却不知他拳掌功夫，也甚到家。但是掌劲打在曲凤不还飞投疾撞的身子上，只见撞势益烈，居然把桑书云的掌劲，或都激了回去，或斜卸出身外！

桑书云暗叹一声，易掌为指，“长空神指”一出，曲凤不还的舍身投敌怪功，也抵受不住这专破内外家罡劲的指功，当时就地一滚，只听“嗤嗤”连声，坚实的地上被射了十七八个洞，曲凤不还满身泥草，但一翻跃起，一脸忿怒之色。

就在曲凤不还喝出“你聋我聋，像一条虫”八个字之后，在激战中的“金衣会”、‘七寒谷’的徒然骤然加强了攻势，而“天罗坛”的人却退了下来，到谷中后段的旷地上，“退而结网”起来。

这下举动，大是可疑，雪峰神尼眉头一皱，叫道：“清一静一琼一瑶一，

四剑联阵，助……”话来说完，“金笛银蛇剑”燕行凶已“嗤、嗤、嗤、嗤”，向她递了四剑。她连格四剑，反手刺出七剑，一面说：“助车大侠等全力打通谷口……”燕行凶凶险挡避了七剑调又舞动剑笛，连攻十一式，雪峰神尼一架过，又攻了十三剑，一面说道：“让众家好汉进来……”燕行凶又门过了十三剑，反击十六剑，雪峰神尼格了这十七剑，反攻廿二十一招，一面说道：“杀尽他们！”

初时说话，十三个字，雪峰神尼只挡过了四剑，后再说话，十一个字；攻了七剑，然后只用了六个字的时间，攻了一十三剑，最后一次说话，仅说了四个字却攻了一十七剑，已然转战愈急，越打越快。

燕行凶的剑笛亦走狠辣刁钻一路，他与雪峰神尼战过了百招，两人愈打愈快，从洞口打入了洞中。清一只见两人衣袂，消失在洞口的光线内，十分焦急，提剑便要进去相助，只听洞内打斗声、交剑声，骤然停止，清一的一颗心，也似停止了跳动，颤声叫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忽听一声威严的叱喝：“不许过来！”清一猛见一条人影一闪，左手金笛闪闪，右手银剑熠熠，向她张牙舞爪，飞扑过来，她一时也不知守好、攻好、封好、还是闪好，唬得只闭上了眼睛，忽听又一道急风陡来，“冈郎”一声，黑影一空。清一再睁开眼时，只见地上一堆血迹，而师父雪峰神尼脸色惨白，捂着左臂，闷哼不语，贴壁而靠，清一搀扶叫道：“师父您……”

雪峰神尼咬着牙齿，摇了摇头，掏出金创药，清一连忙接过，只师父左臂，一道伤口，似给蝎子叮了一口般，使得整个手臂都迅速泛黑，渗入肌里。恒山的金创药是当年“权力帮”八大天王中“药王”所制，为萧秋水闯恒山时所留下的灵药，清一心中惕急将这“冰蜡火蛤膏”敷上后，雪峰神尼臂上黑印，便迅速淡去，清一怕毒还遗留在师父臂肌内，情急之下，用嘴去吮吸，开始时的都是黑血，逐渐转鲜红，清一知此时已无大碍，才放下了心头千斤大石。

雪峰神尼自然痛入心脾，无法移动，但见清一为她如此舍身吮毒，心中自然感动，她冷如铁石的眼上，不禁也有了一丝泪光。

原来燕行凶情知单打独斗，恐非雪峰神尼之敌，所以故意引她入洞，伺机打开机括弹出毒蝎螫她。雪峰神尼是何许人也，燕行凶虽在洞中，也伤她不着，反而险被她所伤。

及至清一在洞口呼唤，乃是雪峰神尼和燕行凶斗至酣处，谁先妄动，则胜败立分，生死立判，燕行凶窥出对方弱点，扑击清一，雪峰神尼果然来救，燕行凶便全力向雪峰神尼出手，就在清一双目一眯之间，他一笛一剑，全攻向雪峰神尼，但都被挡开，他趁机弹出毒蝎，雪峰神尼救徒心切，猝不及防，被螫中了一口，但她立时拍震死蝎子，并以“天河剑法”一式“星摇斗晃”的杀着，重创燕行凶。

燕行凶虽用毒物咬伤了雪峰神尼，但他自己也讨不了好，着了雪峰神尼一击，几乎使他丧失了性命——而今没真个送命，但也断丧了战斗能力，只有速退，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。

清一流着泪道：“师父，您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，菩萨打救……”雪峰神尼心中一动，暗付：这孩子如此不能忘情，怎能斩断俗根，皈依佛门？不禁用手抚摸清一后颈，清一抬头惊喜地道：

“师父，您老人家没事啦？”灿然一笑，但眼眶中的泪仍簌簌地挂落下来，煞是好看。雪峰神尼心里又是一动，暗自叹息，慈洋微笑：“师父没事。”

清一见师父无恙，忍不住破涕为笑，这下宛如梨花带雨，美得像雨后水莲，连雪峰神尼心里也禁不住为她喝一声彩！

忽听一人如雷霆般猛喝：“杀千刀的——！”

原来严苍茫对上了罗海兽，正是棋逢敌手、势均力敌。罗海兽为人心胸狭窄，出手阴险毒辣，遇上“劫余者怪”的奸诈谲猾，可真是“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”。

罗海兽数次打出暗器，都被严苍茫接过。罗海兽的身材极为瘦小，严苍茫每小心翼翼，接下一轮暗器，便迫前一步，接了七八轮暗器之后，便等于向前迫进了七八步：严苍茫身形虽不高大魁伟，但极有气派，纵给火烧的多处，但仍气魄迫人，更迫进几步，相形之下，罗海兽不成气候，而且距离越近，暗器便越派不上用场，他只得退了一步，又发一轮暗器。

严苍茫接过那轮暗器，再进了一步，罗海兽只有再退，一退再退，气势顿失，严苍茫双眼似火猴一般烧着，罗海兽胆小怕死，兀自惊心，忽然一扬手，投出一面血网！

这下距离极近，大网罩下，严苍茫眼看躲不过去，却抡起钢拐，“呼”地一声，一拐向网上砸了过去！

罗海兽大感纳闷，不知严苍茫此举何意，但见严苍茫的龙头拐杖卷起了红网，“呼”地反向他迎头罩下来，才省悟网乃柔物，严苍茫借钢拐所带起之强劲，来破这网的妙用，反向自己罩了回来！

罗海兽当下连抖手腕，网自腕上捆结，网身反转，旋住严苍茫兵器，用力一扯，想将严苍茫的龙头钢拐夺了过来，严苍茫便大喝了一声：“杀千刀的——！”钢拐没有脱落，却连人被他扯过来了。

罗海兽大喜，左手扣住三支“孔雀翎”，准备掷向严苍茫的心上，忽而严苍茫一转，已转到他身后，这个角度，正是背靠着背，谁都无法出手，但是严苍茫却反手一招，掣时击在罗海兽的背上，正是“东海劫余门”的“反手奇招”！

这一下诡奇招数，令刁钻称著的罗海兽也意料不到，被他出手抓在背心，提了起来，严苍茫虽不高大，但白发萧萧，虎背熊腰，一旦抓起五短身材的罗海兽，即令他双脚离地，手触不及。眼看严苍茫只要拿力一吐，便可把这恶人击毙之际，罗海兽双脚一蹬，“飐、飐”二声，竟射出两排毒针！

这时两人离得极近，严苍茫又料不到对方连脚上也装机括，“哎呀”一声，便被射中，手下一放，罗海兽一旦挣脱，手束网身，招起当作链鞭使用，直向严苍茫左半身扫落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间，罗海兽蓦然惊觉，他的两排毒针，全钉在一块山石上。他为人机警阴毒，马上省觉，这就是东海劫余岛有名的“移影遁道”奇功，但他那一网，眼看要砸中了，严苍茫似避不过去，究竟撒招就溜好、还是拼了这一招才走的好？

这转念间，网已横扫中了严苍茫左边身子，却见严苍茫闷哼一声，却并不倒下，反手挟住了他的血网。

罗海兽心下又是一沉，他猛想起：严苍茫名成天下的“腐尸功”，可以半片身子，移走血脉，来承受对方一击，以换取制敌机先！

这下发觉已迟，严苍茫捞住血网，用力一抽，真个把罗海兽抽得离地直撞了过来，同时间，严苍茫拍出一掌，罗海兽等于向严苍茫的浑厚掌力疾撞！

就在这时，严苍茫易掌为抓，揪住罗海兽的衣领，将他横拖直拉，顺提

倒曳的抓了起来，厉声问：“念你成名不易，只要降了，我不难为你就是！”

原来严苍茫的个性乖张，因儿惨死，极是难过，而今一经格斗，神智恢复，觉得这罗海兽很合他胃脾，同样刁钻毒辣，招式诡奇，可惜撞着了这行的大宗师，换作平时，他或许不动恻隐之心，但今日因子之丧，性情大变，心灰气沮，自觉何必多造杀孽？只要诛杀元凶便了，当下便想放罗海兽一马。

罗海兽人被抓住胸口，双脚踢踢踏踏，就是挣不出去，双手狠打急戳，就是及不着严苍茫的边，急得脸色发青，严苍茫问：

“你想不想死？！”

罗海兽的脑袋摇得拨浪鼓相似的，严苍茫笑道：“你说话啊！”就在这时，严苍茫望眼环视全场，却见清一扶住雪峰神尼。

向战团走来，这时阳光映在清一的脸上，好像一朵白色的茶花般盈盈。严苍茫一失神间，失声道：“她……她……”罗海兽的眼色闪过一丝狠狠，说了一个字：“不！”

“嘣”地一声，一颗红丸自他嘴中急打而出！

这下相距更近，而且骤生变故，饶是严苍茫，也应变未及，只得将头一偏，红丸打中右肩，竟“砰”地爆炸了起来，炸得肩膊血肉模糊一片！

罗海兽哈哈大笑，趁着严苍茫吃痛，已挣脱逃去；严苍茫怒啸一声，啸声如潮水般排山倒海涌出，他的左手暴长三尺，及时“砰”地击中被声浪震得呆得一呆的罗海兽胸前！

罗海兽惨嚎一声，倒飞出去，死活不知。

严苍茫摇晃了几下，心中患愤，真是无可言喻：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放过不杀，却换来这一身重创；他以为罗海兽跟他诡异个性相似，故不下重手，却不料此人不要脸之至，连口中也暗藏火药，渗津液卷于舌底，露出空气即爆的“江南霹雳堂”雷震子！

他恨自己大意没有查觉罗海兽自交手以来，从头到尾，对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而上天恢恢似没有给他任何重新做人的机会；他刚才想振作，儿子死了，自己又因此受了重伤。

他怒啸一声，伸手将龙头拐杖用力往岩地上一插，八尺长杖，被他一插之力，至少入土六尺之深！

曲凤不还以身体作为武器，死打烂拼，迫撞桑书云，桑书云虽经累日苦战，但攻守间仍意态闲悠，身法如鸿飞冥冥，逝如轻烟，曲凤不还久攻无效，于是十指箕张，扑击桑书云，桑书云每次都施“长空神指”——返专破内外家罡气的指风，令曲凤不还走避不迭。

桑书云毕竟是一帮之主，一方面应战曲凤不还，一方面兼顾八面，瞥见雪峰神尼负伤、严苍茫也吃了鳖，心下警惕起来，却就在此时，桑小娥疾奔了过来，一见桑书云，即哭唤道：“爹爹，辛大叔他——”猛发现桑书云与一肥而痴肿的人剧斗，怕影响分心，当下打住噤声。

”

桑书云听得心头一凛，心道：莫非辛深巷出事了？他一面格斗，一面游目四顾，发现自己帮中的人手，除了梅醒非已加入了方歌吟、天象、天龙合战大风道人外，一个堂主、旗主都没有出现，知道不妙，他与辛深巷情同手足，心焦如焚，加上桑小娥这般一说，连心都沉了下去——

曲凤不还厉嘶一声，窥得这个时机，骤然撞向桑小娥！

桑书云情急之下，连发七指，再身形一掠，挡在桑小娥身前，作势一拦！

“彭”地一声，曲凤不还撞中桑书云。“嗤嗤嗤嗤嗤嗤”连响，七指风袭中曲凤不还背后。原来桑书云身法奇快，竟越过自己所发的指风，硬受曲凤不还一撞，“咯”地一声，射出了一口血箭。

惟曲凤不还也身中七指，全身一阵抽搐，返身就逃，桑小娥悲叫道：“爹——”这时两名敌人掩杀过来，桑小娥倏地出指，伤了一人，另一人即刻身退，桑书云却已能开口说话了：“我不打紧。”

桑小娥心头一宽，桑书云即问道：“辛堂主怎么了？”

只听一个声音道：“属下没事，帮主保重。”桑书云转头一看，只见辛深巷残臂断足，在两名长空帮高手扶挽之下，走了过来，桑书云心头欲忡，但见辛深巷重创如此，不禁全身一震，失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辛深巷挣脱两人扶持，想要跪地，却萎然仆倒，桑书云慌忙扶起，辛深巷欲挣扎自起道：“小人来迟，累帮主……”桑书云伸手替辛深巷抹泪痕，叹道：“快莫如此说，你是我兄弟，今日你这个模样，是我桑书云欠你的，一生一世也还不清……”辛深巷道：“我这条命本就是帮主的，只要帮主觉得我脑袋有用处，无肢无臂，又算得了什么！”桑书云禁不住眼泪潜宿而下，喝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欠你的，我欠你的。”

桑小娥听了，不禁流下泪来，她在旁听得二人对话，觉得“男子汉，大丈夫”六字，有多少悲苦辛酸，有多少曲折忧伤，一时不知从何说来，眼前是义薄云天的爹爹、为主尽忠的辛大叔，还有为了一纸“被困七寒谷”，问关万里，将仅存十数日生命虚掷于战征的方歌吟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泪如断线的珍珠，簌簌落下。

那边十五名黑衣高手，苦拼力敌，惟敌人越拥越多，又给车占风劈死一人，车占风掀开脸纱一看，自语道：“是‘铁脸金刚’陆一龙，没错，就是那二十人！”这时忽听罗海兽厉声叫道：“你聋我聋、像一条虫，天罗地网、结阵杀光！”

